

碑側

唐李暨李蟻題名武宗會昌二年七月廿五日 正書

通鑑二百五十懿宗咸通五年以京兆尹李蟻為昭義

節度使

又陝西華陰縣華嶽廟有成通元年十二月諫議大夫

李蟻祈雪題名未知即此人否

按陳玉璠常州府志藝文載有唐李蟻請自出俸錢贖

善權寺事奏文內有云臣大和在此習業又云會昌

中毀廢寺宇之後為一河陰院官鍾離簡之所買宣宗

御許崇修佛寺云云注云咸通八年六月十五日昭義

軍節度使中散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

金魚李蟻伏奏中書門下牒奉敕李蟻自出俸錢收贖

靈蹟已有近敕難阻深誠宜依所奏仍令浙西觀察使

速準此處分牒至準敕故牒咸通八年六月三十日下

按其年代當即此李蟻也

唐琅邪王處直題名昭宗天祐三年十月十二日 正書

按劉端撰重修北嶽廟碑王知新行書為王處直立又

定州北平王再修文宣王廟院記高諷撰并書亦係王

處直立北嶽廟碑立於天祐十三年文宣王廟碑立於

天祐十五年此碑題名王處直繫銜尚無北平王字蓋

天祐三年猶未封王也紹基附識

又按天祐為昭宗紀元然僅止一年而昭宣帝嗣位卒

不改元天祐三年蓋昭宣帝即位之二年也

宋紀德楊勳題名真宗咸平五年二月二十九日 正書

宋大常博士軻車都尉王利題名真宗景德丙午三年四月 行書

按王禹偁碑陰有王利題名其繫銜為太常博士軻車

都尉此車字旁缺畫當為輕字

宋王震題名仁宗慶歷六年十一月一日 正書

求是齋碑跋卷三

武進丁紹基

唐

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紀功頌 俗名風動碑在直隸正定府城內大公館

永泰二年七月 王佑撰 王士則書并篆額

通鑑二百三十七元和四年王承宗叔父士則以承宗

擅自立恐禍及宗與幕客劉棲楚俱自歸京師詔以士

則為神策大將軍案元和四年上距大歷元年凡四十

四年永泰二年實即大歷元年則書此碑時不過

二十餘歲也

李寶臣斷碑 在直隸正定府署內

無年月 正書

李寶臣斷碑

邑教諭趙文瀛新修正定府志稿云北碑已鑿為石槽

葬土中咸豐開啟土得之郡守徐鏞移置郡廨

案是碑僅存上半截書撰人名氏及立碑歲月俱無可

攷碑首行題大唐成德七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下

缺次行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下缺當係撰碑人繫銜第

三行上柱國齊國公王縉下缺當係書丹二字碑文首

二行亦剝泐不可辨可識者寶臣字為輔世居柳城曾

祖素皇左驍尉大將軍為名將張瑄高所重以致遠期

之考唐書本傳李寶臣字為輔范陽張瑄高畜為假子

故冒其姓名忠志據此則此碑似此稱述寶臣者惜不

得撰者姓名辛王縉二字猶顯然可見考唐書李懷仙

傳大歷三年為其麾下兵馬使所殺希彩自稱留後恆

州節度使張忠志 即寶臣本名 以懷仙世舊無辜覆族遣將

率眾討之為希彩所敗朝廷不獲已宥之以河南副元

帥黃門侍郎同平章事王縉為幽州節度使詔縉赴鎮

希彩聞縉之來蒐選卒伍大陳戎備以逆之縉晏然建

旌節而希彩迎謁甚恭縉知終不可制勞軍旬日而還

則縉書此碑當在大歷三年往還幽州時道出鎮州與

寶臣兵事交涉而為書此碑以示結納未可知也又攷

寶泉述書賦注王維字摩詰弟太原少尹縉文筆泉賦

蓋唐詩避高祖諱善草隸書功超聲稷二公與縉名望故攷作泉賦耳

首冠一時時談論詩則曰王維崔顛筆則曰王縉李

昌祖詠張說不得預焉又盧氏雜記云王縉好與人作

碑銘有送潤毫者誤叩其兄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此

王縉素善碑版之證此碑或亦因寶臣潤筆而為之書

丹歟光緒七年九月初二日陳胡雲主簿由正定寄贈

此碑因加考證於左汀鸞識

華嶽廟蘇敦兄弟題名 裝本在華嶽廟亭照應碑側在陝西華陰縣

大歷五年六月 正書

通鑑唐紀天寶十四載三月辛巳命給事中裴士淹宣

慰河北

關中金石記寰宇訪碑錄既載有裴士淹題名又載此

碑今案碑文是蘇敦兄弟送裴之出過廟題名而無士

淹名抑裴士淹題名別有一碑耶關中金石記云宰相

世系表蘇氏河南尹震有七子敦發教徹政儼此云

汝州司馬敦弟華陰縣令發弟成陽縣主簿敦弟前華

原縣丞徹弟太常寺主簿徹弟吏部常選徹弟少府監

主簿教弟儼不同者敦疑即是賾有敦不應復有敦也

政疑即是做字形相近此等要當以碑為正

章綬等華嶽廟題名裝本在華嶽精亭昭應碑之後 在陝西華陰縣

德宗貞元元年二月六日 行書

題曰華陰縣令章綬檢校水部員外郎崔頰華州司功

參軍鄭齊躬貞元元年二月六日記

寰宇前碑錄題作華嶽廟崔頰鄭齊躬等題名關中金

大正新編政要三

石記題作章綬等題名云唐書章綬傳綬字子章京兆

萬年人建中中為長安尉朱泚亂羸服走奉天拜華陰

令 案唐有兩章綬一為章貫之兄非此人

通鑑二百四十九元和十二年諫議大夫章綬兼太子

侍讀每以珍膳餉太子又悅太子以諧諱上聞之丁未

罷綬侍讀尋出為虔州刺史綬京兆人

華州下邽縣丞章公夫人墓志在陝西長安

貞元六年二月 子縝撰并書

案夫人即下元和十五年章端元堂誌章端之室惟元

堂誌云嗣子縝即撰此洎系練紆綯北嶽廟題名石幢

綯題名係章宗咸通六年二月廿九日則綯於咸通時

曾官易定觀察使而元堂誌綯為端第五子紫衝云前

太廟齋郎蓋綯由大此誌則云有子五人曰縝與元堂

日潔不曰系與元堂誌合曰縝不曰紆與元堂誌合而無練綯名

豈稍後改名練而潔後改名綯歟以元堂誌之次似練

居第三紆居四而綯居五此誌之次似又潔居第二系

居第三稍四紆五豈行文不以少長行次而任意列名

歟殊不可曉也

三世像贊

貞元六年五月 許琳撰 高述行書

按贊為成德軍節度押衙張孝義作孝義為符陽郡王

孝忠之弟考孝忠曾自易州刺史今易州有張公山亭

再葺記係建中二年王璿撰又曲陽縣北嶽府君碑陰

大正新編政要三

有元和三年義武支度副使高述題名今此贊高述梁

衡曰節度支度判官朝散大夫檢校尚書虞部郎中兼

侍御史當即一人此碑似亦應在今易州境內而金石

家俱未著錄豈近日始出土歟光緒十三年長至後二

日紹基跋於邢臺官舍

又按舊唐書張孝忠本傳其弟孝義及孝忠三女已適

人在恆州者悉為惟岳所害今合之此贊孝義列衙是

孝義為成德軍節度押衙始終在李實臣父子帳下致

為惟岳所害則此像贊當亦刻於恆州應在今正定府

城惜無從物包也光緒十五年正月初六日紹基又識

北平縣夫子廟碑側記

貞元十年甲戌 九月 陽象初記 行書

是刻金石家俱未著錄記文有云豐碑立於隋仁壽清

廟移於唐建中蓋卜勝以易地而古碑獨存乎故處迄

於今貞元十年在瀋之右汗沒者過半馳本逐末

歲星周天嗟乎微言幾至泯絕速我朝請大夫守易州

長史權知北平縣事李公曰承訓即崑玉一片詞河九

流獨負藝龍乃虜方邑卹淹滯感遺碑精誠通神遷

就靈廟洗滌篆素增修孔門真容煥然虔敬如在又曰

夫子之睿哲聰明豈固冥加於李君奕代矣時閩茂歲

九月哉生魄處士陽象初記末後題名有承張誥主簿

鮮于平尉柳字許俊等字攷唐北平縣今為保定府

完縣文廟有隋仁壽元年北平令寇文約修孔子廟碑

猶巋然獨存詳按記文豐碑立於隋仁壽清廟移於唐

建中以至唐德宗建中時廟遷而碑仍在故處及貞元

十年李承訓權知縣事移碑就廟而陽象初為之記疑

即刻於隋碑之側惜不獲至完縣一諦視之光緒十四

年六月廿三日紹基識於邢臺縣署

趙之謙補寰宇訪碑錄題作李承訓移碑記云在直隸

完縣隋孔廟碑側

同州澄城縣鄭公德政碑金石萃編題作鄭楚相德政碑

貞元十四年 陳京撰 鄭雲達行書 姜元素篆額 雍州金石記云今在本縣南門鄭公祠內

貞元元年陳京疏爭盧杞不可

通鑑唐紀四十三建中二年陳京等建議以為貨利所

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以供軍計京叔明之五世孫

也胡注陳叔明陳宣帝子封宜都王又盧龍節度行軍

司馬蔡廷玉惡判官鄭雲達奏貶鄭州參軍雲達妻朱

渝之女也洎復奏為掌書記雲達深構廷玉於洎洎行

至宗城掌書記鄭雲達參謀田景仙棄洎來降

洎州刺史盧頊等題名

無年月 正書

謹按宋歐陽文忠公撰集古錄有唐盧頊禱聰明山記

元和二年跋云有禱聰明山記盧頊撰乃盧從史禱山

神之記也閱從史官屬題名見孔戡與烏重胤俱列於

後而感韓退之記戡事云戡屢諫從史不聽卒為重胤

所縛掩卷太息者久之嗚呼禍福成敗之理甚明而先

事則罕見從事至而言則不及矣自古敗亂之國未始

不如此也又公子叔弼跋云洎州刺史盧頊撰不著書

人名氏昭義軍節度使盧從史禱於聰明山祠作此記

從史并官屬題名於後以元和二年七月立今記文無

序僅此題名在廣平府臨洺關趙廿二年婁山石刻之

右而所有盧從史及孔戡烏重胤諸人名俱不見僅餘

軍封官濟陰郁久閻侍御史魯國郝士美及洎州刺

史范陽盧頊三人題名耳光緒十七年正月二十日紹

基識

又按白香山贈楊巨源詩注云楊嘗有詩贈盧洛州云
三刀夢益州一箭取遼城由是知名盧洛州蓋卽頊也
寶叔向碑

元和三年十月 羊士諤撰 寶易直正書

通鑑二百三十六順宗永貞元年六月貶宣歙巡官羊
士諤爲汀州寧化尉士諤以公事至長安遇王叔文用
事公言其非叔文惡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
杖殺之執誼又以爲不可遂貶焉

通鑑二百四十二長慶二年浙西觀察使京北寶易直
奏大將王國清作亂

李程疏卷三

七

河東節度北都留守成紀郡王范在直隸曲陽縣縣治侯門等題名

外東首

考碑年月俱泐而成紀郡王下隱約似范字繫衝與張

嘉貞北嶽恆山祠碑之陰范希朝題名正同考宋陳思

寶刻叢編有唐范希朝謁北嶽廟記引集古錄云元和

五年河東節度使范希朝討鎮州過北嶽廟題記又趙

氏金石錄有唐成紀王祭北嶽碑元和五年李穆撰令

狐靖正書余於光緒七年承曲陽于盤堂大令招往襄

校試藝徧訪縣治碑碣既得東魏邱珍碑而於范希朝

北嶽碣則徧求不獲最後得縣治侯門外一碑白石素

質碑面刻崔仲子閱世藥言後刻明天啟元年知爲明

時人所刻而碑陰隱隱有河東節度使等字心知爲唐

碑亟摩挲諦視與張嘉貞北嶽恆山祠碑陰范希朝題
名繫衝適合疑卽范碑彼碑題名系元和五年二月六
日則此碑當與同時故編隸於此未知有當否也紹基
附識

通鑑二百三十七元和四年河東節度使嚴綬在鎮九
年軍政補署一出監軍李輔光綬拱手而已裴垍具奏
其狀請以李鄴代之三月乙酉以綬爲左僕射以鳳翔

節度李鄴爲河東節度使是年靈鹽節度使范希朝奏
以太原兵百人衣糧給沙陀許之 元和四年六月以
靈鹽節度使范希朝爲河東節度使朝議以沙陀在靈

李程疏卷三

八

武迫近吐蕃慮其反復又部落眾多悉長殺價乃悉命

從希朝詣河東此後唐入河東之始

通鑑二百三十三唐紀四十九韓遊瓌忌都虞候虞卿

范希朝有功名得眾心求其罪將殺之希朝奔鳳翔上

召之置於左神策軍邠卒裴滿等圍監軍楊明義

所居使奏請范希朝爲節度使上聞軍眾欲得范希朝

將授之希朝辭曰臣畏遊瓌之禍而來今往代之非所

以防窺覲安反仄也上嘉之擢爲寧州刺史順宗永貞

元年五月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

諸城鎮行營節度使元和二年夏四月以右金吾大將

軍范希朝爲朔方靈鹽節度使

葉氏奕苞金石錄補曰右題名云河東節度使支度營

田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太原尹御

史大夫北都留守上柱國成紀郡王范希朝奉詔領馬

步五萬人與義武合軍赴恆州討叛得薦誠於安天王

領參佐三人大將一百一十五人故拜壇下用祈靈

贊遂於縣城南屯軍關二而還元和五年六月六日鐫

乃行書之逸品按希朝為當時名將比之趙充國封成

紀郡王而新舊唐書皆不載新書諡忠武改宣武而舊

書遺之非此題名則希朝之封爵幾湮沒矣中宗封兄

千里亦為成紀郡王

魏州狄梁公祠堂碑在道州大名府東書城內

魏州狄梁公祠堂碑

元和七年王 馮宿撰 胡証正書

按唐書胡証有傳韓昌黎集有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

云母弟証秩大夫方氏注云証元和九年以御史大夫

帥振武二十年召還此蓋未帥振武前官魏州時書字

極秀勁正杜詩所云書貴瘦硬方通神也

通鑑二百三十九元和七年魏博節度使田興奏乞除

節度副使於朝廷詔以戶部郎中河東胡証為之

南巖亭記在廣東英德縣

元和七年 李蕃撰 正書

按李蕃有撰李劬女墓石記在貞元十七年已著錄金

氏武祥粟香四筆載有此記云歐陽文忠公集古錄王

象之輿地紀勝曾載有唐李蕃南巖亭記在今英德縣

境攷之阮志金石略廣東通志也則稱已佚僅列其目而已

近番禺在憐吾孝廉墟客遊英德攷縣志知在縣南二

里南山中搜訪累年一日忽於荒榛中得之蓋此刻在

南山之南石壁下前臨大江山徑險絕人跡罕至是以

世無搨本阮文達公督粵時亦未見也憐吾手搨數紙

攜歸按其文左行楷書凡十七行行二十四字其崩缺

漫漶不可辨認者共二十餘字餘皆完好惟記云元和

七正邑長侯君亭嚴為攷滇陽志謂刻在元和七年滇陽

志已佚此據今拓本七字下類正字非年字然七正二

字相連不詞又攷集古錄謂此與周夔到難篇同刻按

到難篇首曰天子握乾符之六年阮文達公云即元和

六年英德縣志載侯著為滇陽令亦在元和時是此二

篇皆侯公所刻足為集古錄之證特一在六年一在七

年耳 又按到難篇云上谷侯君名著字伯昭德門之

裔也宰於滇陽蠻匡范綏之政行焉事歸條貫官有餘

日與三四賓客游焉與此記略同

韋端元堂志在陝西長安

元和十五年五月 子紆撰并正書

按此即上華州下邽縣丞韋公也夫人之志為其子續

撰并書此復其子紆撰且書何其子之賢而皆才也

王緝華嶽廟題名

元和十五年十一月 正書

寰宇訪碑錄云在陝西華陰

關中金石記誤作王播曰題云起居舍人賜緋魚袋

缺袋 王璠亦誤 按天寶時復有王璠字明

敷封太原郡公以元和四年卒非此人唐書王璠傳字

魯玉元和初舉進士宏詞累遷監察御史以起居舍人

副鄭覃宣慰鎮州長慶末職方郎中則即此王璠無疑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年月泐 正書

按幢在今順德府城西偏天寧寺考 先府君金石月

分域編於順德府邢臺縣載有大佛頂隨求尊勝陀羅

尼經幢云正書有額十二字年月泐或云梁乾化年天

寧寺正殿東階下似與此幢不合今此幢在天寧寺正

殿東階幢末有劉從諫題名其繫銜稱昭義軍節度副

大使 新唐書方鎮表大歷元年相衛 知節度事澤潞磁

邢洺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沛國公食

邑三千戶襲食實封二百五十戶按通鑑 二百四 敬宗

寶歷元年昭義節度使劉悟之去鄆州也 在元和十五年 以鄆

兵二千自隨為親兵八月庚戌悟暴疾斃子將作監主

簿從諫匿其喪與大將劉武德及親兵謀以悟遺表求

知留後司馬賈直言入責從諫從諫恐悚不能對乃發

喪朝廷得劉悟遺表十二月辛丑以從諫為昭義留後

二年夏四月戊申以昭義留後劉從諫為節度使今此

幢繫銜猶曰副大使及潞州大都督府長史似未為節

度使官當在敬宗寶歷元年八月以後二年四月以前

但通鑑於文宗大和六年十一月乙亥書昭義節度使

劉從諫入朝七年春正月甲午加昭義節度使劉從諫

同平章事遺歸鎮今此幢繫銜已稱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則又當在文宗大和七年以後然通鑑文宗大和七

年十二月庚子上始得風疾不能言於是王守澄薦昭

義行軍司馬鄭注善醫又攷異引開成紀事曰時澤潞

劉從諫本欲誅注忌其權勢因辟為節度副使繼至潞

州涉旬之閒會上乖愈大和七年十一月驛徵之赴闕

則是年鄭注嘗為節度副使雖為時未久而劉從諫已

加平章事何尚係節度副使也又通鑑開成元年二月

丙申加從諫檢校司徒此幢作檢校司空當在開成以

前光緒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紹基識

坐忘論 正書左行 在今河南濟源縣西王屋山

大和三年己酉 女道士柳□撰 王屋玉谿道士書

篆額題曰盧全高常嚴固元和五年十字

宋哲宗元祐九年道士崔可安重立

寶刻叢編題曰唐司馬子微坐忘論引集古錄目云唐

白雲先生撰道士張宏明書大和三年女道士柳凝然

趙景元刻石并凝然所為銘同刻後又有篆書曰盧全

高常嚴固元和五年凡十字碑在王屋按王屋故縣在

今河南濟源縣

狀嵩高靈勝詩在登封嵩嶽廟壁

大和三年六月立 尉遲汾撰 正書

寰宇訪碑錄有洛陽令尉遲汾題名係元和十四年在

河南濟源縣則汾於元和間官洛陽令矣

中州金石記曰詩有注引道書仙經世說等皆出初學

記唐之詩人守此嶽祭也汾名見劉响唐書張仲芳傳

云李吉甫卒太常定吉甫諡為恭懿博士尉遲汾請諡

為敬憲韓愈與祠部陸員外書稱尉遲汾出祭之才觀

卷之三

三

此知昌黎所賞為不虛矣

武氏授堂金石跋有宋王紳題名跋云右題名正書在

登封中嶽廟唐尉遲汾狀嵩高靈勝詩石刻之後文云

余被詔禱雨於縣祠獲是石於圯牆之下遂移置壁間

庶圖傳之永也熙寧丁巳季春日侍大梁王紳丁巳

為神宗熙寧十年按紀是年三月不書遣使者分禱嶽

廟之事早未太甚故也紳被詔之來必不能以久淹而

珍惜古刻至於移置妥帖如是其與世異趣者略見是

矣據此則汾詩石刻得流傳至今日者王紳實有力焉

矣

北嶽廟題名石幢在直隸定州曲陽縣北嶽廟西廊下

唐義武軍節度使韋損等題名宣宗大中二年戊辰二月十三日 正書

唐義武軍節度使李公度等題名大中二年十月 正書

通鑑二百三十元租元年李師古

判官有李公度未知即此人否

唐義武軍節度判官朝請郎監察御史裏行鄧

名大中三年四月 正書

寰宇訪碑錄標題作北嶽

唐義武軍節度使李公度等題名大中六年九月十日 正書

唐李公度等冬祭題名大中十二年十二月 正書

唐易定觀察使韋絢等題名懿宗咸通六年乙酉二月廿九日 正書

按上德宗貞元六年韋絢元堂志有前太廟齋郎韋絢

高韋絢第五子

子則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有戎幕開談一卷云唐韋絢撰

大和中為李德裕從事記德裕所談當即其人讀書志

又載有劉公嘉話錄亦係韋絢撰並云劉公謂禹錫

字文明飲道子也咸通中節度義武功從學於禹錫

其語言據此則題名之韋絢乃執誼

之子蓋由易定觀察推義武節度也

唐雁門紇干濬等題名咸通乙酉二月 正書

山東莘縣有唐贈太尉魏博節度使韓允忠碑乾符二

年二月立碑云遂命門吏紇干濬列石為碑以示來裔

洪氏頌煊曰此碑為濬所撰濬

為節度判官碑前結銜猶可辨

以上唐人題名

宋吳興劉彞題名哲宗元祐三年戊辰八月 正書

按彞詩有次韻劉彞擬句蜜漬荔支詩施注劉彞字無

言長興人吳興掌故集劉彞元祐三年東坡知貢舉

稱其文章典麗遂中甲科尤善詩仕至祕閣修撰所著

有見南山集五十卷宜翁之子也據此是劉彞於年

登科後即來北嶽廟題名吳興備志劉彞以書名世

獻公祠堂事蹟記係元祐三年十月衡規序劉壽正書

宋并門郭長卿題名哲宗紹聖乙亥二

按宋政和間恩州教授秦坦宗城新修廟學記曰宗城舊治維川避河之衝崇寧四年始遷郡固名雖為縣而實不若堡聚鎮邸之雄又云在雒川村時有學元祐七年令郭長卿闢而新之今丞相何公實為之記據此則郭長卿於元祐七年歲次壬申曾為宗城令越二年為紹聖二年歲次乙亥至北嶽廟題名也又按今直隸順德府之廣宗縣在廣平府威縣西二十五里而威縣為唐宋以前之宗城故城疑即未徙郭固以前之雒川城俱在此又唐韓昌黎集故少府監胡珣神道碑云清秦坦新修之廟學則在宋徽宗崇寧四年所遷之郭固城固今亦屬威縣為縣所隸之一大鎮今之廣宗縣疑金元時所遷矣又按九域志宗城縣在魏州西北一百七十里蓋亦指雒川之宗城故城也宋之魏州今大名府城東之舊城也

宋和叔題名紹聖丁丑四年

以上宋人題名

檢校國子祭酒李府君守弼夫人王氏墓志在今正定府崇因寺

咸通九年十月 劉易師正書

按碑在今正定府城外於光緒十二年始出土碑石正方上半多漫漶其文有云夫人寢疾以咸通九年十月

日終於真定府永孝坊之私第時年二十有九又云

府君諱守弼字守弼其先隴西皇開府儀同三司

持節滄州諸軍事滄州刺史御史中丞封陵川郡王係似

李君曾祖忠義皇成德軍馬步兵馬使太常

卿兼侍御史贊皇縣開國公父英信皇成德軍節度

又云馬軍右廂使奏加國子祭酒又云又授深州防

禦使蓋皆序李君所歷之官又云以咸通五年七月

日先夫人考四男仲球始授親事副將其次

曰仲珂仲珪其可識者如此

元氏縣開化寺尊勝陀羅尼經幢今在元氏縣治西南開化寺

乾符六年己亥九月 正書

按幢凡八面一面九行首行題佛頂尊勝陀經并序當

係第一面中有婆羅門僧佛陀波利儀鳳元年從西國

來至此土惜下半年漫漶不可辨又一面分兩層上層

亦九行係刻經文末一行題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八字

下空一格署乾符六年歲次己亥九月戊子朔十五日

壬寅朔建當係末一面下層刻安眾寺石記石字下似幢字

凡十行字差小首行題街鄉貢進士陳方倚撰都將

鐫為自來金石家所未著錄當日沈西雍太守

守正定時凡所轄邑吉金樂石搜羅殆徧而此幢竟未

獲邀賞鑑直待三十餘年後紹基承之此土始搜訪得

之亦奇矣惟沈西雍太守跋開元十二年佛頂尊勝陀

羅尼經幢云右幢為安眾寺所造安眾寺元氏縣志不

敢疑即開化寺故名今此幢在開化寺瓦礫中搜訪得

之其為寺物無疑而刻有安眾寺造幢記則開化寺之

即安眾寺益信而有徵矣光緒十二年七月十七日紹

基識於元氏縣署退堂東偏

又按唐僖宗乾符元年歲在甲午今此幢建於乾符六

年歲次己亥亦合余先搨得此幢首末兩面嗣復搨得
三面每面字各九行分兩層上層刻經下層題名始知
所搨第一面僅係上層下層當亦是題名惜磨泐不可
見又於此幢之下搨得石幢一亦係八面每面兩楞均
刻造幢人題名共二十四行有敬造佛一鋪及贊皇孫
佛弟子張加義並功德主等字正面刻佛像二又一面
篆書奉爲國楚國夫人大王及文武官寮敬造佛頂尊
勝陀羅尼幢二十四字又三面兩面刻施主造幢主題
名一面則已剝蝕不可識疑即前幢上層當同係乾符
六年所造七月十九日紹基又識

寶曆三年

七

相公文武官寮敬造佛頂尊勝陀羅尼幢二十七字光
啟二年四月立常山貞石志攷行唐爲成德節度使管
下是時帥成德者爲常山王王鎔並云鎔進位侍中中
書令皆在光啟後而此幢已稱相公可證史書之誤所
云國太夫人即鎔母何氏也今元氏此幢立於乾符六
年明年即改元廣明閏二年改元中和閏五年改元光
啟考舊唐書宣宗本紀王景崇傳新書方鎮表兩五代
史王鎔傳皆云景崇卒於中和三年則乾符六年爲成
德軍帥係王景崇惟楚國夫人冠大王之上當係景崇
之母又石幢記中有寺主僧簡益俗姓又云云今此幢
佛像之上有大幢主僧簡益題名則即前石幢之上層

無疑光緒十二年八月十四日紹基又識

按新書本傳景崇字孟安以公主嫡孫景崇祖元達尚
絳王梧女壽安

主尤被寵主薨諡曰章惠景崇居喪如禮母張卒號慕

羸憊當時稱之乾符五年進王常山此幢立於乾符六

年蓋王景崇進王常山之明年所稱楚國夫人當係景

崇母張氏也

陀羅尼經幢在陝西
鳳翔縣

昭宗天復三年三月 正書

先府君金石目載有此幢今幢已漫漶不可辨惟首行

鳳翔府太原郡君許氏鳳翔府太原郡君許氏彦恪奉爲夫金紫光祿

大夫檢校司空前寧州諸軍事守寧州刺史兼御史大

六

夫上柱國李繼鈴建一行字尙完好又署曰大唐天復

六年歲次庚寅三月丙寅朔三日戊辰建立記攷昭宗

天復四年即改元天祐而此幢又以天復紀元惟天復

元年歲在辛酉則六年應係丙寅而此云歲次庚寅恐

有誤

又按錢氏潛研堂法門寺塔廟記跋曰當全忠劫昭宗

遷洛改元天祐河東西川謂天祐非唐號不可稱仍稱

天復岐介晉蜀之間與梁爲深讐必仍以天復紀年及

唐既亡河東改稱天祐西川仍稱天復茂貞與西川爲

鄰亦必仍稱天復也

吳越

風山靈德王廟記 碑在浙江湖州府武康縣東二十里

寶正六年重光單闕歲為相之月 錢鏐撰 正書

謹按此碑 先府君歷代金石目分域編及錢氏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孫氏寶宇訪碑錄俱已著錄吳任臣十國春秋亦載此記碑中光字匡字及寡人之寡字並碑末紀元寶正二字亦俱磨泐疑宋人避廟諱且惡其寡人之稱及擅自改元故削去之耳攷王象之輿地碑目不載此碑而臨安府碑記載有貢院前橋柱刻云寶正六年在辛卯歲造則與此碑同時立王氏於彼注云此錢王三年號曰天寶曰寶大曰寶正皆錢王年號也又臨安府石屋崇化寺尊勝幢云時天寶四年歲次辛

錢鏐撰

九

通鑑纂要

未以年月考之非唐之天寶乃錢王年號耳蓋梁以丁卯篡唐武肅是歲猶稱唐天祐四年戊辰乃自稱年號曰天寶元年則天寶四年辛未乃梁之乾化元年也事見洪邁隨筆又通鑑唐明宗天成二年吳越王錢鏐以中國喪亂朝會不通乃改元寶正其後復通中國乃諱而弗稱據此則寶正六年寶後唐明宗長興二年是年歲次辛卯故曰重光單闕歲按碑文廟成於十一月考爾雅月名七月為相十一月為辜則當稱辜月而此云為相之月殊不可曉也光緒十年九月十三日紹基識於保定蓮花池

求是齋碑跋卷三

求是齋碑跋卷四

武進丁紹基

宋

邢州淨土禪院碑銘 在今順德府城西北隅鵲王廟西

太祖建隆二年 辛酉五月

朝議郎前行邢州司戶參軍賜緋魚袋宋業撰 正書

碑末有王全斌題名 考隆平集王全斌曾知安國軍

當在此時

李燕長編建隆元年五月命彰德軍留後太原王全斌

率兵由東路與石守信高懷德會辛丑以洺州圍練使

博野郭進為本州防禦使兼西山巡檢備北漢也又乾

德元年五月安國節度使王全斌言與西山都巡檢使

卷四

洺州防禦使郭進趙州刺史陳萬通鎮州兵馬鈐轄登

州刺史高任本客省使曹彬等率兵入北漢界獲生口

數千人來獻據此是王全斌於建隆元年由彰德軍留

後改安國節度使駐邢州 今順德府郭進亦於建隆元年兼

西山巡檢至乾德元年尚未去任故於建隆二年及建

隆四年二人均列名碑末也

開化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在正定府元氏縣治西南本寺佛塔東

建隆四年四月八日 正書

幢凡八面第一面及二三四面俱十三行每行字數不

等第五面至第八面行字不等第一面幢首刻尊勝陀

羅尼經幢一座奉為皇帝萬歲府主千秋法界眾生俱

登覽岸建隆四年四月八日記之凡六行共三十七字

下刻經序第二三四面俱刻經文第五面刻造幢讚弁

序第六七八三面俱係題名其序文為前義成軍節

度推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王撰文多磨泐中有曰

則我恆陽劇邑曰元氏焉本於縣西北故城是也自隋

初移建於斯乃漢明帝降聖 下又曰我聖上御宇之四

載也又曰乃結邑眾王行及等 下特建寶幢一 下

又曰取建隆四年歲次大淵獻四月八日立於寺之中

庭又曰當寺微乎始置乃大魏時未移縣之前建也迄

今七百餘祀耳餘俱讚美斯幢之文是元氏本治縣西

北故城今治自隋初始移建而寺則創於元魏時也又

序文後一行有郭進題名其繫銜曰西山巡檢都指揮

使推誠翊戴功臣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洺

州諸軍事洺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上柱

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考郭進見宋史本傳又

見東都事略及隆平集武臣傳武氏授堂金石續跋載

有衛州刺史郭進屏盜碑首題大周推誠翊戴功臣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使持節衛州諸軍事衛州刺

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是

進在周時官階已貴至宋初但加西山巡檢都指揮使

易檢校司徒為檢校太傅易衛州為洺州加充本州防

禦使與周時歷官稍異耳此幢為自來金石家所未著

錄今夏承乏元氏政餘搜訪得此爰亟登錄時光緒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紹基并識

重修北嶽安天王廟碑碑在直隸定州曲陽縣北嶽廟

太宗淳化二年辛卯八月 王禹偁撰 黃仲英行書 葛

湍奉敕題

按葛湍或作葛端今碑實作葛湍考孫氏仿北宋本說文有雍熙三年進說文解字表列銜翰林書學臣王惟

恭臣葛湍等狀進殆即其人蓋在雍熙時官翰林書學

進說文解字越四年奉敕為此碑題額耳今碑繫銜翰

林書直將仕郎守高州樂原縣主簿御書院祇候考元

豐九域志第十卷省廢州軍夔州路右西高州下夜郎

三

郡領夜郎麗高榮德樂源四縣祝穆方輿勝覽夔州路

珍州治樂源沿革云唐太宗開山洞置珍州并置夜郎

麗高樂源三縣改爲舞州又爲鶴州復爲珍州憲宗廢

屬濠州五代復爲蠻夷皇朝復賜珍州舊名繼改高州

以廣西有高州改爲西高州今碑繫銜僅曰高州蓋在

太宗時尙未加西字考唐宋樂源縣在今貴州遵義府

正安州西七十里

碑陰

錢維演題名真宗景德二年乙巳七月六日 正書

按維演吳越武肅王錢鏐之子

孫卽上進封秦王錢俶之子 李燾續通鑑長編景德四年太僕少卿惟演上聖德論

上覽之謂宰臣曰維演文學可稱且公王貴族而能留

意翰墨可記其名 并以論付史館

曹瓌等題名景德二年九月十七日 正書

賀遵式題名景德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正書

李允正等題名景德三年丙午十月八日 行書

李燾長編真宗大中祥符四年正月甲午客省使誠州 刺史李允正爲郎延路部署又是年五月徙允正知永

興軍允正性嚴教喜行殺戮 素病痾僕故罕在要近云

周瑩題名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庚戌九月二十三日 正書

按李燾續通鑑長編景德元年正月丙辰詔 高陽關都部署周瑩等會兵境上以備戎寇

周瑩等又題名大中祥符四年辛亥十月四日 正書

內侍高品楊承貴題名大中祥符五年壬子十月廿四日 正書

褚省恕等題名大中祥符六年癸丑二月十五日 正書

呂言同等題名大中祥符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正書

內侍高品張茂先題名大中祥符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正書

嚴國楨等題名大中祥符七年甲寅十月八日 正書

高繼勳等題名甲寅立冬 考爲大 中祥符七年 正書

李燾長編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己酉以主客郎中知制 誥王曾爲契丹國主生辰使宮苑使榮州刺史高繼勳

副之當 卽此人

高繼勳等又題名無年月 正書

章安世題名真宗天禧元年正月十一日 正書

內侍高品康廷諒題名天禧四年十一月三日 正書

趙惟吉留題安天元聖帝廟詩仁宗天聖元祀 仲秋月 正書

李燾長編太平興國八年冬十月皇姓孫德雍改名惟 吉惟吉魏懿王子也太祖甚愛之視如己子故與諸叔

聯名上即位猶居禁中於是出閣始改名焉據趙氏宗譜堯於大中祥符三年別與此題名之趙惟吉迥別按毘陵趙氏宗譜吳王德昭子有諱惟吉者授左監門衛將軍封平陽郡侯加左驍衛大將軍進封安定郡公遷左羽林衛大將軍授閩州觀察使武信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改威德軍節度使觀中書令追封南陽郡王再贈太尉封冀王堯於大中祥符三年庚戌五月諡康季今此題名係仁宗天聖元祀當別一人

伏公綽題名 仁宗皇祐二年庚寅

續通鑑長編仁宗慶歷三年五月以試方略人伏公綽為試大理評事

鄭嗣宗題名 仁宗嘉祐辛丑

司徒顏題名 嘉祐六年辛丑七月廿二日 正書

縣尉盧真臣題名 嘉祐八年癸卯十月十五日 正書

張成題名 哲宗元祐戊辰三年十月初十日 正書

韓南仲題名 元祐八年癸酉五月 正書

五

眉山孫敏行題名 哲宗紹聖元年甲戌八月廿八日 正書

馮擇題名 徽宗政和三年癸巳九月二十三日 正書

王能題名 無年月 正書 武虛

李憲續通鑑長編大中祥符二年合鎮州定州為一命定州副都部署邕州觀察使王能領之又真宗咸平四年冬十月上謂呂蒙正等曰朕向來於軍校中超擢八九人委以方面其間王能魏能頗甚宣力又曰王能定陶人時知靜戎軍李憲長編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夏四月乙卯宴近臣於長春殿鎮定路都部署步軍副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王能來朝此蓋能為鎮定路都部署時至廟題名也

王能等又題名 無年月 正書

碑側

定州路鈴轄李中祐題名 仁宗至和元年甲午仲冬 正書

按周穆王墳山石刻有權郡事李中祐題額在皇祐五年仲夏二十一日殆即此人蓋由鎮陽移官定州也

李憲長編慶歷七年八月鹽鐵判官司勳員外郎劉立之為契丹正旦使內殿崇班李中祐副之注中祐允則子

鄭餘齡題名 英宗治平乙巳二年孟冬 正書

王肅張曜題名 治平三年丙午八月十一日 正書

王肅焦世長等題名 治平丁未四年閏九月九日 正書

潘孝知題名 神宗熙寧庚戌三年冬四日 正書

佛頂尊言法幢

慶歷三年 月 正書

幢凡六面面五行前面上刻佛頂真言法幢六大字下刻真言第二面前四行刻真言末一行刻年月第三面

題名前列僅三行似係左行刻朝奉郎行縣令李國將

六

仕郎守主簿李泰將仕郎守縣尉樊中正下列共五行

悉係題名有上押下押錄事司戶差科司功及刑卒

大秋正子等名目其四五六面悉係男女題名蓋皆當時助錢造幢者幢在順德府東門內路北土地廟門前

階下余莅邢臺之明年始搆得之物之顯晦蓋有時也

光緒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丁紹基識

唯識院定光佛塔記

慶歷四年 行書

此記為自來金石家所未著錄紹基承乏元氏於治西

南開化寺瓦礫中搜訪得之字頗類唐釋懷仁集石軍

聖教序惜碑已斷僅在上半截銘末有慶歷四年字知

係宋碑爰亟錄之光緒十二年重九後一日紹基識

重修北嶽廟記

皇祐二年庚寅正月 韓琦撰并書 錢貽範篆額

碑陰將佐官屬銜名

皇祐元年冬十月九日重修 嶽祠功畢既勒文以謹其

事乃列將佐官屬名氏於石陰庶永後觀

文林郎守冀州武邑縣令管句定州路安撫司機宜文字

陳薦

宋史陳薦字彥昇邢州沙河人舉進士為華陽尉從韓琦定州河東幕府而不載其守冀州武邑令略之也

入內侍省高品真定府定州等路走馬承受公事謝禹

注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景德二年詔河北走馬承受公事止存六餘悉罷之

西頭供奉官真定府定州等路走馬承受公事陳有方

供備庫副使定州路駐泊兵馬都監趙滋

趙滋字子深開封人韓琦經略陝西舉滋可將領得開門祇候為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後為京東東路都巡檢在京東五年數獲盜不自言富弼為言乃自東頭供奉官超授供備庫副使定州路駐泊都監按陳彭年碑陰趙滋題名係皇祐三年二月朔在此題名後

供備庫副使定州路駐泊兵馬都監張傑

西染院使資州刺史定州路駐泊兵馬鈐轄張忠

按史張忠歷官與碑繫銜不合疑別一人張忠字聖昆開封人仁宗即位遷天武左第三指揮使融州刺史改湖州齊州團練使擢滄州本路鈐轄徙澶州總管

北作坊使縣州團練使內侍省內侍右班副都知定州路

駐泊兵馬鈐轄任守忠

碑系銜北作坊使縣州團練使傳不載見宋史宦者傳字段臣由蔭入內黃門仁宗親政西鄙用兵為秦鳳涇州路駐泊都監以功再遷東染院使內侍押班出為定州鈐轄加內侍副都知通鑿長編大中祥符九年七月使任守忠言自河東至見穀黍豆莢穗皆堅密而長行次潞州惟襄垣縣有蝗飛度不為災是任守忠在真宗朝已用事矣

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保大軍節度觀察留後定州

路駐泊馬步軍副都部署狄青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仁宗時徙真定路副都總管歷侍衛步軍殿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遷步軍副都指揮使保大安遠二軍節度觀察留後又遷馬軍副都指揮使

以上第一列

順安軍判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權節度推官公事

仇公綽

按王禹偁碑陰仇公綽題名係皇祐二年四月初二日當在此題名之後

莫州防禦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權觀察推官周

革

節度推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劉循

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權節度掌書記馬良器

內殿崇班定州兵馬都監兼在城巡檢劉斌

宋史孝義傳有劉斌是報父仇稱孝者與碑當別一人

職自分紀淳化二年詔置內殿崇班在供奉侍禁殿直之上先是供奉殿直有四十年不遷者故特置崇班侍

禁之目差定其次授焉

內殿崇班定州兵馬都監兼在城巡檢劉宜孫

內殿崇班定州駐泊兵馬都監石宗閔

朝奉郎太常博士通判定州軍州兼制置營田及管內勸

農事騎都尉借緋錢貽範

李壽長編真宗景德三年三司使丁謂等言唐宇文融

置勸農判官檢戶口田土偽濫等事今欲別置慮益煩

擾而諸州長吏職當勸農乃請少卿監刺史閣門使已

上知州者並兼管內勸農使餘及通判並兼勸農事諸

路轉運使副並兼本路勸農使詔可勸農使入銜自此

始今錢貽範及游開俱係通判軍州故其繫銜皆曰管

內勸農事蓋尚沿景德三年制也

九 通州叢書

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定州軍州兼制置營田及

管內勸農事騎都尉賜緋魚袋游 開

以上第二列

太常博士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徐璠累謁 祠下元豐

庚申秋八月晦題 男紹美侍行

此在第二列之前共四行

將仕郎守曲陽縣尉盧至堅

將仕郎守曲陽縣主簿李 奕

左班殿直知曲陽縣事兼兵馬監押 似許字又 似昭

文林郎守司法參軍房士安

將仕郎守司戶參軍裴士諤

登仕郎守司理參軍趙 諮

承奉郎守錄事參軍曹盡忠

以上第三列

安陽韓歧元豐六年仲冬知成德軍棗城縣得替已嘗

恭謁祠下今復自祁之鼓城解官再遂瞻拜連治二邑

皆獲善能者荷 陰佑之所賜也 元祐二年十一月

二十七日 此一行 在格外

此在第三列之前共六行字左行

碑左側

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定州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

兼知定州蔡延慶元豐八年正月九日甲辰奉 詔致

十 通州叢書

祠 北嶽是日恭款祠下齋戒丙午 祭告建道場癸

丑禮畢還簽書節度判官王庠句當公事杜天經筓句

機宜文字趙伋走馬承受公事陳嘉言句當公事李仲

從 行通判州事侯臨 續至癸丑致祭

關中金石記有蔡延慶謁祠記係熙寧六年正月刻云

治平丁未夏領本路提督刑獄謁祠下後六年蒙恩除

天章閣待制秦鳳等路都轉運使過祠下 華嶽 恭謁金

天帝

宋史本傳延慶齊從子字仲遠歷官福建路轉運副使

提點京東陝西刑獄神宗初以集賢校理為開封府推

官加直史館知河中府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判流內

銓拜天章閣待制秦鳳等路都轉運使蓋至神宗元豐八年復由秦鳳遷定州路安撫使也

關中金石記又載有蔡延慶再謁華嶽祠記係元豐己未二年夏刻云自龍圖閣直學士涇原路經略使赴召者本傳延慶以應辦熙河軍須功進龍圖閣直學士王

詔入朝攝熙師

此在下列凡五行

內侍殿頭徐震奉 宣以南郊禮畢醮謝 安天元聖帝

道場五晝夜管勾禮料節度推官張震提舉排辦權縣

事康謀巡檢王宗監務任紳監胡良輔縣尉王崇皆

與階祠時元祐癸酉仲春日題

此在上列凡五行

碑右側

絳臺右通直郎知縣事郝宗臣自元祐二年十一月初九

日到任至五年冬初八日終任汴都右侍禁監廟權主

簿張維周亦二年十月十九日到任至五年冬十八日

終任凡三考之閒幸獲風雨調順年歲豐登寇盜一空

境內安枕居民樂業此荷嶽帝之垂祐也六年二月初

一日謹記

此在第一列凡四行

南昌胡潛恭謁祠下元祐歲次丁卯四月望日謹題

眞定楊天彝朝拜祠下元祐丁卯十一月二十八日題

行

此在第三列共六行

安陽韓育自定武之京師枉道恭謁祠下紹聖三年七月初一日張誼偕行

此在末一列凡四行

明嘉靖庚子六月元陽癸酉巡按監察御史關中樊得仁按歷曲陽偕正定府推官趙正學率屬謁廟是日大雨遠近饒洽

此在第二列凡五行

韓魏公祠堂繪畫遺事記在定州文廟崇聖祠門外

元祐五年九月 王巖叟撰 劉安世正書 韓川篆額

史傳韓川字元伯陝人元祐初薦為監察御史累以龍

圖閣待制守潁州徙魏州與孫升同受責由坊州鄧州

貶屯田員外郎分司岷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徽宗立

復故官考澹山巖題名有大名韓川北歸一游弟球

子意姪康世康國康伯侍行道士何守靜偶至此元符

庚辰歲六月二十二日題正其安置道州時但自署其

貫為大名傳則為陝人殆大名是祖貫耶此碑繫銜朝

奉郎試中書舍人輕車都尉則紫金魚袋而不著監察

御史豈元祐五年猶未官御史耶

鄂縣唐圭峰定慧禪師碑陰題名在陝西鄂縣安府鄂縣

王氏昶曰此碑題名三面其正面為唐定慧禪師碑磨

舊碑刻之隱隱有先聖題延陵季子十字紹基按今碑

陰題名已滿不見有此十字而王著遊三字之左一吳

字顯然篆書深刻吳字上復餘字之半不識為何字

劉銅等十人宿紫閣題名元祐壬申七年秋社後一日

題曰劉銅公範張閔仲達李惇義行之惇禮彥中類彥

明鵬舉南公安常知德段天麟信臣趙彥貽叔嗣張閔

孝卿十人同宿紫閣過此元祐壬申秋社後一日記五行十

行十

王氏昶曰鄆縣東南三十里有紫閣峰

張保源等遊高驪潭題名元祐壬申正書

題曰張保源澄之僧紹蒙紹希自此遊高驪潭元祐壬

申四行行五字正書左行

關中金石記云高驪潭即高觀一作冠谷水所匯者也驪

通觀

王氏昶曰鄆縣東南三十里有高冠峪峪內有高冠潭

王霽題云奉祀高觀當即高冠此云高驪潭似即高冠

潭

王濟叔白耘叟題名哲宗紹聖元年仲夏八分書

題曰清源王濟叔同杜陵白耘叟遊此紹聖元年仲夏

廿八日題

朱光裔王普題名紹聖二年三月正書

題曰通判府事河南朱光裔公遠簽書節度判官公事

廣漢王普德充同遊紹聖二年三月十二日

王著遊三字無年月正書

王著遊三字在上題名之左紹聖二年三月十二日之

下關中金石記附潭化開謂著以工書事太宗為侍書

傳以為與呂文仲同時人故附於呂文仲題名後

金石萃編云史有兩王著一字成象單州人仕周入宋

開寶二年終兵部郎中一字知微世家渭南工書任偽

蜀入宋至端拱時終殿中侍御史

十駕齋養新錄云王單父人字成象有傳一成都人字

知微翰林侍書附呂文仲傳一紹興中通判温州見繫

年錄

又考贈夢英大師詩有王著題名云翰林學士中書舍

人知制誥關中金石記云當是單州人以開寶二年卒

無書名於太宗時為侍書者是兩人然單州之王著官

終兵部郎中則非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矣今細

玩此碑題名三字與朱光裔王普題名字蹟相類但係

紹聖二年則上兩王著俱已早逝不應至紹聖二年猶

在人世考直隸保定府城內東嶽廟有徽宗政和三年

重修保州東嶽廟記係知保塞縣事王著撰書徽宗政

和三年上距哲宗紹聖二年僅十七年或即其人乎丁

氏紹基附識

范埴題名丁丑仲夏正書

范埴題名丁丑仲夏正書

題曰范植自長安祠太平宮率張秉同至此丁丑仲夏

廿二日按哲宗紹聖三年歲次丙子丁丑當係紹聖四

年

王舜題名丁丑仲夏後

題曰後三日王舜奉祠高觀覽仲成留字段勻同來

題

王氏昶曰王舜見宋詩紀事引成都文類載其和吳仲

庶遊海雲寺詩

路允翰等宿逍遙寺題名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四月行書

題曰路允翰聖山祠於高觀張秉持正劉鯤化鵬同往

觀龍潭薄暮還宿逍遙寺詩且至寶林建中靖國改元

李壽縣志卷

五

四月廿三日

王氏昶曰范植以丁丑仲夏率張秉同遊丁丑是紹聖

四年史有兩張秉一是昭允之子太宗時人一字孟節

新安人景德時仕終樞密直學士又宋史紀事有張秉

官監察御史知鄭州與王禹偁在鄭州聯句詩附見小

畜集似皆非此張秉也逍遙寺在長安西南三十里甫

張村

景興宗劉琬題名徽宗崇寧四年仲夏廿有三日正書

題曰崇寧四年仲秋廿有二日景興宗祀高觀劉琬

祖武來會

王仲孚題名崇寧丙戌五年孟秋篆書

題曰魏都王仲孚遊崇寧丙戌孟秋一日

李逸老等題名徽宗政和王辰二年上巳後一日正書

題曰李逸老政和王辰上巳後一日自百塔過翠微宿

草堂明日將遊紫閣白雲趨終南

終南在鄠縣東南二十里東接長安西接藍屋杜詩紫

閣峰陰入翠微草堂寺在鄠縣東南四十里唐改棲禪

寺百塔寺在長安城南五十里翠微寺在長安城西南

翠微山上元和元年廢翠微宮為寺白雲山在鄠縣南

二十里其下白雲觀

寶淵蒲澧題名政和乙未五年正書

題曰寶淵深蒲澧庭玉政和乙未初春同遊

李壽縣志卷

六

呂湘題名徽宗宣和二年乙亥六月初四日正書字差小模結不可辨

題曰呂湘西游是寺宣和二年六月初四日題

王隴劉雍題名欽宗靖康丁未二年四月正書

題曰王隴顯夫劉雍彥甫靖康丁未四月十日投宿草

堂四行行五字

關中金石記云此即高宗建炎元年是年四月欽宗北

遷五月高宗即位改元

紫陽二字無年月

仁壽縣君蘇氏墓志在江蘇江寧府

紹聖四年十月 劉次莊撰并正書

錢氏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及孫氏寰宇訪碑錄俱已著

錄

李燾長編慶歷五年初歐陽修有妹適張龜正卒而無子有女實前妻所生甫四歲以無所歸其母攜養於外氏及笄修以嫁族兄之子晟會張氏在晟所與奴姦事下開封府權知府事楊日嚴前守益州修嘗論其貪恣因使獄吏附致其言以及修諫官錢明逸遂劾修私於張氏且欺其財詔蘇安世及王昭明雜治卒無狀乃坐用張氏奩中物買田立歐陽氏券安世等坐直牒三司取錄問吏入而不先以聞故皆及於責安世開封人獄事起諸怨惡修者必欲傾修而安世獨明其誣雖忤執政意與昭明俱得罪然君子多之此蘇氏益安世女也

金

神巖山寶峰院敕牒在直隸正定府元氏縣西十里井下村神巖山

世宗大定二年九月 正書

牒列銜四人中憲大夫行員外郎李一行郎中一行鎮國上將軍行侍郎阿典一行正奉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王一行此行筆畫重疊紐結成文與武氏所跋彼岸院牒同其阿典一行列銜與下福祥院敕牒同自來金石家俱未著錄今夏五月禱雨縣西十里井下村之神巖山搜訪得之命工捐置而識其緣起云光緒十二年重九日紹基識

冀州修學記

大定二十七年丙午五月 路伯達撰 劉次升立石 李直清

按中州集路冀州仲顯字伯達冀州人家世寒微其母有賢行教伯達讀書國初賦學家有類書名節事者新出價數十金大家兒有得之者輒私藏之母為伯達買此書搏衣節食累年而後致戒伯達言此書當置學舍中必使同業者皆得視少有靳固吾即焚之矣伯達正隆五年進士明昌初授武安軍節度使鄉人榮之雲朔用兵伯達奉使江左還獻賜幣以佐軍未報而伯達死章廟詔以所獻還其家夫人傅氏曰此非吾夫意復上之有司不聽夫人付之州學買上田二千畝有奇以贖生徒故相馬琪德玉時判州事聞於朝賜號成德夫人

冀州修學記

伯達二子鐸字宣叔鈞字和叔俱有名於時宣叔為諫官諫章廟元妃李氏出細微不應上僭有累聖德又其兄弟恃寵納賂將有楊國忠之禍坐謫除名宣叔布衣還鄉里傅夫人臨終敕宣叔曰汝以憂國愛君故極言直諫天子明聖特暫有所蔽計他日必復起汝前事須再言勿有所顧藉也墓碑不之載故表出之

滿城縣大覺禪院記在滿城縣城內大覺寺

泰和四年甲子十月

登仕郎邢州深澤縣主簿兼管甸常平倉事王格撰

武德將軍寧朔軍節度下磨礪當係書人名

額題滿城縣大覺禪院記字類籀文頗秀勁文序頗惠

圓乃保州洪覺寺開山住持會大定六年世宗皇帝之
亞母曰賜紫圓明大師出施已資乃置今額曰大覺禪
院以爲功德院焉碑文漫漶不能全識今約略其詞有
曰先時圓通飛錫南來開堂於保州洪濟寺惠圓參之
又曰至是遂以額併付之故大覺禪院始爲保州洪濟
寺之下院也無何惠圓出應香河之命院因虛設自是
厥後主僧無^口禪律雜居^口榛莽不治而院幾乎廢
及大定二十^口年析清苑縣之西偏城塔院村爲滿
城縣而居民頗有繕修之意然而無主者^下祖斌者居
之尋化^口又曰鑄大鐘一顆屋而架之於斯之時起廢
完缺斌頗有力逮所^口僧祖若繼之題其^口又曰

三才錄卷四

五元

太子一會及五百羅漢等像奉之入院然而未有以安
厝之縣百戶劉僉及其^口信士鳩集工物同建大殿
一^口大檀越南受陵村李^口之^口王氏并男曰固曰用
者同發誠願造旃檀瑞像一尊純金飾之不由它助仍
■大佛^口承安三年賈公之爲縣令也有緣茲院頗
爲外護有鄉僧祖謙來自太原縣令知師道力高峭德
■廣大雅爲四方^口完顏公襄同知承德劉^口副
使鎮國趙公居元及謀之洪濟長老祖壽敘師可以^口
■之道於是同疏勸請師初難之^缺又有曰出家潛心
祕典本期遺脫夫克結緣薤慧劍而不確泊迷津而罔
岸譬之如目淨視而花愈現手疾揮而塵益生^缺又有

曰望醍醐之灌頂^口荷重如蚍蜉之撼樹又有曰不
才不德敢以此辭洪濟長老闕之曰是殆不然祖壽闕
人多矣^口和尙者彌天僧也^缺不必辭讓師度其不
能辭乃以十月十五日入院自是常以營葺爲己任縣
令心化出己俸以奉之^缺屬保州節度使石抹鎮國讓
而下力請任持洪濟寺師不得已而應之乃以院事授
之法姪曰覺秀^下泰和元年四月也鐘樓今亦就緒矣
惠圓初受具於懿行後得法於圓通既而出世於香河
而觀寂焉今院之東甫五十步有塔在乃其舍利也故
後之^口而居者^口祖善及師皆洪濟僧以爲洪濟寺
之下院者然也^缺泰和四年春四十五日師^口謂

三才錄卷四

五元

王格曰滿城縣之大覺禪院諸悉本末無如公者其爲
我作紀以信將來格也^口師忝有宿契聞是說已發歡
喜心即說偈云云
雞澤縣勸建文宣王廟記^{碑在今直隸廣平府雞澤縣學}
衛紹王^{允濟}崇慶二年^{癸酉}五月^{丁未}董師中撰并書
黨懷英篆額
此余任雞澤令時所得宦囊也權篆兩年僅攜此碑及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鄧琦書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詔
並碑陰頌兩紙留置行篋蓋雞澤別無長物僅此兩碑
差強人意用特捐歸非示廉也
中州集董右丞師中字紹祖邯鄲人後徙洺州皇統九

年進士承安中入政府直道自立而以通材濟之泰和
初元妃李氏方寵幸兄喜兒爲宣徽使有楊國忠之權
一日德州教授田庭方上書言事云大臣持祿近臣怙
寵此言路之所以塞也道凌瀆謂紹祖言大臣持祿當
謂公等近臣怙寵者爲誰時喜兒侍立殿上紹祖倒笏
指之曰莫非謂李喜兒之屬否上領之紹祖嘗言作宰
相不難但一心正而眼明足矣少日以該諧得名及在
賜第京師後二年薨有燕賜邊部詩傳於世紹祖師王
內翰彥潛而與之同榜登科彥潛沒後待其子恩禮殷
重不減骨肉論者謂孫鐸振之事其兄明之張叟伯英
愛其弟伯玉舉世無與爲比至於紹祖之待其師之子
則古所未有也有漳川集傳於家

元
商王廟碑 在河南安陽縣本廟

無年月 前中大夫判王府文學樂著撰 正書

寰宇訪碑錄錄唐代安陽金石錄據題銜荆王府文
學考金史百官志親王府文學二人從七品掌贊道禮
儀資廣學問又宣宗子傳正大元年進封守純爲荆王
並考彰德府志選舉表載樂著於明昌中登第中州集
又載其詩知著爲金時人考金史荆王守純傳哀宗卽
位正大元年正月進封荆王樂著爲荆王府文學當值

其時惟碑有甲辰二月二十四日字依紀年通考推之
哀宗亡後甲辰實蒙古太宗之十五年於時金亡久矣
宜列入元碑之首 先府君歷代金石目分域編依之
末有云黃叔璥以爲金時刻畢秋帆以爲唐時刻趙渭
川以爲元時刻所云趙渭川蓋卽指安陽金石錄也光
緒十九年五月十一日紹基識

曲陽縣署王博文等題名碑 在曲陽縣署宅門西壁間
至元十八年辛巳

紹基按夏氏寶晉山右金石錄載有首陽二賢祠碑至
元十一年王樞撰王博文八分書在山西永濟縣是博
文於至元十一年在永濟縣越七年至元十八年在曲

李壽鑒

陽縣題名也

又按安陽金石錄載有白龍潭廟碑係秦定帝致和元
年王博文撰書博文見元史李公傳云儒生有如魏璠
王鶚李獻卿簡元庭趙復郝經王博文輩皆有用之才
又皆賢王所當聘問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是博文爲
時所重如此而郭乘惟載博文魯人徙居相之清和坊
今河南彰德府城內坊名號西谿從元憲宗南征歷官禮部尚書御
史中丞卒封魯國公諡文定又按郭文簡續彰德府志
載白龍潭廟碑於記末題承事耶睢陽尹郡人王博文
撰

耶彥通重修先塋碑 碑在今直隸曲陽縣東關外二里許呼俗王子墳耶珍墓碑之左

皇慶二年八月初七日 賈如舟撰 正書

篆額

碑為元嘉議大夫濟南路兼

管管內勸農事賈汝州撰書者名字漫漶不可見碑末

有左都威衛千戶所知事當係書碑人繫衙碑首行題

曰皇元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會福院使領工部事

邸公重修先塋之碑其略曰昭文邸公彥通其父諱全

以軍功陞于夫長佩金符年老令長子宏襲職教幼子

亨讀書歲丙午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父嘗教誡之曰祖宗以

來世次不可考今行唐有汝伯父邸元帥按姚越撰邸

曾祖亨祖後生考府君諱璋是澤乃邸璋之子邸亨之

曾孫而璋實邸順之族弟今此碑云行唐有汝伯父邸

元帥考邸元帥當即邸順元史有傳而邸璋傳云從族

兄行唐元帥常來降則順弟常亦稱元帥然於彥通碑

父行則彥通不字亨矣依姚燧碑亨為邸璋之子元史

璋為邸順邸常族弟彥通為邸順邸常從子則彥通與

澤為兄弟行亨乃彥通之曾大父行而此碑天造草昧

云教幼子亨疑元史族弟之說恐不確時本土百姓與武仙相距天兵入界暨真定史侯

藥城王元帥以平亂功俱授虎符河南沿邊管軍萬戶

汝異日當往行唐尋訪知宗族昭穆墳壟所在慎無

忘也己酉大定二十九年父下世年纔十三與蕭蚪維斗俱拜

寓軒張秀實為師天性得繪塑三昧通微入妙每思釋

父言則檢尋前史漢有大將軍太傅修北朝魏齊間有

侍中散騎常侍定州刺史司空珍字安寶幾欲前往伶

仃一身事竟不果至元辛未世祖改元之入春安西王

為製衣服巾帽繫腰編籍宮中俾司帑藏財物戊寅元

十五年彥通王薨後因事來燕司徒買公引現過有旨

四十二歲

本人能塑分付阿尼哥國公學梵像至大德壬寅成宗

十六年彥通皇太后時為太子妃召賜銀鈔衣服糧食

六十六歲

分付宮女數人令彥通以古今列女傳訓誨乙巳大德

十九歲

皇太后往幸覃懷公自請隨行賜鞍馬盤費彥通

從而南丙午大德十年令人就京兆般取父母骸柩

告假歸家營葬畢復拜往懷州未幾行宮還都授彥通

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會福院使領工部事出府庫

財至元寶鈔四萬定修蓋臺山寺院以成先太后之志

至大丁未武宗於是年登極尚未改元尚與司徒尹公

係大德十一年彥通七十一歲與司徒尹公

尚書袁公乘傳趨視修寺之役路經曲陽見豐碑壞冢

僕石俱存下馬視之乃邸公安寶之塋也正與史書中

姓字相同至驛中彥通心語曰日行唐行唐在何許驛

吏問其故具以前事告吏答西南六十里邸元帥舊宅

即行唐縣也就喚地主適來道旁墳墓是我祖上遂出

鈔一百貫雇工取傍近之土積而封大之次年給地主

李益四百貫買地五畝就令姪榮煥等看守彥通

每念恆代曲陽有夢輒到雖寢與食次無時暫忘甲子

一週得伸先君之遺訓松楸千祀拜遠祖之荒墳

生備嘗艱阻晚景頗獲安佚復欲將山後遺骸就大墳

附葬仍買田百畝以供祭祀立石以紀本末

開化寺通濟英辯大師講主堅吉祥塔銘

文宗至順元年乙酉月 燕南河北道科場貢主槐川賀

宗儒撰 龍山善壽正書

按至元三十一年元氏縣南關重修土地堂并石香鑪

記及大德十一年開化寺重修常任七開佛殿記俱係

賀宗儒撰又至元十九年重修廟學記題名亦有賀宗

儒名而俱不列銜此獨繫銜科場貢主未知何時所授

宗儒豈負文名而晚歲始得官耶此刻常山貞石志未

著錄紹基承乏元氏命工訪捐之於西關外端公長老

墓側又大德五年重修廟學記碑陰題名賀宗儒名在

宿儒之列與張彬李玩復諸人同列蓋在當時負重名

求是齋跋

若光緒十二年八月初十日紹基并識

求是齋碑跋卷四

求是齋金石跋丁紹基撰紹基字聽彝一字汀野武進人諸

生官直隸邢臺縣知縣祖若士履恒父誦孫嘉葆俱以文學

負重名汀野學有本源勤於考訂雖日困於簿書錢穀之中

猶能閒修舊業前得打水甚多歷任雞澤元氏邢臺於元氏

得乾竹幢建隆幢大定寶峰院牒至順堅吉祥塔銘於邢臺

得慶歷具言幢慶歷定光佛塔記常山貞石志畿輔通志亦

未著錄者此書守東武趙氏家法收碑一千六百一十二種

有跋者六百五十種專取其跋三卷刊行如魏暉福寺碑之

嚴昌公為鉗耳慶時豆盧通造象之世子僧奴為豆盧寬元

氏乾符經幢之楚國夫人為王景崇之母張氏光啟經幢之

國太夫人為王鏐之母何氏又以金石錄漢司空殘碑為王

求是齋跋

基碑之下截以棲嚴舍利塔碑陳公寶慶為先封永甯公後

封陳公均未經前人道及而魏揚宣邸珍兩碑唐段公祈雨

頌為之釋文亦極明瑯其搜采之廣考訂之精與葉九苞金

石錄補相埒非劉青藜等所及也歲在柔兆執徐六月吳興

張鈞銜跋

古墨齋金石跋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古墨齋金石跋 卷一

琴士趙紹祖輯

男國



夏响嘯碑 篆書 文刻金石文鈔

昌黎詩曰千搜萬索何所有是木未之見也宋嘉

定中何子一始得之而刻之嶽麓明楊用修刻之

滇中楊時喬刻之棲霞山張應吉刻之湯陰縣又

歸德府及汲縣西安府與大別山皆有刻其人其

時未之詳也乾隆丙午余自江寧至鎮江道經棲

金石跋

卷一

霞薄暮登山得見時喬所刻石而未暇榻後市得

一紙乃用修釋者其書之真偽與釋文是非不必

辨但以其古物為可以存因取錄之卷首云爾

殷比干銅盤銘 篆書

此前明萬曆十五年知府周思宸摹汝帖以立石

者也汝帖本不足觀况又經重摹乎顧亭林金石

文字記載薛尚功鐘鼎款識言唐開元中得之偃

師又載張邦基墨莊漫錄言宋政和中得之鳳翔

係陝西轉運李朝孺遣人破比干墓得之獻之於

朝道君皇帝曰前代忠賢之墓安得發掘乃罷朝

孺退出其盤果爾道君雖昏庸此事亦大可人

殷比干墓字 篆書 刻金石文鈔

水經注云朝歌縣牧野比干冢前有石銘題隸云

殷大夫比干之墓至洪都陽成隸續時有比干之

墓四字較水經闕其三今去鄴陽又數百年而墓

石尚存雖小有殘闕可確然斷其為古物無疑豈

非忠義之氣貫于金石有鬼神呵護之以至今哉

碑字古勁水經注目為隸故洪氏收之然實在篆

金石跋

卷一

隸之間或謂為孔子書或疑為東都威靈時書要

之物以人重則無論其為殷為周為漢而天珍重

留之不使沒於風霜兵燹之餘人當什襲寶之不

宜夷于象犀金玉之玩也

周鼎銘 篆書 文刻金石文鈔

丙午之春余留焦山數日時寺僧任持練江知客

巨超並好客能詩相與往還因得觀所謂周鼎而

索其拓本數紙以貽同好葢寺中別刻一石以應

求者其真本不易得故也銘自程穆倩作釋後頗

多踵事互有同異余不能識古文因忝驗諸家取其理之近是者錄之其無傷義理者兩存之

周吳季子墓字

篆書

唐大曆十四年張從申記蕭遷樹建堂事貞元三年鄭播調廟記事並附于此皆刻金石文鈔

此以大聖之筆誌賢人之墓當時或景仰而求書或心契而題寄擴而大之著之於石且屢經翻榻不無小異固不必以古法帖字形大小之不倫及夫子未嘗至吳而疑之也

秦泰山石刻二十九殘字 篆書

金石跋

卷一

三

石存二十九字曰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御史夫當為御史大夫而石無有非闕也細審之夫字下似有小二字在旁即大夫字也篆文之下有八分書兩行當為記得石遷樹之人而漫漶不可辨此本為余亡友婺源王經大各元所贈且告余曰石已為火所焚不易得也因記之

秦嶧山刻石 篆書 文刻金薤琳瑯

此宋鄭文寶刻其師徐鉉之所摹也秦刻之傳于

世者泰山二十九字氣古而味厚即有疑之者而邈乎不可尚矣此書方整勻稱其氣味尚在李陽冰下雖云模本亦當不至是昔歐陽公嘗疑其為偽作誠哉是言也

漢魯孝王刻字 八分書 五鳳二年六月

其文曰五鳳二年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按前漢書諸侯王表孝武後元元年魯孝王慶忌嗣至孝宣五鳳二年當為魯卅三年非卅四年也其所謂成者不知其以成何事而記此刻昔人皆以為石

金石跋

卷一

四

而朱竹垞以為載益記博埴之歲月若然則此為當時工匠所書未可據此以議漢書之誤又魯安王薨于征和三年其年孝王即當嗣或書者不知踰年之說并此年而數之亦未可知也

漢漢中太守郤君開通褒余道碑 八分書 永平六年 文刻金石續鈔

碑自關中金石記出始顯於世惜郤君用力於此道最先而不得與楊孟文並傳其名字也此碑所言即孟文碑至于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余鑿通

石門事而此言六年者詔下於四年而事行于六年也余刻此文於金石續鈔有數字與關中金石記之釋不同覽者當自得之等其功作金石記等作弟其字關中縣官寺并六十四所金石記寺作等下又云關一字今按碑不闕

漢嵩山太室神道石闕銘 八分書 元初五年四月

銘極漫漶殘闕金石文字記曾就其殘字錄之然嵩高神君今按碑實為崇高非嵩高也嵩山三石闕皆不著於洪氏隸釋彼少室開母以篆故不知

金石跋 卷一

此銘何以不見收也

漢少室神道石闕銘 篆書 無年月

葉封嵩陽石刻記凡二十一行行四字余所得本僅十八行內兩行無字以金石文字記釋文較之蓋又闕其後三行矣

漢立開母石闕銘 篆書 無年月

中有二年字而不得其紀年據中州金石考言侯官李雲龍藏本二年前有延光二字而此銘前十行所載丞薛政等題各與少室石闕同則少室亦

延光二年之所立也葉封嵩陽石刻記曰今見存

篆書三十二行顧亭林金石文字記曰余至闕下又得四行而李雲龍藏本較顧氏親見者每行又多三字豈葉氏顧氏所得者並亡其上層而李所藏者獨未亡與亦可疑矣今余所得本與葉氏同

漢裴岑祠記 八分書 永和二年八月文刻金石文鈔

裴岑事不見西域傳按永建元年班勇合兵擊西域呼衍王亡走得單于從兄斬之史美其功今岑誅呼衍王以振國威殆有過者而史云陽嘉以後

金石跋 卷一

朝威稍損何也范史自言撰建武後事之異于前史者為西域傳皆班勇所紀裴岑事在勇後故不得繫于篇末而姑以意言之如此然則史之所闕者正多也

漢北海相景君碑 八分書 漢安二年八月文刻金璣

後漢郡國志北海國十八城下載劇營陵平壽都昌安郎淳于平昌侯國朱虛侯國東安平高密侯國昌安侯國夷安侯國膠東侯國即墨侯國壯武

下密觀陽實十七而曰十八城者并北海而數之

也碑云據北海相部城十九按祁國志樂安國下

有盈侯國故屬北海有壽光故屬北海碑蓋兼此

三城去北海而數之故曰部城十九也碑陰所載

故吏皆劇營陵平壽都昌淳于平昌朱虛東安平

八城之人也碑又云黃朱邵父明府三之黃霸朱

邑石信臣已三人而曰三之者或兼之之意也以

一人而兼三人故曰三之也碑稱景君為明府當

是漢人稱國相如太守故魯相造禮器碑亦云韓

金石跋

卷一

明府各勅字叔節

景君碑陰 八分書 刻金薤琳琅

碑第三列下有一行云行三年服者凡八十七人

而所載人名無此數也列名後又有銘辭雖殘闕

玩其文意是述三年之後當離墓側而致其以義

割志之意然則碑蓋刊于漢安二年之後三年永

嘉本初之際也故吏行服三年而兼廬其墓者如

此之眾可謂風俗之厚則當時行漢文短喪之詔

蓋亦任自為之而非一定之制也

漢武氏石闕銘 八分書 建和元年三月文刻金石錄

銘文曾載趙明誠金石錄而綴數語于後云武氏

有數墓在任城開明者仕為吳郡丞綏宗名梁仕

為郡從事宣張各班皆有碑洪景伯隸釋隸續自

數碑外又有武梁祠堂畫像今皆不可得見矣惟

畫像近有翻摹與此本紙墨一色意此銘亦同時

之所摹也銘云孝子武始公弟綏宗景興開明使

石工造此闕當是始公兄弟為父作闕然但附開

明之子宣張於銘後而不叙及其父何耶余意此

金石跋

卷一

銘之前或別有文字而趙氏洪氏集錄之時已亡

之矣銘云孝子武始公重冢嫡也下云弟綏宗景

興開明蒙始公而言也詳玩語意當是為父作闕

而隸釋武班碑跋云開明為其兄立闕者恐因弟

字而誤也

漢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 八分書 建和二年

十一月文刻金石錄

鄧騭傳時遭元二之災章懷太子賢注以為重文

卽元元也而趙氏引此碑以疑之謂讀作元元則

不成文理是矣然洪景伯據論衡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以爲元年二年殆亦非也論衡之文下接三年則所謂元二者自指元年二年偶同此二字耳若此碑所云永平四年詔書開余鑿通石門下即接云中遭元二西夷虐殘既不稱何帝之世又不舉建元之名使以爲元年二年當是何王之元年二年也景伯又謂此碑所云即鄧騭出師時則自永平以至永初中更三帝五建元矣屬文之體不應如是按陳忠傳亦云自帝即位頓遭元二之厄

金石跋

卷一

九

元二兩字不見他書而此書兩見皆指安帝又並稱爲災厄則其來必有所自而非泛然之言特古書簡畧不得而詳考耳竊疑此碑中遭元二即鄧陳傳中所云元二當是安帝即位時之一是事故不嫌如此用之也

隸釋王君閔谷道下缺一字今按碑是厄字行丞事西成韓服隸釋作輔服今亦據碑正之又按此碑有君德明明世世歎誦等語其重文皆作小二字在旁惟元二二字居中其非重文

必矣

叔肖巖曰元二迄無定解余意或同之百六或附之陽九疑得其近似賢注自誤耳考隸釋載孔耽碑亦云遭元二軼軻人民相食二字不見他書而屢見於漢之碑版史策則趙明誠以爲或當時自有此語亦疑事毋質之意也

漢魯相乙瑛請置孔子廟卒史碑 八分書 永興元年六月 文刻金薤琳瑯

此碑前列元嘉三年三月吳雄趙戒奏魯前相乙

金石跋

卷一

十

瑛請置孔子廟百石卒史一人言前相則乙瑛請後即去官也次列雄戒得請下魯相如詔書又次列永興元年六月魯相等上司徒司空府補孔穌如牒則繼瑛者平而不得其姓最後爲讚蓋讚相乙瑛之請令鮑登之爲百石吏舍而始建此議請于瑛者則孔子十九世孫麟廉也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實始於此自此至永壽二年僅四年而見于韓勅碑陰有守廟百石孔恢聖文其時孔穌之或遷或卒未可知也又十四年至建寧二年

而見于史晨後碑有守廟百石孔讚

東漢二名絕少而此碑有麟廉不應雄戒瑛疊平

憲覽蘇等皆名而麟廉獨字當是名也

漢益州刺史字孟初神祠碑 八分書 永興二年

六月

其首題云故宛合益州刺史南郡襄陽闕字孟初

神祠之碑而不得其姓名孟初官至益州刺史而

以故宛令先之者必宛人思其德建祠立碑以報

之也碑甚殘闕而其字存者特精彩煥然

金石跋

卷一

十一

漢孔謙碣 八分書 永興二年七月文刻金石續

碣云宣尼公廿世孫都尉君之子是宙之子融之

兄也建寧二年張儉以鈞黨亡命融年十六今碣

云謙卒于永興二年自此至建寧二年正十六年

蓋謙之卒融始生也

漢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 八分書 永壽二年

九年 文刻金薤琳琅

碑云於是四方土仁聞君風耀隸釋于土字下注

云土字余謂仁亦當為人字唐契苾明碑書人為

仁又書仁為人其反覆以證二字之相通雖屬好

奇之過然故有本也元嘉三年乙瑛請置孔廟百

石卒史碑曰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元嘉三年即

永興元年也至永壽二年前後凡四年而韓君造

立禮器蓋本有而增造之耳又所造禮器內有壺

字趙氏以為壺既非器而都氏竟改為壺亦不

知何據

左春谷曰古土土字通用楊君石門頌庶土悅癰

士亦作土呂覽任地后稷曰子能使吾士靖而剛

金石跋

卷一

十二

浴士乎高誘注土當為土又人仁字亦通用易繫

辭何以守位曰仁呂氏從古本作人論語并有仁

焉劉氏謂仁當作人又古之賢人古本亦作賢仁

韓勅碑陰 八分書 刻金薤琳琅

金薤琳琅所載碑陰較隸釋多數十人今余所得

其人數同於都氏而前後之次不同以係剪裁本

不敢據以相證然自韓明府名勅以下八人與前

碑紙墨一色疑此八人本不在陰洪氏附之前碑

之末是也其自曲成侯王嵩以下紙墨另為一色

字亦稍小乃此碑之陰耳碑中兩見其人處士字

處士上增其人二字不知其故亦他碑之所未見

漢郎中鄭固碑 八分書 延熹元年四月文刻金 魏琳珉

碑僅存上段其下段每行十一字皆闕而其中有

曰弟述其兄銘辭中又有頤親誨弟又有奉我元

兄之言則此鄭固弟之所作也今證以隸釋金薤

琳琅所錄全文有琦瑤延以為至德不紀則鐘鼎

奚銘之語是琦瑤延者固之弟也顧亭林朱竹垞

舉碑中遂道二字旁徵博引輾轉相訓其寔二字

金石跋 卷一

並無深義祇當如洪氏讀作本字為是

漢倉頡廟碑兩側 八分書 延熹五年正月

漢御縣倉頡廟有碑并陰余未之見也所得者此

兩側而已其一側云御令朔方臨戎孫羨闕從事

永壽二年朔方太守上郡仇君察孝除郎中太原

陽曲長延熹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御令五年正

月到官奉見劉明府立祠刊石表章大聖之遺靈

以示來世之末生闕出錢千闕者下行自紀

姓名御守丞臨晉張疇字元德五百守左尉萬年

長沙闕一字君平五百以上下分三列題名御縣

三老上官鳳季方三百御鄉三老時勤伯秋三百

御主記掾楊綬子長三百御門下功曹裴薦伯安

三百御門下游徵許情功上三百御門下賊曹闕

以上功曹闕錄事史楊禽孟布三百集曹掾馬準

子孝三百倉曹掾任就子闕二百故功曹郭闕

百又闕一行軍假司馬御闕從掾位御闕從掾位

御張闕故文學掾御李闕故文學掾下闕以下列其一

側亦分三列題名議曹史蓮勺楊闕一三千功曹

金石跋 卷一

書佐頌楊成闕一 千騎吏蓮勺任忝六百騎吏高

陵闕六百騎吏臨晉闕一 珠六百騎吏高陵張

順六百以上高陵左鄉有闕萬年左鄉有秩游闕

字千闕萬年闕一 鄉有秩畢闕一 千五百蓮勺左

鄉有秩杜衡千五百池陽左鄉有秩何博千五百

以上夏陽候闕夏陽候長馬琪闕粟邑候長何憚

中列闕又一行尚有候 字餘並闕以上下列余未刻此于文鈔續鈔故詳

載于此按記遷御令五年正月到官奉見劉明府

立祠刊石云云似廟與碑皆前衙令劉某所立而

此兩側則孫羨到官後之所記也唐人稱縣令爲明府而漢人則稱太守爲明府如孫寶劉寵諸傳可證今此記云劉明府不知當時以此爲通稱與或劉某以爲郡而去也景君韓勅二碑皆稱明府相與郡守一也又按集古錄載此碑尚有池陽集水有秩役羽候長等語而余所得已闕然其字畫頗佳歐公以爲未精何也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 八分書 延熹七年十月刻

文刻

金石跋

卷一

十五

孔宙碑陰刻金薤琳琅

額有門生故吏名五字按前碑云於是故吏門人乃共陟名山採嘉石勒銘示後俾有彛式是此陰所載皆立石刊銘之人而獨不載率錢之數於漢碑諸陰中最爲得體碑中有門生又有弟子隸釋從集古錄謂親受業者爲弟子次相傳授則曰門生若然則門生乃弟子之弟子不應列門生于前而列弟子于後想所謂門生者亦如今日之生員國學見學博士知縣例稱門生而弟子者則親授

業者也故此碑弟子尚列于故吏故民之後示親也

按歐公所得當是剪裁本故其跋序弟子于前而叙門生于後因爲此論隸釋金薤琳琅皆刊此陰于碑後其次序不誤而亦從歐說不敢異議何也左春谷曰賈逵傳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鄭元傳元卒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纓經赴會于餘人門生相與撰元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以此二傳證之則歐陽公謂親

金石跋

卷一

十六

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二語自無可議而日知錄又云漢人以受學者爲弟子其依附名勢者爲門生後漢書鄧壽傳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常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楊彪傳黃門令王甫使門生于郡界辜摧官財物七千餘萬憲外戚甫奄人也安得有傳授之門生其論則歐公所未及然則門生自有此兩種人而此陰門生在前弟子在後故當如跋所說

漢西嶽華山廟碑

八分書

延熹八年四月

文刻

琳琅

此翁覃溪先生所摹本也自跋先得王無異本鈎摹後又得金壽門雙鈎本補入以成全璧其原石所闕十一字則吳江陸蘆墟臨本以意補之者也跋又云雍正元年如臯姜任修以王無異本摹勒上石余嘗見揚州人家有一本或即姜所摹與然字絕與此不類此本拘謹而彼本極放縱

漢衛尉卿衡方碑

八分書

建寧元年九月

文刻金薤琳琅

金石跋

卷一

十七

其文曰肇先蓋堯之苗本姓闕二則有伊尹在殷之世號稱阿衡因而氏焉所闕二字當是伊耆或伊祈宋鄧名世姓氏辨證衡字下引風俗通云伊尹為阿衡因為氏元和姓纂伊字下云帝堯伊祈氏之允裔孫伊尹相湯並同此碑所說銘辭中有何規履矩之句何即荷字

漢郭有道碑

八分書

建寧二年正月

後人重刻本非翻摹本也極不足觀按趙子函石墨鐫華云舊石為一秀才盜去縣令別刻一石以

十九

應求者其後又泐而王正已再刻之此或即正已所刻耶然云一秀才盜去則原石故在會堂應時而出特不知遙遙者何以慰好古之心也

漢魯相史晨請出王家穀祀孔子奏銘 八分書
建寧二年三月 文刻金薤琳琅

史晨奏上尚書而有時副言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一行蓋漢制如此後漢百官志帝初即位輒置太傅薨輒省劉昭注案靈帝之初以陳蕃為太傅蕃誅以胡廣代殆不止一人

金石跋

卷一

十八

也不知薨輒省者常制也其以罪而廢則復置故馮石以黨權貴免而桓焉為太傅陳蕃以謀宦官誅而胡廣為太傅則此之覲然太傅者胡廣也世或以此碑引用讖諱為史晨病然漢自光武以來崇尚此學雖康成大儒尚不能免而豈以此損晨之賢哉

漢魯相史晨孔廟後碑

八分書

文刻金薤琳琅

此碑蓋雜記史晨之功云刊石勒銘并列本奏者指前碑而言也碑分六節史晨外亦叙長史李謙

等廟中觀禮之盛部史仇誦縣吏劉耽之績皆歸

功于晨也

漢淳于長夏承碑

八分書

建寧三年六月

文刻金薤琳琅

碑云太傅胡公者胡廣也廣以建寧元年九月為

太傅而承為廣所辟度其除淳于長到官未及年

而已卒也而碑云百姓號咷若喪考妣果以何道

而能致此

漢武都太守李翁西狹頌

八分書

建寧四年六

金石跋

卷一

十九

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此碑所謂朝中惟靜即尹宙碑立朝正色之朝皆

指郡朝而言也李翁為武都太守治西狹鄙閭天

井三地之險以通行旅可謂有惠政於民矣余按

後漢書皇甫規傳有屬國都尉李翁多殺降羌為

規所奏而免以時考之疑是一人困于心衡于慮

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則李翁之前忍而

後惠未始非皇甫威明之所激而成也

漢博陵太守孔憲碑

八分書

建寧四年七月

此據

金石錄書之文刻金薤琳琅

碑僅存數十字其可辨者諱憲字元上而已憲之

名字見于史晨後碑曰河東太守孔憲元上又見

於韓勅碑陰曰尚書侍郎魯孔憲元上今據隸釋

及金薤琳琅所錄全文考之憲自尚書侍郎拜治

書御史為博陵太守遷下邳相河東太守碑不云

河東而云博陵者故吏崔烈王沛等乃刊斯石蓋

皆博陵人而立碑於博陵也

崔下闕一字據隸釋金薤琳琅所載碑陰

為崔烈余未得見之

金石跋

卷一

二十

漢李翁都閣頌

仇靖撰

仇紉八分書

建寧五

年 文刻金石文鈔

隸釋載此碑後別有數行記年月及書撰人姓名

而余所得本無有漢碑載書撰人者絕少此其僅

見者也第隸釋所載從史位

下闕四字漢德為此頌故

吏下辨三字子長書此頌並闕其名余按歐陽棊

集古錄日記此碑云右不載撰人名氏漢仇紉隸

書則書此頌者當是仇紉字子長也不知漢德為

此頌一行叔弼何以不見豈歐本偶以剪裁失之

故竟以爲不載撰人名氏而遂逸其名與余又按李翁天井碑有從史位下辨仇靖字漢德書文則爲此頌者仇靖字漢德也

漢李翁五瑞圖 八分書 無年月

五瑞者黃龍白鹿嘉禾木連理甘露降旁有承露人皆圖其像以八分書其左右又一行云君昔在甌池修嶠欽之道德治精通致黃龍白鹿之瑞故圖畫其像畫甚精妙可觀而五瑞但舉其二何也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 八分書 熹平元年文刻金 殊琳琅

金石跋 卷一

金石錄謂水經注引戴延之西征記而誤峻爲恭又云余嘗得石室所刻畫像與延之所記合則水經注所引自是魯恭石室畫像非謂卽峻此碑也趙氏自誤耳碑云息胤不才弱冠而孤又云刊石叙哀是峻之子名胤而此碑之文與銘卽胤所自作又云樂於陵灌園之契今按碑峻自頓邱令遷九江太守以至拜屯騎校尉前後在宦海者數十年然後以病遜位卒之後門人以其事君臨民而諡之爲忠惠父然則何所取譬于於陵而爲此語

也

魯峻碑陰 刻金 殊琳琅

按前碑云門人汝南干商沛國丁直魏郡馬萌勃海昌圖任城吳盛陳留誠屯東都夏侯宏等三百廿人今考碑陰所載無誠屯夏侯宏二人初恐余本以剪裁失之乃金 殊琳琅亦同余本則其亡久矣又隸續別載魯峻碑陰乃范式之碑陰洪氏以人數行列臆度之而繫之魯峻耳

漢司隸校尉楊淮碑 八分書 熹平二年二月文

金石跋 卷一

碑稱淮從弟彌以伯母憂去官漢世遵孝文之令鮮循三年之喪此陳忠苟爽之所以力爭而賢人君子矯時嫉俗至於墓功之親與所舉之吏往往爲行服去官如傅燮陳仲弓之徒類多過厚之行其載于碑者則曹全以同產弟憂去彌以伯母憂去是也然此亦可以見漢世法網之疏故士大夫得以自行其意如此隸釋御史中丞下闕一字今按碑是三字州里失覆失字誤作去字今亦按碑

正之

漢開熹長韓仁碑 八分書 熹平四年十一月

余所得本甚殘闕而碑額篆書漢循吏故聞熹長韓仁碑十字獨完碑題額直書其名而名竟賴以存古人之質樸而有深意存焉可思也

漢豫州從事尹宙碑 八分書 熹平六年四月刻
金石文鈔

碑為歐趙所未錄而無一字殘闕真可異也顧亭

林云豫字磨滅以其類川人而言本州知其為豫

金石跋

卷一

二三

州也今按碑完好並無豫字亦無本州字金石文

字記曾全錄其文不知何以言之第宙歷仕未嘗

出郡而碑云州辟從事不言他州則為豫州無疑

耳漢世時猶近古雖州郡官舍或謂之朝循吏傳

劉寵為會稽太守徵為將作匠山陰有五六老叟

齋百錢送寵寵勞之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

今宙為州從事而云立朝正色又曰綱紀本朝其

語亦猶此也

漢深陽長潘乾校官碑 八分書 光和四年十月

文刻金薤琳瑯

乾隆癸卯余遇溧水楊聿脩名崇德于金陵出此碑

見贈有元單禧釋文以洪氏隸釋較之雖相去數

百年而漫漶不過十餘字蓋以地僻拓者少故得

完也余友懷寧鄧石如嘗得舊本臨之數十過一

日忽遇余曰碑中外覽百家眾僞摯聖洪氏眾下

闕一字而單禧以為僞洪氏以摯聖為契聖而單

禧以為精審有據彼不過因史晨碑有孝經援神

摯之文摯當為契然豈可以彼例此近因日暮此

金石跋

卷一

二四

碑而深思之眾下非僞字乃是傳字摯下亦非聖

字乃是要字蓋眾傳摯要摯自當讀如本字也余

深嘆其言之有理大抵好古家喜據金石以證事

其無足證者往往取碑一二異文輾轉相訓以矜

小學之博而不知已失其本意也非石如用功之

精而一覽即過鮮有能知此者

漢白石神君碑 八分書 光和六年文刻金石文鈔

按碑縣界有六名山三分封龍靈山無極白石皆

得法食其一不知何名山亦有幸不幸哉碑後有

燕元璽三年題字一行書惡而語尤怪不足論也

漢郃陽令曹全碑 八分書 中平二年十月文刻金石

後漢書西域傳建寧元年疏勒王與漢大都護於

獵中爲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得自立爲王三年

涼州刺史孟陀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

戊巳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茲車師

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

引去按元帝始置戊巳二校尉後屢罷屢復范史

金石跋

卷一

二五

傳論所謂設戊巳之官分任其事者是也此謂戊

巳司馬曹寬一人不能兼二職其非是明矣碑稱

全爲戊部司馬定不誣則戊司馬者曹全也巳司

馬者曹寬也范史於戊字下遺失司馬曹全四字

耳若必欲紐合全寬爲一人則鑿矣

曹全碑陰 八分書 刻金石文鈔

陰分五層其二層三層四層中有一字一行兩字

一行者當是蒙前一人之姓本行但載其名或字

耳

漢滂陰令張遷碑 八分書 中平三年二月文刻金石

都氏此碑頗有誤釋今重刻其書者已改正矣碑

云惟中平三年歲在攝提二月震節按禮記月令

始雨水鄭註云漢初以雨水爲二月節孔疏云漢

初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今此碑言二月

震節則其時已變矣又云賃師孫典刊石立表孫

典當是石工之名武氏石闕銘亦云使石工孟季

季弟卯造此闕孫宗作師子此後世記某某鐫刻

金石跋

卷一

二六

之祖然漢世不記書撰人姓名而記及此何也

張遷碑陰 八分書 刻金石文鈔

碑陰列名者四十一人內不率錢者四人而自范

巨范成章宣之外其三十八人皆二名昔歐陽永

叔跋楊震碑陰以爲後漢見于史傳者未嘗有名

兩字者也疑其所書皆是字耳今按此碑所書亦

當爲字第不知范巨范成章宣又何以書名也攷

范史亦有二名或者謂蔚宗好錯舉名字然其中

有明白而無疑者如鄭康成之孫名之曰小同而

蘇不韋字公先成翊世字季明謝夷吾字堯卿馬

日礪字翁叔是也然則謂史傳無二名者亦非也

漢仙人唐公房記 八分書 無年月 文刻金石文

水經註智水川有唐公房祠公房升仙之日堦知

行未還約以此川為居言無繁霜蛟虎之患因號

堦鄉故水亦名焉今按此碑云真人者與期堦谷

口山上聲即堦字則是此地本名聲非因其堦居

之而得名也故碑後稱堦鄉之異亦祇曰澤流百

世德盛故鄉而不序堦事水經之言非矣夫世之

金石跋

卷一

二七

所以稱神仙者以其能絕去七情超然物表而無

流俗之所戀也使學仙者果能捐妻子絕嗜欲泊

然無與以仰希解脫變形之事雖其事不成其言

不效而其勇往精進之意即吾儒且畏之矣今一

切不必而但乞靈于藥曰其師能以藥仙公房又

能以藥仙其妻子而又能以藥仙其妻子之所戀

屋柱牛馬六畜于是天下之便莫便于此而天下

之樂真莫樂於此矣噫亦可笑矣

隸釋載碑云百穀收入天下莫知斯德祐之效也

今按碑無知字蓋以天下莫斯斷句

漢季度石闕銘 八分書 無年月 文刻金石文

後漢書延篤傳注引先賢行狀云堂谿典字季度

為西鄂長其字與官皆與銘同則此似為典銘然

竊考之傳記証以銘辭而知此不得為堂谿典銘

也何也趙明誠金石錄載堂谿典嵩高山石闕銘

云中郎將堂谿典伯并則典自字伯并不為季度

世人容有二字然伯仲叔季乃人之行既為伯必

不得為季一也東觀記熹平五年使中郎將堂谿

金石跋

卷一

二八

典祈雨嵩高與明誠所載銘辭官同事同惟銘作

四年為小異蔡邕傳亦云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

等奏求正定五經則典曾官中郎將不得獨云西

鄂長二也延篤傳少從堂谿典受左氏傳後從馬

融受業計典能教授年當及壯而馬融之死在延

熹九年其年黨事起篤坐禁錮自是又二十年為

光和六年而石經告成典得列名其後典于是時

雖最少當已六十餘矣不得如此銘所云之早終

三也今按此銘首云典大君而諱字下闕則此人

自姓典亡其名而字季度非堂谿典明矣然則堂谿典既字伯并而先賢行狀何以云典字季度爲西鄂長也竊疑著先賢行狀者亦知典有石闕在嵩高而此銘適出其地又首有典字遂不之察而誤以爲典銘章懷不知又引以註史訛以傳訛謬乃甚爾非得此銘與趙氏之所載又何以辨其疑惑哉

漢孔褒碑 八分書 闕年月

碑存字不過數十其首云君諱褒字文禮孔子廿

金石跋

卷一

二九

世之孫泰山都尉之元子其中又有後會事覺及臨難各爭等字當是指張儉亡命而一門爭自引罪事也但不知此碑古今著錄家何以不錄

漢殘字

- 一中有允字子游字俗謂之子游碑又有永初字
- 一首有正直字俗謂之正直碑中有大圓孔
- 一中有大兄元孫早終字俗謂之元孫碑又有二子各重字按元孫當是其兄之名
- 一中有春秋傳覽等字又有國之喬兮等字俗謂

之劉君碑

一不知何碑陰中有民故武都故功曹司隸故功曹司空掾故功曹太尉掾等字按云民故武都當是武都之民爲其郡守所立碑

一存十三字

一數紙存七字四字不等以上共爲一冊昔人謂漢碑不全者字尤佳信然

漢武梁祠堂畫像 八分書 無年月

翻刻也僅十四幅黃帝顛頊神農祝誦帝侂帝堯

金石跋

卷一

三十

帝舜夏禹伏羲夏桀曾子閔子騫老萊子丁蘭以隸續所刻畫像較之大畧相似其每幅所載事蹟亦與隸釋同而隸續畫像但書名不知洪氏因已載之隸釋故畧之與或翻刻隸續者不能精也其次序大異則疑翻刻此碑者任意顛倒之宣城張季和炯自言其家有舊榻此像卽竹垞所跋本余到府必往請觀並值其外出遂不得見

漢執金吾丞武榮碑 八分書 無年月

文刻金薤琳瑯

榮卽開明之子宣張之弟石闕銘云宣張年二十

五曹府君察舉孝廉此碑云年廿六汝南蔡府君
察舉孝廉不書其年與卒葬之年而但書其入仕
之年何也

撫漢鳳圖 下有宋熊克贊 刻金石文鈔

按鎮江府志乾道壬辰潤州教官熊克闕漢碑取
麟鳳圖于學宮其後陳德一易之以石嘉熙中劉
卿月補刊龜龍龜龍久廢惟麟鳳存余族兄偉堂
名爲鎮江府訓導乾隆丙午春往從之游首詢及
此則土人無能知其事者學基環日精山下國初

金石跋

卷一

三一

時經海寇兵火房屋盡圯多荒圃偶於壤籬深溝
之側見一畝碑指拭視之則鳳圖也走告於兄爲
出而樹之學署按隸續載有麟圖洪氏所謂漢撫
二瑞惟此最爲奇偉又云鳳藏書度中尋之未至
今此圖與隸續所載規制如一洪氏無鳳而有麟
余不得見麟而獲鳳千載作合可謂奇哉

撫漢麟圖 下有宋熊克贊 刻金石文鈔

此爲余兄偉堂之所補刊其圖取之洪氏隸續其
贊取之鎮江府志而其隸則宣州梅石居之所書

也石居既書原贊又大書其後云乾隆丙午趙紹
祖既得鳳圖碑因倣古復其麟圖梅鏐書贊教官
趙帥立石戊申之秋鏐成偉堂作麟圖歌刊于圖
之右方拓數本以見寄因爲和之而書其上

孔子見老子畫像

按隸續有孔子見老子畫像像雖未錄而載其題
云孔子也孔子車老子今此像題曰孔子老子弟
子則非隸釋本可知畫分三層其上一層孔子老
子相對弟子一人捧束帛隨孔子後中一層有二

金石跋

卷一

三一

人分左右中有一器無標題不知是畝器否也下
一層有三人二人居中爲指點撫摩之狀一人在
左上下左右似皆爲禮器亦無標題

魏公卿將軍上尊號奏 八分書 無年月 文刻金
石文鈔

相國臣畝者華畝也太尉臣詡者賈詡也御史大
夫臣朗者王朗也大理臣繇者鍾繇也其所書官
皆漢官也其所稱臣臣於魏也其他武夫謀臣夏
侯曹氏之族不必論也余碑有闕取隸釋足之也
隸釋亦有闕取魏志足之也碑文與魏志尚多小

不同而皆不復論者仍隸釋之舊也碑鍾繇書或謂梁鵠書亦不可知也

魏受禪表 八分書 黃初元年十月文刻金石文

後世禪讓之禍自魏肇之每進而加厲矣即以魏晉論華歆之奉璽何如賈充激成濟而抽戈也山陽以壽終禪國至晉漢魏之際不猶愈於後乎

魏封宗聖侯孔羨修孔子廟碑 八分書 黃初元年當作二年

按魏志黃初二年正月詔云云與此碑所載同而

金石跋

卷一

三三

碑首云黃初元年者述魏受命之始文勢固當然也此去永壽建寧數十年耳而其文較之韓勅史晨簡質華靡不同至是文章與世運為升降信矣

魏立漢膠東令王君廟門碑 八分書 無年月

碑久佚乾隆乙未濟寧人李東琪得之土中僅存數十字據隸續所載碑額為漢故膠東令王君之

廟門十字而其文有黃初五字又有魏后為天所授語則此碑不得為漢而膠東令則漢官也

魏立漢廬江太守范式碑 八分書 青龍三年正

月 文刻金薤琳琅

碑久亡近復出土而殘闕甚矣以隸釋金薤琳琅所刊全文觀之有青龍三年正月之文則碑立於魏世然金石錄竟標目為魏范式碑恐亦式地下所不受也按後漢書獨行傳式一名汜而碑有云暨子汜孫而允嗣罔繼是式之子名汜孫而式不應一名汜范史誤也

叔肖巖曰據碑式子名汜孫而决范史之誤是也予嘗讀容齋隨筆有云元魏安同父名屈其子亦

金石跋

卷一

三四

名屈祖孫同名襄陽隋處士羅君墓誌有曰君諱靖字禮祖養父靖父子同名此皆質而近于野者古人亦時有之未可以常理論也

范式碑陰 八分書

碑既立于魏世則所書者皆魏人爾碑後有乾隆己酉三月錢塘黃小松跋叙李鐵橋獲碑重立事而不載鐵橋名又前碑額下文上有鐵橋自記名東下一字已闕碑入土久石易泐而刻字過小故未幾而遂漫漶至此獲膠東令碑者為李東琪疑即此人

魏東武侯王基碑 八分書 景元二年四月

按三國魏志基遷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將軍曹爽請為從事中郎出為安豐太守碑云辟大將軍府出為安平安豐太守志言遷荊州刺史加揚烈將軍而碑作揚武皆當以碑為是其餘所載與志畧同然大約碑更簡于志也碑僅半截八分書放縱無法似北齊乾明諸碑無復漢魏雅意恐是後人之所立也

吳禪國山碑 篆書 天璽元年 文刻金石文鈔

金石跋 卷一 三五

右禪國山碑余所得者甚殘闕此姑就通志所載錄之亦不知其有謬誤否也按吳志天璽元年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乃道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今碑無朝處名而有丞相沈以下十餘人碑雖立于天璽而所受玉璽文寔在天册故碑云乃以彙兆沿灘之歲欽若上天月正改元郊天祭地紀號元璽用彰明命也諸臣不足責爾薛瑩華覈為吳名臣而文乃靡靡如此正如乞兒好作富貴語真堪一噱

按通志所載大司徒變下有司空翰疑為朝之誤然吳志言兼司徒而文言大司空其官名又不同也惜不得舊拓一證之

吳天發神識碑 篆書 天璽元年七月 文刻金石

碑石三段在江寧學宮尊經閣下宜州梅石居既綴三段連貫其辭懼有謬誤復與懷寧鄧石如要余同往摩挲其下考訂偏旁點畫然後劑其釋文與石如各為跋以附其後余惟石居愛古好博有功金石乃就所綴讀之竊謂上天帝言以下天發

金石跋 卷一 三六

神識以上必當時符瑞之言即碑所謂得五十七字者其字數不合以本有空白跳行之書今更殘闕不可知耳至天璽元年七月己酉朔以下則諸臣考訂識文刊石頌功之事也祥符周雪客舊有釋文朱竹垞為之序亦未之見也今依梅氏所釋裝界之而書其後
嘉慶十年三月二十五日江寧學宮火碑燼焉其尊經閣上所藏廿一史玉海江南通志諸板掃蕩無遺而碑尤深為可惜自今拓本傳于世者有日

減無日增同志君子幸實護之

金石跋

卷一

三七

琴士趙紹祖輯

男國楨校

晉立太公呂望表 盧无忌撰 八分書 太康十

年三月 文刻金石續鈔

右晉立太公呂望表盧无忌撰表後有銘八分書

猶有漢意余輯金石文鈔時取魏所立太公碑刻

之固疑穆子容撰文而尚氏錄盧表於前不知僅

刻其前半而尚有其辭曰以下銘辭如許也余友

金石跋

卷二

崔雪堂繡官河南歸拓以見贈余喜而亟校之得

竹策之書魏碑作竹築發其潛書書之所出魏碑

書作盡皆大傷義理其他尚多闕文異字而此碑

中斷其闕者亦藉魏碑補之則亦有功于此碑也

晉孝侯周處碑 陸機撰 王羲之正書 大興二

年正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文託之內史書託之右軍其最謬者孝侯以永

平七年戰沒而碑云元康九年舊疾增加爰捐館

舍陸士衡以大安二年為司馬頴所害而文中有

建武元年太興二年之文顧亭林朱竹垞辨之詳

矣第竹垞因唐元和六年陳從諫重樹此碑疑文

字皆此君偽託而亭林謂不讀史者之所偽為不

知碑後數行明載書碑 前試太常寺協 律郎黃某書 構造勾當

廿一代孫故湖州司士息瑰副元惜宗錄 同晁宗典士琳惟良與諸宗子同共構造篆額原

華明素 篆額 之人二先生偶未之見耳第碑既自書其

名矣而前又何以託之內史右軍且文中有來吳

事余厥弟之言與史處師事陸雲相合則真若出

於士衡之口者竊意士衡本有是碑至從諫重樹

金石跋

卷二

時已漫漶殘闕而周氏子孫無識零星補綴不無

增添而未敢沒其舊名故載之于前而又列名于

後如此不然其文頗依史事纂輯亦非目不知書

者比而何以謬妄乃爾也今按此碑顛倒錯亂非

一如叙孝侯在吳時事而曰朝廷謚寧不應空白

而空白忠烈果毅一段不應在謚言之下梯山架

壑一段不應在接戰之下處母年老一段不應在

建武追贈之下知其以失次之文而妄為聯屬任

意增加爾若有心偽作則必不至是矣碑正書亦

道健可喜而另有一碑易作行書畧傲聖教其間書字稍有異同因論此碑而附記之

晉蘭亭序 王羲之撰并行書 永和九年三月

一國子監本

一類上本與黃庭同一石今存數十字而此本特

完好

一東陽本後有正統丙辰兩淮運使何士英跋又

有修撰張元怵序

一上黨本

金石跋

卷二

一不知何本自第十行直裂至下即從十一行樂

也字下橫裂至末一行於斯文斯字之首余友宣

州梅石居繡水盛春谷並珍賞之以上五本聯為

一冊其他尚有數種不入選

蘭亭自定武不可多見人多以意言之其實無佳

本也何士英得一石於維揚石塔寺後井中以為

真定武本也然尚不及類上以余論之監本謹嚴

類上流逸二者或頗得古人遺意東陽抑其次也

晉小楷黃庭經 王羲之書 永和十二年五月

一類上本與蘭亭同一石今存數十字而此本特完好可愛

一潭帖本深穩過於類上過華蓋下清且涼句下

多入清冷淵見吾形其成還丹可長生下有華蓋

動見精三句

一不知何帖本稍肥而神足意旺亦過于類上或

是潭絳諸帖中舊榻惜脫去七行不全以上三種

裝為一冊本金陵龔鹿樵家物後有錢竹汀跋

晉小楷佛遺教經 王羲之書 永和十二年六月

金石跋

卷二

石今在吾涇縣民家後有永和十二年六月旦日

山陰王羲之書字又後附書法三昧一段亦有永

和四年十月十三日王羲之書字又後有文定公

家藏字上有文定公印又瑞文圖書下有敵國之

寶字又下有御府之印又下有懷充僧權字石理

粗而刻工惡不足為美觀以未見有單行本存之

晉小楷孝女曹娥碑 漢度尚撰 無書人姓名

升平二年八月

文後書蔡雍觀碑事又一行云昇平二年八月十

五日記之當是右軍書也又後有元和十年十月
二日觀馮審字退思題字又後有會昌六年三月
廿八日翰林學士闕似琮將仕郎李闕隱同觀字
又後有癸酉歲九月十八日字下有滿騫懷充僧
權題名又後有闕成四年七月廿九日刺史楊漢
公記字末兩行云昇元二年正月九日瑯琊王氏
摸勒上石榻本似數百年前物每一展觀古香滿
室意此果爲昇元帖中之一紙尚在淳化閣帖之
前故精妙若此家藏翠墨以此爲冠

金石碑

卷二

五

晉小楷道德經 王羲之書 無年月

後有褚遂良跋云右道德經乃晉王羲之遺山陰
劉道士書道士以鵝羣獻右軍者是也歷宋齊梁
陳四朝今入秘府遂良脩員內省因得廁觀敬記
其後貞觀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諫議大夫知起
居注褚遂良書按遂良曾錄晉右軍王羲之書目
首正書部五卷無道德經其第二黃庭經下注云
六十行與山陰道士遂良旣以黃庭爲與道士豈
復以此書爲遺道士也且云脩員廁觀謹記其後

而何得不收之正書部內也余觀此書雖結構勻
稱易入俗目而肥而少骨稍帶俗韻殆非真蹟書
與跋皆唐宋後好事者爲之耳

晉義獻雜帖 行草書

右晉義獻雜帖十八紙圓勁秀逸無美不備真宋
榻也但潭絳諸帖今俱不存不知其當何本乾隆
丙午遇旌德呂斗三於白門出以見示斗三好奕
自矜因戲以黃庭數種相當賭而得之三日後斗
三過寓見而有不忍之色余笑而書其後以還之

金石碑

卷二

六

斗三名機善書

晉小楷洛神十三行 王獻之書

一元宴齋本前有吳門管一虬摹石字後有寶歷
元年柳公權記又有天祐元年蔡續題祥符八年
周越記

一玉版本前有晉中闕令王獻之書字後有闕和

字

一不知何本其肥重似元宴齋而較生動以上三
種彙爲一冊其他尚有數種不入選

苻秦鄭宏道修鄧艾祠記 八分書 建元三年六月
文刻金石文鈔

右鄭宏道等修鄧太尉祠記但自叙其所歷官而修祠祇以數語了之較之言不能文而刺刺不休者可謂直捷爽快矣碑八分書前半頗有法度後半自軍叅事題名以下極醜惡似出兩人所書以苻秦碑刻甚少而此又稍完故錄之

余刻金石文鈔時此碑闕數字後見偃師武投堂億金石文字續跋作鄭能遠字宏道給兵三百下

金石跋

卷二

七

作又屠刀百五十人上郡夫下有施字支胡粟特下有善字凡余所闕者多具焉而投堂乃曰碑磨蝕字跡不屬者何也蓋余之所得投堂又多闕耳故論金石者各就所見言之不爲無益

苻秦諱產碑 正書 建元四年十月

碑極殘闕其可識者有曰維大秦建元四年歲在戊辰十月一日有曰使持節冠軍將軍益州刺史上黨公之元孫有曰扶風太守遷壽匡侯之胤子諱產而不得其姓其後又有曰躬臨南界與馮翊

護軍苻輔叅分所理今所傳十六國春秋既非真本而遍檢羣書秦臣無名產者遂無以證明之

產碑陰 正書

碑陰所載姓名尚多可識而皆無顯人書極醜惡特以苻秦碑刻甚少而收之爾

梁瘞鶴銘 正書 天監十三年 文刻金石文鈔

銘今存八十五字以全文較之不能半也此銘以後爲前而古今著錄家咸未言及何耶銘舊在焦山之下非潮落不能見故揭之甚難近自陳滄洲

金石跋

卷二

八

鑿取置之寺前流傳較廣矣丙午之春余留焦山三日親至碑下摩娑久之見其連絡數石零星補綴而覆以亭因嘆好古之君子每爲古物之累而斯恐不得復全其天年如曩日在水中時也後數百年必有憶吾斯言而撫膺而恨者矣

梁吳平侯蕭景墓碑 正書字皆反書 刻金石文鈔

梁書蕭景字子昭高祖從父弟封吳平縣侯普通四年卒詔贈侍中中撫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此其表墓石也字皆反書結體道勁祇書銜及諡

纔如後世之碑額爾以南朝古碑絕少故錄之

梁始興忠武王蕭愔墓碑 徐勉文 貝義淵正書

無年月

碑殘闕已甚而余所得又以裝界失次不可讀然以梁書對核之亦無甚異惟天監元年四月封始興郡王食邑二千戶史作三千戶嘉禾一莖九穗生于邠洲甘露降于府桐樹史紀嘉禾而未紀甘露耳碑在江寧黃城村不知古今著錄家何以概未之載

金石跋

卷二

九

魏中岳嵩高碑

正書

無年月

金石錄有後魏中岳碑作太安二年

十二月或

碑中段全無一字其年月與撰人名姓皆不可見

或有以為寇謙之撰者今按碑有云曾有繼天師

寇君名謙似非謙之所自撰當是謙之曾隱嵩山

立碑以言其靈異而當時信從如崔浩之徒者為

之也

魏為始平公造像記

正書

太和十二年九月

碑方格陽文殘闕不可讀有曰父使持節光祿大

夫洛州刺史始平公奄焉薨 又曰遂為亡父造

石像一區玩其文意當是始平公之子為始平公

造像也金石遺文以為始平公造像記誤矣未有

一行云朱儀章 元達文字稍小不知是為此記

者否也

魏孝文弔比干文

正書

太和十八年十一月刻

金石文鈔

此太和十八年事也而其首云惟皇構遷中之元

載者孝文以是歲遷都于洛故云元載也按史十

金石跋

卷二

十

一月丁丑車駕幸鄴甲申經比干之墓傷其忠而

獲辰親為弔文樹碑而刊之即其事矣碑多別字

為識者所嗤然魏世崇奉釋老而孝文獨留意經

術致敬先聖如史所記祀唐堯于平陽虞舜于廣

寧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陽是也又改諡宣尼為

文聖尼父臨魯城親祠孔廟封崇聖侯邑一百戶

詔兗州為孔子起園柏修飾墳壠更建碑銘褒揚

聖德惜其文之不傳于今矣而此幸而存者即什

襲珍之亦不為過而顧可以其字跡之多別體欲

鄙夷而棄之哉

魏穆亮造像記 正書 太和十九年十一月文刻金石

文錄

此魏邱穆陵亮夫人尉遲為亡息牛概造像記也
考史穆亮尚中山長公主封趙郡王徙封長樂王
後遷司空叅議律令例降爵為公其文在陳顯達
攻陷醴陽之後文明太后馮氏崩之前史云穆亮
而記云邱穆陵亮者魏攻邱穆陵氏為穆氏見氏
官志而猶書其本姓不忌本也但亮既以尚主封

金石跋

卷二

十一

王不應云夫人尉遲又亮擊走陳顯達事在太和
十二年時猶為長樂王而亮為司空在十三年太
皇太后馮氏崩在十四年議律令在十五年然則
亮之降爵為公當在此數年之中而記立于太和
十九年其官銜又不應書司空公長樂王也然史
但云例降爵為公文與上下不蒙竟不知以何事
史之誤與或已降爵而猶竊其號以自銜與是皆
不可知矣

又按金石錄跋弔比干文碑陰云自侍中邱目陵

亮以下同姓者凡三人字皆作目而史但云姓穆
者皆有關誤今按此記正作邱穆陵亮疑當時以
穆目聲近通用非史之誤也

端木星垣曰按孝文本紀太和十六年正月乙丑
制諸遠屬非太祖子孫及異姓為王者皆降為公
史于穆亮傳誤書於文明太后崩之前耳文鈔謂
降爵而竊號以自銜固然以例降為不知何事而
疑史之有誤則疏矣按星垣之言最是特書之以誌余過星垣各煜江寧人
魏浮屠志猛墓誌銘 正書 正始二年十二月

金石跋

卷二

十一

魏書有二世宗以來至武定末沙門知名者有惠
猛惠辨惠深僧暹道欽僧獻道晞僧深惠光惠顯
法榮道長並見重於當世此惠猛即其人也嗚呼
佛法之盛莫極于魏鑿山為窟範金為像正光以
後僧尼大眾二百餘萬其寺三萬有餘而沙門惠
始之死送葬者至六千餘人乃崔浩區區志存毀
滅可謂不量力矣然浩毀佛而崇道其中非有真
見至於嬰罪族滅自以刊載國史不慎且李順之
誅不無隱慝而史氏無識於浩非毀佛法歎息痛

恨以為報應之驗不可怪與此惠猛者一無識沙門耳而其文有曰昇帝床入紫幕朝英莫之預惟師獨之亦可慨矣

魏馮种育等造像記 正書 正始二年

書極醜惡字形亦大小不等其中有馮黑退名黑退黑闥聲之近蓋魏人多以此命名也

魏石門銘 正書 永平二年正月

銘首云此門蓋漢永平中所闢將五百載其中叙羊祉賈三德共成開鑿之事起正始四年十月十

金石跋 卷二

十三

日訖永平二年正月畢功遙遙五百年中前後兩度開通而紀年適皆為永平亦一奇也碑又云皇

魏正始元年漢中獻地據史是年閏十二月梁行梁州事夏侯道遷據漢中來降是其事矣

魏司馬紹墓誌銘 正書 永平四年十月 文刻金石續鈔

其前題云魏故寧朔將軍固州鎮將鎮東將軍漁陽太守宜陽子司馬元興墓誌銘而首云君諱紹

字元興按魏書但云道壽長子元興襲父爵不言其名紹亦不言其曾官固州鎮將鎮東將軍漁陽

太守也文雖但叙其先世官闕而元興之事無徵然其名與所歷官亦賴此傳矣又魏書與北史但言曇之為司馬孚後亦不言其為欽之子也得此誌而司馬氏自南而北其家世歷然可見

魏齊郡王祐造像記 正書 熙平二年七月 文刻金石續鈔

史作齊郡王祐今按碑作祐字書祐音郭視也史云祐字伯授於祐祐皆無所取義北朝書多別體然祐必不可為祐也

金石跋 卷二

十四

魏臨青男崔敬邕墓誌銘 正書 熙平二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續鈔

按魏書敬邕附崔挺傳其所歷官碑與史畧同但史載敬邕為脩和之弟而不言其為雙護之子史

言修和為挺從祖弟則敬邕亦為挺從祖弟而挺字雙根碑言敬邕之父雙護疑史於其世次殆有

誤也又史謂熙平二年拜征虜將軍大中大夫神龜中卒諡曰恭而碑稱延昌四年為是官以熙平

二一年卒加諡曰貞自當以碑為是

魏兖州刺史賈思伯碑 正書 神龜二年四月此據金石錄書之

碑額題云魏兖州賈使君之碑雖甚殘闕然君諱

思伯字士傑武威姑臧人其文尚可識也按史思

伯有傳齊郡益都人碑當舉其族望方魏議建明

堂思伯上議學者善之又以崔光薦為侍講有謂

之者曰公今貴重寧能不橋答曰衰至便橋何常

之有當世以為雅談惜碑存字數百無由與史一

一相證也思伯為兖州後徵為給事黃門侍郎歷

金石跋 卷二 十五

官最久其卒也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又贈尚書

右僕射諡文貞碑不當但題為兖州賈使君而已

又碑有處士荒饑連歲不登及禮義用興之言似

為思伯在兖政績此史之所無其或者為兖人頌

德之辭立之生前者與

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 正書 正光三年正月文刻

金石文鈔

碑云涼州刺史璵之十世孫八世祖軌七世祖素

是軌之祖名璵而今本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祖

烈與此不同又軌子有實茂而不及素皆賴此碑
以傳者也顧亭林云其陰書陽原縣義士州主簿
王人生造頌今按陽原為陽平王人生為王益生
即在碑後非陰也

魏敬顯儁修禪靜寺碑 正書 興和二年文刻金石

碑搨本首三行為鼠所嚙故碑題與姓氏俱闕然

碑有曰公泰平人田敬仲之後又云大丞相渤海

王委以經謀又云封永安侯拜度支尚書遷都官

尚書以北齊書北史參考之知其人為敬顯儁也

金石跋 卷二 十六

按二史皆云敬顯儁字孝英碑則闕其名而字顯

儁又名祇一字與史不同而碑叙顯儁所歷官為

汾州刺史轉晉州刺史拜儀同三司又驃騎大將

軍潁州刺史大都督史皆不書何耶豈以顯儁仕

齊而此皆為魏官故畧之耶碑多異文而結體險

勁行筆峭拔是為歐陽蘭臺之所自出在諸魏碑

中尤卓卓者

魏李仲璇修孔子廟碑 正書 興和三年十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朱竹垞謂仲璇撰文并書者非也考碑文始末半頌仲璇之功使出自己手必不爲此大約其門下士所爲爾方魏崇尚佛老而仲璇又當喪亂之餘奸權擅柄國步維艱乃能舉措從容不染習尚修建廟像爲孔氏之功臣仲璇亦賢矣哉其文有曰乃命工人修建容像又云所以雕素十子奉進儒冠似夫子本自有像而十哲則仲璇創置之也自佛入中國始有像教吾儒祇作主而已今乃舉西域之法施于聖人之門此自不學之過而特未可

金石跋

卷二

十七

以是爲仲璇責也至書字多別結體怪異則習俗使然尤不足爲是碑病爾

左春谷曰像設不自後世始也后稷廟所鑄金人見于家語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見于國語土偶人與桃梗相語之說見于國策是塑像木像金像漢以前皆有之至夫子有畫像其來已久如漢文翁石室圖有孔子及七十二子像隸釋有孔子見老子畫像韓勅修孔廟後碑有改畫聖像之語而塑像則不知所始是碑云修建

容像則亦不自仲璇始也明張璠令天下學宮盡撤塑像而國朝邵長蘅有復孔聖像議亦未見其言之非也

魏武德義橋石像碑 正書 武定七年四月 文刻 續鈔 金石

此魏子子建等造橋刊像記也子建行武德郡事而率其屬官不費民財建橋濟涉亦留心民事者其文有曰鵲起來官共治民瘼則爲頌美之辭而後又有粵余承乏謬廁官方之言似又爲子建等

金石跋

卷二

十八

所自作何也武德郡置于天平初孝靜爲高氏所立遷都于鄴詔曰考龜襲吉遷宅漳滏碑云屬皇朝遷鼎卜食漳濱遂方割四縣在古州城置武德郡碑與史合也

魏安武縣開國伯等造像記 正書 武定七年十

二月

記頗殘闕今畧其文曰前使持節都督夏蔚二州諸軍事衛將軍夏蔚二州刺史當州都督安武縣開國伯父征西大將軍儀同三司行番州事東

關州鎮城安武縣開國侯張保洛征西將軍東荊州刺史當州大都督東雍州鎮城永寧子劉襲假節督東雍州諸軍事新除右將軍東雍州刺史當州都督聞熹子薛光熾等敬造石碑像四佛四菩薩藉此微功仰願先王婁太妃大將軍令公兄弟等云云魏鼎未遷諸臣官皆不卑其但云父而不姓者必魏之同姓乃顯然為齊造像祈福以求媚焉魏欲不徙為齊其可得哉蓋不數月而遜國矣魏立太公呂望碑 穆子容撰前半刻晉盧無忌文

金石跋

卷二

十九

正書無姓名 武定八年四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此碑為太公裔孫尚氏所建前半刻晉盧無忌之文後半為魏穆子容之文似子容作文時尚氏乃取盧撰而并刻之也盧表云發其潛盡盡之所出盡當為書此重刻時傳寫之訛若穆詞云一匡九合懸車束馬作太公碑乃用齊桓事真可笑矣北齊孔子廟碑 八分書 乾明元年存字不數十其知為北齊孔子廟碑者以額有夫子之碑字及碑首存乾明元年等字也

北齊高陽王浹碑 八分書 乾明元年四月 文刻金石

王為齊獻武第十一子史名浹碑書作浹按史所記王不過一無賴子弟耳碑以駢語文之全無實事令人讀之莫喻其人而其中有曰不得宮門莫觀百官之富入其廊廟乃見禮樂之美擬不於倫一至於此

北齊感孝頌 申嗣邕撰 梁恭之八分書 武平元年正月 文刻金石文鈔

金石跋

卷二

二十

此胡長仁為齊州刺史時經郭巨之墓感其孝而命頌之者也按史長仁字孝隆武成皇后之兄累遷右僕射及尚書令世宗崩參預朝政封隴東王和士開疾之出為齊州刺史長仁怨憤謀刺士開事覺賜死夫長仁以帷幄之親預政封王不可謂不尊而不能守知足之戒與士開爭進倚親驕豪信佞為亂以至于死其天性凶悖可知此去死期無幾耳乃能感古人之孝而營其邱隴表其庭宇可見至德所被雖凶人不能不格而性善之說萬

世不可易也碑後有隸書兩行較碑字稍小云居士慧朗侍從至能草隸世人稱朗公書者是也開府行參軍王思尚侍從能文有節不知二人託爲頌者附其名與抑後人之所題也然所謂侍從者侍從何人疑當時之所附爾

北齊造像記 正書 武平五年十月

碑僅上段行存十二字首云大齊武平五年歲次甲午十月而其中有捨茲如法之寶及畫出滿月之容等語蓋造像記也按金石錄有北齊賈羅侯

金石跋

卷二

等造像碑是武平五年十月意者其卽此歟

北齊馬天祥等造像記 正書 武平九年二月

碑畫方格如棋局正書陽文凸起用筆與八分相叅古茂可觀北朝造像諸記余收之而旋棄者多矣其上有佛像者寺僧陳乞亦卷而與之不甚惜而惟此記喜時時展玩之

周華岳頌 万紐于瑾撰 趙文淵書 天和二年

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頌文爲万紐于瑾造趙文淵書万紐于瑾者唐瑾

也文淵唐避高祖諱史作文深顧寧人朱竹垞二先生博採史傳論二人事蹟詳矣然文淵此書亦未脫元魏遺習而竹垞引史文深少學楷隸雅有鍾王之則而謂非虛譽寧人引史太祖以隸書糺繆命文深與黎景熙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言行於世而於此碑亦無貶辭殆好尚之偏也夫時俗所尚雖豪傑不能無移余亦非以此爲文淵責然魏孝文弔比于李仲璇修孔廟二碑旣受指摘如彼而文淵此書乃蒙獎譽如此

金石跋

卷二

何耶頌有云太師大冢宰晉國公任屬阿衡親性且真者晉蕩公護太祖之兄邵惠公顯之少子也諷魏禪周廢孝閔醜世宗皆其所爲保定元年有希護旨者曰周公德重魯立文王之廟於是詔于同州晉國第立德皇帝別廟使護祭焉三年詔曰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以彰殊禮蓋周改華州爲同州故護有事於華岳而使瑾爲此頌頌中但稱晉國公而不名也此天和二年事後五年而護誅矣

隋張夫人墓誌銘 正書 開皇四年九月

文刻金石 石文鈔

碑無書撰人姓名而正書遒勁時兼篆隸筆意足以開歐虞之先聲近世甚重王居士磚塔銘對此真如婢見大人耳

隋晉陽造像頌 正書 開皇四年十月

文刻金石 文鈔

此劉瑞等造像于晉陽之重崖而為此頌也頌後列各有邑師邑主邑正邑主事邑人齋主像主幢主化主經主清淨主光明主香火主道場主都維那左維那右維那之類大約與北齊少林寺碑其

金石跋 卷二 二二

鄙俚相同也碑祝聖上皇后儲宮晉王隋文帝五子自儲宮外祇及晉王者煬帝時為并州牧晉陽其所屬也

碑有書銘人左維那道場主光明主烏丸下闕而不得其名

隋立魏東阿王曹植廟碑 正書 開皇十三年刻

金石續鈔

此植十一世孫曹永洛等于北齊建二年奉詔復廟至隋而始克樹石以紀成者也碑云蒙孝昭

皇帝恢宏古典敬立二王崇奉三恪據史事在皇建元年而碑云二年者永洛等于二年始得奉詔也碑正書體兼篆隸而不為工文更冗雜當時無學術者之所為耳植封陳王而碑以東阿所立故仍其舊封謂之東阿王碑

隋陳叔毅修孔子廟碑 仲孝俊撰 八分書 大業七年七月

文刻金石 文鈔

碑稱叔毅字子嚴高祖武帝之孫高宗孝宣帝之子而陳書諸王中無傳但言其未及封而已非得

金石跋 卷二 二四

此碑不知其入隋曾官曲阜令也又按胡三省注通鑑云唐人稱縣令為明府今觀此碑云則曲阜陳明府其人也是隋時縣令已有此稱

隋左屯衛大將軍姚辨墓誌 虞世基撰 歐陽詢正書 無年月

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作大業七年十月然此其贈官賜謚之日非葬日也 文刻金薤琳琅

都元敬跋云隋史不為立傳向非率更之書後世不復知有辨余按隋高祖本紀開皇十六年以蔡陽縣公姚辨為靈州總管突厥傳十九年遣大將

軍姚辨出河州以擊都藍又煬帝本紀大業三年三月壬子以大將軍姚辨爲左屯衛將軍七年三月丁亥右光祿大夫左屯衛大將軍姚辨卒辨雖無傳史可謂備書之矣元敬未之考也碑稱三年以母憂去官不言其爲左屯衛將軍然于四年中稱右光祿大夫左屯衛大將軍如故是碑漏也余所得本係翻刻始據而言之如此

隋淮安公趙芬碑 正書 無年月

碑甚殘闕其知爲芬碑者以碑有云淮安定公繼

金石跋

卷二

二五

之矣公諱芬又云開皇五年除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祿大夫又云以大將軍淮安公歸第多與隋書合也史稱芬父演而碑有十一世祖融字稚長曾祖琰祖賓育其家世歷然可見又有府佐杜寬等語皆賴以存者也

李靖上西岳書 行書 無年月

碑無年月宋紹興時所刻額云唐相衛國李公上西嶽書真蹟而其書法乃出入于顏魯公爭坐位及祭姪季明文二帖蓋世傳衛公多奇而宋人之

好事者僞爲之也附之隋後亦以厭其心云爾

金石跋

卷二

二六

古墨齋金石跋 卷三

琴士趙紹祖輯

男國楨校

唐秦王告少林寺教 正書 四月廿日 文刻金石續鈔

右刻於裴灌少林寺碑之上正書而世民二字行

草似太宗自署名也文云擒彼兇孽即裴灌文中

寺僧執世充姪仁則以獻之事而都元敬跋灌碑

謂與教書不同又自云親歷碑下而不載此教何

也文末記月日而不書年當是武德四年四月耳

金石跋 卷三

唐宗聖觀記 歐陽詢撰序并八分書 陳叔達撰

銘 武德九年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右宗聖觀記歐陽詢撰序并書趙子函以為無書

者姓氏誤矣唐自謂老子之後故并尹喜而祠之

此碑所云宸宸與念纂冑所先啟族承家臯于柱

史者也然碑建於武德九年二月而新書稱四月

廢浮屠老子法六月復之則其時之更張不一而

當時開國諸臣之無定識定力亦可知也

唐孔子廟堂碑 虞世南撰并正書 相王旦書額

武德九年十二月 文刻金薤琳琅

武德九年十二月太宗已即位則此碑太宗所立

而世南奉勅撰并書之者也其額為相王旦書者

則時未題額至武后時而睿宗始為書之者也碑

有云副君膺上嗣之尊體元良之德則是年十月

立中山郡王承乾為皇太子碑所稱者承乾也又

云國子祭酒楊師道等抗表陳奏請勒貞碑師道

者楊恭仁弟其曾官國子祭酒則史所失載也此

碑為宋王彥超翻刻不無闕誤而及金冊斯誤句

金石跋 卷三

書及為反尤謬 又案新書馮審傳云監有孔子碑武后所立睿宗祭額大誤

唐小楷破邪論序 虞世南撰并正書 無年月刻 文

金薤琳琅

序云太史令傳奕學業膚淺識慮非長乃穿鑿短

篇憑陵正覺將恐震茲布鼓竊比雷門中庸之人

頗成阻惑法師慙彼後昆又撰破邪論一卷攷新

唐書藝文志子部有法琳破邪論二卷注云琳姓

陳氏太史令傳奕請廢佛法琳諍之放死蜀中案

琳既以此論獲罪世南不應為之序即好尚不同

而世南與奕同爲朝臣亦不應肆言明詆然此以臆言之今案此帖題銜云太子中書舍人吳郡虞世南撰并書攷新舊書職官志中書舍人乃中書省官東宮官但有中舍人太子舍人而無中書舍人世南於太宗昇春宮時爲中舍人故孔子廟堂碑題銜云太子中舍人行著作郎臣虞世南奉勅撰并書也意此乃一禪和子之所僞爲而或有疑其書法之妙非世南不能者此則不足爲異隋唐間僧以書名者衆卽世南亦自得筆法于智永而

金石跋

卷三

豈謂無他能之者乎

唐立隋柱國皇甫誕碑 于志寧撰 歐陽詢正書
無年月 文刻金薤琳琅

碑云世子民部尚書上柱國滑國公無逸以爲邢山之下孰表祭仲之墳平陵之東誰知子孟之墓誕以誠節著而方之祭仲霍光可謂擬不於倫民部尚書上柱國滑國公者唐爵也碑無年月顧亭林謂不以隋臣而蒙唐號然豈可并其子而不著其爲本朝之官耶

唐幽州昭仁寺碑 朱子奢撰 正書無姓名 無年月 文刻金薤琳琅

碑叙薛舉僭竊竟不帶叙仁杲似唐破秦隴竟得之薛舉者唐初文章尚縟旣汨于誇多關靡遂自忘其所以然也碑無書者姓名金石畧以爲伯施書都元敬趙子函信之然唐人能書者衆意此爲撰者自書故不復著如顏師古等慈寺碑又一種行筆法而亦無書者姓名也太宗詔爲死兵者立浮屠而奉詔撰文伯施爲首定當自書其碑恨今不得見爾

金石跋

卷三

不得見爾

唐鄭州等慈寺碑 顏師古撰 正書無姓名 無年月 文刻金石文鈔

舊唐書太宗本紀貞觀三年十二月癸丑詔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爲義士勇夫隕身戎陣者各立一寺命虞世南李百藥褚亮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爲之碑銘以紀功業今可見者此與昭仁寺碑而已古王者壹戎之後示天下不復用兵發政施仁與民更始則生民固已受無窮之福矣

唐太宗以武功定天下既乃留心遠畧高麗之役死者巨萬雖區區於此何益然而終不悔者彼其心非不知殺人之不可正恃有此以爲吾立寺薦福足以益其愆爾然則浮屠以虛言誑人主使天下受其實禍其爲害可勝道哉今按此碑有曰均彼我恩洽同異昭仁寺碑亦曰大慈所覃怨賊將義夫齊指是史雖云爲義士勇夫立寺寔歐陽氏所謂自贖殺人之咎者也而或以爲此亦發政施仁之大端不已誣乎

金石跋

卷三

五

唐九成宮醴泉銘 魏徵撰 歐陽詢正書 貞觀六年四月 文刻金石文鈔

魏公奉勅作銘自應得頌揚之體然敷陳壯麗侈言靈應近于諛矣觀其入手卽云皇帝避暑乎九成之宮此卽隋之仁壽宮也落筆悚然下便從此掃去更不費力可謂得頌不忌規之意非魏公不能也唐初文尚繁縟此雖未脫排偶然清醒峭拔非開元燕許之所可及何論王楊盧駱哉碑爲從叔方齋所藏宋元間舊榻也昔沈補蘿鳳令溼時

極賞此碑以爲今世甚不易得余每一借觀雖當極疲憊時不覺精神之頓爽

唐南安公張琮碑 于志寧撰 正書闕姓名 貞觀十三年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首一行殘闕又未見碑額遂不得其姓但據其文而得其名字曰君諱琮字文瑾而已然碑推其先世有三傑之先八王之首及後銘辭中又有七葉輔漢五世相韓之語則其人之爲張姓無疑矣按新舊唐書無張琮傳亦未嘗附見他傳今據碑

金石跋

卷三

六

辭攷之蓋以隋臣降唐授驃騎將軍改左衛中郎將從討劉武周授左三總管事平除左衛長史又從平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皆有功授上柱國封南安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戶貞觀十年授銀青光祿大夫行睦州刺史十一年之任卒于道諡曰懿碑又載其祖母李景皇帝之女贈信都大長公主母竇隋文帝之甥夫人長孫文德皇后之姊余家貧不能購求異書如會要實錄皆不能得但就家藏二史及通鑑檢之絕無所謂張琮其人者夫以

功若彼以貴若此以親又若此而史曾不一載使其人湮沒而無傳亦可慨矣昔歐陽公嘗親見吳廣黑闥碑而不爲立傳使附于張長遜秦行師之末亦安所謂文損于前事增于舊者然今世尚知有吳黑闥獨賴歐公一跋余深懼此碑之有時而廢也故旣就其殘闕者錄之又不惜反覆數百言以著其事也碑闕書撰人姓名而黎陽公于字尚可辨則撰者爲于志寧而正書方整亦不減王行滿王知敬之徒

金石跋

卷三

七

唐左屯衛將軍姜行本高昌勒石文 正書 貞觀

十四年六月

按舊唐書姜行本傳高昌之役以行本爲行軍副總管率衆先出伊州未至柳谷百餘里依山造攻具其處有班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其文更刻頌陳國威靈而去又按侯君集傳俘智盛及其將吏刻石紀功而還平高昌在貞觀十四年八月而此碑記年爲六月是在高昌未平之前行本所勒之碑也碑極漫漶細視之尚多可識今畧存其梗概於

此恐後人不得見也碑云昔匈奴初滅寶將軍勒燕山之功閩越旣平馬伏波樹銅柱之迹又曰我大唐德合二儀道高五帝握金鏡以朝万国調玉燭以馭兆民又曰高昌國者乃是兩漢屯田之壁遺兵之所居翹文泰卽其酋豪也往因國家多難諸雄競馳中原未平邊隅遂隔又曰皇威遠被稽顙來庭雖沐仁風情懷首鼠杜遠方之職貢阻重譯之往來又曰愍彼蒼生申茲弔伐詔使持節光祿大夫吏部尚書上柱國陳國公侯君集交河道

金石跋

卷三

八

行軍大總管副總管左屯衛大將軍上柱國永安郡開國公薛萬均副總管左屯衛將軍上柱國通川縣開國男姜行本等爰整三軍龔行天罰但妨風未殄將軍逞七縱之威百雉作固英奇闕 兆攻之畧以通川公深謀間出奇思縱橫命 闕 前軍營造攻具乃統沙州刺史上柱國望都縣開國侯劉德敏又監門中郎將上柱國淮安縣開國公衛晉錫石屯衛中郎將上柱國富陽縣開國伯屈昉左武侯郎將李海岸前開州刺史時德衡右監門府

長王德威等並率銳師鼓行而進以貞觀十四年

五月十日師次伊闕下又曰大總管運籌帷幄繼以

中軍鐵騎巨原野金鼓動天地高旗蔽日闕戰闕

雲自秦漢出師未有如斯之盛也以後雖有可識

不能成文矣按此文與姜行本傳高昌傳多合但

云以通川公深謀間出奇思縱橫則亦其幕下士

為之非行本自作也

唐龍門山三龕記 岑文本撰 褚遂良正書 貞

觀十五年十一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文刻金石文鈔

金石跋

卷三

九

此魏王泰為長孫文德皇后造像記也金石文字

記補遺謂龍門山賓陽洞外石崖有刻字拓之得

二十餘行首尾不具因摘其中一二語以證明之

今余所得凡三十一行其首無闕字雖殘剝亡不

及十之二三且其中言魏王為后造像事甚明又

其尾雖闕計頌文不過少三四語正闕其年月及

書撰人姓名耳考集古錄金石錄是貞觀十五年

岑文本撰褚遂良書史稱文本以文名天下而文

殊靡靡亦唐初風氣則然獨正書軒昂古雅當是

褚書第一非所見他碑之可比也

唐晉祠銘 太宗御製御行書 貞觀二十一年七

月 此據曝書亭集書之文刻金石文鈔

唐因晉祠祈雨遂起兵而得天下此銘蓋所以報

之也余本以剪裁失其年月攷金石錄目作貞觀

二十年七月然竹垞云五至祠下故從其集作二

十一年七月也舊唐書太宗本紀十九年十二月

幸并州二十年正月曲赦并州宴從官及起義元

從賜粟帛給復有差然則是銘當成于二十年而

金石跋

卷三

十

樹石或於二十一年七月也書法道勁具體於王

而勢加濶綽趙子函以為出于聖教誤也聖教序

字成于咸亨其去此遠矣

晉祠銘碑陰

司徒太子太師上柱國趙國公臣無忌太子太保

上柱國宋國公臣瑀特進太子詹事兼左衛率上

柱國英國公臣勣光祿大夫刑部尚書上柱國鄭

國公臣張亮禮部尚書上柱國江夏郡王臣道宗

太常卿駙馬都尉柱國安德郡公臣楊師道正議

大夫守中書令太子左庶子兼攝吏部尚書護軍
臣馬周

按碑陰載從官七人名余刻金石文鈔時未之得
故詳載於此張亮於貞觀二十年三月以謀反誅
而猶載其官與名者舊書侯君集傳太宗謂曰與
公長訣矣而今而後但見公遺像耳像且不廢况
其名乎唐世君臣之恩如此

唐虞公溫彥博碑 岑文本撰 歐陽詢正書 無
年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

金石跋 卷三 十一

虞恭公碑殘闕太甚而其字之間存者特謹嚴精
勁出皇甫君醴泉銘二碑之上可愛也

唐褒公段志元碑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無年月
碑下段甚漫漶而貞觀十六年闕月十八日薨尚
可識趙子函據碑以議史之不合者數事然功臣
承襲刺史志元授金州見長孫無忌傳非削之也
碑謚忠壯史謚壯肅或傳寫之訛宰相世系表仍
作忠壯公也惟表與傳皆言其父名偃師舊傳亦
然而碑作偃師當以碑為是又志元以從討薛舉

劉武周功封武安郡公其募征遼年始十四卒年
四十五是皆史所宜記碑無年月金石錄目作貞
觀十六年蓋據其薨年耳史云十七年正月圖形
凌烟閣碑亦載之惟云戢武閣為異則非十六年
建明矣

唐梁公房元齡碑 無撰人姓名 褚遂良正書此
金石錄 無年月

新書據此碑以為諱元齡字喬余所得僅上截其
名字皆不可見而知為喬碑者以封臨淄侯及三
金石跋 卷三 十二

子遺則為朝散大夫令及目前見之之語多與史
合而知之也又封邢國公食邑千三百戶按碑作
邢國食邑三千戶余得拓本兩紙皆
邢國字甚明白 世系表遺則
在遺愛前碑云三子遺則與傳同皆史之誤

左春谷曰舊書房元齡本傳房喬字元齡新書本
傳房元齡字喬而宰相世系表元齡字喬松互異
洪景盧謂予記先公自燕還有房碑一冊于志寧
撰乃元齡字喬松本欽宗在東宮時所藏其後猶
有一印曰伯志西齋今已不存然則碑亦有不同

者豈元齡字喬松而所謂字喬者特舉其一字言之故表云字喬松而傳又云字喬與

唐申公高士廉塋兆記 許敬宗撰 趙模正書 此

金石錄 無年月

余所得僅上截其知為申公塋兆記者以額存新舊書皆云父勵按碑作勸趙明誠謂與北史合而史以傳寫誤者是也石墨鐫華云碑側有六代孫元裕少逸題字余未之得但子函稱史不言二人為士廉後疑其譜逸不知宰相世系表已載之

金石跋 卷三

唐陽翟侯褚亮碑 八分書無書撰人姓名 無年月

碑云祖蒙與舊唐書同新書世系表作象誤也

唐河間元王孝恭之子碑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無年月

碑僅存中段又漫漶殘闕而存字百餘特精健可愛

其中有曰頡利可汗乘間內侮有曰詔授左屯

衛將軍仍令 闕 門宿衛有曰鐵勒怙亂乘壯月以

控弦候朔風以鳴鏑有曰霍氏辭第竟收絕漠之

功有曰以太妃憂去職樂棘之痛若居元王之喪考唐初宗族王者惟河間王孝恭諡元則此為孝恭之子無疑而新舊二書載孝恭子崇義晦世系表作崇義崇晦又有崇真其官與功所載俱畧不足相證明竟不知為何人之碑甚可嘆也以古今著錄家皆無此碑而余獨得之故存其概以俟知者

唐昭陵六駿碑

金石跋

卷三

十四

騶紫西第一紫鸞駒前中一箭平東都時乘紫騶超躍骨騰神駿氣警三川威凌八陣特勒驃東第一黃白色喙微黑色平宋金剛時乘應策騰空承聲半漢入險摧敵乘危濟難拳毛馱西第二黃馬黑喙前中六箭背三箭平劉闢時乘月精按轡天駟時行弧矢載敵氛埃廓清青驩東第二蒼白雜色前中五箭平竇建德時乘足輕電影神發天機策茲飛練定我戎衣白蹄烏西第三純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果時乘倚天長劍追風駿足聳轡平隴回鞍定蜀什伐赤東第三純赤色前中四箭

背中一箭平世充建德時乘灑澗未靜斧鉞申威

朱汗驕足青旌凱歸

宋游景叔題云師雄舊見唐太宗六馬畫像世傳

以為閻立本之筆十八學士為之贊晚始得唐陵

園記云太宗葬文德皇后於昭陵御製刻石文并

六馬像贊皆立於陵後勅歐陽詢書高宗總章二

年詔殷仲容別題馬贊於石座即知贊文乃太宗

自製非天策學士所為明矣歐陽詢書今不復見

惟仲容之字仍存如寫白蹄鳥贊云平薛仁果乘

金石跋

卷三

十五

此蓋知唐史誤以果為杲耳距陵北五里自山

下往返四十里崑徑峭嶮欲登者難之因諭邑官

倣其石像帶箭之狀并丘行恭真塑于邑西門外

太宗廟廷高庫豐約洪纖寸尺毫毛不差以便往

來觀覽者又別為繪圖刻石于廡下以廣其傳焉

據游景叔題是碑為景叔所刻蓋倣石像而圖之

其贊則依殷仲容所題而書之也景叔言歐陽詢

書不可見今仲容所書又不可見則此亦足寶矣

六馬贊不見于他書故詳載之於此圖刻六馬帶

箭之狀而颯露紫前有一人作勒馬勢即丘行恭

也殷仲容書白蹄鳥為平薛仁果時乘景叔從之

以為唐史之誤通鑑易杲為果蓋亦有見于此然

二史外其見於傳記者皆作仁杲似未可以一碑

筆畫之偶異而疑之也如許洛仁碑作仁杲洛仁

黑闥祗作劉闥未可執一而論之也

唐三藏聖教序 太宗御製 褚遂良正書 永徽

四年十月 按元裝塔銘序云三藏聖教序成神筆自寫是太

金石跋

卷三

十六

宗有御書也而今傳于世者褚遂良此本及同州

本王行滿本懷仁集右軍書本凡四種世人震于

王書幾疑聖教止有懷仁集而不知其最後出也

唐三藏聖教序記 高宗御製 褚遂良正書 永

徽四年十二月

此與前聖教序為二碑與同州本并為一碑者不

同也後有一行云皇帝在春宮日製此文按三藏

塔銘序云廿二年夏六月天皇太帝居春宮又製

述聖記即此也遂良自書各前聖教序後云中書

令臣褚遂良書此記後云尚書右僕射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書是年十一月柳奭爲中書令也

唐萬年宮銘 高宗御製并行書 永徽五年五月文刻金石文鈔

金石錄作六年五月今按碑作五年柳奭以五年六月罷若在六年則碑陰題名不得仍書中書令也

萬年宮銘碑陰 刻金石文鈔

金石跋

卷三

十七

首一行云奉勅中書門下及見從文武三品以上并學士並聽自書官名於碑陰按碑陰題名上下兩層字形大小不倫然玩其筆意大約不過二三入代爲執筆亦非必人人自書之者其中韓王元嘉鄧王元裕趙王福曹王明不書姓長孫無忌李勤尉遲敬德褚遂良亦不書姓又隴西郡王臣下闕名當是博父而次于來濟之下不與諸王同列郡王不得與王比也

唐潁川公韓良碑 于志寧撰 王行滿正書 永

徽六年三月

韓瑗父也碑殘闕然名字猶可見曰諱良字仲良史于瑗傳但云父仲良而已按碑良有使蜀使突厥及從平劉黑闥之勲而史但稱其定律令碑謚曰定而史闕碑稱武德九年爲戶部尚書貞觀三年除刑部尚書卒贈兵部尚書而史但云終刑部尚書宰相世系表載其官又但云戶部尚書碑稱祖褒父紹而世系表以仲良與紹並列一行疑皆有闕誤自當以碑爲正

金石跋

卷三

十八

唐化度寺海禪師墓誌 正書 顯慶二年四月誌僅五十六字記生年俗姓卒葬年月而已爲僧作誌銘祇應如此正書宛似歐陽信本極佳

唐三藏聖教序并記 太宗高宗御製 王行滿正書 顯慶二年十二月

王行滿書可見者此與潁川定公碑而已定公碑瘦而露骨似不如此書之骨肉勻稱

唐散騎常侍張後盾碑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顯慶三年三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

碑僅上段有曰故金紫光祿大夫張肩及子謙第
四子與第六子小師第五子律師第七子統師等
語以世系表證之知其為張後肩也新舊唐書俱
名後肩而碑祇曰肩又新書父冲舊書作父中碑
闕遂無以證明之

唐衛公李靖碑 許敬宗撰 王知敬正書 顯慶

三年五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

侯君集馬過朝門五步而衛公知其必反此非有
他術蓋讀禮而知之也然則衛公學問之士而世

金石跋

卷三

十九

或以龕材目之或以異人待之皆過矣余前後為
人跋此碑數過而皆失其藁偶得舊榻展玩欣然
率爾書此

碑稱曾祖權按宰相世系表作權或碑是而表非
也

唐王孝寬塔銘 上官靈芝撰 敬客正書 顯

慶三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銘正書柔媚近世所寶書者敬客在當時亦不顯
蓋歐虞褚薛方負盛名于世而王知敬殷仲容王

行滿鍾紹京等皆號能書此敬客者宜其默然于
時也碑出土僅百數十年始分為二復碎為六得
一本者輒售兼金信乎時命之說非獨人然物亦
有之

唐鄂公尉遲敬德碑 許敬宗撰 正書無姓名

顯慶四年三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

碑祇存下段而大半殘闕其知為敬德碑者以封

吳國公諡忠武皆與史合也趙子函訪古遊記曰
敬德碑埋土中間十五年前令尹芮質田掘而揭

金石跋

卷三

二十

數十紙余出之了無一字今去子函又百數十年
而余得此碑豈即芮令所榻者耶不則子函所出
者上段而言之不詳也碑叙祖父名字爵位皆斷
缺而惟曾祖本真後魏中郎將明白可讀

唐王友方龍門造塔記 正書 顯慶四年六月

碑前題云前豫州司功叅軍事騎都尉王有

云考明威將軍守右武侯轅轅府折衝

郡李末一行云折衝第二息前郴州司兵叅軍友

方脩立而其中有曰在於龍門疏山建塔蓋友方

爲其父母所建塔也正書尤精健可喜唐人無不能書雖不知名者皆妙絕古今也

唐紀功頌 高宗御製并行書 顯慶四年八月刻
金石文鈔

唐赦王世充斬竇建德唐于是爲失刑矣世充以諂媚得位至於弑君篡國罪不容誅然充之奉伺與唐之奉伺何以異至伺不得其死則充有甚焉若建德起自草澤爲隋討賊放宮人送蕭后于義成公主其所爲非特遠出于充之上唐豈不以建

金石跋

卷三

二二

德英雄慮其不測世充小人易制而赦之與然唐于是爲失刑矣碑頌太宗之功其文無足深論獨史稱顯慶四年閏月幸東都次于十月之下十一月之上則當是閏十月而碑立于八月十五日其文有曰近以五載巡初省方伊洛九冬狩晚講戎許鄭與史爲合而碑記年月不應自誤史又云顯慶二年十一月講武于新鄭恐是文作于二年而碑立于四年爾

唐蘭陵長公主碑

李義府撰 此據金石錄書之 正書 顯

慶四年十月

金石文字記引苟好善醴泉志云蘭陵公主碑李義府撰殷仲容八分書存字六百餘又一碑正書存百五六十字可辨前有蘭陵公主字中有詔曰第十九女字或公主有二碑不可知按金石錄公主碑爲李義府撰正書無姓名今余所得者正書存字六七百以上而仲容八分書者考之古今著錄家皆未載疑醴泉志誤也公主下嫁寶懷愍碑云太穆皇后之孫銀青光祿大夫少府監上柱國

金石跋

卷三

二二

德素之子趙子函謂史無德素名而公主傳但云懷愍爲太穆皇后族子皆史之誤不知德素已載于世系表但懷愍當是太穆皇后之曾孫非獨公主傳言族子誤卽碑言孫亦誤也
高祖太穆皇后竇毅之女世系表毅之子照照生彥彥生德明德素德元德素生懷哲德元生懷貞舊唐書竇德明傳太穆皇后兄之孫也祖照父彥弟德元生懷貞其傳皆與表合故當爲碑之誤非表之誤也碑孫字上脫曾字耳

唐處士張興墓誌銘 正書 龍朔元年十月文刻金石

碑書度為皮或以為避虎字之故然唐碑書偏傍虎字或避或不避書度字之首而避之甚無謂也 祇是當時省文俗書耳

唐代州都督許洛仁碑 正書無書換人姓名 無年月 金石文字記作龍朔二年十一月

碑僅上截然其存者尚可讀有曰公諱洛仁字濟博陵聞喜人也有曰文皇引公等數人密圖討擊

金石跋 卷三 二二三

二凶授首三軍告慶有曰取汾州下柏壁破宋老生軍有曰薛仁果妄假大名有曰王充跨據伊瀍有曰自為其目號曰洛仁驅及天下太平思其駢服即命刻石圖像有曰又於萬年宮進馬一匹聖情喜悅有曰春秋八十有五及諡曰勇公云云是當斬王威高君雅時有功而其後凡有征討未嘗不身歷行陣勇攻戰善畜牧至于高宗之末而始卒者也唐書附許世緒傳後寥寥數語殊不足見其本末故為載之如此其所歷官亦頗詳以無關

大要故不錄而碑首載曾祖父諱皆斷缺惟祖獻齊字尚可識此幸而存者

唐三藏聖教序并述聖記 太宗高宗御製 褚遂良正書 龍朔三年六月

此遂良出為同州刺史書于倅廳至龍朔三年而後人為刻之者也書法較永徽本為道健紀年一行追刻者所書

唐比邱尼法願墓誌銘 正書無書換人姓名 龍朔三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金石跋 卷三 二二四

蕭瑀喜佞佛乃至使其女為尼其惑滋甚碑不著撰書者各氏而云宋公特深撫異將求嘉匹載佇孫龍以光宋鯉而嚴庭垂訓早沐慈波鼎室承規幼明真諦微辭婉諷可謂得詩人之意矣

唐道因法師碑 李儼撰 歐陽通正書 龍朔三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渤海雖時以側筆取妍而中正和平之氣常溢于毫楮之間今醴泉銘及虞恭公碑可見也蘭臺則險勁有餘而規模狹隘氣象褊小殆去其父遠矣

唐騎都尉李文墓誌銘 正書 麟德元年三月文
金石文鈔 刻

誌不載書撰人姓名然正書遒勁流逸唐初諸名
碑外此其最佳者矣碑云時屬末隨未遑儒業所
以學未優贍志在前鋒應接義旗忠誠可紀猶有
古人不溢美不虛譽之意而千百世下使其人生
平尚可想見後人所不能也李君諱文字緯朱竹
垞曰東漢以來字必以兩字稱一字者寡矣載于
唐書房元齡字喬顏師古字籀李眾字師李琇字

金石跋

卷三

二五

琇張巡字巡郭曜字曜字文審字審李恢字祚李
條字堅寶思仁字恕張義方字儀此外不多見也
按竹垞所數凡十一人然唐書所載以一字者甚
多就余所知如祐庶人字贊任瓌字璋顏師古弟
相時字睿武士護字信武士逸字述李思訓字建
姜協字壽楊元珍字温楊仲昌字蔓郭晤字晤郭
曖字曖顏杲卿字昕張均字均鮮于仲通字向李
叔明字普陸長源字泳崔倫字叙崔衍字著此外
尚多而見于碑刻尤不可勝舉也

唐燕公子志寧碑 令狐德棻撰 子立政正書
乾封元年十一月 此據金石文字記書之

碑殘闕已甚就其存者與史相較亦無甚異同惟
大業十年拜清河縣長舊書作冠氏長所著文集
勒成七十卷舊傳作廿卷新書藝文志作四十卷
為異志寧當武氏初立時心持兩端然終以此得
罪碑似諱之但陳叙恩寵而已或余所得偶闕其
事亦未可知也當更求善本核之

金石跋

卷三

二六

唐紀國先妃陸氏碑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乾封
元年十二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
史載太宗十四子韋妃生慎封申後徙紀妃即其
匹也碑云年十三歸于紀貞觀十七年詔冊命為
紀王妃麟德二年薨於澤州之官舍春秋卅有五
按舊史貞觀十七年紀王為襄州刺史永徽二年
授荊州都督累除邢州刺史不云澤州是史闕也
妃于麟德二年薨去此二十四年而越王貞起兵
討武氏不克死明年紀王坐流巴州薨于道五子
皆遇害然則妃之早薨不可謂不幸也碑首殘闕

而妃祖立素益州大都督長史太子闕庶子父爽

尚書庫部兵部二曹郎是幸而存者

唐碧落碑 篆書 咸亨元年 文刻金石文鈔

右碧落碑後有釋文最末一行題曰咸通十一年歲次庚寅七月辛亥朔十一日辛酉鄭承規奉命書則未知其奉誰之命而釋此篆也世傳李陽冰毀其佳者數字而去以余觀之似尚未足及陽冰則此言亦未必可信

唐淄川公李孝同碑 諸葛思禎正書 咸亨元年

金石跋 卷三 二七

五月

碑前數行殘闕無撰文人姓名末一行云許州臨潁縣令諸葛思禎書碑書贊字作贊倒一虎與高宗書李勣碑同孝同淮安王神通之子先封武鄉縣公武德五年封淄川郡王九年徙爵為公碑云從朝典也其事具神通本傳

唐內侍張阿難碑 正書 咸亨二年

碑殘闕甚而兩見張阿難字一曰詔曰內侍汝江縣開國侯張阿難一曰銀青光祿大夫行內侍汝

江縣開國侯張阿難其前又有建德黑闥及為謁

者監轉內給事等語而其銘有謨陳九德勇冠三

軍廓平汧灋掃清河汾之詞蓋以宦寺從征積勞

而封者也碑末有一行字記年月及書者姓名曰

咸亨二年闕月廿日瑤臺令闕書亨字作享而月

與名不可復辨石墨鐫華與金石文字記皆不著

年月殆未見耶

唐三藏聖教序述聖記并心經 僧懷仁集晉王右

軍書 咸亨三年十二月

金石跋 卷三 二八

褚遂良王行滿所書惟序與記而懷仁所集乃附

太宗答勅高宗在東宮時所答教并般若波羅密

多心經并及奉勅潤色翻譯之經諸臣姓名其字

體前後一律今右軍真蹟雖不可見而見于諸帖

所彙大小不一即一行中亦參差不齊蓋筆勢所

至非如後世作算子形也而懷仁集為此碑布置

疎密其行間乃無一筆出入亦無此理矣碑建于

咸亨三年去太宗崩時廿四年矣而昧者以為太

宗書源出聖教可笑也

唐僧惠簡造像記 正書 咸亨四年十一月

其文曰大唐咸亨四年十一月七日西京海寺法

僧惠簡奉為皇帝皇右太子周王敬造彌勒像一

龕二菩薩神王等並德成就仗願皇季聖花無窮

殿下諸王福返萬代

按所云太子者宏也周王者中宗時封周王也繼

太子而即言周王不及賢者意此本為周王造也

記寥寥數語而多別字縑流之不通文理者也

唐中書令馬周碑 許敬宗撰 殷仲容八分書

金石跋 卷三 二九 上元元年十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

碑極殘闕八分書與褚亮碑結構相同據金石錄

為仲容書則褚碑亦當是仲容書也

唐立南齊明僧紹碑 高宗御製 高正臣行書

王知敬篆額 上元三年四月 文刻金石文鈔

唐高宗優寵明崇儼因為其祖立碑而碑後乃不

叙入崇儼何耶碑今存攝山棲霞寺書法雖有規

矩而乏神彩不知刻手之不佳與抑或已經翻刻

而今人不之知也碑雖題云明徵君碑而復牽連

僧辦法度諸僧以及建寺造像度人賜經為國祈

福雜沓而不知其命意之所在或欲以此掩其榮

寵崇儼之跡耶

唐修孔子廟詔表祭文碑 八分書 儀鳳二年七

月 文刻金石文鈔

右武德九年太宗詔一通乾封元年高宗詔一通

皇太子表一通乾封元年祭文一通共一碑皆八

分書而後記儀鳳訖功年月碑蓋立于儀鳳而追

書之者也碑云武德九年十二月廿九日下太宗

金石跋 卷三 三十 文武聖皇帝詔者太宗于武德九年八月受禪而

詔下於是年十二月故未收元而上蒙高祖之年

也石墨鐫華以為高祖之詔誤矣六朝以來碑字

固多別體而此碑書雨露之雨為兩朕為贖或有

誤也又表中有貝到門徒之語亦未知其所云

唐英公李勣碑 高宗御製并行書 儀鳳二年十

月 碑下段並闕而所存者乃如銀鈎鐵畫粲然可觀

其結字與紀功頌同而差小然道勁倍之矣碑云

祖康譙郡太守而世系表祖名元起康乃其叔祖
自當以碑爲正又舊書勣卒年七十六新書作八
十六碑所書與舊書合今攷勣年十七從翟讓爲
盜二書並同而自大業九年天下盜起至唐總章
二年勣卒五十七年耳則新書必誤也

唐李万通造彌勒像記 正書 儀鳳三年七月

丙戌寅字作成寅天后字作天右僧惠簡造像記
后字亦如此寫按顏元孫干祿字書云后正右俗
則唐人俗書如此

金石跋 卷三

唐敬善寺石像銘 李孝倫撰 正書無姓名 無
年月 文刻金石文鈔

史載太宗十四子韋妃生慎初王申後徙紀此云
紀國太妃韋氏則慎之母也銘無國號及建元年
月故中州金石考列之石佛六碣之中而誤次之
元魏之下初不知其爲唐建也又云六碣今惟安
戎陸渾始平尚存則不知此石已亡而余所得者
爲舊拓與抑黃玉圃所著書但據志乘而未嘗深
考與銘李孝倫撰而無書者姓名然其書誠得北

朝之流風遺韵宜覽者之不能辨而以爲魏碣也
唐奉仙觀造老君石像碑 李審幾撰 沮渠智烈
正書 垂拱元年十二月 文刻金石續鈔

此唐宗李儒意等二百人爲高宗初崩而造以頌
德也碑有云闕二仰惟先顧闕二之徽音皇帝
嗣守隆基光武丁之睿道上二句當爲諛武氏語
而爲人捶去四字可見好惡之公愚賤所同而下
二句又似爲睿宗元宗得位之識亦異事也碑爲
儷語頗流利而書尤道健有法唐碑中之最佳者

金石跋 卷三

唐王元宗口授銘 弟紹宗甄錄并正書 垂拱二
年四月 文刻金石文鈔

王元宗自謂宅性元鄉而令其子姪行儒教喪紀
之迹其所令反其所好殆有不敢自信者與碑爲
其弟紹宗書然紹宗嘗言虞世南被中畫腹與余
正同蓋自負其書之同于伯施也今觀其迹結體
雖方整而規模不免狹隘是稍能具體蘭臺而遜
其險勁者烏足與伯施抗衡哉

唐美原神泉詩序 韋頊撰 尹元凱篆書 垂拱

四年四月

碑兩面皆篆書其一面額題美原神泉詩序一面

額題大唐裕明子書下有徐彥伯字光文云美原

天澗有神泉生焉裕明子明臺子故人韋烜下漫

漣不可讀後有詩三首一裕明子河間尹元凱字

闕金石文 一左司郎中温翁念字敬祖一天官員

外郎李鵬字至遠似三人為詩韋烜序之而徐彥

伯又述其序之之由也趙明誠金石錄作韋元旦

撰按碑前一面首一行有美原縣尉闕二旦字闕

金石跋

卷三

三三

合而觀之當是韋元旦字烜也彥伯唐書有傳而

云名洪以字行不言其字光碑尚多可識而余以

老眼昏花不復能致力是可歎耳

唐澤王府主簿梁寺墓誌銘 朱賓撰 鄭莊正書

垂拱四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中間叙述運糧及圍塋之勳大約與梁師亮同

當時濫賞所及蓋不止一人矣碑後記書撰人姓

名曰四品孫義陽朱賓撰文五品孫榮陽鄭莊書

此他碑所未有未敢以意為說也

余後見錢竹汀先生金石跋尾引新唐書選舉志

云三品以上蔭曾孫五品以上蔭孫此朱賓鄭莊

者法當得蔭而未得官故云四品孫五品孫也其

言有理因載之

周封祀壇碑 武三思撰 薛曜正書 萬歲登封

元年十二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

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云天冊萬歲二年下截剝蝕

亡其年月似亭林曾見碑下截而知其書年為天

冊萬歲也余家所藏僅上截無以考證今按武后

金石跋

卷三

三四

本紀新舊書並云臘月甲申上登封於嵩嶽大赦

改元是登封在天冊萬歲二年然立碑必當在萬

歲登封元年其寔萬歲登封元年即天冊萬歲二

年且即同此十二月也故仍從金石錄書年

周玕州榮德縣丞梁師亮墓誌銘 正書無書撰人

姓名 萬歲通天二年三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云屬龍庭月滿紫塞塵驚命將出師飛芻挽粟

君戶庭不出輦甲匪疲遙同轉輸之勤遂獲茂功

之賞永隆二年以運糧勲授上柱國似譏其濫功

冒賞者按史無永隆二年卽開曜元年也正月突厥寇原慶二州命裴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以伐之九月壬戌行儉俘突厥温傳可汗阿史那伏念以獻乙丑改元卽其事也師亮起家一醫生耳戶庭不出而冒運糧勲至授上柱國碑據實書之初不爲諱可謂古之遺直而于屬文之體似少商量矣然卽此亦可見當時夤緣虛濫上下相蒙習以爲常恬不知怪故其子孫亦不以爲嫌而遂用之也

金石跋

卷三

三五

周立昇仙太子碑 武后御製并行書 聖歷二年

六月 文刻金石文鈔

右碑武后御製御書其事不足復汚齒頰然其文頗暢行草亦佳不可棄也碑文有曰開廟後之新基得藏中之古劍按陳子昂冥冥君墳記云皇帝因登嶽山望少室尋古靈跡得王子晉之遺墟在永水之層曲欲開石室營壽宮庀徒方輿得古藏焉內有甃瓦長二丈二尺濶八尺中有古劍一銅碗一瓦器二又有古五銖錢朱漆片及振撥之塵

手灰滅卽具物備容還定舊壙哀其銘志磨滅姓位不顯乃錫之各曰冥冥君云觀子昂之記則碑所云卽其事也然不卽以爲子晉之墳而錫之冥冥君之號可見武氏雖溺情不返而猶有其慎之思焉余壬子歲於金陵市上見一碑體製甚異最中一行爲控鶴監張昌宗上下左右列諸臣名勢若拱衛正書精緻疑爲此碑之陰時倉卒不能細看又囊中無錢不得買之及再往則已失之矣返而懊惱竟日姑記於此以俟知者

金石跋

卷三

三六

周懷州大雲寺碑 賈膺福撰并八分書 大足元年五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

碑雖漫漶而分書精妙有漢人遺意固遠出唐初褚亮馬周二碑上矣舊唐書武后鑄九鼎圖寫山川物象命工書人賈膺福薛昌容李元振鍾紹京等分題之今賈書可見者惟此碑而已膺福後以黨太平公主爲元宗所誅蓋有文而無行者碑云河內大雲寺者本隨文帝所置之長壽寺也當武后時和州浮屠上大雲經著革命事后喜詔天下

立大雲寺事在天授元年而余碑闕年月據金石錄爲大足元年卽長安元年也正月丁丑改元大足十月辛丑改元長安金石錄又云碑陰長安二年蕭懷素書余未得見之

周夏日游石淙詩并序 武后御製 薛曜正書
久視元年五月 文刻金石文鈔

顧亭林云碑凡大周年者天作而地作堊人作至聖作璽臣作思季作季月作㊦亦作匝日作㊧星作○正作缶授作楸亦作釐初作醜唯屐字無可

金石跋

卷三

三七

考疑是應字朱竹垞亦云屐蓋金輪十三字之一顧炎武吳任臣均疑爲應字想當然矣今按此碑羣臣和者詩凡十六其題並曰侍遊應制則屐非應字明矣此碑金石文字記曝書亭集皆著於錄何其不詳攷也

左春谷曰唐武后所製字據唐史載有十二佩臚集韻等書則有十九皆無屐字昇仙太子碑武后御製書其碑多用新製字然如式授三皇之訣授字仍書作授聖字既書作璽而播聖子之懿範

又書作聖年字既書作季而同季而語纔賭昔季之規百穀喜于豐季歲往季移季載超忽季字又仍從說文作季是碑崔融詩龍旗畫匝中而下月既作匝而姚元崇之詩石泉石鏡恒留月月字又仍作月豈當時雖有創製新字而隨筆所之亦可不拘一轍耶若然則侍遊應制諸詩應不作屐亦無容爲亭林竹垞諸公難矣又武后自書昇仙太子碑靈應難窺屐薦昇中之應亦皆作應則又不獨此碑爲然也

金石跋

卷三

三八

周遊仙篇 武后御製 薛曜正書 無年月詩刻金石續鈔

詩末句云方期久視御隆周則此久視元年之所作而刻之於石者也武氏此詩不見於他書而古今金石家亦未有著于錄者故存之

周立紀信墓碑 盧藏用撰并八分書 長安二年七月 文刻金石文鈔

舊唐書高宗本紀麟德二年十一月丙子次于原武以少牢祭漢將紀信墓贈驃騎大將軍而此文

乃云載歷數百莫能表之可謂不善于頌揚君父
失作文之體矣碑爲盧藏用篆文并分書字尚完
好而乏古意疑爲後人之所翻刻且碑立于長安
二年乃不用武氏所製一字何耶

周杜夫人墓誌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長安三年
十月

碑首三行漫漶而叙夫人之曾祖父下不叙其夫
家但云名爲不朽聞杜氏之春秋年則有行見楊
家之輪轂是其夫楊姓也

金石跋

卷三

三九

唐姜柔遠碑 姜瞻撰并正書 無年月

碑僅下段且漫漶不可識其知爲姜柔遠碑者以
中有公諱遐字柔遠及首行有姪郟國公瞻撰并
書字也史叙柔遠旣簡略而碑復不可證明亦不
幸矣

古墨齋金石跋 卷四

琴士趙紹祖輯

男國棟校

唐比邱尼法琬碑 沙門承遠撰

劉欽旦正書

景龍三年五月 文刻金石文鈔

法琬曾祖鄭王亮景皇帝之子高祖子元懿亦封

鄭王故以大小鄭王房別之此所謂大鄭王也祖

襄邑王神符淮南靖王神通之弟唐書有傳父懋

德初封郡王貞觀初以封德彝之言例降爵為臨

金石跋

卷四

川郡公案宗室世系表稱其官為刑部尚書傳云

少府監碑云少府監宗正卿兵部尚書是史畧也

碑稱永徽六年襄邑王薨奉為亡父捨所愛之女

請度出家孝慈兩失懋德之謂矣

唐長安縣丞蕭思亮墓誌銘

顏惟貞撰

正書無

姓名 景雲二年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文叙蕭思亮先曾言曰遠則文終翼漢 侔乎二

八近則武皇祚梁業光乎三五王仲寶褚彥回碑

宏二八之高模注以為八元八愷文蓋用此至業

光乎三五倣班固事勤乎三五句也秦漢以降世

風不古人臣之頌其君者動曰上減五下登三固

時事之不容不爾今以唐人而追言梁武乃亦作

此等語真是隨手牽扯用慣不覺也梁武有知應

愧謝吾子之過譽矣

唐景龍觀鐘銘

睿宗御製并正書

景雲二年九

月 文刻金石文鈔

睿宗書之可見者順陵碑僅存數段而此銘幸全

觀其體兼篆隸方整之中時露古意可愛也寶泉

金石跋

卷四

述書賦云睿宗垂文規模尚古飛五雲而在天運

三光以窺戶其言非虛譽矣

唐田義起石浮圖頌

王利貞撰

正書無姓名

太極元年四月 文刻金石續鈔

其文有曰孝乎惟孝知唐人句讀未改漢舊也頌

文鄙俚而前有富潤石室貨積銅山之言後題名

有弟燕州大雲寺僧智崇妹明度寺尼護念其富

如此而弟妹並捨去入空門按舊姚崇傳云中宗

寺者富戶強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又辛替否
疏云當今出財依勢避役姦訛者盡度爲沙門觀
此碑知其非虛語也

唐涼公契苾明碑 婁師德撰 殷元祚正書先天

元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續鈔

趙子函謂碑立于先天而仍稱大周革命仍用武
氏製字爲不可曉顧亭林亦云先天元年十二月
乃元宗授禪之後而碑猶用武氏字不知碑實作
且書於萬歲通天之年至先天而始立之者也按

金石跋

卷四

三

此碑爲婁師德製文師德歿于聖歷二年在武后
時得不稱大周革命乎又碑末一行記立碑年月
字差小並不用武氏製字而文中稱涼國公聳後
言涼國公高立是立碑時聳已卒而高襲封其非
一時之事明矣新舊唐書何力傳皆云文葛而明
此碑乃云祖繼舊唐書文葛繼爲莫賀咄特勒然碑不應不書名 新書但
言明子聳襲爵而碑有次子嵩又有子崇皆賴以
傳者也

端木星垣曰碑于何力既書名則上兩世自應書

名但舊書何力傳祇載其父葛而不載其祖新書
雖稱鉄勒哥論易勿施莫賀可汗之孫而哥論易
勿施以文勢當是可汗稱號固未正言其祖名哥
論易勿施也是碑於明之曾祖及祖兩世名皆缺
其曰祖繼者即舊書繼爲莫賀咄特勒之繼較史
少一爲字耳恐非即以繼當其祖名也又葛與哥
論之哥音相近恐亦蕃號中字將無何力少孤入
唐後譯音不審並葛亦非即其父名乎

唐祈雨周公祠碑 賈正義撰 正書無姓名 開

元二年十二月

卷四

文刻金石文鈔

四

此河南尹李傑等因開元二年之旱禱於公廟既
雨而爲此頌也碑無書者姓名而正書迺健有力
唐碑之至佳者碑云公字朝明余未之前聞此疑
好奇者之過也李傑本名務光新舊書皆有傳又
舊書劉晏傳載晏遺元載書云到河陰鞏洛見宇
文愷置梁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
堤餽像河廟儼然如生是傑誠能留心于民事者
唐將作監主簿孟友直女墓誌 正書 開元三年

四月

序云女十一娘字心河間人也年十九適馮貞祐誌不繫其夫姓者女卒于父之廨舍而父母為葬之也然溺于愛而昧於義矣

唐雋州都督姚懿碑 胡皓撰 徐嶠之正書 開元三年十月 文刻金石續鈔

舊書姚崇父名善懿新書各懿字善懿惟宰相世

系表名懿字善意與碑合當為是懿葬于硤石而崇別葬其母劉氏於萬安山述遺令曰昔邴根矩

金石跋

卷四

五

沐德信咸以同窆為非實獲我心當從其議余按

昌黎公李道古墓誌銘云其葬用古今禮以元配

韋氏夫人祔而葬次配崔氏夫人于其域異墓意

唐制繼娶不得同穴懿先娶張氏又娶李氏後娶

劉氏崇故述遺令以泯其不得合葬之迹耳不然

合葬于防我夫子行之崇不於是法而焉法耶

唐法藏禪師塔銘 田休光撰 正書無姓名 開元四年五月 文刻金石文鈔

文言禪師于永徽中勅為濮王度所謂天孫利益

禪門得人按史魏王泰以傾太子承乾事降王東萊尋改王順陽貞觀廿一年進王濮高宗即位詔泰開府置僚屬車服膳羞異等薨年三十五子欣嗣王此言為濮王度而云天孫利益當是為嗣王欣度也碑正書頗雅倩但小弱耳

唐宗聖觀主尹文操碑 員半干撰 八分書無姓名 開元五年 文刻金石文鈔

此碑序既牽強文尤俗鄙半干命名謂應五百之期雖不知量然文義亦當不至是竊疑為道流之所假託又篇中每有承接不明意義不貫者意碑當大德翻刻時已多殘闕或為聶志真所補綴而成之也按唐書方技傳文操無名舊書高宗本紀上元三年四月戊午幸九成宮秋七月葺起東井指北河漸東長三丈掃中台指文昌宮凡五十八日方減永淳二年復行封中岳禮上疾而止篇中所述頗多誕妄而此二事却與史合

金石跋

卷四

六

唐兗州都督于知微碑 姚崇撰 正書無姓名 開元七年六月

開元七年六月

宰相世系表志寧在宣敓下云以宣道子繼知微碑則仍書曾祖宣道也知微唐書無傳碑記其官甚詳而為岐山縣令累除蒲晉潤三州長史授絳州刺史皆有惠政

唐曲阜縣修孔子廟碑 李邕撰 張庭珪八分書

開元七年十月 文刻金石續鈔

舊書開元三年擢邕為戶部郎中邕素與黃門侍郎張廷珪善時姜皎用事與廷珪謀引邕為憲官事洩姚崇嫉邕險躁左遷括州司馬後徵為陳州

金石跋

卷四

七

刺史此碑立于開元七年繫銜使持節渝州諸軍事守渝州刺史是邕先為渝州後為陳州而史不載者闕也碑廷珪書廷字作庭今雅雨堂所刊金石錄目從史作廷以未見此碑故也

唐華嶽精享昭應之碑 咸廩撰 劉升八分書

李休光題額 開元八年 文刻金石文鈔

碑刊于後周華嶽頌之陰即文所謂倬彼金石載刊其陰者也開元八年歲在庚申以旱命舊相蕭頴禱于華岳既雨而祠以報之故為此碑按史八

年三月免水旱州逋負即其事矣咸廩之文頗為

簡古劉升分書亦差有漢意是唐碑中之最佳者

後有一行題崔漢衡官銜姓名末又有四言四句

為興元元年華陰縣令盧倣書不知漢衡自題各

而詩為倣所作與抑漢衡為詩而倣書之也按漢

衡貞元三年以兵部尚書為會盟副使平涼劫盟

見執吐蕃或興元元年已為此官不可知蓋上距

開元八年六十五年矣

此文咸廩作述祈雨事以美蕭頴而末云蘓公作

金石跋

卷四

八

頌孔碩其聲語殆未得吉甫作頌詩意

唐鎮軍大將軍吳文墓誌 僧大雅集王羲之行書

開元九年十月

俗名半截碑中有云惟大將軍吳公諱文故知為

文誌也文宦寺而有妻李氏其頤命願不合於雙

棺則其幽閉之恨深而死無所諱也碑集右軍書

雖形模具而精神亡矣

唐易州李文安造石浮圖銘 梁高望行書 開元

十年四月 文刻金石續鈔

此易州新安府折衝都尉李文安爲亡妻薛氏造石浮圖銘也碑無撰人姓名書者爲前遂城縣書助教梁高望按新唐書地理志易州有府九新安其一也舊唐書職官志自京畿以及中下諸縣皆有助教一人助教而加書字或者其所職與

唐御史臺精舍碑銘 崔湜撰 梁昇卿八分書

開元十一年 文刻金石文鈔

碑前題云中書令崔湜任殿中侍御史日暮文後云開元十一年殿中侍御史梁昇卿追書湜此文

金石跋

卷四

九

作于長安初至開元時已得罪死而猶追書其文是其文必爲一時所重今按其辭不能據理道以導羣愚明政刑以怵罔法而乃云惟佛之國胡不歸命以自保胡不稽首以道災可謂陋哉而居然曰予忝文儒之林不可笑乎

御史臺精舍碑陰 刻金石文鈔

陰分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三列首一人皆八分書後皆正書朱竹垞謂薛侃侃之名凡三見然其中尚有四見五見者不獨侃侃也按舊唐書

契丹列傳開元十八年可突于殺邵固降于突厥詔中書舍人裴寬給事中薛侃等分道募壯勇之士意者卽此人歟

唐京苑總監茹守福墓誌銘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開元十一年八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無書撰人姓名而正書遒健有渤海筆意茹君卒于開元十一年六月八日辛丑碑不書其春秋而曰享年三百三甲子四旬有二日矣以厯推之茹君當是庚申日生年五十有一據左傳絳縣老

金石跋

卷四

十

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盡老人卽以是日生故曰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今茹君以庚申日生而曰三百三甲子用事已屬勉強而又曰四旬有二日尤爲不韻也

唐楚州淮陰縣娑羅樹碑 李邕撰并行書 開元

十一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翻刻也碑繫銜云海州刺史李邕文并書當在邕爲陳州刺史前而新舊史皆不載

唐龍門山石龕記 行書 無年月

前似有御書字後有開元字而年已缺中間多記
諸內侍之名其前則高力士楊思勗蓋造像之記
也書多殘闕而存者特精彩異常

唐內侍高福墓誌銘 孫翌撰 行書無姓名 開

元十二年正月 文刻金石文鈔

力士本姓馮中人高延福養爲子故冒其姓史但
云高延福碑云公名福字延福疑碑是也銘爲孫
翌季良撰以力士之奢而爲其義父作墓誌乃云
衣食所窘亦可謂不善措辭者矣

金石跋

卷四

十一

唐淨業法師靈塔銘 畢彥雄撰 正書無姓名

開元十二年六月

延和元年卽先天元年也是年五月辛巳改景雲
爲延和八月甲辰改延和爲先天銘云延和元年
身現微疾六月十五日告滅卽以其年十月十五
日陪窆于神禾原大善導闍梨域內時十月巳改
先天未爲明了也

唐楊將軍新莊像銘 正書 開元十二年十月刻

金石續鈔

此亦當爲楊思勗所造而攷其歲月似在花臺銘
之前也按史楊思勗以開元十二年征五溪進輔
國大將軍從封泰山進驃騎大將軍封虢國公封
泰山在十三年攷此銘但題楊將軍而不云虢國
公也但花臺銘不云驃騎而仍云輔國似史載思
勗官亦有誤耳

唐涼國長公主碑 元宗御八分書 蘓頌撰 開

元十二年十一月

碑雖漫漶尚多可讀有曰公主諱光字花莊有曰

金石跋

卷四

十二

故丞相虞公太原溫彥博曾孫曦有曰開元十二
年八月薨於京兆永嘉里有曰其年仲冬壬申陪
葬于橋陵按公主傳云沆國公主字華莊始封仙
源下嫁薛伯陽不言其嫁溫曦汲古閣本涼國乃
誤作沆國至花莊作華莊碑無先封仙源嫁薛伯
陽事而史已先載荆山公主下嫁薛伯陽則必有
一誤也又宰相世系表曦是彥博元孫而碑爲曾
孫皆當以碑爲是金石錄謂碑立于開元十二年
八月蓋但見其薨之月而未攷其葬之月也

唐號國公楊花墓銘 申屠液撰 正書無姓名
無年月 文刻金石續鈔

此銘有序而無銘新莊像銘有銘而無序故或疑其本一事而分刻之然新葬像銘在開元十二年而思勗十三年從封泰山始封號國公此銘題云號國公楊自在新莊像銘後非一時事也

唐號國公楊思勗造像記 行書無書撰人姓名
開元 闕 年四月

碑殘闕存字不及半而有云則號國公楊思勗其

金石跋

卷四

十三

人也又有鑿石龕及菩薩各一等語知其為造像記矣碑無書撰人姓名而行書特圓湛精彩唐碑無名于世者字尤妙絕以拓者少後人未鑿改故也

唐右武衛將軍乙速孤行儼碑 劉憲撰 白義暉
八分書 開元十三年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昭陵碑皆殘闕而此獨完好然諸碑類多名臣其功炳于史冊固無係于碑之存與不存而此乙速孤行儼者名不見于新舊史而碑適存焉天也雖

然名不登於史而碑復不存于世者抑又何限而余能無慨耶

甲午之春余寓秦淮客舍時婺源王經大 名元江
寧陳澹庵 名裕源 相與過從經大出此碑見示宋元

間舊榻也因以別本囑澹庵校而識之然余時猶未嘗有志于集錄不過適然之事而已丁酉再過白門則澹庵謝世庚子復往訪諸婺源之就省試者則經大又謝世矣數年之間知交零落即是碑亦不知歸于何所每一迴憶不勝慨然

金石跋

卷四

十四

碑云公諱行儼字行儼人之有字或因其名而字之或別有取焉若名字相同不字可也而載于唐書不一其人若李神符郭敬之郭子儀李嗣業張嘉貞尚可孤白元光侯仲莊張孝忠魏少游戴休顏高崇文劉允濟孟浩然皆是焉其意何哉

唐鄆國長公主碑 張說撰 明皇御八分書 開元十三年四月

按新書公主傳鄆國始封荆山下嫁薛儼又嫁鄭孝義碑不為諱有云求之令族嬪于薛氏其後君

子晨歌天人晝哭未亡爲稱生意盡矣改降鄭氏均養七子麻廕二宗汾陰之室忘亡滎陽之黨相慶當時大手筆人作文如此可見唐時節義不明如此等事其相既明載之其君又親書之而不以爲羞不有宋儒起而昌明其教則泯泯焚焚者將何所底止哉

唐紀太山銘 元宗御製并八分書 開元十四年九月 文刻金石文鈔

嘉慶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吳子柳門以太山銘

金石跋

卷四

十五

寄示時逼歲除不能展觀三年正月九日風和日美淨掃庭宇與弟繩祖取而視之見其紙幅百裂顛倒錯亂因委之於地零星補續往來起伏何啻千數自辰至未審定再三文從字順始成全璧腰酸腿硬日花亂飛其樂自如也碑前後凡二十四行行五十一字字徑六寸而中多空格跳行之書闕者三十餘字非碑闕多紙裂耳其寔闕者不過十餘字趙子函石墨鐫華謂下三尺許爲搨工焚蝕遂闕百餘字者彼特得之傳聞實未嘗留心于

此碑也然非余兄弟之喜事而不憚勞亦烏足以知其言之非哉

元宗封泰山在開元十三年而銘刊于十四年銘文首云朕宅帝位十有四載者元宗卽位于先天元年至開元十三年爲十四載也時未改元爲載而曰載者文中偶一用之也

唐銀青光祿大夫陳憲墓誌銘 八分書 開元十四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前半多闕其知爲陳姓者以有泊七葉有漢大

金石跋

卷四

十六

將軍棘蒲侯武之辭也憲不見于唐書而所著有中道通教二論注周易撰三傳通誌廿卷集內經藥類四卷合新舊本草十卷未有一載于藝文志者非得此碑憲其湮矣

唐薦福寺思恒律師誌文 常東各撰 正書無姓名 開元十四年十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思恒一俗僧耳而中宗至爲圖像林光殿御製畫讚此可笑也舊唐書姚崇傳崇臨終遺書以誠子孫有曰近日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傾國造寺然則

事佛求福乃更得禍固非獨自昌黎發之矣碑無
書者姓名而撰者姓常闕其名然序末有東名願
託勝因之辭則其人名常東名也

唐道安禪師碑 宋儋撰并行書 開元十五年十
月

碑断裂殘闕不可讀宋儋書險急偏側開後來惡
札法門絕無唐人端嚴道勁之意

唐嵩岳少林寺碑 裴濯撰并行書 開元十六年
七月 文刻金薤琳瑯

金石跋

卷四

十七

碑有云周武帝建德中納元嵩之說斷釋老之教
率土仰藍咸從廢毀明皇帝繼明正位追崇景福
大象中初復佛象及天尊象按後周書武帝本紀
建德三年五月景子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
沙門道士並令還民并禁諸淫祠禮典所不載者
盡除之宣帝本紀大象元年初復佛像及天尊像
是其事也但碑以宣皇帝爲明皇帝不知何所依
據

叔肖巖曰案周本紀宇文毓諡明皇帝不應稱贊

爲明以混其先贊之爲君與齊高洋隋楊廣等後
之論者直舉其淫侈之號斥爲周天元耳碑稱爲
明皇帝亦作文者狗釋氏之意以其復崇像教故
以美名加之亦何依據之有

唐敬節法師塔銘 正書 開元十七年七月

銘有云學比惇毛富如崑玉世俗以惇毛爲喻學
之多今按以富如崑玉相儷則上句當是言學之
精微耳書者無姓名而正書特謹嚴有法

唐嶽麓寺碑 李邕撰并行書 開元十八年九月

金石跋

卷四

十八

余所得者裝潢本大約不甚殘闕而以失次不可
讀詳其文意不過記寺立于晉太始歷梁陳隋以
至唐並有施財之士修寺之僧而已殊瑣瑣不足
道而北海所書碑則自兩雲麾外惟此尚有本來
面目可寶也

唐代國長公主碑 鄭萬鈞撰并行書 開元二十
三年十二月

碑殘闕據金石錄爲駙馬鄭萬鈞撰并行書今按
碑有曰蒙自奉朱顏世餘載則其爲萬鈞撰無疑

但行書當爲正書耳公主史字華婉碑字花婉史
睿宗十一女公主列在五碑云第四女皆當以碑
爲是碑又云男二女四長子聰次子明新書旣爲
公主立傳而皆不載何其畧也

又按新書孝友傳有鄭潛曜卽代國公主之子尚
臨晉公主者也潛曜當是明之字而以字行臨晉
公主傳誤作下嫁郭潛曜

唐大智禪師碑 嚴挺之撰 史惟則八分書并篆
額 開元廿四年九月 文刻金石文鈔

金石錄

卷四

十九

大智爲神秀之徒舊唐書有傳新書刪之最是碑
文無足錄而史惟則分書不可棄也

唐嵩山會善寺景賢大師身塔石記 羊愉撰 沙
門溫古行書 開元廿五年八月 文刻金石文鈔

景賢爲大通之徒按舊唐書神秀傳卒謚大通禪
師弟子普寂義福並附傳後卽此碑所謂寂成福
藏者也初達摩西來衣鉢相傳祇授一人及五世
而神秀惠能分爲南北宗神秀授徒又如此其衆
而南宗尤盛今之緇徒徧天下率一僧授徒數人

多者至數十人旣爲生民之大蠹亦皆彼教之罪
人其端皆自神秀慧能開之也碑書達摩作達磨
唐碑中往往有之

唐三藏無畏不空法師塔記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開元廿五年八月

此僞刻也其序事至爲誕妄而後又有辨西域僧
呪傳奕事以爲好事者曲爲之說彼張大其教亦
不足言而碑言刊之年月在開元廿五年其論傳
奕事則曰嘗慨資治通鑑稱貞觀中云云不知開

金石跋

卷四

二十

元廿五年何以有資治通鑑也意此乃一不曉事
俗僧之所僞爲而趙子函盛稱其文可觀不可笑
耶又碑稱不空卒於開元廿三年而徐浩所書不
空碑在建中二年去此四十七年矣而子函并而
論之豈以此爲一人乎子函之紕繆如此曾何足
以道古

唐錢唐縣丞殷府君夫人墓碑 顏真卿撰并正書

開元廿六年正月
碑四面書殘闕不可讀魯公自稱第十三姪男左

傳姪其從姑則此稱為當姪又加男可不必也序
首云君号闕定又云君有三子又云特蒙君教直
稱女子為君此金石又一例

唐立周蜀公尉遲迥碑 闕伯璵撰叙 顏真卿撰

銘 蔡有鄰八分書并陰 開元廿六年正月此據金石錄書之文刻金石續錄

右唐張嘉祐為周尉遲迥所立碑廣川書跋據以
辨尚書故實之謬是矣然謂迥於魏之亡無愧于
懷而於周則以興復為任其事有疑是使迥不得

金石錄

卷四

二二

為周之純臣也此則非是按史迥父侯堯本妻周
太祖之姊迥之歷官于魏皆以從太祖征伐而得
是其為周之心膂而非魏亡國之臣明矣豈得責
其不盡節于魏而盡節于周也碑云父侯堯尚太
祖姊昌樂長公主史云大長公主周太祖未授禪
當由孝閔以後之追尊耳碑立于後世本約畧之
辭其歷官亦與史稍異皆當以史為是

端木星垣曰迥為周之純臣固已然其始不得謂
非魏臣也其官雖從周太祖征伐而得然所得者

魏官非即周官也若以昌樂而言迥尚金明獨非

魏公主乎大抵魏晉以降大義不明錚錚者知狗

私恩而已士大夫不免何有于武人况迥發憤于

王謙司馬消難之先事亦獨烈是迥之於周以恩

始實以義終君子善善從長固不欲追魏事耳非

於魏遂可無憾也廣州並後事而疑之誠為深文

今乃並前事而護之又太用寬典矣

尉遲迥碑陰 迥元孫士良撰 蔡有鄰八分書
開元廿六年二月

金石跋

卷四

二二

碑陰下段殘闕其上有額八分書獨全曰周大師
蜀公碑陰記開元廿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元孫士
良述文叙迥死節之烈而并述張嘉祐德政百姓
歌之之事

唐任城縣橋亭記 游芳撰 王子言八分書 王

日雲篆額 開元廿六年閏八月 文刻金石文鈔

開元十三年東封泰山蓋橋成於此時而因以其

餘資建亭為記也文為游芳所纂詞意流麗王子

言分書亦不惡亦唐碑之佳者

唐御註道德經 元宗御註 正書無姓名 開元

廿六年十月 其勅刻金石文鈔

此易州本也前有開元廿年勅中分道經德經為上下而註之後有易州刺史田仁琬奉勅立并列別駕周憲高陽軍副史鄭景宣試司馬杜欽賢道士染虛心檢校上座解昇各未記奉勅建立之年月蓋勅下于廿年而碑立于廿六年也碑無書者姓名然以他碑證之知其為蘓靈芝靈芝所書田公德政碑但作田琬而此碑曰仁琬與史所載名

金石跋

卷四

二二

合

唐易州鐵像頌 王端揆 蘓靈芝書 開元廿七

年五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後脩載盧君在易政績按史盧暉無傳新書地理志瀛洲下載開元廿五年刺史盧暉自東城平舒引滹沱東入淇溉田五百餘頃田仁琬德政碑開元廿四年為易州刺史蓋暉遷瀛州而琬代之即此碑所謂盧君遷于瀛田君至自靈者也又舊唐書元宗本紀開元廿八年魏州刺史盧暉開通

濟渠白石灰巢引流至州城而西却注魏橋是暉為瀛州後又為魏州而皆有善政合二史與此碑觀之亦可以不朽矣

唐易州刺史田琬德政碑 徐安貞撰 蘓靈芝書

開元廿八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舊唐書高仙芝傳仙芝少隨父至安西事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未甚任用又曰小勃律為吐蕃所招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夫蒙靈管累討之不捷似仁琬為安西都尉在蓋嘉運之前今按碑開元

金石跋

卷四

二四

廿七年琬朝京師廿八年遷安西都護而史廿七年蓋嘉運破突騎施之眾擒其王吐火仙送于京師廿八年蓋嘉運入獻捷上嘉其功以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則是嘉運遷隴右仁琬始代其任也又王忠嗣傳開元廿九年以田仁琬充河東節度使是仁琬在安西一年即遷河東而靈管代之正當在蓋嘉運之後夫蒙靈管之前史叙次偶倒其文耳新舊史皆云仁琬而碑但云名琬字正勤然以事攷之寔一人也 易州石刺道德經碑後題各作仁琬

唐莒公唐儉碑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開元廿九年一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

江寧侯貞友孝廉嘗以此碑索跋既書以歸之矣歲久忘之而余所得本殘闕過甚惟有云惟尉遲敬德頗諳事機公示之以安危告之以成敗似儉隋武周時事而敬德之降儉有力也又前有云封新成縣公尋改為晉昌郡公史但言為相國府記室晉昌郡公是畧也趙明誠趙子函皆言此碑行書而碑寔正書圓勁秀偉唐碑中不多見惜不得金石跋 卷四 二五

書者姓名耳

唐夢真容碑 牛仙客奏 蕪靈芝之行書 開元廿九年六月 文刻金石文鈔

一本作張九齡當從易州本作牛仙客蓋後人不知攷古但以喜九齡之名而易之而不知其晚九齡也碑立于開元廿九年明年改元天寶亦治亂升降一大端矣

唐雲陽觀桓尊師碑 行書 開元廿九年十月

碑殘闕無書撰人姓名而行書可觀其前題云大

唐潤州曲阿縣雲陽觀故監齋桓尊師碑文事雖無足採取而古今未有著於錄者中有云斯並載在碑陰布諸人口是碑尚有陰而余未得之

唐雲麾將軍李思訓碑 李邕撰并行書 無年月 碑題下有一行云族子海州刺史邕撰并書邕非宗室江夏李氏也但以同姓故稱族子今翻刻本易作唐刺史李邕書者謬也思訓武后時棄官變名十有六載其擢宗正卿也封真彤伯韋后三思時又出為岐州刺史皆史所未詳又史云開元初金石跋 卷四 二六

進彭國公加戶滿四百而碑封隴西郡公時已食邑三千戶其懸絕如此

唐金仙長公主碑 元宗御行書 徐嶠之撰 此據錄書 無年月 金石

碑行書而前御書二字八分書按公主傳太極元年金仙公主與玉真公主皆為道士築觀京師以方士史崇元為師觀始興詔崇元護作日萬人又裴濯傳睿宗造金仙玉真二觀時旱甚役不止灌上言春夏不可起土功召旱疫有如農桑失時戶

口流散雖寺觀營立能救饑寒傲哉不報史言崇
元事太平公主得出入禁中其人可知其事亦可
知也良由唐圍門不肅公主驕逸擇配得婿尚非
所願築觀宮外得以自由耳公主卒年卅有四史
所失載也

古墨齋金石跋 卷五

琴士趙紹祖輯

男國楨校

唐雲麾將軍李秀碑

李邕撰并行書

天寶元年

正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

金石文字記載春明夢餘錄云萬曆初宛平令李

蔭署中掘地得六礎洗視乃此碑存者百八十餘

字碑首存唐故雲三字而余所得拓本已無之矣

蓋存字僅百二十餘然董氏嘗摹此碑於戲鴻堂

金石跋

卷五

幾過三百字豈董氏所見者在未為礎前之本耶

余按此殘字中如利倍往昔功省今茲及遼水隴

山等語鴻堂皆無之疑董氏不無附會且其書恣

肆亦不似此碑之謹嚴也

唐充公頌

張之宏撰

包文該正書

天寶元年

四月 文刻金石文鈔

舊唐書開元廿七年八月甲申制追贈孔宣父為

文宣王顏子為兗國公餘十哲皆為侯夾坐後嗣

褒聖侯改封為文宣公此頌為曲阜令張之宏撰

而述都督李庭誨之言宣王既以銘焉充公豈宜

闕爾是之宏先已為夫子作銘今不可得而見也

銘文不足揚亞聖之德而語多自譽何耶

唐韓賞祭華嶽文

韓擇木八分書

天寶元年四

月 文刻金石續鈔

碑首云惟廿七祀當是開元廿七年至天寶元年

而始書而刻於石也此碑以擇木八分見重於世

其署銜榮王府司馬者元宗第六子贈靖共太子

琬初名嗣元封甄王後改名湜封榮王開元廿五

金石跋

卷五

年改名琬者也

其額云開元十三年六月九日建正書據金石文

字記云韓賞告華嶽文在述聖頌碑陰上方述聖

頌是開元十三年刻或者此本為刻述聖頌陰而

設僅刻其額而未之刻賞遂因而刻之耶額左右

云觀察推官劉繼元節度推官韓翹

唐元元靈應頌

戴琯撰序

劉同昇撰頌

戴伋

八分書

天寶元年七月

文刻金石文鈔

右碑後題名朝散大夫守倉部郎中上柱國戴琯

換序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曾孫戴伋書疑
伋于琬爲曾孫行非必其嫡曾孫也戴氏宰相見
唐書者二人胄與至德而已今伋列銜爲尚書右
僕射而史不書知史之所闕者多按舊唐書天寶
元年二月改左右丞相依舊爲僕射八月李林甫
加尚書左僕射李適之兼兵部尚書左僕射裴耀
卿爲尚書左僕射其時戴伋或爲右僕射不可知
第史復僕射雖在二月而加林甫等以僕射銜則
在八月今此碑建于七月而伋已列銜爲右僕射

金石跋

卷五

亦當爲史之誤耳

此余前刻金石文鈔跋云爾然戴伋官至僕射史
縱不爲立傳亦何至不一見其名蓄之於心疑不
釋也後見錢竹汀先生所跋梁寺碑謂四品孫五
品孫是當蔭而未得官者深嘆其言之有理而例
而推之或伋曾祖曾官尚書右僕射法當得蔭曾
孫而伋因繫之於署名之上亦未可知惜宰相世
世表其載戴胄與至德之子孫甚簡畧而無以證
明之也神爲劉同昇撰須同昇各見杜暹傳舊書

曰同升新書曰同昇新書是也

叔肖巖曰按宰相世系表戴胄至德之後惟載良
紀一人則伋非胄裔可知梁寺碑四品孫五品孫
虛銜耳旣畧爲尚書右僕射豈虛銜之比而可繫
於名上乎第謂史有闕畧則可不必如竹汀先生
之說也

唐貞元張尊師碑 蔡瑋撰 韓贊行書 天寶二

年六月

自玉真公主度爲女道士而道流之依影附聲者

金石跋

卷五

競趨其門高自標置此張尊師碑觀其文中所述
亦殊無異人其死也謚貞元而至題爲清虛洞府
靈都仙聖張大之辭可笑

唐隆闢法師懷惲碑 行書無書撰人姓名 天寶

二年十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題下有懷惲及書四字蓋後人游戲之刻非原
碑所有也碑叙其祖後不及其父而述其母殊非
文體至懷惲之剝落乃託之高宗之夢特令辟召
尤浮屠張大之辭不足爲信碑無書者姓名而行

書流逸可觀

嵩陽觀聖德感應頌 李林甫撰 裴迥題額

浩八分書 天寶三載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自秦皇漢武求不死藥前鑿非遙而後之人主踵

而行之未有已也然漢武後頗自悔以為世豈有

仙至梁武帝敬信陶宏景委以金丹事竟不成而

宏景以為中原隔絕藥力不精之故帝以為然然

丹之不成梁武不以為疑宏景要不能自諱也元

宗命道士孫太冲鍊丹嵩陽而李林甫為此文以

金石跋

卷五

五

頌其事則直云九轉已畢馳駟以獻三事百寮奉

觴稱賀欺人耶自欺耶林甫之佞不足責吾不解

明皇聰明英武而甘于受欺至於如此恐不得以

常情度之謂惑于邪說巧佞而不知也

又按舊唐書李德裕傳敬宗迎隱士周息元李德

裕獻書中有高宗朝劉道合元宗朝孫旣生俱成

黃金二祖竟不敢服之語德裕之所謂旣生者或

即此碑之孫太冲也若然則元宗雖而受林甫之

欺而心自明了此所以能永其年歟

唐翊麾副衛薛良佐塔銘 再從兄鈞撰 正書無

姓名 天寶三載閏二月

其末云以來年閏二月十二日建塔于終南山施

施林善知識之次其實天寶二祀也則葬預定于

來年而撰文刊石則在二年也碑叙良佐溺於佛

教而其卒也小斂在床乃有三旬而出膚不改常

百日開空色不渝舊之語尤為非禮余問之今學

釋氏教者亦未有行之者也

唐御註孝經 元宗御序御註并八分書 皇太子

金石跋

卷五

六

序題額 附李齊古表正書 元宗御批草書 天

寶四載九月 表批刻金石續鈔

前為御製序中刻孝經并註後有國子祭酒李齊

古表表後有元宗批荅草書三十八字其下有李

林甫等題名四十五人林甫不書姓嵩陽觀聖德

感應頌林甫亦不書姓也惟內有間不書臣者不

知何故當是脫誤耳據齊古表是孝經刊成打本

以獻則表與批荅是後所附刊也

唐逸人竇天生碑 李邕撰 段清雲正書 范文

題額 天寶六載二月

碑正書而畧帶行意亦佳逸人諱天生字自然其文剥落不可讀碑立于天寶六載二月而豈于是年正月得罪死蓋先為之故清雲書之也

唐世稱隱逸為逸人故舊書楊炎傳云父播名在逸人傳武元衡傳云祖平一事在逸人傳然舊書但有隱逸傳而無逸人傳此蓋唐史臣原文未刪正者天生宦者明禮之父其以逸人稱固非播與平一之比然亦可見唐時之例稱隱逸如此蓋逸

金石跋

卷五

七

人猶逸民唐避民字故也

唐文林郎潘智昭墓誌銘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天寶七載七月 文刻金石續錄

碑首云遠國流芳楚大夫汪之緒也汪即潘崇之子潘廸爾不言崇而言汪豈以其躬弑楚成耻而諱之耶漢潘乾校官碑不諱崇後漢質于唐也

唐王屋山 闕 尊師碑 弟齊莊撰 翟 闕 行書 天

寶十一載二月

碑首殘闕遂不得其姓下有故靈昌郡太守息翟

闕

書而後有弟道士曰齊莊鶴原永懷式昭至德之語知其所撰也碑有云法師諱若水字齊物彭城人有云玉真公主既捨館陶之封卜居平陽之洞以為常娥餌藥乘兎輪以長生羸女吹簫登鳳樓而久壽遂于仙人臺下建立山居按貞元張尊師碑亦云公主幽居曰平陽洞府小有仙臺先生亦德契言從道同心一良由唐閨門不肅公主假出家之名卜居于外而一時羽流之無行者依影附聲相率出其門下其徒不以為羞又張而大之

金石跋

卷五

八

也二碑本無可採取故余不錄于文鈔以古今未有著于錄者因畧而言之如此

唐永泰寺碑 沙門靖彰撰 荀望正書 天寶十

一載閏三月 文刻金石文錄

永泰公主中宗女也大足中忤張易之為武后所殺中宗極悲念之號墓為陵故緇流之善逢迎者緣此而請立寺此永泰寺所由名也碑書後魏孝明帝上空三格殆不通古今之徒者

唐千福寺多寶佛塔碑 岑勛撰 顏正卿正書

徐浩題額 天寶十一載四月 文刻金薤琳琅

書法之弊極矣而魯公此書近世猶知寶愛若其
他則非惟棄而不觀直不知人間尚有是物矣然
善本難得余兒時買一本學書則七僞已皆殘闕
今去此又數十年其損壞更將何如哉從叔方齋
家藏此卷後有蕭氏數印本鄉先生蕭慕渠家物
也余非能書者而好論書故時時借玩不忍釋手
焉今歸于余弟繼之慕渠名雍明史與其兄彥同
傳

金石跋

卷五

九

唐雲麾將軍劉威墓誌銘 李震撰 席彬行書

天寶十二載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此碑文既草率書又俗惡大不類唐人物其叙述
祖父處似有不全而碑完好無闕尤屬可疑但詳
玩文意似明皇誅太平公主時有功之人今史載
岐薛二王郭元振王毛仲姜皎王琚崔日用李令
問王守一高力士李守德而不及劉威史既無其
名余又棄其碑也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與其過
而廢也寧過而存之

唐內侍省內常侍志廉墓誌銘 申堂構撰 韓獻
之行書 天寶十三載六月

銘前一行多闕遂不得其姓但據文而知其諱志
廉字惠達而已然其文有曰吳稱帝業飛龍肇起
于江東漢辟賢臣易道超來於北海則其人孫姓
也志廉無他事蹟文但叙其所歷官與其夫人卒
葬之年月為宦者作誌銘如此足矣撰者申堂構
其名見新書藝文志包融詩註

唐書東方朔畫贊 晉夏侯湛撰 顏真卿正書

金石跋

卷五

十

天寶十三載十二月

碑陰記自言蓋取其字大可以以公之功名節義
自當與天地相終始而尚汲汲于身後之名如此
然則萬不及公之一者宜何如慨歎也

畫贊碑陰記 顏真卿撰并正書及題額 天寶十

三載十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記中所言河北採訪使東平王者安祿山以天寶
九載封東平郡王兼河北採訪處置使也同謁廟
者平洌李史魚皆祿山幕下之人而當是時忠與

逆則尚未分一朝失足千古同恨觀是碑者可不懼哉

唐張希古墓誌銘 無撰人姓名 田穎行書 天寶十五載四月 文刻金石文鈔

右張希古墓誌叙其祖父而不著其名即希古亦僅稱其字未免過于簡矣碑為田穎書寶泉述書賦中有此人其兄寶蒙注其下云志凡識滯今觀此書肥而少骨誠哉是言也

唐永仙觀土田尊師碑 行書無書撰人姓名 無

金石跋

卷五

十一

年月

碑殘闕其知為田尊師者以碑額存而知之也其文有曰元宗賜額曰永仙觀又曰五藏六府四支百節均令不寒調令不熱此尊師妙絕蓋通岐黃之術者

唐憫忠寺寶塔頌 張不矜撰 蘇靈芝行書 至

德二載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朱竹垞曰碑首范陽郡三字史思明三字次行大唐等十二字文中維唐紹統及彼命啟與傳虞又

東宅四水西都八川暨唐祚字至德二載字其文

深隘考思明之降在至德二載十二月至明年正

月肅宗始加尊號碑既建于二載十一月不應預

書尊號思明肅宗授以歸義王范陽節度使若碑

建於降後宜大書王爵不當稱御史大夫則是碑

之建蓋在思明未降唐之前范陽郡三字其初本

二字祿山僭稱范陽為東都必東都也大唐一行

其初必祿山父子偽號文中唐字其初必燕字至

德二載其初必祿山父子僭號之年載攷安慶緒

金石跋

卷五

十二

襲位賜思明姓名榮國迨既降附復更舊名因

命靈芝改書者爾碑文以左為前寧人謂書丹于

石之故或從祿山俗尚未可定也嘉慶三年元旦

從兄師臣名文標自京師函寄此碑拓手精妙其深

陋處皆隱隱可見反覆觀之愈嘆竹垞之言至為

精細中當日情事故備錄之但案舊唐書耿仁智

說思明之降有今聞孝感皇帝云云似至德二載

天下已知尊號不必定冊于三年史之自相矛盾

者固多矣碑末蘇靈芝書名一行經畧二字亦深

隋

唐顏魯公祭姪文 顏真卿撰并行書 乾元元年

九月 文刻金石文鈔

今世所傳石本即停雲館所摹之本也戲鴻堂亦
有此帖筆畫絕異而似稍佳豈清河書畫舫中所
謂真蹟即戲鴻堂所摹者是而此與停雲館刻果
屬偽迹耶慨真蹟不可得見其是非究不能知徒
結想於夢寐云爾

昔陳繹曾據史以跋此帖至為詳悉第謂泉明購

金石跋

卷五

十三

屍洛陽杲卿僅得一足則因新史之文未明而誤
按舊書泉明求其父屍于東都得行刑者言杲卿
被害時先斷一足與履謙同坎瘞之及發瘞得屍
果無一足即日與履謙之屍各為一柩護還長安
其文明白因錄于此

唐金天王祠題名記 顏真卿撰并正書 乾元元

年十月 文刻金石續鈔

公為宰相所厭出為蒲州刺史又為御史唐旻誣
刻貶饒州刺史此在道謁金天王祠而題記也書

法較公他書尤勁絕

唐金天王廟祈雨記 張惟一撰 李權八分書

乾元二年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舊唐書開元元年九月封華岳神為金天王此其
廟祈雨記也記張惟一撰文特高簡李權八分亦
饒有漢意記云初發言雲興倏登車雨降宋人賂
祈雨詩青天白日沛然下皂蓋青旗猶未歸其言
蓋權與于此張惟一見呂諲傳又見蕭穎士傳

唐通微道訣碑 元宗御製 行書無姓名 乾元

金石跋

卷五

十四

二年六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此元宗所御製觀其語意似為之以訓皇子者也
顧其言頗得道妙而乃希不死以鍊丹於嵩陽託
之夢以迎像于蓋屋何耶意者非言之難而行之
難與抑此猶當開元全盛中心未炫惑之時與至
若肅宗艱難再造孽妖方昌而乃信王璵荒唐之
說慙勤禱祠聽方士誕妄之言脩崇靈跡雖立石
建碑示無忘乎先訓而曾何足以語此旨哉

唐縉雲縣城隍廟記 李陽冰撰并篆書 乾元二

年八月 文刻金石文鈔

記為李陽冰篆而宋吳延年之所重勒然神采飛動尚可寶貴趙子函誤以為原碑而以歐陽公之

言為疑殆未見延年跋也 子函云歐謂世言此石與志歸墓孔子廟三石俱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若然今去歐公又四五百年寧不為無字碑乎

城隍之名見于易而廟祀則不知其所始此記云祀典無之吳越有之歐陽公跋謂今天下皆有縣

猶少而自明以來則無縣無之而臚于祀典矣按明史禮志洪武二年命加城隍以封爵京都為明

金石跋

卷五

十五

靈王開封臨濠太平和州滁州皆封王其餘府為威靈公州為靈佑侯縣為顯佑伯命詞臣撰制文以頒之三年詔去封號祇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明臨安徐炬明夫撰古今事物原始載其制詞然則各邑有廟而載在典禮寔始于明初也

唐嶽祠題名 李樞八分書并篆 上元元年十二月

上為篆下為八分篆曰大唐上元元年冬十有二月壹日同謁嶽祠書記八分曰華陰縣令王宥前

令王紆丞王沐尉李齊佺尉 關 頌鄭縣主簿張彬尉寶或下起縣丞李演尉邢涉處士王季友張彪

著作郎孟 關 原京兆府法曹參軍李樞書并篆此後上元也樞即書金天王廟祈雨記李權之弟按

寶泉述書賦注權工八分樞工小篆今觀此記則樞亦工八分也又按宗室世系表二人俱淮南靖

王神通之元孫膠西郡公孝義之曾孫唐工部尚書臧懷恪碑 顏真卿撰并正書 李秀巖篆額 廣德元年十月 文刻金薤琳瑯

金石跋

卷五

十六

碑載懷恪曾為朔方五城都知征馬使都元敬誤刊作兵馬使按下戎事齊足十萬維羣則征馬使

當是監牧之官而新舊唐書皆未之見也碑又云嘗以百五十騎遇突厥十萬餘衆于狼頭山公徒

且殲于時僕固懷恩父設支適在其中獨遮護之由此獲免遂與設支部落二千帳來歸按舊書懷

恩父為乙李啜拔新書作乙李啜不各設支即設支為名為突厥官各不可知而新舊書並云貞觀

二十年鐵勒九姓降置九都督府乙李啜生懷恩

世襲都督不應至開元初方隨懷恪來歸然魯公於碑末云公之世家竊備聞見則是信而有微疑史所未詳也設支都氏亦誤刊作設之凡金薤琳琅所已刻余無力重刻之然其中錯誤不一爲畧舉其要者

唐贈太保郭敬之廟碑 代宗御題額 顏真卿撰并正書 廣德二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叙郭氏先世云漢有光祿大夫廣意宰相世系表作廣智碑云隋金州司倉諱履球篤生唐涼州

金石跋

卷五

十七

司法諱昶世系表作隋涼州法曹皆當以碑爲是又按元和姓纂廣敬生昶今碑與世系表合而按世系表廣敬乃昶之從伯姓纂誤也

郭廟碑陰 行書無姓名 刻金石文鈔

碑陰載敬之子孫及曾孫官銜與世系表亦多不合且敬之孫曾孫數十人而碑所載祇此數人亦不知何故碑爲魯公書而碑陰絕不類然頗婉雅可愛自是當時之能書者

唐顏魯公與僕射郭英父書

行書

無年

當是廣德

二年十一月文刻金薤琳琅

書云一昨以郭令公父子之軍破犬羊兇逆之衆衆情欣喜恨不頂而戴之是有興道之會按舊唐書廣德二年十月僕固懷恩引吐蕃二萬寇邠州丁卯寇奉天京師戒嚴先鋒郭晞斬賊營于邠州西俘斬數百計子儀屯涇陽十一月乙未懷恩與蕃軍自潰京師解嚴丁未子儀自涇陽入覲詔宰臣百寮迎之於開遠門上御安福寺待之卽其事也文又云又一昨裴僕射誤欲令左右丞勾當

金石跋

卷五

十八

尚書裴僕射者裴冕也是年二月以澧州刺史裴冕爲左僕射也金薤琳琅釋裴爲蒙誤矣此書俗謂之爭坐位帖魯公行草尤佳宋四家書皆從此出余嘗得舊榻本臨之數十過而凡骨如故天生十指如懸錐奈之何哉

唐左武衛大將軍白道生神道碑 于益撰 摯宗行書并篆額 永泰元年三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此白元光父碑也元光附見李光弼傳但云父道生歷寧朔州刺史而已碑頗著其功伐有日以宗

室之賢受登壇之寄每有討伐命公先鋒其上爵位名氏漫漶不全以史按之當是信安王禕拔石堡破奚契丹諸戰而道生曾從之耳書者摯宗運筆潤卓幾與北海埒

唐怡亭銘 裴虬撰 李陽冰篆 李莒八分書據此

金石錄 永泰元年五月 文刻金石文鈔

右銘前篆後八分書集古金石二錄具載之前刻文鈔時偶未檢及故有誤

唐李氏拙先塋記 李季卿撰 李陽冰篆書 大

金石跋 卷五

歷二年 文刻金石續鈔

碑殘闕不多而余所得剪裁本故間有不屬處但

就其殘者錄之以俟好古之君子正之也季卿先

塋初在霸岸未幾三兄俱卒方士邵權以為不吉

而為改卜于鳳栖此其遷塋記也堪輿家禍福之

說君子所不言今觀此碑則唐時已信之如此但

不知李氏遷塋之後其吉凶又何如耳碑為陽冰

篆書題曰從子按世系表陽冰與宰相游道固言

同族無曜卿季卿名蓋以同姓而稱從子猶李北

海書思訓碑而自稱族子也

又按季卿舊唐書以為宰相李適之子新唐書

以為李適之子在文苑傳考新書李適傳云再遷

工部侍郎又勅其子曰霸陵原西視京師吾樂之

可營墓樹于松焉今碑有先侍郎即世及建塋霸

陵遺命也之語則皆與新書合而舊傳之誤必矣

碑又云永泰中小宗伯賈公至為之叙上澤悅幽

明按舊唐書永泰元年李季卿吏部侍郎賈至禮

部侍郎並集賢院待詔時正同寮也

金石跋

卷五

二十

唐李氏三墳記 李季卿撰 李陽冰篆書 大歷

二年四月 文刻金石續鈔

季卿既遷先塋于鳳栖而以三墳前碑所云伯

氏仲氏叔氏三墳陪側此碑所云馳之若鷹行然

是也然以堪輿家書考之凡一穴必有坐落朝對

左右沙水之宜今日陪側則其向背不一不知其

操何術也

唐光祿卿王訓墓誌銘 嗣澤王漙撰并正書 大

歷二年四月 文刻金石續鈔

誌云娶嗣紀王鐵城之季女按宗室世系表嗣紀王澄初名鐵誠而傳作嗣紀王澄證者澄之訛鐵誠者鐵城之訛也

唐謙卦碑 李陽冰篆書 無年月

此明嘉靖間張大用所重刻也在湖蕪縣學宮筆法瘦健勝于先塋三墳諸記惜不得原刻見之不知精彩當更何如耳世稱其書謙字無一同者此則不足為陽冰重

唐聽松二字 篆書

金石跋

卷五

一一一

字頗精健世亦傳此為陽冰書其前有跋漫漶不可審視

唐敬愛寺大證禪師碑 王縉撰 徐浩正書 大

曆四年

碑極殘闕不可讀王縉喜佞佛度其為僧作誌必無可觀而徐浩正書存者特精彩煥然較勝于不空和尚碑也

唐撫州南城縣麻姑仙壇記 顏真卿撰并正書

大曆六年四月 文刻金薤琳琅

神仙傳所載王方平麻姑蔡經事如方平之赫奕

麻姑之狡獪蔡經之妄想飲食之豐腆問答之淺

俚可謂荒誕不經而魯公作記盡舉而書之別無

論讓其後乃附鄧紫陽之異蹟并記黎瓊仙及紫

陽之姪與其弟子之清修而止然則此記乃紫陽

之徒所為非魯公筆也歐陽永叔嘗疑其偽信矣

唐中興頌 元結撰 顏真卿正書 大曆六年六

月 文刻金石文鈔

唐初沿六朝遺習文尚駢儷至開元天寶之間稱

金石跋

卷五

一一一

燕許大手筆然泄泄沓沓其實一也而元結挺然

拔出於俗不為時尚所染信豪傑之士哉韓昌黎

數本朝之文所以為之首屈一指也此頌高古簡

要斬盡支辭雖昌黎平淮西碑柳州平淮西雅覺

未免有着意費力者在而其首曰若今歌頌大業

刻之金石非老于文學其誰宜為真無愧于自譽

可與魯公之書輝映千古矣

唐太尉文貞公宋璟碑 顏真卿撰并正書 大曆

七年九月 文刻金薤琳琅

碑所載與新舊史互有詳畧公名德碩彥其美固不可勝詳也獨碑云七子而所載寔八子長復同次昇次尚次渾次恕次延次華次衡與宰相世系表合而新舊書本傳祇云六子無復同及延然則碑云七子傳云六子皆誤也碑側記稱第三子渾第六子衡以碑所序及世系表次之則渾當第四衡當第八既自相刺謬而反與傳合然則欲據碑以正史碑亦有不能明者也此碑是公之孫儼追造歿世系表儼是華之子又公于二十一年致仕

金石跋

卷五

二二

與舊書元宗本紀合而傳並云二十年公爭一暨內史令勅公出碑不書各舊史曰楊再思新史曰姚璿亦未知孰是

宋文貞公碑側記

顏真卿撰并正書

大曆十三年三月

文刻金薤珠珎

文即刻于前碑兩側所載文貞逸事新舊史皆無之金石錄既論之矣文中載公孫儼泣請論讓而碑乃薛嵩命封演購石所建當即是著封氏聞見記之人

唐宋州官吏八關齊會報德記 顏真卿撰并正書

大曆七年 文刻金石文鈔

新唐書田神功傳頗依此記纂輯故較舊史爲詳此所謂事增于前者也神功忠勇有功于唐中間雖爲鄧景山所引大掠揚州而要不一肯掩至慕光弼之爲人待下以謙羣帥感之祈禳報德亦其情也而趙子兩乃謂神功故非良臣徐向等媚其主帥非佳事不亦過乎

唐曲阜縣文宣王廟新門記

裴孝智撰 裴平八

金石跋

卷五

二四

分書并篆額 大曆八年十二月

碑殘闕其文有曰孟公首之盧公翊之因命縣大夫裴公新其南門書時也其前有曰刺史孟休鑿判官郡功曹盧墮則所謂孟公盧公者卽其人而惟縣大夫裴公闕其名

唐清源公王忠嗣碑

元載撰

王縉正書

大曆

十年四月 文刻金石文鈔

舊史序忠嗣之功稍畧既不足與碑相證明而新書則依此碑纂輯較舊史爲詳而序次殊無倫理

蓋碑雜以儷語前後不明年月不具難以依據故也史載忠嗣拒董延光下石堡事為讒言之所自興而碑不書何耶

唐茅山元靖先生李含光碑 顏真卿撰并正書

大曆十二年五月 文刻金薤珠珉

碑今裂為數十塊然拓而連綴其辭尚班班可讀魯公好神仙家言其為此文亦不無溢美然元靖當金仙玉真假借元門羽流奔轅之際而甘心遐僻雖屢蒙徵召懇辭還山誠心羞其事而能超然之累耳

金石跋

卷五

二五

唐無憂王寺大聖真身寶塔碑銘 張彧撰 楊播行書 大曆十三年四月

碑中段漫漶不可讀玩其文意寺似魏初所建隋改為成實道場唐中宗又改為無憂寺也碑後有云檢校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張公增當是書段行琛碑者書者楊播楊爰父也舊書云名在逸人

傳今檢隱逸傳中無之

唐贈揚州都督段行琛碑 張增行書 李同系篆額

大曆十四年閏五月 文刻金石續鈔

行琛秀實父也新書稱秀實曾祖師濬今按碑為德濬乃行琛之曾祖秀實之高祖又新舊二書皆言秀實居父憂在肅宗卽位靈武後而碑言行琛天寶九載奄歸無物碑當時立宜得其實也碑無撰人姓名書者張增按通鑑李懷光之叛遣將孟保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車駕遇諸軍糧料使張增於蓋屋與三將謀給其眾東就糧于佛祠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駱谷以時攷之疑卽此張增耳

金石跋

卷五

二六

唐修吳季子廟記 蕭定撰 張從申正書 大曆十四年八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歐陽公甚薄張從申書然故自不惡雖未足與李北海齊名而今世可見者惟此記而已亦所當寶惜也記為潤州刺史蕭定撰定礪曾孫以見惡于元載而外遷後朱泚反詭如名為張誕不隲于賊

則其人固大有可稱者、

嘉慶戊辰秋於蕪賈肆內見舊榻唐元靖先生碑

柳識撰張從申行書李陽冰篆大厯七年八月俗

謂之三妙帖書甚精妙非季子碑已經翻刻者比

也以索價過高不得買之又有宋榻蘭亭後序及

歐書數種殘闕不全後有培風堂主人林吉人汪

退谷何義門跋並佳妙附記于此

唐容州都督元結碑

顏真卿撰并正書

無年月

金石跋

卷五

二七

此碑雖中有殘闕而首尾班班可讀按史龐承鼎

以申泰芝事被殺嚴郢坐流見嚴郢傳今碑言俾

君按覆君建明承鼎無罪而史不之載何耶又舊

書呂誣傳泰芝作奉芝張皇后傳又作大芝今碑

作泰芝舊書誤也

文鈔

唐送劉太冲序

顏真卿撰并行書

無年月

文刻金石

劉太冲宣城人其弟太真唐書文藝有傳叙有云

公山正禮策高足於前者漢劉繇字正禮兄岱字

公山也碑今在溧水縣學宮中癸卯秋邂逅楊

修名崇於秦淮客邸出漢校官碑及此叙相贈余

觀董思白戲鴻堂帖中所刻其精彩較勝于此意

董從真蹟鈎摹而此則後人據拓本而翻刻者也

唐劉中使帖 顏真卿撰并行書 無年月

文刻金石

按盧子期之擒在大厯十年十月吳希光之降在

十一月新舊史皆同而魯公此帖叙希光降于子

期擒前蓋傳聞之異耳史言擒子期事多不同彼

李承昭李寶臣皆身為主帥史歸之功亦不足異

金石跋

卷五

二八

而新書謂為王武俊所擒舊書武俊傳又云寶臣

將有節生擒子期以獻今此帖乃云舍利將軍擒

獲之何其異耶有節史既不著其姓而此所謂舍

利將軍亦不舉其姓名則此二人之不幸也舊書

寶臣為中使馬承倩所誣武俊說之與承嗣合曰

今中貴人劉清潭在驛斬首送承嗣立質妻孥矣

然則所謂劉中使者必劉清潭也吳希光後從朱

泚叛賊平李晟斬之於安國寺前 唐贈太子少保顏真卿碑 子真卿撰并正書

李陽冰篆額 建中元年七月 文刻金 趙琳琅

廣韻顏姓出琅邪本是魯伯禽支庶有食采顏邑者因而著族此本王儉之說今魯公自叙先世以爲出于顓頊之孫祝融融孫安爲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顏遂以顏爲氏蓋據圖稱陳留風俗傳葛洪要纂故元和姓纂及宋鄧名世姓氏書皆本此爲定也碑序其先世而但加諱字此自屬臨文不諱之義然徐浩與公同時其子現書浩碑末有一行云表姪前河南府叅軍張平叔填諱則填

金石跋

卷五

二九

諱亦始於唐人而顧亭林謂今人述先人行狀而使他人填諱非古引此碑以證之殆未見徐浩碑也碑于建中元年七月鐫畢而八月真卿遷太子少師男額碩姪頂頌頌皆封男此碑前叙官階所不能及故又記之於後

左春谷曰唐人避家諱甚嚴往往有出于禮法之外者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父名臯子不得于

主司姓高下登科父名龜從子不列姓歸人于科

籍相習成風執迷不悟嘻亦太甚矣顏公爲其父

作廟碑序其先世直書名而但加諱字此臨文之

不得不然然如徐浩碑末後另書填諱人姓名一

行則亦未嘗不得禮之意也若韓昶自作墓誌在

大中九年與此碑相距不遠而序其先世曾祖祖

父曰獻素曰仲卿曰愈皆直書名而并不加諱字

揆之名終將諱之之義果安在乎此又考古者所

不能無疑者也

唐顏真卿奉使書

自撰并行書

無年月

文刻金石文鈔

金石文字記載此書在同州上有公像下有靖康

金石跋

卷五

三十

元年唐重題字而余所得本無有豈別一刻與公以峭直爲宰相所忌斥逐非一亦未必定是使希烈時書但觀其言詞慷慨意旨悲惋彌令人嘆息痛恨于青蠅之詩也

唐景教流行中國碑

僧景淨撰

呂秀巖正書

建中二年正月

文刻金石文鈔

舊唐書佛祿國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貞觀十七

年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等物今此碑言阿羅本

於貞觀九祀至於長安是史所未載也碑有云先

天末下士大笑訕謗于西鎬似指葉法善擠排佛法之事又云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賜紫袈裟僧伊斯蓋以僧而爲郭汾陽偏裨累功而封者非此碑則亦無傳于後世矣

唐大興善寺不空和尚碑 嚴郢撰 徐浩正書

建中二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顧亭林云不空以僧而官至大鴻臚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遂爲後代沙門授官之祖然余按舊史

金石跋 卷五

中宗二年僧會範道士史崇元等授官封公以賞造聖善寺功也則授官不始于不空矣

唐吳嶽祠堂記 于公異撰 冷朝陽行書 興元

元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右吳嶽祠堂記于公異文冷朝陽書文旣簡明書

亦遒勁唐碑中之佳者也李晟平朱泚收京城公

異爲露布上行在云臣已肅清宮禁祗奉寢園鍾

簾不移廟鬼如故德宗覽之泣下故宜其文精接

爲時所稱吳嶽在雍州據爾雅河西嶽之文則吳

嶽在周五嶽之內而自漢以來並以中嶽爲嵩高而吳嶽不與故此碑但云山鎮之秩同於方嶽耳唐懷素藏真律公二帖 草書

此宋游師雄所摹刻後有周越馬宗晦文彥博呂大防孫固劉摯趙瞻韓忠彥許將蔣之奇跋又刻李白贈懷素草書歌而師雄自爲序于後太白歌前人以爲僞作信然

唐僧懷素自叙 草書

金石跋

卷五

此明文彭三樵所刻諸跋後三樵自爲小楷以釋之然此文已刻于宋朱長文墨池編矣素草書自足以傳世而自叙乃不述筆法精微之妙僅雜取諸名公贊賞之言未免有攀援借重之意殆亦有不自信者耶似又不及藏真一帖寥寥數語爲簡而得要也

古墨齋金石跋 卷六

琴士趙紹祖輯

男國棋校

唐華陽三洞韋景昭法師碑 陸長源撰 寶泉正

書并篆額 貞元三年正月 文刻金石文鈔

顏魯公李元靖碑謂景昭為元靖之門人此碑乃

云師事包士榮蓋景昭曾為元靖所使與魯公書

札往來後又為元靖求碑于魯公故公誤以為元

靖之門人耳碑陸長源撰寶泉書泉嘗作述書賦

金石跋 卷六

七千餘言收羅美備闡幽發微可謂極書家之意

趣者故宜其書之老健如是

唐李元諒懋功昭德頌 張濛撰 韓秀弼八分書

李彛篆額 貞元五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右李元諒懋功昭德頌張濛所撰濛自言約行軍

司馬兼御史中丞董叔經之奏章而成者也碑序

元諒之功與史畧同惟李懷光之死史云為大將

牛名俊所斬碑云自絞中閣疑碑為得其實或懷

光死後名俊斬之以為功也張濛見舊史德宗本

紀貞元四年和重陽賜宴詩上品其優劣以劉太

真為首而濛則與殷亮等在又次之列者

按新舊二書李懷光傳並言為牛名俊所斬馬燧

傳二書亦同惟新書韓游瓌傳言懷光自縊死與

碑同

唐姜嫄公劉新廟碑 高郢撰 張誼行書 張瑄

篆額 貞元九年 文刻金薤琳琅

此張獻甫節度邠寧時所重建也碑無年月而有

云粵以貞元六年十一月九日作新廟于南郭焉

金石跋 卷六

又曰祠成三歲矣而銘記尚闕則當在貞元九年

也碑云貞元四年邠寧節度觀察使檢校刑部尚

書兼御史大夫朗寧郡王張公獻甫戎醜是膺授

鉞而至獻甫封朗寧郡王是新舊二書之所未載

唐立武侯新廟記 撰人闕 元錫正書 貞元十

一年正月

碑云貞元三祀時乘盛秋左僕射馮翊嚴 摠帥

文武將佐營軍沔陽嚴下闕一字而有武字之形

按嚴武以永泰元年卒至此已久且亦無直書姓

名之理也汚陽屬山南而貞元時爲節度者嚴震震于興元元年進位左僕射貞元元年陪際員丘必嚴震也嚴字下當爲公字時已漫漶而爲無知者妄刻作武字之形耳

唐嵩高戒壇記 陸長源撰 陸郢八分書并篆額

貞元十一年七月 文刻金石文鈔

郢八分雖乏古意然方整刻削亦有可觀史稱長源以峻法繩驕兵因以致禍意其人當爲崛強自好之士而文殊靡靡不稱其爲人何耶

金石跋 卷六

唐澄城令鄭楚相得政碑 陳京撰 此據金石錄書之 鄭雲

遠行書 姜元素篆額 貞元十四年正月

金石文字記云公字叔敖鄭州滎陽人而不得其名今按碑雖剥泐而可識者尚多其前云詔諭銘

記左馮翊澄城令鄭楚相功德于其理所之南門也則楚相卽其各惟其各楚相是以字叔敖也其後又云於是百姓孫士良等報闕誠明請命朝省

而斯頌作焉蓋百姓請之而詔俞之也碑中叙其先世頗詳高祖元胄官闕曾祖慈力朝議大夫蔡

州刺史祖敬賓梓州通泉丞考琨冀州南宮尉而下叙楚相之釋褐及歷官德政多殘闕有曰甲擢秀才第爲東觀秘書郎有曰授長安尉而至宰是邑有曰枯 闕 由靈而並出驚蟲抱義而大去有曰訪善良之疾苦降服 闕 于鄉亭唐史既不人之循吏傳而攷古者幸見斯碑又率意如此余恐後人之不復見也故掇其大畧載之

唐會稽郡公徐浩碑 張式撰 徐現正書并篆額

貞元十五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續鈔

金石跋 卷六

碑雖漫漶殘闕尚可讀其記浩歷官較史爲詳然文各有體亦未足以爲史病惟碑不書浩謚但曰會稽公而新書謚曰定碑云黜朗州別駕而新舊書並曰明州此恐皆史之誤碑撰文與書者各皆闕按金石錄爲張式撰次子徐現書碑後有一行云表姪前河南叅軍張平叔填諱當以現自書故此金石之又一例也

唐叙州長史李廣業碑 鄭雲達撰 行書無姓名

貞元廿年十一月

按史孝同曾孫國貞國貞父廣業趙子函以爲孝
同世次明滅史冊間得此碑而後顯不知神通子
孝同孝同子璉璉子廣業廣業子國貞國貞子錡
其世次已詳于宗室表故史于傳不復贅子函未
之檢爾昔劉知幾之論表厯以爲得之不爲益失
之不爲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
在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不知宗室
幸執之親貴其世次間有事無可登名未可滅表
實簡而括焉知幾自負史識其爲此論誠過而要

金石跋

卷六

五

其言學者讀書之弊可謂決決痛暢矣碑缺廣業
卒年月日而立于貞元廿年蓋廣業孫錡追而立
之者又五年而錡以謀反伏誅矣

唐千福寺楚金禪師碑 沙門飛錫撰 吳通微正
書 貞元廿一年七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後有貞元十三年追謚號記按碑楚金卒于乾
元二年碑建于貞元廿一年蓋吳通微追書飛錫
之所撰而并附之者也碑之所載與多寶塔碑大
畧相同通微行楷其源亦出聖教但力弱耳

唐忠武軍監軍朱孝誠碑 蘓遇撰 曹郢行書并
篆額 長慶元年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觀邠國公功德銘幾以裴李滅蔡之功全推之梁
守謙今觀此碑又幾以光顏血戰之功盡委之朱
孝誠矣當時監軍冒功受賞史削不書可謂有識
然伯靖之降天德之城史皆有其事而亦無一語
及孝誠者非此碑之傳世其不復知有孝誠乎此
亦孝誠之幸也又按裴度往蔡視師悉請罷去諸
道宦官監軍此朱孝誠者何以得留忠武軍也豈

金石跋

卷六

六

當時度請之而憲宗未盡從之耶故余之留心於
叙錄者非獨古物可愛亦以廣見聞也

唐孟再榮記 行書 元和三年七月

其文曰大唐元和三年歲次戊子七月辛巳朔十
二日壬辰清信弟子大盈庫染坊等使雲廳將軍
左監門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賜紫金魚
袋孟再榮建立蓋造像記也

唐左拾遺舒州刺史竇叔向碑 羊士諤撰 竇公

直正書 此據金石錄書之 元和三年十月

碑僅上截存字二百餘而高祖善衡字尚可識按世系表善衡乃叔向之曾祖而碑曰高祖當以碑爲正叔向羣之父易直之從叔也碑闕書者姓名據金石錄爲竇公直世系表無公直名亦恐爲易直之誤

唐立諸葛武侯祠堂碑 裴度撰 柳公權正書

元和四年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舊唐書柳公綽傳武元衡罷相鎮西蜀公綽與裴度俱爲元衡判官尤相善先度入爲吏部郎中

金石跋

卷六

七

以詩餞別有兩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君先捧紫泥之句此碑之立正其同在元衡幕下時也公權書名烜赫而不知公綽之書正復遒勁如是蓋時爲其弟所掩而正不必以此自表見耳

唐處士施昭墓誌銘 華闕名撰并正書 元和四年

五月 文刻金石續鈔

從弟杞舊同居近買得屋徙而居焉嘉慶四年五月余居憂杜門有來告者曰杞治圃得古碑余不之信少頃杞來問之果然蓋工人掘土築墻見石

而取之兩石相麗碎其上石而碑見又有甃餅銅

鏡等項皆爲工所破惟瓦孟一頗完稍後見古壙

遂掩之如舊不復掘余亟使人取碑來則唐施處

士昭之墓誌銘也銘石如粉糜出土時爲無知者

見字以手按視遂多模糊然猶可讀書碑及刻字

者之名闕焉涇于唐爲僻邑其初有左難當以武

顯後則汪遵許棠兩進士載于傳記萬巨汪倫以

李白詩見萬晏以孝梅氏五娘以烈節此外不多

見矣而區區一處士忽得傳其姓名于千百年之

金石跋

卷六

八

後可不謂厚幸歟于此嘆誌墓之功之不可忽也涇俗溺于風水多竭財以下地而塋禮則畧而不講雖縉紳士大夫之家鮮有能誌其墓者豈知世遠年湮猝有不可知之事旣以傳其姓名而又藉以博仁人君子之用心而不忍廢其舊宅者有如此也哉銘曰瘞此南坡知今之城在唐城外之南也又曰日月其逝恐易山河雖銘辭套語然慮之遠矣

唐內侍李輔光墓誌銘 崔元畧撰 巨雅正書

元和十年四月 文刻金石文鈔

按史貞元十年黃洞首領黃少卿叛孫公器請討之德宗不許命中人招諭不從後卒用兵至太和而後止今証以此碑則所使中人即輔光也碑特虛張其功績耳碑又云太原軍帥李自良薨于鎮監軍使王定遠為亂兵所殺公馳命安撫下車乃定按通鑑據實錄載定遠踰城而墜為枯枿所傷而死舊唐書以為定遠傷而未死有詔削奪長流崖州而皆不言為亂兵所殺輔光宦者無傳而見

金石跋

卷六

九

于裴洎傳中云嚴綬守太原政一出監軍李輔光

洎劾其儒以李鄴代之蓋自良卒後軍帥為李說

而鄭儋代說嚴綬代儋鄴又代綬即碑中所云前

後三易節制軍府晏如者當時宦官倚權勢以陵

軍帥而碑易惡為美可謂有愧于辭故觀金石者

寔事則當證之於碑虛譽則當考之于史也又楊

惠琳劉闢之叛嚴綬遣李光顏助討賊想其時輔

光自聯名上奏故碑亦以其功歸之

唐柳井字 行書 元和十二年

碑首行存君刻二字下云闕城柳神闕守驅厲鬼

出七首福四民制九醜元和十二年柳宗元後有

跋云天啟三年龔重得此於柳井中其文與龍城

錄所載有數字不同疑當以此為是

唐平淮西碑殘字 正書

碑存字一百三十六乙巳之冬余得之于秦淮市

上古色燦然韓碑既仆段文昌改換之碑相傳為

宋陳珣磨去仍刻韓文不知此為原刻與抑即陳

所刻者與問之收藏諸家則皆云未見也其亦足

金石跋

卷六

十

以寶矣

唐邠國公梁守謙功德銘 楊承和撰并正書 陸

邠篆額 長慶二年十二月 文刻金薤琳琅

此宦者梁守謙寫經立經堂一所而令其副楊承

和銘而書之者也碑雖立于長慶二年而所叙則

元和十三年事憲宗英武而信任宦官遂階數世

之禍可勝慨哉文叙守謙之功有曰滅蔡之功十

有其七遂使裴李諸公無立腳處

唐西平郡王李晟碑 裴度撰 柳公權正書并篆

額 大和三年四月 文刻金薤琳瑯

舊唐書所載西平厯官與碑多合惟先後小異而

都元敬條其與新史不同者至四五百言趙子函

文盡舉而載之于石墨鐫華蓋皆未嘗攷舊史也

西平有大功于唐史自不容闕畧非若勲伐微小

必藉碑以傳者晉公此文祇著大節自為得體而

不嫌于畧特西平先封合川郡王其卒也謚忠武

此皆不可不載而碑亦畧之非也舊唐書載十五

子侗侗偕無祿早世其下十二子與碑正同則史

金石跋 卷六 十一

未嘗誤子函謂當從碑作十二子亦非也

唐醴泉縣白鹿鄉井谷村佛堂內新修功德碑 石

文素撰 徐良邠行書 大和三年十一月

其文有曰則有我比邑耆宿長幼士女等矻矻勤

心孜孜不怠從元和初遞相謂曰各減毫分捨施

共修功德預造橋梁者日來月往世事如流俄爾

之間廿餘年按此一方人士好善之心久而不倦

真可謂俗美風醇而惜其不學不知用以建義倉

立義學即所云預造橋梁者亦託之空言而此廿

餘年之勤施苦捨所修功德乃石燈臺講堂佛殿

石幢石和尚鐘樓等項而已

唐奉義郎吳達墓誌銘 寇同撰 正書無姓名

大和四年十月 文刻金石續鈔

碑云累試洋王府長史憲宗子有洋王忻也其前

云文王封太伯于吳語未為典

唐真空寺陁羅尼石幢紀 張模述并行書 大和

六年八月

余所得本下段殘闕書亦懷仁聖教之遺意

金石跋 卷六 十二

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萬齊融撰 范的行書并

篆額 大和七年十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本萬齊融文徐嶠之書以廢于盜大和七年明

州刺史于季友邀處士范的重書之而自為後記

且附與的相酬贈二律於末按碑記寺田之興廢

其事本不足道齊融文殊雜沓瑣細的書雖源出

聖教而運筆亦覺草率所以錄之者欲以見當時

長吏之好賢其稠糝亡已有如是也呵殿之勢盛

而寒素却走謫媚之徒進而風雅道衰可慨也夫

舊唐書賀知章傳有賀朝萬齊融並文筆俊秀名揚上京而以賀朝萬爲一人齊融爲一人疑傳寫之誤而卽此撰文之人也于季友頤之子有惠政于明州見新書地理志而傳不載故又識之

唐義陽郡王苻璘碑 李宗閔撰 柳公權正書并篆額 無年月 文刻金石文鈔

璘爲苻令奇之子附其父見唐書忠義傳此碑記事較史爲詳而與史畧同惟大父暉弟琳瑤子濟澈澤史皆不載其名而得見于此碑雖曾祖與一

金石跋

卷六

十二

子之名漫漶不可識而其存者不可謂不幸矣家暨潛通馬燧遺帶史所不書護兵還齊嚙臂爲別碑亦不著此其異焉者也碑又曰西蕃尅邊偏師擊解當是馬燧次石州之舉而使璘別將耳碑無年月金石文字記引金石錄云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撰宗閔大和七年爲此官今按史宗閔大和三年爲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傳云遷中書侍郎而未記其年表曰四年七年罷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八年至京復守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九年六月始貶明州此碑之立上距璘卒蓋三十餘年而宗閔自大和四年至九年前後兩爲中書侍郎亦未必定立于七年也

唐李德裕劔閣詩 八分書 無年月

大和四年德裕爲牛李所擠出爲劔南節度使此詩當是其時所作也八分書板重而呆滯不稱其豪邁俊爽之氣

唐安國寺寂照和上碑 段成式撰 僧无可正書

顧元篆額 無年月 文刻金石文鈔

金石跋

卷六

十四

成式自云腹笥三藏信乎其腹笥三藏矣顧士大夫爲僧作誌銘而但取浮屠之說彙以成文其卑卑者豈獨在文體耶成式之言多非余所知余亦不必求其知也而僧无可書則勁健可喜亦當時之善學柳書者紀僧年而分俗歲僧臘本屬多事今此碑云僧年七十六僧夏五十七尤爲異也唐贈吏部尚書馮宿神道碑 王起撰 柳公權正書并篆額 開成二年五月 文刻金石文鈔

按舊書稱宿爲東陽人新書亦曰婺州東陽人而碑云冀州長樂人碑後半已缺其所記子孫不可知新書曰子圖大中時終戶部侍郎而此碑書宿之葬在開成二年五月又云旣葬其孫纍然泣血請文不言其子而言其孫何也

唐句容縣大泉寺新三門記 姚暮撰 沙門齊操行書 開成三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云後劉宋開明二年有邑令顏繼祖捨宅移寺劉宋紀年無開明誤也吾涇水西有崇慶寺舊志

金石跋 卷六 十五

云南齊永平元年相國淳于棼捨宅建南齊有永明而無永平其事與此相類大抵釋氏之徒妄爲之說而不讀書之士從而文之訛以傳訛遂至於此

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 劉軻撰 沙門建初行書 開成四年五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此唐僧元奘塔銘也舊唐書有元奘傳新書削之而見答秦王破陣樂事於西域傳可謂有識按舊

史稱元奘翻譯凡成七十五部碑言七十四部史

言卒于顯慶六年年五十六碑言卒麟德元年年六十九皆當以碑爲是佛自東漢入中國當時未有聞焉晉氏東遷天下大亂羣雄割據南北遂分乃得創其邪說鼓動一世此無怪爾唐太宗以英武之姿致貞觀之治乃亦隨波逐靡留心梵教何哉蓋由當時無臯夔稷契之臣致其君於堯舜三代之上也碑曰主當文皇臣當蔡梁天下貞觀佛氏以光鳴呼可勝歎哉

碑言趙公英中書令褚引入于殿內英字下當有金石跋 卷六 十六

公字而碑脫之 唐基公塔銘 李宏慶撰 沙門建初行書 開成四年五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云按吏部李侍郎父碣文是基公卒時已有墓碣今不可得而見矣碑序基公先世而去先考宗松州都督伯父鄂國公國初有大勳力因知尉遲敬德尚有弟宗曾官松州都督而史不爲附載非此碑之傳宗其湮哉

唐大達法師元秘塔銘 裴休撰 柳公權正書并

篆額 會昌元年十二月 文刻金薤琳琅

其文有曰朝廷方削平區夏縛吳幹蜀滯蔡蕩鄆而天子端拱無事其文可謂偉矣下乃續之曰詔和下闕 緇屬迎真骨於靈山開法場于秘殿為人請福親奉香燈可以發一笑哉不有韓公一書靡靡者獨在文體耶其後云俗壽四十七僧臘五十八休又嘗撰圭峰傳法碑亦云俗歲六十二僧臘三十四今人記僧年之所祖也

唐陀羅尼石幢 沙門契元行書 會昌二年九月

金石跋 卷六 十七

楚金禪師碑有萬善寺上座契元楚金之表妹也寂照和上碑有門人契元駕說者也以時考之當是寂照之門人

唐杜順和尚行記 杜殷撰 董景仁行書 大中

六年 闕月

文有曰堯之苗裔則杜即其姓也為僧記而不去其姓又不曰俗姓緣姓此又一例文中叙師事甚奇而碑殘闕不可讀遂不得其始末最後有曰殷師之裔孫語尤奇

唐圭峰禪師傳法碑 裴休撰并正書 柳公權篆額 大中九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裴公美身為宰相而佞佛太過後之輯釋氏書者至收之法嗣之列雖云借重可謂辱矣舊史稱公善為文長於書翰自成筆法今按此碑果然蓋歐陽通王紹宗之流亞也余少從舅氏程雲樓先生受句讀授此搨以學書不能好也輒棄去隨俗作字既乃以閱金石文之多稍識用筆心始悔焉而力不能及矣雲樓先生諱夢青字燕苻能文工書

金石跋 卷六 十八

尤善畫竹人得其尺楮寸縑者以為寶

唐韓昶自為墓誌銘 子闕 正書并篆 大中九年十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昶棄其家學而學樊宗師又不能竟學而改從俗學以取進士誌中自叙如此宜其文之不能也然昶之歷官行事頗見於此可以補史氏之闕又昌黎集有苻讀書城南詩後之註者雖亦疑苻為昶之小字而紛紛取證不能一決今讀此誌云生苻之苻離小名曰苻為之釋然快也

唐霍夫人墓誌銘 周遇撰 正書無姓名 大中

十年正月 文刻金石文鈔

唐之宦官有權位者則得娶婦而遇慄士奇材則養以為子夫宦豎之人虛以形勢威侮良家此後漢劉瑜周舉所為頌言唐乃踵而不禁可為寒心而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為千牛李中敏批曰開府階固宜蔭子謁者監何由得兒一時以為快也此霍夫人者寺伯劉某之妻唐制內侍省官有內侍有內常侍有內謁者監內給事有謁者有與

金石跋

卷六

十九

引有寺伯寺人又有五局局有令有丞而以內侍為之長劉某碑不著其名官祇寺伯度非有權要不過一平常宦者耳而亦得娶令族有子三試為想其赫濯者其豪橫當更何如也碑文之昭也作文之韶按文選顏延年應詔作曲水詩注云晉文王諱昭改為詔今以唐人而諱昭為詔誤矣

唐魏公先廟碑 崔瑛撰 柳公權正書并篆額

無年月

碑前題云博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

袋崔而闕其名其文中有他日使門吏左補闕鄭

愚闕 璵滌慮度闕 又有璵聞命震悚即走相君之

門固辭語按史崔璵傳稱大中七年權知戶部侍

郎進封博陵縣子食邑三百戶則撰文者必崔璵

而金石錄以為崔珣誤也相君者魏謩也碑云府

君諱彞按宰相世系表作憑必彞之誤也當以碑

為是碑既殘闕而余本又以剪裁失次不可讀故

無從與史細為核對而畧其可知者如此

唐內侍劉遵禮墓誌銘 劉瞻撰 崔筠正書并篆

金石跋

卷六

二十

蓋 咸通九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瞻以學士負宰相之望而為宦寺作誌乃云九原

與歸不亦過乎文稱遵禮為劉行深之第五子按

舊唐書僖宗即位左軍中尉劉行深右軍中尉韓

文約居中執政並封國公乾符四年以開府行內

侍監致仕劉行深為內侍省觀軍容守內侍監致

仕此碑立于咸通而已云致仕徐國公則封公不

待僖宗即位之故而在咸通時亦嘗致仕矣

唐孔溫裕修孔子廟碑 賈防撰 正書無姓名

咸通十年九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先列賈防文次孔温裕奏次中書牒勅孔廟多漢碑故叙列畧倣其意可觀也書法有裴柳筆意而無書者姓名温裕孔巢父從子歿之子也舊書巢父傳云從子戡戡新書曰戡戡戡蓋據孔岑父碑正之舊書戡傳云巢父兄岑父之子而新書畧之以其世次已見于世系表也岑父碑今不可見故余于此記之

唐王夫人墓銘 行書 乾符三年二月

金石跋

卷六

二二

其文曰夫人即故玉册官內奉供賜緋魚袋強瓊之妻公先歿已十五年葬在醴泉本鄉也夫人年七十七有子四人女二人乾符元年十二月廿三日忽染膏肓之疾終羣賢里第三子一女先亡合幼男女共二塋葬禮以三年二月廿四日卜于祁村男側

按銘刻于陀羅尼經之後余所得其前半已失之當是建石幢于塋側刻經而附銘也

唐北嶽廟李克用題字 正書 中和五年三月刻

金石文鈔

新書藩鎮盧龍列傳中和末李可舉約吐渾都督赫連鐸鎮州王鎔連和乃遣票將李全忠率衆六萬圍易州鎔以兵攻無極處存求援太原克用自將赴之即此事也新舊史皆言李全忠爲處存所敗懼罪合餘衆反攻幽州可舉自燔死而此云幽州請就和斷意全忠本蓄叛心密與處存克用通和揚言戰敗出可舉之不意而襲之耳不然敗亡之餘安能及此史殆不得其實也又舊唐書中和

金石跋

卷六

二二

三年制以檢校司空王處存檢校司徒同平章事而此仍云易定司空何耶題字兩段前一段五年二月廿一日來救時所題後一段三月十七日班師時所題也

唐內樞密使吳承泌墓誌 裴庭裕撰 行書

董壞篆蓋 乾寧二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嗚呼唐宦者之禍烈矣至于昭宗乃欲得而甘心焉然始斬復恭繼誅季述至緡郎外倚全忠搆兵數歲爰除快志而唐祚隨移社與狐而同夷蠹與

木而俱盡豈不哀哉此吳承泌者賜死於乾寧二年正月迹其本末蓋楊復光復恭之黨而始則見擠於田令孜繼則坐復恭之罪而見殺者也碑有曰傳檄諸道與王處存屯東渭橋則隨復光討賊事也有曰中和三年充許蔡通和慰諭使不克前征朝廷罪之則秦宗權攻許州時復光已死田令孜斥復恭而因以事并出承泌事也有曰聖上虔承大寶歷訪舊臣則復恭迎昭宗即位因復承泌事也有曰乾寧二年正月薨于漵水稟君命也則

金石跋

卷六

二二

復恭以乾寧元年誅因賜承泌死事也有曰冬十一月一日許公昭雪則李克用爲復恭申雪詔復其官因并復承泌事也惟景福二年復恭已叛而承泌猶加秩增食意承泌未有顯惡或後而始發者也碑雖諱不言復恭黨然其大畧固歷歷可尋矣攷新舊書無承泌其人則承泌非有大權要亦非有大過惡然已至于封伯封侯食邑千戶則宦者積重之勢其可想也唐欲不亡豈可得哉

唐淨住寺釋迦文賢劫像銘

八分書

無年月

碑僅上截亡其年月與書撰人姓名其中有云河東裴行純曾啟膏腴姻連棣華又曰承顏靡託同氣無依蓋卽造像之人而爲其父母兄弟以資冥福者也

唐華嶽廟碑殘石

八分書

無年月

石近出土凡三段一有權僞文字一有權僞不敢忘也字或者遂疑一碑而分爲三其實非也二者雖皆分書而字形大小不等其用筆亦小異覽者自能辨之

金石跋

卷六

二四

唐王夫人墓誌銘

正書

無年月

碑凡九行行存七字八字六等題云王夫人墓誌銘而中有吳郡人也及長子珣等字人多附會以爲晉之短主簿然果爲短主簿母則碑題亦不當云王夫人也又有西北七里武邱山字避虎爲武惟唐人則然定之爲唐物亦聊以厭好古之心

唐柱國爾朱達墓碣

程彥矩撰

正書

無年月

文叙其先世曰黃綠車服其叙達又曰家藏鉅萬蓋世富而以入資得官者後又云以其年五月卒

于江陵府無競里而不得其年文既草率書又拙惡不足觀也以唐物存之

唐金剛經石闕 行書 無年月

碑僅下截不知何年所建其前有銘後有重修記下載佛弟子人名數十按云寶曆元年移于當曹南院仁利安置自後闕至開成二年五月故隴西李公友誠闕至會昌二年二月四日闕長李公重修則闕之建立尚在寶曆前或以為幢而作會昌年者誤也重修記則會昌年刻耳

金石跋

卷六

二五

唐尊勝經呪 行書 無年月

書法精健絕倫凡六十餘行殘闕過半而前後似猶未全也唐建隨羅幢所在多有余之棄者多矣而惟書法稍佳者存之

唐錢本草

張說撰

樊厚行書無年月

文刻金石續鈔

昔沈補羅先生

諱鳳

署涇令與先祖雲翔公先叔祖

季重公相善也嘗以其所翻摹定武蘭亭及錢本

草見贈故余得而藏之然先生雖精于鈎勒而刻

手未精筆法小弱竊疑其偽後謁袁太史簡齋于

隨園適于案頭見之即補羅所翻之原本也墨光

如鑑精神充足真數百年前物後有汪退谷諸人

跋最後補羅自跋以為碑自順治間出土見筠廊

偶筆此係未入土時所搨也然余訪之故家所藏

實未見有第二本亦未見有出土後新搨本其前

題云唐燕公張說文樊厚書則樊厚自非唐人當

是宋元間人書燕公之所作耳錢本草之文不見

于他書故附存之

吾兄殫數十年勤始刻金石文鈔繼刻續鈔於

金石跋

卷六

二六

此道可謂篤好而不遷矣然金薤琳琅所已刻者不復重刻蓋以力不足故又如嵩高諸闕昭陵陪葬諸碑以及殘碣斷石之偶存於世其文不可讀者未嘗不反覆詳盡攷之史冊證之他書以求其所以異此金石跋之作往往超軼前人而有所新得不彙而刻之恐不足以厭好古者之心而藝林將歎為闕事故為自夏迄唐比次其年月詳記其篆隸八分行草并書撰者之姓氏以便探古之士之觀覽焉嘉慶十五年四

月二十日弟繩祖謹跋

金石跋

卷六

二七

涇川金石記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涇川金石記

琴士趙紹祖輯

男國楨校

縣金石本寥寥而金較之石尤為難得然著錄家
僅收趙吳興所書蘇公政績記不知吾涇自漢唐
迄於宋元金石之存者尚數十種也今分存佚未
見為三項彙而輯之於金僅得三種石則自南唐
以上並詳其存佚記其梗概宋元惟記其見存者
明則并其存者畧焉

金石記

漢銅量唐銅鐘

舊府志云宋涇樵人於古井中得銅量識者謂漢

時所鑄納之府庫夜有光如火移置宣城元妙觀

光乃息又有銅鐘泝流而上道流得之鐘上有銘

乃唐天寶深水香林觀物也其音特異後雷擊壞

田字文藝 存今在縣人歲貢生吳鳴球家

彘高三寸四分口徑四寸三分重二觔十二兩容

一升有半腹有三文曰田字文或即鑄彘者之姓

名也腹下銘四行凡二十字其十六全用鄒子鐘

銘而首四字不可復辨但知其為重文耳銘用陽

識固非三代之器而結秀瑩澈殆千年以上之物

按考古圖有小子師籛其小子二字連而為字其

文正與此同呂大臨曰小子師或官名今以此彘

証之則田小子文殊不成語竊疑呂說之未必然

也字書有謂字即子字者亦恐未是

吳赤烏二年刻字 未見

錢志云湖山石壁高三百六十餘丈上刻赤烏二

年水至此七字至今存按宋五行志赤烏十三年

金石記

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未嘗

言二年大水若水至山腰是平地高一百數十餘

丈非常災異豈容不紀錢志修于乾隆二十年去

今五十餘年耳志云至今存余嘗訪此石于山下

居人及日往樵採者率云未見疑相傳之誤也

赤烏三年碑殘字 未見

錢志云安吳城在大藍山東晉書太康二年置水

經註太康元年分宛陵置宋書吳置乾隆三年其

故址掘得古碑字多磨滅而赤烏三年字猶可辨

當是吳置按安吳之非晉置不待言卽赤烏爲吳大帝建元而程普傳已有平定宣城安吳等語則當是漢末所置或桓王渡江時之所置耳余嘗過大藍山下訪居人以此碑所在不可得

晉小楷遺教經 存永和十二年今在平園民家

相傳得之水中嘗取而視之似彙帖中所刻者不知何本也始余著此記時有以搨本來者缺其首尾故以爲不全石今嘉慶新志因余言而誤也志成後左春谷過平園遂捐以來後有永和十二年六月廿一日王羲之書字又後附書法三昧一段亦有永和四年十月十三日王羲之書字因詳誌之

金石記

唐孔穎達猷州城記 佚

唐書地理志武德三年以涇縣置南徐州尋更名猷州八年州廢以涇屬宣余按高祖本紀難當以武德六年始降則三年唐何得以涇置州二者必有一悞不可以意爲說也錢志據孔穎達猷州城記謂涇舊屬杜伏威意伏威以武德二年降時唐卽置州至六年伏威入朝難當始束身歸命蓋欲牽合本紀及地理志二說也今按孔碑之文寔作僞者所爲不可爲據唐初文沿六朝遺習組織駢

金石記

白龜城塼 未見

錢志據舊志謂隋末難當築白龜城則當築在猷州城先明張堯文左王廟碑亦云據志則在破公祐後錢志又謂乾隆十年石工唐某掘地得古城塼十數上有李總管建四字者則是李大亮破公祐後所建非難當之所建也第不知猷州城築未數年何緣復又築此似皆不足爲信抑又聞之錢志修成在乾隆二十年土人尚有以二塼來者皆

尺有咫今不知所在則是實有此博惜當時無好古之士寶而藏之以流傳于後世致使後之人前望遙遙疑而不能定也

開元磨崖詩碑

舊志載宋志蔣之奇磨崖詩序畧云予遊涇川過琴溪浮舟釣臺道旁見石崖蒼蒼上摩穹旻意其下必有瓌觀焉既還自水西涇合陳中裕餞余巖礮寺尉劉公曼云向所觀石崖古刻尚在唐元宗開元甲子河間邢巨沛國武平一嘗游是溪題絕

金石記

五

句其下又刻一長篇尤雅淡有清思姓氏湮沒其序云二十二年冬予自柱史謫掾宣城明年九月連率班公下讀其詩有云忽覩邢武辭聆其金石脩以詩序攷之蓋是人也後邢武一紀而來疑其卽杜偉也余按杜偉以開元間謫任宣州司戶而蔣穎叔又先得杜偉所作周公亭記故云云今全唐詩中但錄二語於殘句中其人卽杜偉而不載其全篇

杜偉周公亭記

未見

錢志云蔣之奇琴溪釣臺詩序畧曰釣臺旁山臨溪上有古碑皆漫滅殘剝僅有數字可辨其上篆四字云周公亭頌其餘字皆入分云前殿中侍御史宣城郡司戶京兆杜偉纂其詞畧云蓋琴高乘鯉得仙之所也又有周公因結宇焉數字其年月亦漫滅不可辨予疑周公亭頌者是周公嘗作亭於此釣臺之上而杜偉作是頌也偉稱前殿中侍御史者必以謫來也據此記則碑卽在釣臺今碑在隔溪水旁惟篆額周公亭頌四字尚存餘益漫

金石記

六

滅按錢志謂碑篆額尚存隔溪水旁余訪之無所見問之居人亦無知者

天寶磨崖碑

未見

錢志云縣西八十里石隴洪頭山上有巨石兀立如堵可辨者七十餘字末云天寶十四載歲次癸巳四月壬申朔二十八日巳亥午時刻石鄭志亦載之十四載作十載二十八日作二十四日按癸巳是天寶十二載錢鄭二志恐皆悞既云壬申朔則巳亥是二十八日鄭志必悞乾隆壬辰前署涇

縣儀徵江于九先生諱嘗登是山尋此碑不可得

李白汪倫題名在天寶十五載在大藍山放歌臺畔

余嘗使人搨以來語既鄙俚書尤惡劣僞刻也

東峯亭賦詩刻石佚

舊志云唐御史中丞袁修命判官殿中侍御史陸

渭以前軍討石球寇方清已以後軍次涇上提書

至乃與從官登東峯亭賦詩刻石又與座上各賦

一物後七十餘年裴丹至水西於荆棘中得斷碑

中有袁修二字因名袁石按錢志載蔣穎叔跋此

金石記

七

碑云右涇令陳惇夫中裕以涇邑之古石刻見寄

其袁修二字蓋唐大歷元年袁修之所書而南唐

保大五年徐延祚之所獲也是時知縣駕部郎中

吳光輔為之詩其注畧云永泰中修自御史中丞

為招討副元帥駐旆于東峯亭會石球報捷與羣

公賦詩記之又與座上各賦一物此下有峯亭賦闕文

詩破賊在大歷元年五月而裴丹序言七月非也

吳光輔詩注云永泰初修為招討亦與太真詩序

不合蓋裴丹吳光輔皆不見紀勝詩但以傳聞言

之故皆踈畧而今也余獨得之以考正焉惜其泯

歿因為鑿石以久其傳焉熙寧二年己酉歲秋八

月朔晉陵蔣之奇述跋雖有缺詳覽其意是穎叔

嘗重刻此碑今不可得見矣今按縣志中所載諸

詩皆刻全唐詩中其未載者惟蘓寓一篇而劉太

真序則全唐詩與舊志皆不載無以証其同異為

識于此以俟後之知者

施處士照墓誌銘存元和四年今在縣人巡檢趙杞家

從弟杞舊同居近買得屋徙而居焉嘉慶四年五

金石記

八

月余居憂杜門有來告者曰杞治圃得古碑余未

之信少頃杞來問之果然蓋工人掘土築墻見石

而取之兩石相麗碎其上石而碑見又有甕瓶銅

鏡等項皆為工所破惟瓦孟一頗完稍後見古壙

遂掩之不復掘銘石如粉糜出土時為無知者以

手按視遂多模糊然猶可讀書碑及刻字者之名

闕焉涇於唐為僻邑其初有左難當以武顯後則

汪遵許棠兩進士載于傳記萬巨汪倫以李白詩

見萬晏以孝梅氏五娘以烈節而區區一處士忽

得傳其名千數百年之後可不謂幸與于此歎誌墓之功之不可忽也涇俗溺于風水多竭財以卜地而葬禮則畧而不講雖縉紳士大夫之家鮮有能誌其墓者豈知世遠年湮粹有不可知之事既以傳其姓名而又藉以博仁人君子之用心而不忍廢其舊宅者有如此也哉銘曰瘞此南坡知涇之城在唐城外之南也又曰日月其逝恐易山河雖銘辭套語然慮之遠矣

裴丹東峯亭詩并序石碣

佚

金石記

九

按錢志載蔣穎叔跋此碑云裴丹東峯亭詩十六句其碑亡之久矣初中裕得斷碑以示余有其詩并序才十六韻而闕其十韻今年至水西及還中裕以其碑見寄云白雲院僧處璉掘土獲之十六韻皆全而缺二十餘字其前六韻并序所缺字則以斷編正之獨後十韻中缺一字不可攷既而公曼復于民間訪得一本爲示又補後所闕一字遂爲完篇矣序雖不甚佳而詩頗近雅重刻之所以存故事也熙寧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尚書主客員

外郎前殿中侍御史裏行蔣之奇穎叔題今按此詩不見全唐集中而穎叔跋既言掘得之又云重刻之是一時竟有兩本而今皆不可見矣又跋首云十六句下云十六韻句字當悞而順治志鄭志不載此跋始存之以俟知者

韋煥湖山神廟記

佚

按神爲晉桓簡公彘彘盡節于涇池故涇人祠之大中三年邑令裴鐸新其廟而煥爲此記也煥尉於涇其文末云庶幾涇之人日有來者嘆曰某年

金石記

十

有韋尉雖無他及我憐其爲我記茲事以思之

南唐徐鉉文宣王新廟記

佚

徐知證鎮宣城保大四年其推官吳光輔兼理涇縣事乃復建學宮而徐鉉爲之記徐鏞爲之書惜碑佚不可見也其文有云明年秋君奉計如京師因得其實蓋碑立于五年也

薛文美涇縣小廳記

佚

按記云余自出周行來治斯邑是文美曾知涇縣事也又云試請少府邢公楷是南唐時涇尉有邢

楷也錢鄭二志於縣治則書文美攝邑事於職官表則未之列名至邢楷鄭志不載錢志則列之宋尉無年可考中何耶記又云庚戌中秋始叔高亭命曰齊雲亭庚戌是保大八年其文曰始則文美之來涇在先矣至十一年而又建小廳蓋治涇如此其久也

水西寺碑 佚

按王象之輿地紀勝云水西寺碑為唐宣宗立其序次在薛文美小廳徐鉉文宣王廟間則碑南唐

金石記

十一

立也惜不載作者書者之名無以攷其始末爾宣宗避地于水西其詩有報道風光在水西之句然考古者多疑其不實今南唐時已有此碑則其相沿久矣 涇志舊不載此碑洪北江太史携輿地紀勝來涇遂為補之 宋蔣之奇摩崖詩刻并序 存熙寧二年在琴高山

其文云熙寧二年八月晉陵蔣之奇過此題絕句

云時與宣城萬機吳興劉誼同自水西入巖巖至

此觀杜偉 闕 字 二 之刻與武平一邢巨之詩而去按

此刻現存琴高山今舊志所載詩序與此不同豈

刻于崖者特簡其辭與刻後又有小字一行云何子温遊此熙寧八年三月十七日刻字楊應之

郭祥正摩崖詩刻并序 存熙寧二年在琴高山

其文云余自宣城來遊涇邑遂同權令晁端本本之尉劉誼公曼進士梅及中晁端佐管道王偉至此各賦詩而去大宋熙寧三年九月三日書當塗

郭祥正題

晁端本摩崖題名 存熙寧二年在琴高山

其文云蕪湖簿權涇邑事晁端本涇尉劉誼進士

金石記

十二

王 闕 晁端佐熙寧庚戌九月初七日同遊賦詩按端本前與郭祥正同遊賦詩未數日而又與其僚佐賓客重遊賦詩題名崖上亦好事者也今惟郭祥正一詩載于邑志其端本等前後兩遊諸詩皆不見不知崖上尚有刻否當更訪之

劉誼摩崖刻 存殘闕無年月在琴高山

按碑有云元豐四年余以江西常平上書得罪六

年 闕 三茅山明年復官遊黃山過琴高巖又有云

同旌德令馬諫涇 闕 建德尉王彥又有云時涇令

丁維考試則此爲元豐七年刻也涇舊志載尉劉
誼以論新法謫隱居三茅山則此爲誼復官後重
過涇而書其事無疑也惜後多殘闕不可讀此刻
以後爲前

趙經臣等摩崖刻 存無年月在琴高山

其文云趙經臣郭庭俊李晏 闕 卯上巳日遊巖巖
從琴溪尋勝至此因以小酌晚宿白塔翌早還邑
後有小字一行云凌天鈞同 闕 按涇舊志職官表
宋有郭庭俊選舉表宋有進士凌天鈞惟庭字作

金石記

十三

廷爲異則此亦是宋刻也此刻以後爲前

李俊造塔第二層記 存大觀二年在西崇寧塔上

吳宗式造塔一面記 存大觀二年在西崇寧塔上

王詢王昂造塔記 存殘闕大觀二年在西崇寧塔上

朱日初造塔第三層記 存大觀三年在西崇寧塔上

張徽造塔一面記 存大觀三年在西崇寧塔上

文宗義造塔一面記 存大觀四年在西崇寧塔上

殷智臯造塔一面記 存無年月在水西崇寧塔上

郭庭俊造塔一面記 存政和二年在水西崇寧塔上

其文云將仕郎涇縣尉管勾學事郭庭俊施錢貳

伯仟修建舍利寶塔一面追薦亡妻張氏七十八

娘子者竊聞我佛釋迦如來大慈大悲嘗發願力

度救羣迷沉淪苦海或爲一善或作一惡咸獲果

報此理昭然庭俊特施淨財助緣寶塔所發誠心

修薦亡靈仗集勝因適助超生上禱諸神同作證

明聖宋政和二年三月戊午朔二十有七日謹書

右前後所載造塔諸記向余並詳其文于所著涇

事及涇事補遺故於此畧之今嘉慶乙丑修志又

金石記

十四

盡舉而載之新志中惟此記獲於修志之後故特

詳之以待後人補焉又按錢志職官表載管勾學

事郭庭俊今此記爲庭俊與琴溪摩崖同舊志誤

也且庭俊繫銜爲涇縣尉是亦志所宜載

吳氏與男包勣等造塔二面記 存政和五年在水西崇寧塔上

舊志稱寶勝寺前塔爲崇寧塔大觀時建意其肇

始於崇寧而成於大觀故也今按此石乃政和五

年立蓋前後幾十餘年而後成刻內有包整者最

知名號南堂居士今崇祀于忠孝祠

贈少保汪公神道碑 存紹興九年在水西錢衝白雲山汪少保墓前

右宋贈少保汪泚碑汪藻撰吳說正書汪伯彥題

額隸書書尤奇偉人多以其為伯彥書而薄之按

宋史泚本傳旌德人碑云宣州之新建人舊志以

崇祀鄉賢已久故仍錄之涇志中宋史泚傳甚畧

而碑頗詳可以補史氏之闕然其文有云其辭已

載幽室之刻故姑撮其大者述焉是公尚有墓誌

其辭更詳惜不得而見之

石柱山摩崖刻 存紹興二十七年 在縣西一百里石

金石記 柱山觀音巖 十五

錢志云乾隆十八年正月崖崩碑露其字半漫漶

可讀者二十八字文曰時丁丑紹興二十七年十

二月記 闕二 鑿險崖取平路往來人宜 闕一 顧舉

字 闕三 全體露按其文意亦開道記也

梅權造塔一 存紹興三十一年 在水西崇慶寺

水西有二塔其一在寶勝寺前大觀時建即崇寧

塔也前所載諸記皆在其上其一在崇慶寺後紹

興時建此塔雖有層級而實其中不可登最下有

石刻一小方即是記也想其上尚多惜不得而見

之

林淳摩崖琴高巖三大字 存乾道九年在琴高山

按後有小篆一行題云乾道癸巳三山林淳篆淳

於乾道八年來為涇令也

包伯騶刻詩 存淳熙十年在巖籠洞內

按詩末聯云緬懷二老調逸思更無窮蓋伯騶常

刻僧道常彥邦二詩而又刻已詩也今惟伯騶詩

存嘉慶二年余嘗從琴溪至巖籠見洞口有斷碑

一方其所刻即彥邦詩今使人撮之已無有當更

金石記 十六

訪之

郭燮開道記 存端平二年在縣東四十里硃砂山相

按錢志載涇摩崖碑五一琴高臺唐開元刻一洪

頭山唐天寶刻一石門宋隱士徐時刻詩一石柱

山宋紹興刻一即此記也今上三者皆佚即石柱

山刻出於近時而以地僻遠不得其詳歸然存者

惟此記耳土人相傳燮為紹定進士官仕至尚書

郭氏家乘又載丁令威之封侯封王皆由燮前後

請今縣志不能脩詳其事附記之

程炎子摩崖刻 存寶祐四年在琴高山

炎子為宋末高士文相國天祥曾迂道訪之者也

此刻中題云琴高控鯉處前後記年月姓名書亦

未佳疑好事者所為耳

元蘇公脩學記 存延祐七年今在學宮西廡

記為宣城縣丞程桌撰高安縣丞施霖書其所記

即子昂所書蘇公政績碑中大脩文廟復浮屠氏

侵田而教養之祭器則悉以銅鑄焉事也世人震

于趙碑搨者無虛日而此記遂不顯

金石記

十七

涇縣尹承務蘇公政績記 存至治二年今在學宮土地祠

蘇尹名濟字汝舟其文教諭梅震所記趙孟頫書

也此碑錢辛楣先生作金石跋尾續孫淵如先生

刻寰寓訪碑錄皆收之其實涇古碑之存者尚多

不特此也跋尾續云達魯花赤署名作蒙古書而

立石與書篆人並列于前皆碑之創例按此碑為

涇教諭梅震所撰自以官卑故列名於後而列吳

興及達魯花赤之名于前耳 碑後尚有題名數十人似非吳興所書

祭器記 存至治二年在蘇公政績碑陰上層

記無書者姓名其文亦梅震所撰也器即蘇公所

造凡三百一件

蘇公政績碑跋 存至治十一年在蘇公政績碑陰下層

跋為程桌撰齋長王元禮書

涇新學記 存元統元年今在學宮西廡

記為翰林院侍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楊剛

中撰兼隸書蓋記涇令馬晉新文廟績也文與隸

皆古雅可愛而世未有知之者舊志錄其文亦多

謬誤可慨也

金石記

十八

明倫堂記 存至正元年在程桌修學記碑陰

碑為饒州路樂平州學教授郭雷煥撰衡州路總

管府推官何克明書涇舊無明倫堂縣尹石珉始

建之而雷煥為記之也其文有曰至元又庚辰者

元順帝至元元年也先是元世祖至元十二年為

庚辰至順帝又改元至元而適遇庚辰故云又庚

辰以別之也雷煥邑人世稱其善四六號郭四六

今無存而獨存此碑氣頗踈古知其能不僅在四

六也何克明書亦饒有趙意

水西銅鐘板 佚

縣入左冕水西續志云僧宗泐號季潭住持水西至正乙未六月作銅鐘板欵式古雅絕勝自爲篆記復序曰黃鐘生一一生萬物故君子鑠金爲鐘鐘有孔乳以法六齊不忒四時合度大小允窕楓之中清濁得舒疾之和故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意誠聲變感於金石此自然之理也鐘圍而圓面皆九乳計三十有六各具一音板則兩面聲有陰陽之別舊傳季潭本于景陽宮製按水西續志所載如此疑序言亦未之詳盡也以涇金絕少故附著之

金石記

十九

附洪北江太史新修涇縣志金石小序

地志之載金石始于鄺道元水經注魏收地形志凡秦漢以來碑碣信而有徵者無不登焉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亦錄晉祠銘至樂史太平寰宇記則所取碑版益多是金石之有裨于輿地如此涇爲漢初舊縣金則有田字彙石則自三國吳赤烏以下元至正元年以前已不下數十

通均可以攷正方輿表章前哲非僅若詩歌賦頌祇取流連光景已也縣人趙君紹祖風留心金石之學凡斷碑殘碣經其搜羅裒集及辨證者不少是以卷內亦多取其說焉

始余年十三嘗偕諸友過學宮見壁上嵌小石一方乃元時所立似記一女子軼事時不知其爲古物之可惜也稍長閱縣志無其事因復訪之而石已亡矣嗣是偶有所遇始筆記焉名之曰涇川金石記嘉慶乙丑縣人延請洪北江太

金石記

二十

史諱亮總修縣志特立金石一門而盡收余所

記則此書可以廢而不錄矣緣志成後復有所得而或者又以爲志僅行于一邑舊志雖不詳然亦頗有所載而好古家絕未有著于錄者豈非以專記無書遂致泯沒而不傳耶故爲刪其繁提其要而復存之嘉慶十四年三月琴士趙紹祖自識

書成友人左春谷又得宋銅鑼刻字二以示其一云慶元三年六月日天字號注籍給官開慶

乙未長至吉日延陵子淵宅置充部院司公用
按慶元三年至開慶元年凡六十三年既慶元
注籍給官又開慶置充部院司公用皆不可攷
其一云嘉定三年六月日鑄鑿給官關一縣豐
字關二章仲包庚字號銅鑼壹面重捌斤按元豐
涇十一鄉涇宋志十一鄉有豐
樂鄉則所關必涇字豐樂字也以其為宋物附
記之琴士又識



石經閣金石
跋文

金爾珍題



光緒丁亥孟秋
行素州堂藏板

石經閣金石跋文

槐廬叢書

嘉興馮登府雲伯著

吳縣朱記榮校刊

商丁父尊跋

銘云子𠄎父商彥貝三朋用亡丁父尊彝為劉燕庭水部喜海所贈拓本釋之曰留从𠄎公羊傳云古者鄭國處於留周人有留子嗟留子國見王風邱中有麻詩毛傳後為劉康公劉文公食采于此子留當卽子嗟之裔周有留君蓋此其類也小臣繼彝貝五朋遽伯鬯彝用貝十朋又三朋三家彝貝三朋此器亡貝彘並同江侍御德量曰銘用貝此碑陰記出錢之祖余考鍾鼎文有書賜貝者重君所賜也但書貝者非君錫之也商彥者人名子留以商彥貝亡器也

石經閣金石跋文

一 宋氏槐廬校刊

邢未鍾跋

銘文在鉦四行入字文曰邢未母曰髀叔文祖皇考對揚乃德曷屯用魯承終于吉母不敢弗帥用文祖皇考三十二字又文在左鼓十字惟和秉錫母魯營長七字可辨積古齋據趙晉齋脫本無此十字亦疑詞意未畢乍是用字阮氏釋為祚失之此器今為劉吉甫太守所藏以拓本詒余因記

周虢叔大林鍾跋

右虢叔大林鐘以億倮尺度之變高一尺七寸鼓相距一尺八寸三分舞高六寸五分鉦高八寸三分旋鬲高

六寸五分與阮芸臺宮保所藏銘詞無異特器畧輕統

有鳧形為稍殊耳鳧取周官鳧氏為鐘之義景王始鑄大林鐘亡已久不應有此惠惠字號姜敦正亡此字疑嗣之省陳均釋作勿未確旅諸家多訓作眾攷鐘鼎文每稱旅亦假作魯字泰和鐘以受毛魯多釐董道曰魯古文旅書序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史記作魯天子之命漢有旅鼎卽魯鼎是也此鐘下文云魯休則旅當是號叔名也刑法之刑从井刑劉之刑从开羣卽儀型字帥率之假字聘禮帥大夫注古文帥作率觀禮注今文帥為率故嗣帥型卽所謂儀式型文王之典也屯純之省號姜敦屯佑通彘盟和鐘屯魯多釐皆是攸修之省凡鐘皆以和名所謂垂之和鐘是也江氏沅釋為和較之和鑿矣此鐘得見於墨卿太守令子念曾處因手拓一通以冠閣中金石之首

石經閣金石跋文

二 宋氏槐廬校刊

周戎都鼎跋

鼎亦叔未所藏釋文云戎都亡旅鼎用句倂魯祗用妥翁兼用亡文考宮伯寶尊彝積古齋釋云戎都亡器者氏與名都一釋亡諸說文云祗以豚祠司命从示比聲漢律曰祠祗司命此从示者比从二人北亦从二人特形有向背之異史記天官書隋北端兌之北漢天文志作比二文每以形似通假為祗字無疑倂舉也倂魯祗猶言舉吉祭也妥古綏字余案或字下从土齊

侯鐘有或字即國字說文或邦也从口从戈从一一
守地也从土是後人所加即國字之省亦即城字有字
詳見余三家詩攷香由文作米說文古文番作𠄎即番
字亦止郡潘字路史虞氏後有番國字从米从田此从
口者省漢縣屬魯國番即鼎下云魯宗正合卺即崩之
變番屬魯故何魯宗文考也旅鼎亦作魯鼎古魯旅通
字泰和鐘以受毛魯多釐董道曰魯古文旅

周遣小子敦跋

積古齋有此器釋云遣小子𦉳以其友作招男王姬𦉳
鼎云小子父在之𦉳𦉳其名以與也與其僚友為招男
王姬止器蓋招男之配遣氏招國經傳無徵或釋作召

石經閣金石跋文

三

宋氏槐廬校刊

然召於周為同姓不當取王姬𦉳从末汗簡古末字止
示此止五省文也余案敦文刊化字即貨字虞書懋遷
有無化居即貨居呂刑惟貨惟來古文作惟化可證以
其貨止尊彝者鐘鼎文每言王錫金百爰錫貝五朋用
作寶彝即此義也若云以其友則不辭矣招敦文曾已
西戌命𦉳止𦉳招父丁𦉳作𦉳晉姜鼎作𦉳

周瞿癸敦跋

敦為長白斌太僕良得之津門市有蓋無器自來金石
家所未錄其文曰唯十有二年三月既望霸丁亥王在
寒儺宮王呼吳師皆大錫趨瞿癸里王命善夫奭曰趨
𦉳癸曰余既錫爾乃里𦉳癸賓奭章帛東服癸令奭曰

天子余弗敢焚事以𦉳癸稽首大沂里太賓賓奭寵章
衆兩賓𦉳癸寵章帛東再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不顯休
用止朕皇考烈伯父尊敦其子子孫孫永寶用古文奇
逸都百十六言余按跋題字趨馬也詩十月之交蹇惟
趨馬萬惟師氏仲允膳夫竝王之近臣善夫即膳夫趨
馬只稱趨者如師遂敦師氏但曰師領敦冢宰但曰宰
先簞牧人僕人但曰虞牧也𦉳癸臣名商有瞿父開瞿
祖丁卣字竝作𦉳𦉳癸殆其氏族以癸名者當是商末
周初之人里者錫之地也沂即錫字吳師即虞師焚事
即償事竝古通假兩賓善夫吳師也

周吳癸跋

石經閣金石跋文

四

宋氏槐廬校刊

癸為趙謙士侍郎所藏劉燕庭水部拓以見餉共百二
字積古齋釋之詳矣惟吳當作虞古吳虞通字文王之
子也乘疑秦字秦車彫車也𦉳冕字說文止覓牧敦質
簋竝有冕字一止𦉳一止𦉳正同故與東裏同列甬周
官兒氏舞上謂之甬集古錄有谷口銅甬

周率伯尊敦跋

敦為張解元廷濟所藏蓋失張釋文云唯十月初吉甲
戌惠作朕文考率伯尊敦惠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案阮宮保元積古齋本率釋作允考盥和鐘有甬字正
作𦉳釋為率非矣

漢瓦當跋

瓦文云駱湯萬年湯卽盪之假臺名張衡西京賦駱裝駱盪薛綜注皆臺名是也陽文奇古爲孫淵如觀察所未錄海昌許孝廉琳以拓本論余於京師又一瓦云千秋長安四字作回環讀亦罕見也

地節二年買山碑跋

右文云地節二年八月巴州民楊董置山直錢千百作叢芻子孫永保其多福八分書廿七字蜀中摩崖近有人攜歸吳興按地節爲西漢宣帝最所稀見此碑尤爲金石家所未著錄楊董當是二姓合買一山作義冢也揚不從木旁詩揚之水漢石經作楊知古文通董從董與隸讀所載董氏洗合民間之不昧六書如此古人作器每計錢數延光銅幣直錢萬二千太康瓦券直錢四百萬皆其例也洪氏頤煊釋作元年正月誤

石經閣金石跋文

五

宋氏槐廬校刊

天鳳三年碑跋

碑長一尺二寸廣一尺四圍有文似蜀師碑嘉慶丁丑鄒人得之於卧虎山前文云始建國天鳳三年二月十三日葉子侯爲支人爲封使者儲子食等田百余人後子孫母壞敗八分似開道碑文古質蓋封田贈族勒石以示子孫者閱二千餘年始出土今在孟廟余庚辰出都督親撫之石光如鏡字甚淺旁有滕七四老人顏逢甲同鄆縣孫生容王補仲題識記出土年月按萊本商國廣韻漢有東萊郡又姓晉有萊駒萊子侯無考儲卽

諸之變文詩丈伯生以秦刻十字同詒因記於復初九龍

劉熊碑跋

酸棗令劉君陽碑久佚翁覃溪據江秋史雙勾本圖其存者凡廿二行復以汪容甫未拓殘本及巴備堂雙鈎本合凡二百四十二字多出洪氏隸釋九字考唐王建題此碑詩蒼苔蝕字上埋龜風雨消磨絕妙詞知此碑唐時已殘缺竹垞從鄭谷口借觀不及百字隸法奇古驚爲絕品者也孫淵如訪碑錄亦卽巴氏本今天一閣本上下兩截中斷上截十五行每行約廿四字共一百廿二字缺後七行下截廿二行共一百零七字碑後謠

石經閣金石跋文

六

宋氏槐廬校刊

言三章已缺共三百餘字首尾皆全但字畫間多明滅處考是碑後人無繙本天一閣碑向得之豐氏萬卷樓類多宋以來所藏之物豈非宇宙所僅見者耶又閣中尙有閣令趙君碑字尙清晰惜紙爛不能重舉又有侯成王純二碑皆明以來諸家所未著錄余旣鈎劉熊碑分贈洪筠軒蔣伯生二丈他日當并鈎之亦石墨奇緣也

吳大安寺鐵香爐跋

右大安寺鐵香爐銘搨本吾友朱奇園客豫章歸拓以見餉爐共六層上一層三面有字北面十四行三十字至十四字西南面七行東西面十一行二十字或十一

二字第二層惟南而有字三十六行第三層足下有二人名第四層無字第五層蓮花瓣上通著五字東北而有人名二行下一層八面並人名銘有惟吳太和五年歲次癸巳七月乙亥朔十五日己丑鑄重一萬二千觔於大安寺大殿永充供養云云共八十一字中有十字不可辨皆正書陽文竹垞檢討曾得拓本於三山市上跋云大安寺不載於金陵梵刹志疑此爐尚存蓋以寺在金陵不知在南昌也而江西通志載大安寺在省城北有鐵香爐高六尺許識云吳赤烏元年造其爐不知亡于何代而此爐獨不載據寄園言寺中惟此一爐豈志有誤耶又考寺為晉謝尚捨宅在赤烏後則不應先

石經閣金石跋文

七

天氏 臨慶校刊

有此爐亦為是太和之誤無疑矣當修志時但據傳聞致有是失志乘之不可徵信如此王司寇金石萃編亦考之未審耳又爐腹積水不竭清冽中茗飲寺人名曰爐泉亦寄園云

唐開成岳林寺造象題名跋

奉化岳林寺大中塔記僅存六行餘此造象題名在塔下為大中之前自來金石家所未錄文十五行行三字正書其文曰口口口通 以口口口弟子劉欽慕統

疑 雕刻至淨時開成三年歲次戊午七月廿五日庚辰住持僧口胃書匠應成戊午誤作戊午書法絕似蘇靈芝蓋方外之工入法者甯波府曹志謂岳林之名自宋

大中祥符始改觀此益知其誤矣道光癸巳八月六舟僧親訪得以詒余補兩浙唐刻之佚云

唐摹蘭亭跋

右蘭亭二本刻于石之面背者嘉靖間為吳門黃氏所得用古樣箋精搨售一貴人以懣分宜後漢者有所索不遂發其事黃氏亦由是得罪窮死其子景星攜石隨其女妻嫁慈溪姜太常遂歸姜氏据西漢跋一為京師本低一字者為高麗本唐摹之至精者曾以贈竹垞有跋載膠書亭集今為我禾汪駒卿所獲徐問選拓以見餉細審此本悲夫上有良可二字以墨規塗去夫本作也不知老之將至不上旁注曾字以鈎磔識之後來繙

石經閣金石跋文

八

天氏 臨慶校刊

本竟作僧字姜堯章謂為徐僧權押縫古石本僧字上又有一察字當是姚察觀此知其說之妄又如向之本作於今斯文文字本作皆即其誤而改之筆蹤清晰可辨俱各本所無蓋經數百年傳刻愈多而愈失其真非此不足見繭紙故跡也得是本而東陽穎上諸本可廢矣竹雲題跋載西漢尚有南宋集聖教序蘭亭本此虛舟妄言即此本耳甲午秋八月用晉永和六年磚硯書

唐象山縣蓬萊觀碑跋

石大中二年金陵孫諫卿撰清河貝冷該八分書道士王方外篆額乾隆己丑邑人于蓬萊山下發土得之移

立學宮明倫堂左以亭覆之曰寶貝王象之輿地碑目載此碑二年作元年又作栖霞觀碑按宋以前稱蓬萊栖霞爲宋所改王氏殆未經目驗故有此失又碑右側有紹聖三年吳郡丁執文福唐林瑋四明俞夔同酌鍊丹泉正書題名左側有熙甯壬子譙郡高士安金陵李維會稽石景亮建安黃顏明年正月府達與口中次武宋缺題名皆王氏所未及貝冷該書學元宗此碑墨跡曾入御府見宣和書譜楊慎墨池瓊錄載古人能書云唐有貝靈該按黃公紹韻會引于家姓韻譜云貝氏清河望晉有術士貝靈該則靈該屬晉人此碑書冷該足正其誤碑稱神龍之初縣肇名荆口詔屬于台及廣德

石經閣金石跋文

九

朱氏棟廬校刊

二年爰移于明按之地志皆合觀廢于隋至唐肅皇時縣令楊安正重建有台守袁仲宣刺史李敬方郡督郵劉操等名攷赤城志郡守題名有袁光孚天寶至廣德間任光孚或卽仲宣李敬方有喜晴詩自注時左遷台州刺史見天台集題名俞夔字堯臣象山人曾佐舒直平寇者見樓攻媿集道光辛卯余親搨之可識者得六百五十餘字波桀生動似韓擇木梁昇卿洵唐隸之佳者

唐石壁寺鐵彌勒像頌跋

碑爲太原府參軍房嶙妻渤海高氏書集古錄曰婦人之書唯此高氏一人其書刻石存於今者惟此頌與安

公姜政頌爾案金石錄載周昇仙太子碑武后撰并書薦福寺碑天后飛白題額崇福寺碑武后題額見唐代名書記貴妃楊氏有書心經一卷見貴耳集婦人書碑指不勝數文忠殆未深攷

唐韓昶墓誌跋

志俯昶有男五人曰緯前復州參軍次曰緝曰緄曰綺曰紀舉進士考唐書宰相世系韓愈子昶昶子緝字持之袞字獻之而不及緯綺紀此可補其缺矣唐書宰相表以孫爲子以弟爲兄合二族爲一舛譌甚夥吾鄉沈東甫訂譌最爲精核然金石中可補史傳至爲可信東甫亦未之及耳

石經閣金石跋文

十

朱氏棟廬校刊

唐司徒觀察陳巖墓志跋

案碑約高三尺二寸寬一尺字徑圍五分篆額橫列穎川郡陳府君墓誌八字分四行行二字碑分二十六行行四十八字下截多漫漶志所稱廉使榮陽公鑑夙慕英風累洽口畫請爲郡團練副使仍判清源又云三發疏章請口交代證以十國春秋皆合至所云登口則神鬼宵奔揮劍則機槍盡落卽指擊破李連一事又巖卒五代史作景福元年閩中實錄作大順中十國紀年作大順二年通鑑十國春秋從之昭宗實錄在明年三月墓志作大順三年正月考大順止二年實錄作明年爲景福元年惟二月乃正月之誤墓誌當得其實志云夫

人錢唐范氏有女二人一適鄭一適董足證新唐書薛
史闕書闕中錄以范暉爲巖媚之誤林仁志王氏啟運
載監軍程克論表云暉爲巖妻弟十國春秋據此惜未
見此志也又志稱厝於閩縣敦業鄉太平里諸史及三
山志皆不言所在明一統志八閩通志閩書皆云在建
甯皆沿王象之輿地紀勝之誤此足正其非矣子三人
一延口守閩縣尉孫男三人長肇任爲長樂令賜緋魚
次守漳州刺史皆舊志職官所不載惜泐其名黃璞字
德温侯官人大順二年進士官崇文館校書郎碑立於
景福不書官俾前進士者從始階也亦漢碑之例

唐黃滔莆山靈巖寺碑銘跋

石經閣金石跋文

十一

宋氏槐庵校刊

攷黃志靈巖廣化寺在鳳凰山下梁陳間邑儒鄭露家
焉俄有神人鶴髮麻衣夕見於堂請易爲佛刹露拜而
諾之永定二年爲金仙院隋開皇九年陞爲寺唐景雲
二年賜額靈巖柳公權書扁黃滔有靈巖寺碑宋太平
興國改賜廣化案十國春秋天祐二年夏四月藏佛經
於壽山凡五百四十一函總五千四十八卷碑云繕經
五千卷於茲華剎藏而藏是也碑作春二月稍異又案
林漢字緯乾貞元七年進士林蘊字夢復貞元四年以
明經及第竝披子初爲固始人後居莆田碑所謂皆中
殊科也藻省試合浦還珠賦藁成假寐見人語之曰何
不賦珠去來藻磨援筆修之果中第及見主司杜黃裳

曰致珠去來豈有神助耶見閩川名士傳碑所謂賦有
神授之名也歐陽卽詹任四門助教藻德宗時爲嶺南
節度副使蘊始爲推官後遷禮部員外郎出爲邵州刺
史郝志竝失攷文江舉乾甯二年進士皆嘗讀書靈巖
者也

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跋

右碑在鄞縣阿育王寺舊碑爲趙州刺史徐嶠之書唐
太和七年順陽范的重書前秘書省正字郎萬齊融撰
文碑文後有明州刺史于季友後記又有于季友范的
五言偈和詩二首碑首題越州都督其時未置明州鄞
縣尙屬越州爲都督府所轄也萬齊融見舊唐書實知

石經閣金石跋文

十二

宋氏槐庵校刊

章傳云神龍中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等以吳越之
士知名又云朝萬止山陰尉齊融崑山令以萬字屬上
文作賀朝萬浙江通志作齊萬融據碑足以知其誤竹
垞朱氏跋已言之惟跋云記在碑陰則未考也按萬歷
乙酉郡守蔡貴易命育王寺僧於妙喜泉水中得唐常
住田碑其陰卽張九成妙喜泉銘見宸奎閣碑跋是碑
當萬歷始出故今字畫完好記在碑末非碑陰也王司
寇金石萃編亦未辨正蓋皆未經目驗也壬辰夏予親
至山中搨得歸而跋於一朵山房

唐湯華墓志跋

右唐福州侯官縣丞湯府君墓志在鄞縣東一都湯君

廟鄉貢進士林 琬述正書無書人名 唐大中十二年十一月立華字知新 曾調授福州候官縣丞 終于連江客第 碑不言里居 墓今在鄞縣 碑云歸葬明州 則爲明州人矣 考湯華新舊唐書無傳 福建通志職官亦遺其名 予在甬親拓此碑 以一通寄閩中 陳恭甫侍御 以補通志之佚 王氏金石萃編載此志 脫十字 誤一字 蓋未見原搨也 今據以補正 王氏云葬于龍山鄉江上里 庚向之原是 今堪輿家羅經之術 始見于此 不知漢馬江碑已有庚向之傳 不始于唐矣 壬辰九日書

唐聚府君墓誌跋

右唐太和六年 聚府君墓誌 碑刻近日出土 沈司訓銘

石經閣金石跋文

朱氏槐廬校刊

彙編以前 余以補萃編之遺 按志府君諱慶字文悅 馮翊人 太和六年 青龍在壬子 九月廿七日 終 蘇州嘉興縣進思鄉私舍 春秋五十 祖聚曾祖瑀 父達 家諱其述不書也 公卽達長子也 志操孤峙 時孝友 無先難不夢奠之徵 忽生鞋履之別 娶陸氏 有子二人 長葑次允 孀女一人 偕血泣 柩左 扶杖問於筮兆 當年十月廿六日 封當縣南甘露鄉崇福里祖墳 禮也 恐煙峯及巨溟 變改請文勒石 討曰 悲鴻驚月 啼霜天寒 雲長夜斗 牛懸嗣子 哀啼望不返 令問遺風 尤萬年佳 城虎踞 龍左 盤列文勒 銘金石 堅正 書不俗 無缺文 首題諸葛 弁撰 無書人名 考嘉興隋始屬蘇州 唐太宗因之 爲江南道 志與

唐書合進思崇福皆可補志之佚 銘詞七言六句 亦翔見也 道光丙申六月 記於勺園

天一閣泰山刻石跋

泰山秦刻世無石 本宋慶歷間 江隣幾宋苕公會翻刻 亦少流傳 大觀中 劉跋親至山頂 拓得二百二十三字 爲泰山篆譜 明北平許口 僅得廿九字 乾隆戊午 燬於火 近蔣伯生 從廢池中 得殘石二片 僅去疾臣 請等十字 孫退谷所得 亦廿九字 而已 今閱天一閣碑 日有此種 暇日至閣 遍查 不得主人 范桐齡云 錢竹汀編碑目時 曾屬張邑堂 摹刻一本 竹汀有跋 石藏于家 始恍然于原本之不復見矣 其翻摹石本 異日當索之 不知與

石經閣金石跋文

朱氏槐廬校刊

洪筠軒本何如也 洪本從終帖中摹出

五鳳二年石刻跋

漢魯孝王五鳳二年 石刻獨竹垞朱氏 以爲磚刻 金石家皆以爲誤 按曝書亭詩文集 竝以爲磚 疑非偶然 致誤 偶閱葉氏金石錄 補云 周櫟園惠余五鳳二年 拓本云 某所藏較俗 本迥異 予至廟下 攜以相較 果然 或曰櫟園官山左 時有人翻刻 此石 易原石去 據此 則是刻非一 或原刻是磚 後易以石 竹垞所見 是磚本耳 今所傳 非其真矣 未可遽以爲誤也

金石經跋

金朝石經存堯典舜典大禹謨至格致禹朕宅帝位止

以下闕行書似懷仁集聖教序每行十字十二三字首
標堯典舜典八分書嚴厚民得之趙晉齋從搨本鈎出
贈余者其堯典第一下標孔氏傳與蔡氏集傳本不殊
其間磨滅者十字如堯典宅嵎夷之嵎寅賓出日之日
以殷仲春之以鳥獸孳尾之孽平秩南訛之平繇哉之
哉舜典至於北岳之北用特之特大禹謨俾勿壞之壤
時乃功之功少異者三字堯典基三百六旬有六月井
作期弗哉之弗無口旁舜典二十有八載作廿有八載
餘皆同注疏本考明一統志言金國子學碑二在舊燕
城南于奕正日金石經刻春秋禮記今磨滅不完據王
惲修理大都南京石經事狀則當時所刻有九經刊琢

石經閣金石跋文

五 宋氏槐庵校刊

極精近年以來舉皆散亂理合修立以彰國容云云安
世鳳說正隆四年耶律隆會修宋嘉祐石經而金石經
之立於何年書於何人皆無可考疑當時所修立者即
北宋所立國子學者然不可知矣

唐新羅國石南山國師碑記跋

碑立於顯德元年七月末有勾當事僧刻字僧史僧維
那僧直歲僧等銜國師法諱讓景僧姓金氏元聖王之
表來孫憲康王之外弟舅蓋國戚也碑中翔作翻齋作
蚤皆異文也又高麗靜空大師碑末有彫割業僧臣逼
律奉敕刻字彫割業始以鐫刻為業也表來孫之稱亦
初見皆潘昂青金石例所未及

唐龍範道場銘跋

銘為唐武后時立中如舊作蘭證作鑿鑿作舉鼎作鼎
整作整皆武后自鑄字又載作齋見南漢大覺禪寺碑
應作辰見唐博城令祭岳詩竝金輪道文知不第天地
日月等十九字矣

後梁張策中丞伍公墓誌跋

案十國春秋伍昌時汀州甯化人太祖時為偏將軍父
夢授事太祖官左僕射此蓋夢授之碑也案薛史張策
字少逸燉煌人未弱冠落髮為僧十餘年返初服出為
廣文博士改秘書郎天復中策奉其主書幣來聘太祖
即奏為掌記天祐初拜職方郎中未幾遷中書舍人太

石經閣金石跋文

夫 宋氏槐庵校刊

祖受禪改工部侍郎加承召碑列銜舍人當在天祐初
貞明為後梁末帝不應仍書前官與史不合

閩王爐跋

爐以漢德僖尺度之高三寸七分內深如之口徑八寸
九分圍二尺九寸七分唇徑一尺二寸四分圍三尺九
寸厚二分底廣八寸七分蓋高四寸六分廣九寸四分
紐為蹲獅帶環於頸綴以小鈴自耳至足高四寸九分
廣二寸九分侈其口以吐烟下有五足高七寸四分缺
一足重十六斤一兩十一 銖欵云弟子鹽鐵出使巡官
主福建院事檢校尚書禮部郎中賜紫金魚袋王延翰
奉為大王及國夫人鑄造師子香爐壹口拾入保福院

永充供奉天祐四年九月四日題號口陽文正書大王及國夫人竝空一字保福院在仙遊是爐得於仙遊鄉土中今藏紫峯書院

高麗平百濟國師碑跋

案高麗兵制民十六以上充軍惟六軍上衛常留官府餘軍給田受業有事則執兵事已則歸田蓋有周禮邱甸之法焉六軍曰龍虎神虎典威金吾千牛控鶴也分為兩衛曰左衛右衛也別以三等曰超軍海軍猛軍也碑中稱大總管左武衛大將軍即左衛也副大總管冠軍大將軍即超軍也驍衛將軍驍上缺一字疑右字即右衛也左領軍將軍右屯衛郎將即領軍郎將也左一

石經閣金石跋文

宋氏槐廬校刊

軍總管右一軍總管即領兵上騎將軍也皆與高麗史

台

高麗平百濟國師跋二

高句驪舊封五部曰消奴曰絕奴曰順奴曰灌奴曰桂婁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一千五百餘里宋初并新羅百濟二國東北稍廣其西北與契丹相接屢為侵迫乃築來遠城以為防有三京四府八牧又為防禦郡一百一十八為縣鎮三百九十為洲島三千七百皆設守令監官洵海隅之雄邦也此碑為平百濟紀功而作案通典百濟即後漢末夫餘王尉仇台之後初以百家濟海故名百濟碑言其太子隆王餘孝一十三人并大首領大

佐以下七百餘人竝就擒獲仁荐司勳式麻清廟蓋誇大其獻俘告廟之事又云置五都督州七州三百五十縣戶廿四萬口六百廿萬各齊編戶咸變夷風其拓地之廣如此

高麗金石文跋後

高麗為朝鮮後子姓有國八百餘年而為衛氏衛氏有國八十餘年而為高句驪以高為氏以高驪為國漢武帝後即稱王唐長興二年高氏政衰國人立王建遂為王氏自漢以來臣服中國未自建隆開寶間效臣節用正朔自為耶律所困始臣事之其年號終統和開泰凡二十一年至王詢大破耶律復通中國易開泰之名用

石經閣經石跋文

宋氏槐廬校刊

真宗大中祥符之號至天禧中耶律復破高麗王詢奔國而逃仍強班正朔自太平二年終十七年至重熙終二十三年清寧終十七年咸雍終十年太康終十年大安終十年壽昌終六年乾統終十年天慶至八年凡一百一十年而耶律為大金所困高麗遂去北虜之號又以未經請命於宋不敢輒用正朔但以歲次紀年而已碑中有稱大安清泰太平龍德開運光德乾化大定天成峻豐等年號者蓋用耶律及五季正朔也有僅紀歲者殆在耶律既亡以後未請命於中國時碑中有建炎年號殆徐競宣和六年奉使後始奉天水正朔耳道光屠維赤奮若聽願望日用咸和四年甄硯書後

高麗大覺國師碑跋

碑額偈大覺國師墓室及碑銘安立事跡記墓室二字亦古刻所未見碑偈大師妙悅忠現等五百人輪大石覆其室營祭堂三間于墓南又役靈通寺僧四百五十人造家墓下引白丁四人居之給衣食使守墓奉聖旨許立國師碑靈通寺經始甲申敬先院太史令崔資穎卜地得妙主毅勝流上林融介主石手役僧二十五人至癸巳年敬先院成伐青石于沒頓山未有石匠校尉畫緣校尉門人師子僧統首座三重重大師大德諸職名刊於碑陰案徐競高麗圖經云三重和尚長老律師之類位在國師之下阿闍黎大德位降三重一等三重

石經閣金石跋文

九 宋氏槐廬校刊

不過數人大德一等人數極衆僧統首座殆即國師有僧職綱維者也靈通寺在王城東北安定門外見圖經後唐瑯琊郡王王審知神道碑跋

案十國春秋忠懿王後唐同光三年辛未王薨葬於福州城北鳳池山長興三年改葬於蓮花山有後唐所賜神道碑張文蔚撰文三山志以為同光四年改葬蓋沿十國紀年之誤文蔚當作文寶攷薛史文寶諫議大夫觀之子莊宗即位以文寶知制誥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蓋在同光時文蔚河間人乾符初進士以開平二年卒贈左僕射蓋後梁太祖時人

末潘正夫烏石山題名跋

案吳國公主哲宗三女也政和三年改韓國公主出降潘正天靖康末以先朝女留汴題名所謂始至睢陽也建炎初復公主號改封吳國親上於越避地至婺州皆見宋史子尚有清卿墨卿才卿堯卿而獨無溫卿此可以補史之佚矣三子蓋隨正夫至闔者赴行在時高宗在臨安也

宋錢昱重建瑯琊王廟碑跋

案宋開寶七年吳越國王以審知舊第為忠懿王廟搏王像及孟威等二十六人像以配享碑所謂始易宅而為廟也孟威十國春秋作孟成是誤文碑偈王薨於同光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路振九國志薛五代史皆以為

石經閣金石跋文

十 宋氏槐廬校刊

元年竝誤福州府志以為五月五日卒是日龍節事相沿至今則以三年夏五月王寢疾相涉而誤惟運憲圖作同光三年卒與碑合錢昱以開寶七年為福州刺史至太平興國二年去任見三山志秩官表書碑為林操志失攷

宋高宗御書真草孝經跋

右高宗御書孝經在今廣州府學碑分五列列五十二行行十字惟紀孝章行九字真草各行相間與政和二體石經相同每列上下竝有殘泐廣要道章以下經文及重刻年月別為石今已亡失標目無第一第二等日蓋依鄭氏本與釋文間不同釋文所稱鄭本後人據明

皇石臺木改也經中敏作欽讓作恭又作謙遊詩而改
毋念作無念匪解作匪懈災害作火害茲與鄭合證之
董史皇宋書錄張鉉金陵新志所仍高宗御書之說為
確朱氏經義攷云未見惜其遊粵時未及訪也後人以
二帝不歸罪高宗之不孝觀此知非無意復仇者矣道
光己丑同年生方履錢論予於閩中明年跋於甬東官
舍

宋蔡君謨洛陽橋碑跋

萬安橋為天下第一君謨此書全自顏平原間用元和
腳法閩中蔡刻如茶錄荔枝譜皆不及也王蘭泉司寇
不解洛陽之義案洛陽江發源泉州惠安司寇豈未見

石經閣金石跋文

主 朱氏槐盧校刊

閩志耶至俗傳蔡狀元事則堅瓠囁語不足深辨耳

又跋

蔡忠惠碑版照耀海內洛陽橋碑尤為著名嘗閱書史
會要云劉澤閩人善大字嘗書萬安橋三字在海石上
徑三尺許有隼尾存筋之法時蔡襄造橋不自書澤書
之劉澤工書世無知者姓名亦不見於志乘橋經屢修
碑未知尚存否也

宋隆興甲申陸放翁痊霍銘題名跋

題名在焦山摩崖六舟親拓以詒余文曰陸務觀何德
器張玉仲韓無咎隆興甲申年閏月廿九日踏雪觀痊
霍銘置酒上方烽火未息望風檣戰艦在烟靄間慨然

盡醉滿簪泛舟甘露寺以歸字徑四寸正書後一行云
明年二月壬午同禪師刻之石務觀書再後有嘉熙二
年口月晦日王濬李夢得等題名都氏穆善金雍琳瑯
符載此首行有宋嘉熙二年十二月陸務觀云云脫去
隆興甲申等字韓无咎下多遊焦山三字蓋誤認後題
名之年月為放翁也并無明年一行攷放翁生宣和七
年至隆興二年甲申四十歲卒嘉定三年年入十六歲
安得至嘉熙耶明顧元慶痊霍銘跋以未見放翁題字
為恨都氏亦踏雪親觀想未經細審遂有此誤又放翁
尚有焦山續題名為乾道元年

宋張子韶妙喜泉銘跋

石經閣金石跋文

主 朱氏槐盧校刊

右無垢居士張九成為宗杲銘并正書拓五寸外宗老
說偈行書附後刻於阿育王寺常住田碑陰末題紹興
丁丑蓋二十七年也子韶與宗老為方外交數往來徑
山論大學物格格物之旨秦會之以其嘗已窺杲衡陽
張亦謫南安軍秦死杲住持四明育王寺張仕至禮部
侍郎學者稱橫浦先生事見宋史子韶家錢塘無書名
而是銘奇偉絕似顏柳宗老書得亦近送劉太冲敘明
萬歷間潘泉始得之字跡完好無損可寶也妙喜泉者
知明州姜師仲秘監所名宗老有妙喜菴孝宗御書三
字賜之泉在育王寺今猶存其跡云道恍乙朱書於八
碑乾祐

宋陶真人靈驗記跋

石在蓬萊觀碑陰亦見與地礪目前列王飲若全街下有殘缺汝南袁廣淵記後有象山縣尉兼主簿事鄭翼象山縣令口口題名當是立碑者未有嘉靖元年道士謝禮道等重立則為明時所刻兩浙金石志謂北宋刻非也

韓蕲王翠微亭題名跋

文云紹興十二年清涼居士韓世忠因過靈隱登覽形勝得舊基建新亭榜名翠微以為游息之所待好事者三月五日男彥直書字徑三寸餘正書在飛來峯摩崖武林紀事言世忠建亭于飛來峯之半顏曰翠微而不

石經閣金石跋文

朱氏槐庭校刊

著所建年月攷紹興十一年十月世忠罷為醴泉觀使十二月岳武穆薨是亭思武穆而建岳有登池州翠微亭詩故也彥直舉紹興十八年進士光宗朝官至龍圖閣學士題名時年不及十齡而用筆全似顏平原亦忠義之氣天使然與六舟親拓論余以補兩浙金石之佚

宋拓十三行跋

賈秋壑得子敬十三行鐫于闔碧玉有悅生長印並米虎兒與容臺跋萬歷間或從葛嶺所地獲之或云得之西湖歸泰和合陸夢鶴錢塘洪清遠曾有翻本者也楊可師所見吳禹聲家宋搨本我字戈法尚瘦宣和印宜字向全今此本我字稍肥宣字已缺當即楊氏所見之

宋本但樹在後耳非賈相玉版也然神光秀潤精采奕奕余所見宋拓雖多當以此為特健美矣六舟其藏之伏梁閣樓毋留人光面酒也癸巳午日書

元慶元路學祭器跋

慶元路學祭器有簠豆觚爵洗尊等事款在底皆正書銅簠款云元延祐二年奉議大夫同知慶元路總管府事張伯延提調鑄造教授闕里五十四世孫孔文植正錄趙文呂合權尊象尊等款云提調官浙東道都元帥三寶中大夫都事李穰承事僉史張溥奉差馮口慶元路達魯花赤帖朮迭兒中大夫知事邵信將仕路速沈治監造官錄事司判官張義典史龔惟善醫學教授路

石經閣金石跋文

朱氏槐庭校刊

鐸至正六年歲次丙戌四月吉日按與元史官制相符餘器畧同有無款識者共一百餘事青綠斑駁皆仿宣和之制按元史文宗本紀至順三年詔江浙行省範銅造和寧宣聖廟祭器凡百三十有五事後各學以次鑄造有提調監造等官董之亦可謂鄭重者矣乃府志不載其事并元秩官姓氏俱畧之兩浙金石志僅收嘉興路學銅祭器款識不及慶元之詳阮相國云禮器糊自漢韓勅今闕里亦僅傳唐元和一器此雖元製亦至可寶貴况宣聖典禮之大者乎

洪武寶鈔拓本跋

右大明通行寶鈔文云戶部奏准印造大明寶鈔與銅

錢通行使用崇禎己卯秋鑄造偽造者斬者賞銀
貳佰伍拾兩仍給犯人財產洪武 年 月 日 上作
錢形作貳佰文背有大明寶鈔之印 寶鈔提舉司印
一鑄造寶鈔局印一皆九折陽象文以今尺度之長四
寸七分橫三寸面四圍有龍火水藻紋按此鈔爲崇禎
改鑄己卯乃十二年也仍用洪武年號者攷永樂實錄
洪武卅五年建文十一月戶部夏原吉言寶鈔提舉司
鈔版歲久篆文銷乏且皆洪武年號明年改元永樂宜
并更之上曰版久當易則易不必改洪武爲永樂朕所
遵用皆太祖成憲雖永用洪武可也此崇禎仍用洪武
可見終明之世未嘗改也道光庚寅四月跋於四明學

石經閣金石跋文

宋氏槐廬校刊

舍

書天一閣事附

宋趙立之選陽春白雪八卷外集一卷爲趙松雪手寫
草書本舊藏天一閣鮑廷博曾借繕正書人開始有傳
本然草書有不可識者故未刻人知不足齋叢書松雪
本後爲仁和吳純所得此鮑士恭之言也今天一閣書
目補遺有此書非其原本詞部別有陽春白雪乃元人
所選南曲也

孫淵如訪碑錄取鄞縣范氏拓本自漢至宋元幾二百
種皆天下無雙本也首列西嶽華山碑爲錢東壁攜去
後歸竹汀詹事詹事贈儀徵阮公有唐太和宋元豐王

子文李倫公題跋爲各本所無阮公曾補刻于揚州又
載宋劉球錄韻十卷八分書石刻注正書首有劉球表
一道今秦致夫刻是書表已缺又紀原一卷亦劉球著
石刻無年月二書天一閣書目碑目俱不載北宋石鼓
文拓本凡四百有三字爲吳興沈中藏本有錢達篆書
以薛氏釋音附之後歸松雪趙氏明中葉爲四明豐氏
所得後歸范氏是未入燕京詩搨本見鮑琦亭集第十
鼓有皇祐四年向傳師跋七十六字見張燕昌石鼓文
釋燕昌曾在閣中累月摹此文竹汀詹事亦曾見之謂
爲希世之寶也今檢石鼓文似前數十年脫本跋與釋
文本亦不見何也

石經閣金石跋文

宋氏槐廬校刊

天一閣唐模蘭亭本乃豐道生偽刻後有印記可驗神
龍蘭亭有南渡諸公題字墨跡藏天籟閣後付之石爲
竹垞檢討所得今不知流落誰氏矣閣本即從此本編
出而僅留熙寧許將一行翁覃溪認爲真神龍本誤矣
近湯氏洪氏皆有繕本更白部以下矣又豐坊自有臨
本嘉靖三年所刻今石亦存閣中

天一閣書見於鮑琦亭內外集題跋如夏竦古文篆韻
吾衍續古篆韻山齋易氏周易總義夏氏柯山尚書解
王端毅石渠意見皆不見於書目外如宇文周神功二
字石刻旁勒周文王括石書薛尚功手書鐘鼎款識二
十卷有周密趙孟頫楊伯巖柯九思張天雨王行周伯

溫七人鑿賞題字靈武韓王倫徒克莊有跋最後有雙
考功坊題全氏謂范氏書帖大半為卷樓故物而是本
獨不知得之何人觀坊所題可見石刻僅有其半而手
書精核更爲可珍范氏尙有副本以其副爲贈云云此
與趙松雪草書陽春白雪劉球隸韻石刻李衛公跋華
山碑皆希世之珍今碑目俱無之

天一閣書目舊有鈔本曝書亭藏書目有之想卽東明
司馬所手定黃梨洲爲作序者也碑目亦舊有之全謝
山有記是也而今所刊書碑目序皆未之及何也碑目
多歐趙洪黃未見者其最顯者如漢趙園令劉熊侯成
王純郭有道諸碑梁陶真隱舊館壇碑皆與華山相匹

石經閣金石跋文

毛

朱氏槐庵校刊

而嘉靖以前之本爲今所無者亦足珍貴余屢愆愆芸
甫錄成一書終未果耳

東明司馬築閣鑿池之初未有閣名後得元石刻揭公
侯斯書天一池三大字并記適合以水制火之意擬重
勒三大字于池石未果今碑目僅有池記三大字終未
勒石亦憾事也

光緒歲在柔兆闍茂暢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新校刊
石經閣金石跋文終

石象書屋
金后頭跋
一

經式



辛卯歲三月

江浦陳氏刻

石泉書屋金石題跋

江浦陳氏房山
山房叢書之一

利津李佐賢 竹朋著 江浦後學陳 洙重校

跋岫嶼碑

岫嶼碑自唐宋以來文人皆極欽信惟明人郭宗昌倡為異論耳食者遂從而附和之余昔聞其說亦將信將疑今夏得見長洲韓裴齋所藏此碑原搨本方知疑者之誤也碑字已剝蝕不究然筆畫奇詭氣概雄傑崔融所謂龍畫螺書誠非虛譽詐作偽者所能造而前人疑其偽者亦自有說蓋是碑在衡山真隱屏後人跡罕至得見者鮮所見皆屬翻本而翻本刻於蜀刻於滇刻於長沙與西安又有紹興棲霞甘泉汲縣黃縣諸刻翻本既多漸失本真而釋文自楊升菴以下又

石泉書屋題跋

有沈鑑楊廷相耶瑛及長山刻本人自為說託無定論其實古文奇字非籀非蝌祇可闕疑據翻本而疑之者固無足憑據釋文而疑之者亦不足憑也由今論之斷為真者必見原石真拓者也疑其偽者皆為釋文所誤未見真拓者也若見真拓而不信者恐無其人也

跋泉幣拓本

闕字幣舊譜釋為魯字又或釋為闕字形製尙有大者山陽幣余所藏者差小盧氏幣其柄中空製與涅金迥異而吾鄉劉燕庭方伯藏一幣形同涅金而面有盧氏涅金四字則絕無僅有之物也

齊刀多出吾鄉其為姜氏物無疑齊建邦始法化六字者頗

罕觀堯仙中丞所藏有九字者尤舊譜所未見

陰文范張叔未解元疑為范母疑其鎔銅入范范或銷也然今泉局多用陰文范正白無妨可知古人有范金合土者有范金不必合土者原並行不悖也

長安泉長字在左安字在下較異常品其形製則類寶化寶開半兩之先其為周製無疑元統元寶亦屬罕觀之品延祐有元寶者此作三年亦異然元泉多有紀年者此亦至元戊寅至治元年之類與

跋率伯敦銘

此敦前紀月日次紀勳勞次紀錫賚矩鬯車馬虎賁之屬後紀承命對揚之文皆彝器所同惟諸器皆以子子孫孫永保

石泉書屋題跋

用為結此作子其永萬年寶用子子孫其師師型為茲休詞義變化則彝器所罕見者

題秦平陽斤搨墨卷

此斤同秦詔版近時新出詔版吳子苾同年得其一劉燕庭方伯得其二予皆有搨本其于久遠也俱作也字此作殿字較異以詔版證之自應從積古款識之說殿作駮語助辭連上讀其字是期字之省又殿字是駮字之省文固無可疑舊跋平陽有四放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及越后庸盟于平陽杜注西平陽是又在南平陽東平陽之外則地異名同者又不僅四處此斤究不知何處所鑄亦如近時之平陽幣出土甚夥不能定其為某國故物也

跋漢光祿勳劉曜碑

漢劉曜碑載東平州志云石久佚同治庚午忽於州北鄉之蘆泉山前出土蓋劉曜古墓所在而字已模糊不辨幸隸釋載其文對觀方知為劉曜碑隸釋所載雖殘缺尚存二百數十字今字體完者僅存十餘字不完者僅存廿餘字餘已成沒字碑矣隸釋又云有碑陰今碑陰已無字集古錄亦載此碑云首題漢故光祿勳東平無鹽劉府君之碑與隸釋所載同隸釋以為漢人銘墓以郡邑冠首者惟此一碑惜碑首已不可得見矣

跋華嶽廟碑翻本

西嶽廟碑世傳蔡邕書明時已毀阮文達謂今世尙有三本

石泉書屋考題跋

三

第一長垣本第二四明本第三山史本長垣本與山史本皆翦標成冊而四明本未經翦標故全謝山編修有二百餘年不缺不爛之語長垣本較四明山史二本多百字其拓尤在前華經室華嶽碑跋載之甚詳四明本即文達所得者今展轉歸崇樸山實將軍家余曾及見之此翻本即文達所刻又取長垣本補其所缺百字者較勝他翻本至長垣山史二本今一在閩長樂梁氏一在吾鄉諸城劉氏附記之俾後學知所攷焉

跋漢瓦拓本

漢有高安館高安萬世或即此館所用延年益壽瓦此存其半汝未央宮有延年殿當屬此殿故物上林院漢因秦舊址

而廣之離宮別館七十餘處故上林瓦傳世頗多漢瓦均有千秋萬歲四字者又有萬歲兩字者此瓦千秋二字當亦同時製作龜蛇瓦無可攷然漢瓦有畫雙鹿者有畫飛鴻者則此當亦漢製瓦當文字記云黃圖有金甌在長安城內金字瓦意者金甌所施歟

題枕經堂漢黃龍元年鑑斗銘跋

宣帝改元凡七就中所見金石尙有本始元年本始三年及神爵年各五銖錢范范字俱在篆隸之間不獨楊童買山石刻各種可互證也

題枕經堂漢尙方鏡銘跋

余所見漢尙方鏡銘有四句半者云尙方作鏡真大好中有

石泉書屋考題跋

四

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浮游天下放四海壽如金石下缺三字又有五句半者前四句全上末作壽如金石之天保大利多大利二字又有兩句半者前兩句同上末云渴飲玉泉缺飢食棗三字他如丹陽鏡則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銀錫清且明鏡多一鏡字黃帝鏡則黃帝治鏡大毋傷云云共五句末多一兮字如是者不可枚舉皆因當時製作不精回環書銘銘未完而無餘地則減其字銘已完而有餘地則增其字宮子行大令之說良然又曾見呂堯仙中丞得一漢洗銘曰大吉昌宜人人字乃侯字上半應是宜侯王之文未完者亦此類也

跋嶺上黃庭蘭亭石刻

明時頴上井中夜光如虹縣令異之令人採并得銅鑿六石刻一石卽此黃庭蘭亭是也董文敏謂此本較各帖所刻俱勝洵屬知言但疑爲米南宮臨殊未確此帖筆勢天矯不羣是神龍的派信非褚河南不能今石毀無存此冊得於燕市猶屬完璧當係明榻可寶惜黃庭後五行缺如以劣翻本補全其文恐後人疑其疵類特爲標出余又有佳翻本優孟衣冠令人眞廣莫辨然細較神味差遜且末尾有墨妙筆精圖章妙字少旁誤刻多一畫識者自能分別之

跋翁覃溪集蘭亭曲水雙流卷

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此二卷於定武神龍兩派考核之精審鑒別之詳悉細入毫芒後學者尙復何從置辯惟石真書者最

五

跋東陽何氏蘭亭

何氏蘭亭在東陽縣咸豐癸丑余僑寓婺州旅館多暇因訪蘭亭遺跡舊榻本杳不可得僅見新拓石已裂而爲四上半首行至歲字止末行至感字止爲第一段下半首行自在字起末行至之內止爲第二段自言一室起至一死生止爲第三段自爲虛誕起至末止爲第四段四段尾空行內有一白堂三字其劣蓋何氏之堂名續刻者也首行末曾字僅存上半當係出井時原缺之一角其中間斜裂處計損三十字而

十三行末雖字十四行末欣字十九行末終字廿一行末由字則全字俱缺由明迄今數百年間已殘泐如許之多今聞何氏子孫各分守一段石既不存一處再數十年不知又當何如矣此石巔末原跋已詳茲就所及見者誌之使後之覽者知珍惜焉

題永陽王暨妃王氏墓誌

此碑又見陳氏寶刻叢編卷十五載在江南東路建康府不僅見古刻叢鈔及復齋碑錄也而近代著錄家如訪碑錄金石萃編則均失記載此石竟不知何時淪沒咸豐己未夏友人以此奇售驚爲創見議直未定會絃庭世三兄見而愛之不忍釋手因思天下瑰寶果得其所公諸友不異有諸己也遂舉以相讓絃翁其慎守此寶勿爲他人所奪可乎抑亦有以報我否耶

六

題魏刁遵墓誌

此銘誌乾隆年於南皮出土至道光時榷榻日久已多剝蝕劉跋亦模糊不辨此初榻本字畫完整可寶也誌係舊存乾隆時榻本而碑陰缺如道光中葉始覓得碑陰字已多缺近聞此石已不知歸於何處并此殘缺者亦不可得矣因并裝而藏之至其結體寬博運筆道緊猶存隸意自是六朝人本色非唐以後所能摹擬也

跋北齊尖山摩崖古刻

道光己亥仲秋余過鄒邑同年友孟兩山翰博廣均爲余言

鄒境六朝古刻數處導余往遊尖山其一也捫石辨字錄其
文以歸越數年始得致拓本計刻經題名共四段俱隸書起
處大沙門僧安云云至武平六年歲乙未六月止凡三行經
主韋子深妻徐法仙凡一行文殊師利曰云云至武平六年
歲一十二月口口日止凡八行共十二行此第一段也次居
中寫大空王佛四字字大徑漢尺四尺爲一行前列經主口
口書晉昌王唐豈妃趙又經主口口儀同陳德儀妃口又經
主口口口陳德裕妃董凡三行後列大都維那口沙門僧安
道壹佛主口口發心又經主漢大丞相口口韋口兒韋口凡
三行共六行此二段也又次佛言若菩薩云云至爲般若波
羅蜜凡六行此三段也第四段尙餘數字似寫經已被鑿石

石泉書屋考題跋

七

人所毀不見全文距此刻數丈之遙俗名支錫石者有諸行
无常等零字十餘則殘缺不成文矣按山左金石志載此刻
其錄文殊師利云云祇三行今實有八行又二段祇載五行
漢大丞相一行失載今實有六行第三段則全未載想阮文
達所見拓本不全故不免有誤且不能詳指其段落故前後
多舛錯無次第也而金石志所載亦有今未見者如一刻經
主徐時云云凡三行一刻與大比丘生云云凡六行今俱佚
想在第四段已被鑿石者鑿去矣夫自嘉慶年去今僅數十
載已不能常存况數百年後乎余故即所見者詳錄之俾後
之好古者得所考焉若夫韋氏之遷鄒魯唐豈之刻佛經金
石志已詳言之茲不贅述云

跋泰山經石峪六朝刻金剛經殘字

泰山經石峪刻金剛經著錄家罕言之惟明孫克宏古今石
刻碑帖目云泰山之陽刻金剛經字大尺許相傳爲王右軍
書云云卽此今寰宇訪碑錄僅載其目未言其字數多寡泰
山志云可讀者不滿二百字岱覽亦仍其說山左金石志則
謂尙存二百九十四字經字迄無定數同治辛未初夏余率
男貽雋爲登岱訪碑之遊特至石峪命貽雋剔苔捫藓子細
辨認余手錄其文方知尙存九百零一字前三十行蓋白經
首第一段起至十一段之首句止後零一行則十三段之末
及十四段之首也共得八百八十五字又殘字十六則不知
屬某段矣此皆著錄家所未道及者方知前人皆未親至其
地但就拓字所見者記之無怪其不能詳且確也經刻於石
坪上作棋枰紋筆勢奇古雄秀前人備極贊歎然與石軍不
類決非王書泰山道里記以爲與徂徠山石經相似應是北
齊王子椿書泰山志又謂與鄒縣草子深刻經同出一手決
爲韋氏所作阮文達則謂鄒縣尖山摩崖晉昌王唐豈題字
筆法相同或出豈書余按鄒縣小鐵山刻經及葛山經經字
大小結構筆法與此絲毫無異斷爲一人之筆葛山之經書
人已不可考鐵山之經考係僧安道壹書則經石峪字亦屬
安道壹書應無可疑尖山齊刻經亦有安道壹題名則泰山
此刻或齊或周末可遽定茲姑附於齊之後石峪寬廣刻經
當屬全部惜夏秋泉水亂流石上字易剝蝕今已泐其大半

石泉書屋考題跋

八

再數十年不知又當何如故特錄而存之

跋北周小鐵山摩崖古刻

鄒縣城北小鐵山後周刻經在石崖上南向隸書如斗大方界畫作棋枰紋字體形製與泰山經石峪金剛經無異自保一人所書每行五十餘字自佛言善男子起至无生法忍止共十七行經後刻匡詰刻經頌十二行每行亦五十餘字字差小頂上有石頌二大字山左金石志但載石頌十二行全文云在小鐵山西側佛經之後而佛經之文及行數字體則均失載且注石頌云所藏拓本僅八十餘字以未見全文為憾黃小松司馬錄寄新拓本始知造經人云云是阮文達第據石頌拓本以為全文而未見刻經之正文也石頌云有大

黃書屋考

九

沙門僧安法師者工書尤最以寫大集經是明言此經為安法師所書特未著安法師之名致後題名有東嶺僧安道壹同著經一行則所謂安法師者即安道壹無疑也金石志於此但作安臣者遺漏大沙門三字又誤認法師為臣字蓋阮文達第據模糊之拓本著之無惑其於寫經人不能核實也此刻余於道光己亥與尖山摩崖同時訪得細辨其文有金石志所缺而今尚存者五十二字有金石志誤認而改正者三十六字一錄而歸竊幸古蹟之不終晦也山之東麓有殘字三曰曹都惟餘已漫滅山之南麓有孟朔將云云二行東嶺僧云云一行齊搜揚好人云云三行共題名殘字六行又有功曹南平陽縣及功曹大都維那又趙郡李巨敖題

名殘字共三行金石志亦載摩崖殘字八種但有南麓諸題名而東麓東崖諸殘字則俱遺漏其所載郭離二字佛善二字實性善等七字佛善男子等五十八字齊口任城等四行則余亦未見互有詳畧並記之俟再訪而攷之

跋北周岡山摩崖古刻

鄒縣岡山與小鐵山毗連亦有大象年刻經隸書亦多殘泐即現存者記之尚存十三段一段在大石北面二郎比邱惠暉比正尼法惠大象二年七月三日云云凡七行後一佛象題釋迦彌勒阿彌陀等佛號三行末上石經二字共十一行二段在大石東面如是我聞起至漱口畢已合止凡十行三段在大石南掌恭敬起至授我八戒止凡五行以上三段文

石書屋考

十

義似相聯屬四段向東與大比正起至自在三昧止凡六行五段向東現皆是古昔諸仙賢聖凡三行九字六段向北二種无我究意通達凡四行入字七段向東南日月光暉起至諸仙賢聖止凡四行入段向全前炎如百千日照耀金山凡三行九字從左讀九段向南法得道之處三行五字十段向北神通之力起至自性識止凡五行十一段向全上大比三僧及大菩薩凡四行入字十二段向西眾皆從種凡二行四字後有不成段之殘字凡六十三段向東地方佛土起至无量自在止凡六行後有不成段之殘字凡十山左金石志惟載一二三段及八段十段餘俱遺漏按鄒縣古刻各著錄家罕有錄其文者惟山左金石志收錄而又多挂漏余愛其為

六朝遺蹟慮其久而漫滅無徵不信也故特詳悉載之

跋北周葛山摩崖古刻

鄉縣葛山在馱驢社距城三十里摩崖刻經自介時世尊起至名為耶觀大象兩年歲元楊律夾鐘廿六日止共十行每行三十九字四十字不等合計將近四百字前五行在南後五行在北山左金石志但載木平維摩詰云云十一字大象兩年云云十三字又如來可寺各二字按首行有如來平維摩詰等字此作木平應是來字誤認作木大象一行則經未題字以記年月者中八行俱失記遺漏實多且係一段題作葛山二種亦誤惟言與小鐵山筆意相同則誠不誣耳第五行下有十字六行行七字已盡模糊惟一行第五字平第六字郡二行第五字高三行第三字主第七字開五行第三字主僅可辨此六行蓋刻經人題名惜不可攷金石有時而泐不信然歟

石真書屋若樓

七

題金螺山大佛洞隋造象

金螺山俗呼白佛山據地里志即古危山也在東平城東北三十里山之陽有大佛洞中造大佛一軀故名東西石壁造眾佛象數十佛象之上下四旁皆象主題名凡八層上三層多漫滅且高不易拓僅得下五層紙墨洞門外有隋題名二方其一為開皇七年寺主王子華云云則造眾佛象之寺主也其一為開皇十年沙門曇獻云云則造大佛之象主也此刻惟補寰宇訪碑錄載王子華曇獻兩題名而未詳至洞中

之造象題名則各著錄家皆未見今即拓得之五層詳記之至上三層精拓工或可致當俟補錄其曇獻題名作篆隸真三體書與東阿之開皇十三年曹子建碑相類餘則罕有此式或即一人所書歟

題金螺山二佛洞造象

金螺山二佛洞亦在山之陽較大佛洞差小三面造象無年月可稽其題名有須城縣某某攻東平古屬須句國隋改為須昌縣唐仍之五代時又改須城宋仍之今題名作須城其為五代或宋人所造皆未可定要非唐以前所刻也

跋歐書皇甫碑

醴泉銘多翻本而翻刻皇甫者殊少近時搨本係就原碑重有書屋若樓

七

加磨剔者字畫較瘦神采全失此碑文首行末勢重三監之監字尚完好無缺俗呼為監本者是也且字畫較肥自係未經磨剔者非明搨亦必國初搨本遠勝近時紙墨猶可粘模後學也

跋歐書虞恭公碑

此碑較九成宮筆法稍變而與皇甫碑相似王元美贊其如郭林宗標格清峻而虛和近人洵非虛譽攻温公卒於貞觀十一年是時歐陽公年逾八十矣而楷法嚴整不似暮年之筆古人之不可及如此

跋僧智永真草千文帖

永師書法上承右軍下啟吳興然松雪得其圓潤而筆外之

意含蓄不盡則非松雪所能及也千文未塌曾見二本一在道州何文安公家一在維臣陳文愨公家皆一字不損精采煥發此本雖已損然神致與宋拓本同猶未經磨濾者較近時拓本則相去不啻霄壤矣

跋僧懷素小草千文帖

六舟藏素師千文有二卷一爲大歷三年書一爲貞元十五年書于於袁浦旅次及西湖淨慈禪室兩見之均以匆匆未得假歸細玩此貞元年書者六舟曾刻石贈余塌本今對紙墨如見真蹟其題跋甚夥尙不止此就中阮文達第二跋吳荷屋跋僧超然跋皆跋大歷所書卷者不知何以并刻於此帖之後今六舟已示寂此卷不知又歸何處更無從詳悉考證矣大歷所書卷聞亦經刻石余未見拓本附誌於此

跋褚河南書雁塔聖教序

褚書聖教序有二同州本較肥雁塔本較瘦其肥者唐各書家所能頡頏其瘦者細筋入骨眞所謂字外出力中藏稜者其神致妙絕千古推公獨步雖婢媼美女之喻猶未足形容也公以顯慶三年卒而同州碑立於龍朔三年已在公歿後或謂公曾刺同州故後人以雁塔本重刻以當甘棠而碑字大小肥瘦結構字體不同其說實無可據或謂屬臨本庶幾近之若謂同州本莊重不佻較勝雁塔則捫鑰扣槃之見也

跋孫虔禮書譜

孫虔禮書傳世絕少惟見書譜其議論精微透關發前人所未發洵堪啟牖後學其筆意多用偏鋒妙絕千古於顯張醉

素之外獨開生面尤非淺學所及窺也太清樓及秘閣續帖所刻已不得見惟停雲館刻世尙有之此本乃安儀周刻對墨蹟撫摹較勝文氏翻本此後眞蹟貢入天府三希堂帖重摹之然人閒不易得塌本則安氏此刻不巳可珍乎哉

跋昭仁寺碑

昭仁寺碑但著朱子奢撰而不載何人所書孫退谷銷夏記據鄭樵金石畧定爲虞世南筆且云舊唐書載貞觀三年詔建義以來交兵處爲隕身戎陣者各立一寺令虞世南朱子奢等爲之碑此碑立於幽州乃破薛舉處文旣爲朱則字爲虞更足據然唐書太宗紀命虞世南李百藥褚亮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爲之碑以紀功業是虞朱兩人之外尙有五人安見其確屬虞書乎孫淵如先生關中金石記謂筆蹟與李衛公神道碑同疑王知敬書今取兩碑對勘筆法實出一手不得謂其臆說無據而忽之也

題興福寺集王書碑

集王書惟聖教序善本頗多間有宋元時塌興福寺俗名半截碑所見無完本豈前人不甚推重故流傳舊塌絕少耶考石墨鐫華贊聖教爲百世楷模而論宏福寺碑筆法去聖教遠甚集字者不及懷仁云云然玩其結體清超拔俗臨摹正自不易亦不必過爲軒輊也

駁爭坐帖

魯公行書渾灝流轉大氣盤旋是書家無上妙境惜世間流傳真本絕少如三表祭姪文張長史筆法皆係翻本唯西安爭坐係原刻而近年又多漫漶此本神采奕奕的是明以前物獲觀於春如觀察處因跋數語以誌幸

題龍巖書古柏行

世傳古柏行石刻款署龍巖二字鑒賞家多未能定為何人書考任君謀曾書韓文公秋懷詩署款龍巖君謀書余在京師得畫一幅款題龍巖君謀畫則古柏行亦君謀所書無疑按君謀名詢易州人生於虔州登正隆丁丑進士官北京鹽使書為當時第一畫亦入妙品俱載金史文藝傳古柏行書於庚辰歲九月則正隆五年所作筆意如顏魯公書力透紙背可知名下無虛也

真書屋金石跋

五

石泉書屋金石題跋終

利津李竹朋先生道光朝翰林咸豐開守汀州在官多惠政所著古泉匯書畫鑑影二書藝林珍若拱璧此金石題跋雖僅一卷而考證詳核足與二書並傳中有訂阮文達諸人謬處信非精於鑒別者不能也書載同治辛未訪碑事距今僅四十一載原刻已寥乎若晨星因重錄諸本用廣流布當世搜羅金石之君子其亦有取於斯編夫

宣統三年二月江浦陳沫珠泉識于滬北寓廬之賓月樓

真書屋金石跋

跋

懷

岷

精

舍

金

石

跋

尾

丁卯二月章鈺題首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
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懷岷精舍金石跋尾

烏程 李 宗蓮

魏崔敬邕墓誌銘跋

崔敬邕魏書附傳蓋亦挺之從祖弟也... 列於誌前與宋劉襲志同誌云祖秀才殊字敬異夫人從事中郎趙國李休女父雙護中書侍郎又云夫人中書趙國李誥女殊與雙護名位不見史休即休之別體李休附北史李士謙傳云字紹則續次子誥魏書附李順傳云靈族叔字令孫官京兆太守蓋即其人也誌稱敬邕起家為司徒府主簿轉尚書都官郎中為東朝步兵景明初下母憂及其餘官位皆與史合惟為都官時兼吏部郎則史所不著誌云臨青男史作臨淄男誌云營州刺史史作管州臨青即臨清地形志司州陽平郡臨清縣營之為管以字形相近而譌又誌稱延昌四年徵為征虜將軍大中大夫方授美任而君嬰疾連歲以熙平二年十一月卒於位史誤以卒之歲為授征虜之歲而云神龜中卒又史稱諡曰

懷跋

恭誌云加諡曰貞皆當以誌為正誌云孤息伯茂史稱子子盛襲爵除奉朝請伯茂即子盛六朝時名與字往往互見

定州刺史文靜李公墓誌跋

按李憲魏書有傳誌有云大父太尉宣公即順也史稱皇興初順子敷等貴顯追贈侍中太尉公高平王諡曰宣云考安南使君按史憲之父為式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西兗州刺史不言其為安南蓋贈官也誌云屬養禮云及乃除建威將軍趙郡內史史稱以母老乞歸養拜趙郡太守惟除建威及徵為大將軍長史復徵為太子中庶子史皆從略史於守河南尹之前為定州大中而誌不著云妻非內構癡疵外成反顧三河龍門日遠即黨附高肇為御史所劾除名事及繁水鸞縷自拘司敗與史所稱憲既歸國付廷尉會憲女婿安樂王鑿據相州反遂賜憲死皆合銘後另書妻息閑有云夫人河間邢氏父肅州主簿按憲之母亦邢氏獻文時追贈孝妃則憲妻或其姪肅名位甚微於史無徵又云長子希遠字景沖州主簿少喪按史稱希遠早卒惟不言其為州主簿又云子長鈞字孝友開府參軍按

史稱希遠兄長鈞與中梁州驛騎府長史憲傳蕭衍來寇壽陽憲遣子長鈞率眾逆戰軍敗長鈞見執碑書長鈞次於希遠

沒後所贈官也又云第二子希宗字景玄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出後諡史云出後憲兄憲之兄史無考惜碑亦泐其名北史

齊文宣納其第二女為皇后位上黨太守則入齊後所歷官也

又云第三子希仁字景山輔國將軍中書侍郎魏書稱希仁武定末國子祭酒兼給事黃門侍郎北史謂希仁卒于侍中太子

詹事皆最後所歷之官又云第四子希義字景讓散騎常侍中軍

將軍殷州大中正按與魏書合北史憲字希義終黃門侍郎又

云第五子希禮字景節征虜將軍司空諮議修起居注魏書惟

云武定末通直散騎常侍而已北史希禮起家著作佐郎與邢

邵等議定禮律卒於信州刺史又云長女長輝適龍驤將軍營

州刺史安平男博陵崔仲哲父秉司徒靜穆公與此合仲哲假

寧朔將軍賜爵安平男不言其為龍驤與營州仲哲與都督元

譚赴援戰死或贈官史略之太平廣記引三國典略齊崔子武

幼時宿于外祖楊州刺史趙郡李憲家則子武或即仲哲子也

又云第二女仲儀適冀州司馬渤海高□□侍御史按憲

以附高肇被禍此必肇之子姓故并其父名亦肇之又云第三

女叔婉適兗州刺史漁陽縣開國男博陵崔巨父逸廷尉卿按

崔逸魏書附崔辯傳官廷尉少卿卒贈以本官據碑則當贈卿

非少卿巨史作巨綸官爵與誌合又云第四女季嬪適司空安

樂王□□諡尚書左僕射武康王按史鑿據相州反賜憲

死鑿傳莊帝初特復鑿王爵贈司空北史安樂厲王子諡除侍

中尚書左僕射莫諡曰武康子鑿襲除相州刺史北討大都督

討葛榮鑿既庸才見天下多事遂謀反降附葛榮為裴衍源子

邕斬鑿首傳洛鑿勅其名有所諱也又云第五女稚媛適驃騎

將軍左光祿大夫策陽鄭道邕父瓊青州刺史按瓊魏書附

傳為范陽太守卒贈太常少卿孝昌中弟儼龍要重贈青州

刺史子道邕及關西驃騎之官左光祿之位皆可補史之闕又

云希遠妻廣平宋氏父弁吏部尚書孫祖牧字翁伯太尉外兵

參軍按宋弁傳高祖遺詔以弁為吏部尚書碑并已先卒與誌

合史稱希遠子祖懷襲祖爵今誌作祖牧與祖懷當非一人史據其最後之人而言疑祖懷為牧之弟或祖牧亦早喪也又云長鈞妻河南元氏父孟和司空公孫譚亮開府參軍事第二孫譚德第三孫摩訶第四孫毗羅孫女迎男按元孟和不見於史同時有廣川王略子諸字仲和又咸陽王禧子通字曇和翼字仲和或當為昆弟行也又云希宗妻博陵崔氏父楷儀同三司孫祖昇字孝舉司徒參軍事第二孫祖勳字孝謀孫女祖倚適安樂□□□按崔楷附崔辯傳與憲同以黨附高肇為中尉所劾卒贈儀同三司與誌合祖昇祖勳北齊書外戚有傳史稱齊獻武王為文宣納希宗第二女為妃齊書文宣皇后傳名祖娥趙郡李希宗女而誌並不書蓋誌作于元象元年距文宣之立先二十三年其時文宣后或未生也祖倚適安樂下有缺必即安樂王鑒之子又云希仁妻博陵崔氏父孝芬儀同三司孫伽利第二孫黃父按魏書崔芬字恭梓太昌初除車騎將軍加儀同三司與誌合又云齊妻范陽盧氏父文翼開府諮議孫女寶信按北史盧玄傳昶子文翼字仲祐以軍功爵范陽子位

懷跋
大中大夫開府諮議與文符之正員郎皆初歷官也考孝貞傳寫女為安德王延宗妃疑寶信即是又云希禮妻范陽盧氏父文符正員郎孫僧藏按文符文翼之弟字叔偉位通直散騎侍郎北史希禮子有孝貞孝基孝俊孝威皆附傳則僧藏當為孝貞小字餘或時未生也又云祖牧息白石僧德女阿範蓋無考矣

高湛墓誌銘跋

錢竹汀宮詹跋是誌謂魏書地形志有荊州有北荊州無所謂南荊州者王述庵司寇跋是誌謂洛州舊有荊州之稱當時目洛州為南荊州亦未可知愚按南史紀大通二年魏大亂北齊州刺史元儁南荊州刺史李志以其地降是魏有南荊州也隋書地理志春陵郡後魏置南荊州太平寰宇記棗陽縣本漢蔡陽縣地後魏于此置南荊州隋大業初改置春陵郡至北荊州即河南郡陸渾縣東魏所置東荊州在唐州太和中置魏書李愨太昌初除大府卿出為南荊州刺史轉東荊州是也碑云偽賊陳慶率旅攻圍孤城獨守云云按侯景傳有陳慶為景偽儀

同與呂季略為景爪牙然其時景未叛當非其人南史夏侯亶傳普通七年武帝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陳慶等進師合肥時距天平初僅七八年或即此人又魏書天平二年蕭衍司州刺史陳慶之寇豫州陳慶之史有傳與此誌情事頗合惟名作慶之耳誌有云假龍驤將軍行襄城郡事又云除大都督行廣州事按之史天平三年二月東魏攻克南汾潁豫廣四州即是時事魏書地形志廣州徙治襄城是湛之行襄城郡行廣州實未嘗過雷池一步也錢宮詹疑為高肇之子余初疑為高翼之孫高昂之子然湛與昂並卒于元象元年皆四十餘故不合

北齊趙郡王高叡修寺建塔碑跋

按碑在直隸靈壽縣林山其曰使持節都督定幽安平東燕瀛瀛諸軍事撫軍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趙郡王叔北齊書叔本傳天保二年出為撫軍將軍六州大都督三年加儀同三司七年以本官都督滄瀛幽安平東燕六州諸軍事八年徵赴鄴皆合曰先公佐世嘗歷斯蕃叡父趙郡王琛以永熙二年除使持節定州刺史見本傳曰皇弟分陝嘗為斯牧彭

懷跋

城王澈傳澈武定六年出為滄州刺史轉定州太平寰宇記澈為定州刺史有善績人吏送別悲號滿路又馮翊王潤天保初亦為定州刺史碑後云大齊天保八年歲在丁丑□□戊辰十五日壬午刊記據文時□青祗陽值官杏則缺字當為二月朔然以長術考之是年二月為庚午朔與此不合惟六月為戊辰朔或文成於春而碑刊於夏北史以是年二月為癸酉朔尤不合餘常山貞石志已詳不復贅

周開府儀同賀屯公墓誌銘跋

誌云公諱植字永顯建昌郡人也其先侯姓按侯植周書有傳云字仁幹其先上谷人高祖恕為北地太守子孫家於三水按建昌與北地同屬涼州誌有云魏河橋之封豕摧沙苑之長蛇皆見於本傳誌稱歷位衛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太子中舍人河陽郡守司倉大夫皆可以補史之闕史稱宇文護專擅植以憂卒贈大將軍平川刺史諡曰節據誌卒贈光州刺史諡曰斌當以誌為正誌後列世子定遠次子定徽等六人皆以定為行史惟稱子定嗣脫遠字非誌存不復知有定遠矣金石之有功於

史如此誌多別字如華之爲華節之爲草封豕之爲封象長蛇之爲萇蛇奉帷之爲寨惟遐福之作蝦福猶北魏習尙保定四年四月己丑朔與通鑑目錄合惟戊申當爲二十日誌云廿六日誤也

隋比邱尼釋脩梵石室誌銘跋

誌有云比邱尼諱脩梵俗姓張氏清河東武城人瀛州刺史烈之第三女按烈字微仙魏書七十六有傳官鎮東將軍瀛州刺史與誌合誌又云有同縣崔居士南青使君之第五子以德義故歸焉考崔氏之拜南青州刺史者劫字彥立北齊書有傳子二人拱攝其贈南青州刺史有二一長謙附崔休傳一景徽附道固傳脩梵以隋開皇十三年卒年九十一當生於魏景明四年長謙被徵於天平於時略後疑景徽子爲近既云終於俗宅又云兄弟相撫貫截心肝烏鳥之情終天莫報似脩梵有子特不著其名耳下云馮翊吉子才高學博請挾其詞則撰文者也惜僅署姓而隱其名南史如吉翰吉粉吉士瞻皆馮翊人北方無聞焉然云才高學博不免近於自誇矣

唐廟堂碑跋

孔子廟堂碑粹編據宋初王彥超重刊本載入其中缺二十餘字今以臨川李氏所藏舊搨本補之神下缺功字翦下缺商之業雖復五字電下缺以立二字鄉下缺黨柄遲洙泗不六字膺下缺五緯二字萃編誤空三格天下缺歷字懷寶寶字作古瑋字悉哉作蒸哉扶下缺與烈二字命下缺吹萬歸仁四字標下缺彼字犁下不作類字已泐無厥角二字作瞻口就懷下作夕揚馭朽四字廿九日作二十九日白下作模形二字珠庭作洙庭覃溪翁先生有跋旁行斜上考訂續密

虞世南左武侯將軍廟某碑跋

此碑於諱字皆闕而不書予考之蓋龐卿惲也卿惲事蹟不詳於唐書但云并州人從討隱太子有功拜右驍衛將軍邠國公追改鄆國參寥二十餘字惟唐會要歷書總章元年等級功臣有潭州都督龐卿惲神龍初給功臣家實封龐卿惲在二十五家之列建中元年定功臣第三等右驍衛將軍安化縣公龐卿惲安化之封與此碑合唐書裴寂傳武德九年功臣封戶龐卿

惲戶四百劉師立傳師立與尉遲敬德龐卿惲李孟嘗等九人錄功拜左衛率選左驍衛將軍襄武郡公此碑云九年六月以業預艱難効彰忠欵蒙授左衛率其年七月詔授右驍衛將軍九月改封安化郡開國公蓋與師立敬德同以討建成功遷秩進封觀師立之封襄武郡公知此碑所云安化郡公者不誤會要或當認爲縣公也卿惲仕隋爲左翼衛授朝散大夫歸唐預平國初諸僭竊授開府儀同大將軍上柱國封眞定縣侯爲秦王府左三翊衛軍騎將軍秦王左一副護軍左內馬軍副總管史皆闕書歐史僅以功不甚顯存姓氏於趙文恪等十八人之列然則永興此碑在宋代已亡失抑篇中不署諱字遂不加審考耶此碑於卒後但云贈人官諡人公考之其曾孫龐履溫清德碑則知贈幽平燕易嬀嬀六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諡曰肅此碑云遺孤藐然不勝孺慕考之履溫碑則知子名同福官并州大都督府司馬饒州刺史左衛將軍安北都護蓋卿惲卒時同福尚幼又高麗傳載左金吾衛將軍龐同善破高麗大唐新語載賈言忠對高宗語龐同善雖非嗣將持軍嚴整同善當亦同

福之昆弟也

故騎都尉漢陽令于君碑跋
碑云君諱孝顯曾祖提祖瑾魏書有傳父禮附于寔傳云義弟禮上將軍趙州刺史安平郡公與碑合云周武帝東伐以公爲大使總知兵馬節度預平齊之役可補史之缺孝顯隨起家右親衛揚帝時託病告歸高祖起兵仗劍投歎爲左武侯錄事參軍授元帥府鎧曹參軍破八關堡清城宮太陽門陷陣先登勳第一授騎都尉按唐書王世充傳武德三年七月秦王率兵攻之師至新安世充鎮堡相次來降八月秦王陳兵於青城宮四年二月青城守將以宮降即是役也太陽門者東都城門即前盧楚謀殺世充將軍費曜等拒戰于東太陽門外即其地是孝顯預平世充授騎都尉貞觀初授漢陽令而卒于官舍其行事史皆略之通鑑目錄貞觀十四年十一月甲子朔碑云王寅朔不合云十日戊子尤爲舛錯夫人李氏平昌縣主皇帝堂姑則爲神通神符叔良輩之女然不可定爲何人
左監門大將軍襄城郡公樊君碑銘跋

按樊興唐附書劉文靜傳語焉不詳史稱父犯罪配沒為皇家
隸人碑則三代具著云高祖弼魏武陵太守曾祖叔魏員外散
騎常侍巴州刺史新淦縣開國侯祖文寔隨南陵太守父方皇
朝金紫光祿大夫慶善宮監興於唐義旗肇建授朝請大夫破
西河授通議大夫平霍邑加金紫光祿大夫冠定京城加左光
祿大夫除左監門郎將未幾以功次除左監門將軍破薛舉授
上柱國西華縣開國公賞物五百段平劉武周封襄城郡開國
公平王世充寶建德勳餘十二轉迴授其子賜物二千段金卅
斤武德五年與寶建德戰加勳八轉賜物千段奴婢牛馬平劉
黑闥賚物五百段六年破徐員朗賞物千段八年獵獫狁塞大
駭涇陽公摧鋒轉鬪羣凶折首給封四百戶授營國公貞觀六
年破陵州獠授左驍衛將軍坐公事削此貞觀六年以前與之
事蹟史皆略之惟云平京城累除左監門將軍從太宗破薛舉
平王世充寶建德累封營國公賜物二千段金三十錠尋坐事
削爵碑以削爵在授左驍衛將軍之後史則先坐事削爵而後
授驍衛皆當以碑為正史又云從特進李靖擊吐谷渾為赤水

懷跋

道行軍總管坐遲留不赴士卒多死亡甲仗以勳減死此則
碑所不著碑又云十一年還除右監門將軍十五年扈從巡方
檢校左驍衛大將軍領千騎十八年授雲麾將軍守左監門大
將軍封襄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蓋營國之封前已削至是
復封襄城史惟稱久之累拜左監門大將軍封襄城郡公碑又
云十九年鑿輿東指龔行遼隧定州還朝副梁國宮城留守
賜物三百段檢校右武候大將軍史亦稱太宗征遼副房元齡
留守京師俄又檢校右武候大將軍碑又云廿二年從幸玉華
宮因留守廿三年除左監門大將軍則史所不書碑又云永徽
元年四月卒贈左武衛大將軍洪州都督江饒吉處鄂虔撫八
州諸軍事使持節洪州刺史陪葬陵諡曰思公史稱贈左武
候大將軍不書諡亦當以碑為正長子護軍漢王府兵曹參軍
修義世子上騎都尉荊王府法曹參軍修武史亦無名蓋五代
亂離此等碑版亦復缺失景文存舊史之文不復訂正藉非貞
石尚存不幾湮沒哉

蜀王故西閣祭酒蕭公墓誌跋

誌云公諱勝字元寂梁中宗宣皇帝之孫太尉安平王周柱國
巖之第十三子也按周書蕭譽傳巖字義遠譽第五子歷侍中
荊州刺史尚書令太尉太傅人陳授平東將軍東楊州刺史陳
亡百姓推巖為主為總管宇文述所破死隋文本紀開皇元年
五月丁未梁主使其太宰蕭巖來賀七年八月庚申梁主蕭琮
來朝九月乙酉梁安平王蕭巖掠於其國以奔陳外戚傳琮來
朝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之軍至都州琮叔父巖及弟瓛等
懼弘度掩襲遂引陳人至城下虜居民而叛所歷官太尉安平
王均與史合惟周柱國不見于史誌又云爰自綺年已膺茅社
封為宜陽侯勝之名不見于周隋諸史宜陽之封猶是後梁時
也故其下云俄而青蓋云歸云云誌又云隨授散騎郎皇朝為
上輕車都尉蜀王西閣祭酒按諸史高祖兄次曰洪武德初追
封蜀王職官志王府官屬有東西閣祭酒各一人從七品上史
謂洪武德初洪武猶未沒然本紀高祖受禪即封洪武博父為隴
屬恐武德初洪武猶未沒然本紀高祖受禪即封洪武博父為隴
西王則洪武已前沒可知宰相世系表齊梁房巖安平王下缺四

懷跋

世據誌足以補之
太子左衛杜長史妻薛氏墓誌銘跋
誌云曾祖胃大理卿刑部尚書內陽文公祖獻工部侍郎泉資
定隴四州刺史贈洪州都督內陽穆公父元嘏通事舍人朝散
大夫行益州晉源令按胄周書隋書俱有傳誌所書則隋官也
其封內陽論文史不書隋書傳云子筠獻俱知名唐書宰相世
系表薛氏西祖房胄隋刑部尚書獻工部侍郎內陽公元嘏不
著爵位然則胄之封諡獻之為刺史贈都督諡穆元嘏之官位
皆可補史之缺又隋書云獻二子筠獻今表列獻而無筠益徵
世系表之不足據矣
越州都督于德芳碑跋
碑前數行殘泐所書官位云開國男云大中大夫云都督原慶
四州軍事云顯慶三年授金紫光祿大夫使持節隴州諸軍事
隴州刺史按唐書宰相世系表後周司空燕文公寔孫隨驃騎
大將軍貽昌定公象賢子德方越州刺史貽昌男與此碑合云
龍朝三年二月乙酉朔其年五月癸丑朔皆與通鑑目錄合嗣

子前荊州大都督府錄事參軍代州司馬護軍昶可補世系表之闕

都督姚意妻造象跋

此碑已殘泐其可讀者有云州都督長沙公姚意之妻也又云龍朔年中居伊闕之別業夫人時入洛路由此地願男女長大於此壁敬造云云按唐書姚崇傳父懿字善懿雋州都督贈幽州大都督諡文獻惟世系表云字善意初唐多以字行與碑合按之史懿諡文獻崇亦諡文獻是父子同諡據碑公上缺字當是一字諡而長沙則其爵號皆史所不著碑又云二尚書同臺鳳閣三品上柱國當是述其子元之歷官又云鏡任澤州陵州縣令同任衛州功曹參軍昇任宋州參奕任雍州陽縣令昇任曾孫廣任左林軍云云當是述諸孫歷官按鏡同皆不見於史昇為崇弟元素之子後官至楚州刺史昇奕皆崇子昇後官至大理卿奕後官至永陽太守碑為徐嶠之書其年代亦缺

絳州聞喜縣令蘇府君德政碑跋

碑云蘇府君名昱魏都亭侯河東相侍中則之十一代孫按蘇則三國志魏書有傳碑又云上大將軍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御史大夫國子祭酒大理卿京兆尹吏部部刑部三尚書尚書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襲邳公又封甯陵侯房公則昱之曾祖蘇威也碑所書歷官皆與史合吏部下缺字當為民部惟甯陵之封北史作房陵隋書不誤碑又云祖隋晉王文學太子洗馬鴻臚卿著樂志一部按威子夔字伯尼起家太子舍人以鍾律自命後與鄭譯何妥議樂不合作樂志十五篇以見志仁壽三年詔天下舉達禮樂源者晉王昭時為雍州牧舉夔應之帝拜晉王友煬帝嗣位歷太子洗馬後拜鴻臚少卿則祖下缺名當為夔也碑又云父儂隨尚書直長按威傳威安撫關中以其孫尚策直長副威子夔亦為關中簡黜大使一家三人俱使關右三輔榮之惟入唐為晉州司功則史所不詳昇明經高第授右屯衛倉曹參軍擢浦王府騎曹參軍遷絳州聞喜縣令鄉望老人等樹碑記其德政

龍門敬善寺石龕石像銘跋

此武后時宰相蘇味道所造宰相世系表味道之父直華州長史與此碑云故華州長史鶯公云云合味道入相在延載中像造於總章五年云有子同州司戶參軍味道史稱味道舉進士累調咸陽尉而同州司戶之官不著可以補唐書之闕撰文之孟利貞舊唐書文苑有傳

龍門西壁阿難像讚跋

碑凡三百餘字缺者八十餘字造像者為奉義郎御史臺思繹以文讀之思繹名而訪其姓又云圖其先考暨亡妣杜夫人供奉佛之左右其考之名亦不著撰文者為太子桂坊同撰崔懸黎撰新表南祖房許州治中君實子縣黎主爵員外郎又郎官石柱題名有司封員外崔懸黎唐龍朔中改司經局為桂坊其屬有司經大夫太子文學校書正字而無修撰若張昌齡之為北門修撰孫述之為集賢院修撰皆非太子官屬至以他官兼史職者曰史館修撰其制起於天寶後此碑刊於總章元年七月字既泐缺不可臆定矣

左親衛裴君墓誌銘跋

按誌云君諱可久字貞遠祖勸衛尉少卿邢州刺史翼城公父居業梁州都督府司馬汝唐書宰相世系表東春裴氏鏡民子勸勸洛州長史子居業不著官位居業以下世系缺是勸即熙勸無疑其為衛尉少卿邢州刺史爵翼城公及居業之為梁州司馬可久之初補國子生轉左親衛皆足補表之闕書攷居業為武后相居道嫡弟其時代亦合

許洛仁妻裴邑縣君宋氏墓誌跋

洛仁唐書附許世緒傳云錄功至冠軍大將軍永徽初卒贈代州都督與此誌題額合昭陵有許洛仁碑謂卒於神龍二年年八十五與唐書此誌宋氏之卒亦不紀年但云春秋九十有九則宋之卒當又後於洛仁十餘年在武后中容時故無一語及洛仁事史辨洛仁并州人昭陵碑稱洛仁博陵安喜人今宋氏辨定州安喜人安喜屬定州博陵郡足以補史之闕祖逸周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永寧縣開國公父濤隋左千牛備身永州長史皆無傳不可考

亡宮六品墓誌跋

碑不著姓氏惟云春秋六十以儀鳳四年十月二日葬於城西唐制內官寶林二十七人正六品又龍朔二年置衛仙六人正六品按儀鳳四年改元調露是歲已卯以春秋六十推之當生於武德三年庚辰然則當為太宗宮人也

濟度寺比丘尼法樂法師墓誌銘跋

碑云法師俗姓蕭氏父瑀樂新安王云云官位與史合法樂為瑀之長女自幼出家中稱瑀好佛道太宗嘗資繡佛像又請出家太宗手詔非之貶商州刺史蕭氏自梁武以來窮心釋氏宜其閨門之內覺偈做鍾也

應州范陽令楊府君夫人韋氏墓誌跋

夫人諱檀特字毗耶梨京兆杜陵人按婦人三字字如佛峪金剛會碑有女弟子清淨海蓮花藏如蓮花佛果圓觀自在唐國史補載韓晉公召徑山望其狀貌不覺生敬乃設食出妻子以拜之妻乃曰願乞一號徑山曰功德山後聞自杭至潤婦人乞號皆曰功德山則毗耶梨亦竺氏之教所乞號也誌又云夫人魏太傅郎襄公之曾孫周內史京兆尹河南公之孫隨尚衣奉

懷跋

御舒國公之第二女按北史韋寬爵郎國公諡襄子總位京兆尹卒贈上大將軍追封河南郡公唐書宰相世系表總次子匡伯隋尚衣奉御舒國懿公是夫人孝寬曾孫總之孫匡伯之女也又云歸于隨尚書左丞國子祭酒宏農楊注第五子幽州范陽令政本楊注隋書有傳官位合其子姓史不著唐書世系表注子僅一人令本官庫部郎中即國忠曾祖政本為注第五子表亦失收可補歐史之闕

白鶴觀碑跋

白鶴觀碑撰人缺竅字訪碑錄著錄云垂拱二年立誤也據文則觀創基於垂拱初中有應天皇帝陛下云云碑當立於神龍元年中宗復位後矣按碑有云垂拱二年長子縣宰朝敬大夫高同營建基宇高公坐事去官不遑修復又云朝議郎行長子縣令鄭瑒承白貞諒主簿辛齊物尉王晟張瑜等以下皆頌美長官語按高同不見於史籍鄭瑒官司勳員外左司金部郎中見於郎官石柱題名碑則在開天之際此時猶縣令也朝議郎正六品縣令從六品階大於官故曰行文苑英華有鄭瑒對獻

賢能判辛齊物有對番官判王晟宰相世系表禮賓使長文子晟明經及第為方慶五世孫時代不合恐非一人張瑜始興張氏仲灣子瑜不著歷官餘文中署名者十餘人皆道士下有與邑宰邵公云云不著名

襄陽張氏九墓誌跋

襄陽張氏墓誌有九一為益州功曹元弼來之撰序李行廉銘則來之父也一為將仕郎敬之一為處士景之一為孝廉慶之皆不著撰人皆來之弟也一為新定郡太守肅子回撰則來之姪也一為秀士典兄愿撰一為河南府參軍軫軫之誌有二一呂岩說撰一丁鳳撰一為郟城縣丞孕姪撰皆來之孫也一為穀城縣令嘯皆歸美撰則來之曾孫也其見於唐書世系表者元弼而外僅軫與嘯又誤作縵表於來之高祖曰宏策字真簡梁衛尉卿洮陽侯嘯誌云五代祖策梁岳陽王諮議參軍贈持節蔡州諸軍事蔡州刺史表闕書軫誌云隨梁北歸寓居襄陽與表所稱安之族徙居襄陽合宏策梁書有傳碑皆作策省宏字據表宏策生後周宣納上士隨巴州錄事參

懷跋

軍杯嘯誌云諮議生珩書官與表同而杯作珩自當以碑為正杯生禮陽令則肅誌云曾祖則隨阝陽縣令嘯誌云參軍生則隨比陽禮陽二縣令表不書比陽蓋據其最後之官也表則生益府功曹參軍元弼誌書元弼官同惟云以賢良徵未拜職表於來之兄弟闕而不書景之誌云字仲陽功曹府君第二子子嶠孫逃敬之誌云功曹府君第五子成均高第授將仕郎無子慶之誌云字仲遠功曹府君第五子明左氏辟孝廉不赴無子肅志云父晦之桂坊正字左率府兵曹參軍伯父來之云云皆來之弟也表來之生三子漪著作郎軫誌云父漪秀才擢第著作郎軾誌云父漪朝散大夫著作郎軾誌云父漪秀才擢第著作郎軾誌云父漪王第二子嘯誌云祖嶠高道不仕皆與表合來之姪晦之子曰肅史表關書肅誌云父早亡伯父進養官荊州參軍累貶撫州參軍試太子通事舍人授將作監主簿太子僕寺丞太子文學轉定州司馬邢州長史涇州別駕拜渠州刺史涪陵零陵臨川新定四郡太守生子一曰回漪之子曰孕表闕書孕誌云以門資齋郎常選授隨州司倉參軍復拜豫州郟城縣

丞表惟著漪生吳郡太守江東采訪使恩惠誌云考恩駕部郎中曹發等十一州刺史吳郡太守兼江南東道廿四州采訪黜陟使與表合恩之子表有煦而無嘯嘯誌云探訪第八子解褐太常奉禮郎授左武衛兵曹參軍右神武軍錄事參軍襄州穀城縣令生子曰瑠瑠瑠瑠綜而言之可補表之遺闕者元彌子東之弟四曰景之曰晦之曰慶之曰敬之束之姪二曰景之子嶠晦之子子肱束之姪孫二嶠之子遜肱之子回束之孫二曰漪子孚嶠子典束之曾孫四曰孚之子眺恩之子嘯軫之子縉紹東之元孫四曰嘯之子瑠瑠瑠瑠惟瑠瑠舊書附束之傳新書見袁高傳作景壽安尉束之四世孫而表亦不書又軫誌云九世祖貞仕宋南徙史亦無聞表於琪再傳有縉疑即嘯之誤考嘯字繼明與兄煦皆從日從火字當作嘯無疑餘兄弟行如孚軫之子皆从糸旁則縉又疑別為一人為琪之孫也又史稱景雲二年贈束之中書令諡曰文貞據嘯誌則束之得諡出於嘯詣闕抗表已在□□時矣未知孰是

營州長史薛府君夫人河東郡君柳墓誌跋

誌云曾祖帶周武藏大夫并益二州長史大司會開府儀同三司康城縣開國公諡曰愷祖祚隨司勳主爵水部三司侍郎襲爵康城縣公考範皇朝尚書右丞高蔚濳雅發五州刺史楊州大都督府長史按帶章周書附柳慶傳官位皆合子祚嗣少有名位大象末宣納上士碑以為三司郎中則入隨以後所授官也範唐書附柳亨傳云高宗時歷位尚書右丞楊州大都督府長史碑書高蔚濳雅發五州刺史可以補史之缺誌題營州長史薛府君文中云有女故朝散大夫洛州來庭主簿柳府君夫人皆不著其名蓋夫人無子而皈依佛法其女奉遺命而寵于龍門西山巖也

京兆府功曹韋君墓誌銘跋

誌稱諱希損字又損祖景魏散騎常侍生高祖瑗隋陽武令瑗生曾祖知建勳伯領州刺史生祖仁儉儉早終生考嗣業皇世為蓬閣之秀君即祕書公第二子也按唐書宰相世系表小道遙公房纂曾孫宏瑗隋武陽令宏瑗次子知止庫部郎中子失名孫嗣業不書官位嗣業二子長曰希次曰損希

子朗損子常按此誌則瑗為陽武令而表誤武陽瑗之父表不書而知名量為魏常侍知下泐一字當為止賴表以補之仁儉之名表失書賴是誌以補之嗣業表不書官位誌於皇字下泐二字下云君即祕書公第二子則嗣業當為祕書監官表既失書而又誤以希損一人為二人然誌云少孤而元兄又沒友于諸弟則希損亦非無兄弟也誌云先是誠次子璞玉又云及渾金等鞠然在艱是希損二子長渾金次璞玉而表之所書曰朗曰常其是否即渾金璞玉不可考矣誌云希損起家國子生擢第補城固主簿歷涇南藍田二縣尉京尹河東薛公昶薛君之才引為四部尉除京兆府功曹按河東薛公昶即薛季昶唐書良吏有傳其為京尹則久視元年也誌又云督應制和蔡孚偃松篇曰大厦已成無所用惟將獻壽答堯心作者稱之以為遺賢雅刺由是不得而求進是希損之罷官由詩禍也樹中唯貯紙筆古集六卷亦墓志中所罕見

女子唐端墓誌銘跋

女子字端蓋殿中少監唐昭之第三女也唐書宰相世系表簡心二子昭河南尹昭甯王府別駕端卒於開元十二年其時頗合又貞敏第三子亦曰昭則官位不著

景福寺主威儀和上靈覺龍銘跋

撰次者為和上季弟崇正誌云和上諱靈覺俗姓武則天字之次女也按諸武氏行輩當為天后之姪孫女惜碑已殘泐可讀者有云太平長公主云尊兼魯館云懇誠至到天后嘉尚按唐書太平公主初適薛紹繼適武攸暨則靈覺疑為攸暨之女世系表攸暨子崇敏崇行太平公主傳主三子崇簡崇敏崇行皆拜三品崇正之名不見於史然傳云睿宗即位三子皆封王餘皆祭酒九卿而宋之問有為太平公主五郎病愈獻佛文則太平之子固不止三人矣崇正又有宏和禪師石龜銘亦其所撰題曰汝濱隱居是太平之誅其子得全者不獨崇簡也靈覺卒於開元廿六年年五十八當生於垂拱初碑有云穠李之年辭榮出塵則當在長安末時太平猶未誅也

某寺尼宏和禪師修石龜銘跋

此亦武崇正撰題曰汝濱隱居後有開元廿三年正月十一日

錯書與前碑同時撰也禪師俗姓崔諱惠燈祖元嗣父三朗皆不見於史以開元十九年坐化年八十二有右金吾將軍崔瑤及妻永和縣主武氏於龍門西巖造龕安置考唐書有兩崔瑤一為大和中崔瑤子與此不合此則神慶子光祿卿瑤也與兄琳珪俱列榮載世號三載崔家見神慶傳高宗之立武氏瑤祖義元協贊其謀舊書稱其附麗武氏宜其有婚媾之好也

大安國寺故大德惠隱禪師塔銘跋

誌有云禪師俗姓榮京兆人族望北平曾祖祖權隨散騎常侍兵部尚書東阿郡開國公按隋書榮昆傳父權魏兵部尚書是散騎常侍東阿公當為人隨官爵云祖建緒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息始洪諸軍事三州刺史建緒亦附昆傳任周為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歷始洪二州刺史與誌合史不載散階封爵云叔祖思九黃門侍郎新唐書文藝上袁朗傳武德初隱太子秦王齊王爭致名臣以自助齊王有記室參軍榮九思亦見高祖諸子列傳郎官石柱題名司封郎中有榮九思碑作思九疑書丹者誤云父懷節夷州綏陽縣令於史無

懷跋

徵云外祖章氏字孝基皇中書舍人逍遙公孫按逍遙公孫見諸口口十六人有仁基而無孝基又福嗣官內史舍人福獎官通事舍人皆在隋代通典武德三年改內史舍人為中書舍人置六員是孝基之莅此官當在唐初夷州綏陽唐屬江南道今貴州遵義府屬

夢真容碑跋

碑後刻博州刺史李成裕奏成裕唐書無傳惟舊書李揆傳揆祕書監贈吏部尚書成裕子新書宰相世系表隴西姑臧大房給事中寶子成裕祕書監大房郊祀錄天寶十載正月宗正少卿李成裕祭北嶽安天王又與張九齡同制授金州刺史稱大中大夫前行尚書都官郎中上柱國姑臧縣開國子李成裕可使得持節金州諸軍事守金州刺史散官勛封如故見張曲江文集附錄

崔府君夫人河南獨孤氏墓誌銘跋

誌云夫人父諱奉先果州長史蜀國公蜀公即唐初元貞皇后父故梁王信之嫡孫也按周書信傳子羅光在東魏以次子善

為嗣及齊平羅至善卒又以羅為嗣隋書外戚羅傳以羅嫡長襲爵趙國公煬帝嗣位改封蜀國公子纂嗣纂弟武都並仕至河陽郡尉庶長子開遠為千牛奉先之名不見於史然史不稱纂襲蜀國公則奉先當為纂兄官果州襲蜀國公羅之長子信之嫡孫實可補周隋二書之缺誌又云夫人先舅諱大方海州刺史考唐書宰相世系表博陵第二房奕子大方海州刺史與表合大方子孫表缺不書誌不載高安令之名額題奉義郎行洪州高安縣令護軍又云嫡子朝議郎通事舍人內供奉季梁是護軍為大方子季梁為大方孫皆可補歐史之缺

淨藏禪師身塔銘跋

誌云師諱淨藏俗姓俄中州金石記以為郝之異文金石萃編以為俄字蓋本之廣韻俄將毒切邑名又姓予按字典補遺引海篇有俄字音戚憂懼也然則俄即戚耳

清河張府君墓誌銘跋

誌云公諱璩字承宗曾祖淵隨開府儀同三司江南遼東二道行軍總管衛尉卿上大將軍文安縣開國公食邑壹千戶諡曰

懷跋

莊祖考雄唐尚書直長湘源縣令鄆府司馬考敬之侍御史司勳郎中乾封縣令漢州刺史大府卿禮部侍郎公即侍郎公之元子也宿衛出身中年授秦州參軍按唐書方技杜生傳浮屠泓與天官侍郎張敬之善敬之以武后在位常指所服示子冠宗曰莽朝服耳俄冠宗以父應入三品詣有司言狀泓忽曰君無煩求三品也敬之大驚已而知出冠宗意大唐新語亦載其事云累官至春官侍郎據誌璩字承宗敬之長子則冠宗另是一子非璩也為禮部侍郎與新語合又按太平廣記引朝野僉載張雄為數州刺史子敬之為考功郎中改壽州刺史據誌則雄官止鄆府司馬當以誌為正敬之為司勳郎中見於郎官石柱題名此誌以壽州為漢州皆著最後所蒞一官耳子恒前饒陽郡鹿城縣丞於史未見

承天軍城記跋

碑有云元戎廟公申命開府張公奉璋嚴戎式遏云云張奉璋見於史思明傳至德二載李光弼使部將張奉璋以兵守故關詳陸耀通金石續編跋此碑建于大歷元年正辛雲京為河東

節度使至三年雲京卒王縉代之縉傳云河東兵馬使王無縱張奉璋等恃功驕蹇以縉書生易之多違約束縉受詔發兵詣鹽州防秋無縱奉璋將步騎三千赴之奉璋逗留不進無縱托事擅入太原城悉擒斬之並其黨七人諸將悍戾者殊盡軍府始安然則奉璋被斬越立碑僅三年耳後妬神頌碑建于大歷十一年亦載副使等銜名十九人此碑所有者僅廉明劉浩步光庭聶庭賓張鸞曹龍興崔元英七人耳其餘或多為王縉所誅戮矣

鮮于氏里門碑跋

碑有云魏有輔為度遼將軍家於燕國按魏志劉虞從事有鮮于輔後事漢為度遼將軍與碑合又云降及皇皇刺史因家閬中閬州生簡州長史士簡簡州生贈衛尉卿令徵賜尉生二男長曰仲通云云按元和姓纂後周懷州刺史鮮于緒生明唐蒲州刺史定襄公生匡濟匡紹匡濟左騎將軍匡紹閬州何利四州刺史生建業建宗又云閬中望京兆尹劍南節度鮮于仲通匡紹曾孫是仲通為匡紹曾孫與碑合惟碑云閬州生

懷跋

士簡與姓纂生建業建宗不同碑又稱叔明封漁陽郡公兩唐書李叔明傳亦不書

宣州宣城縣李君夫人賈氏墓誌銘跋

誌云祖王父藝易州遂城縣令王父元操洛水縣令烈考彥璿朝請大夫閬州刺史彥璿史無傳惟舊唐書五行志開元三年八月四日救河南河北檢校捕蝗使狄光嗣康瓏敬昭道高昌賈彥璿等宜令待蝗蟲盡刈禾畢即入京奏事其姓名僅見於此白氏文集張無擇神道碑稱公之文學常為賀知章賈彥璿許之元和姓纂漢陽望有工部員外賈彥璿漢陽人弟彥璿評事而藝與操之名皆不著御史臺精舍題名監察御史有賈彥璿

雲麾將軍守左金吾衛大將軍宋公墓誌銘跋

誌云府君諱儼建中二年七月出薊城親領甲兵收恒定圍深州寇伏其年十一月破恒定節度張惟岳十萬餘人按宋儼朱滔將也不見於史唐書朱滔傳建中二年李惟岳謀襲父位滔與張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束鹿進寇深州時滔猶未叛也誌

又云何期國家負德不與功勳反禍燕師授太原河東節度

惡奏先領朔方甲兵隴右道李懷光領秦兵及殿前兵馬同廿餘萬屯營魏博御河西側按唐書田悅傳滔下深州朝廷以康日知為深趙二州觀察使滔怒不得深州悅使判官說滔曰有詔得惟岳郡縣便隸本鎮今割深州與日知是國家無信于天下又滔傳滔引兵救悅次東鹿軍大譟滔匿傳舍使裨將好論士亦以此為言馬燧傳田悅新代燧上疏明其必反故云受太原河東惡奏河東下缺二字必為馬燧滔傳又云六月二十八日滔武俊之師至魏州會神策將李懷光軍亦至按李懷光未為神策將疑史文有譌通鑑辛卯詔李懷光將朔方及神策步騎萬五千人東討田悅且拒滔等與此碑所謂殿前兵馬者合又馬燧傳魏州先引御河入南流燧令塞其領口誌云屯御河即此地也史云懷光徑薄朱滔陣殺千餘人王武俊與騎將橫擊懷光滔軍繼進禁軍大敗馬燧等收軍保壘馬燧傳是月晦懷光亦至懷光勇而無謀堅請與滔等戰王師不利悅決水灌燧軍即碑所謂六月卅日破馬燧兵馬廿餘萬通鑑考異引

懷跋

實錄六月辛巳朱滔王武俊兵至魏州是日李懷光之師亦至按長歷七月壬午朔則辛巳乃六月三十日實錄多據奏到之日不知戰與移營的在何日今得此碑則知實錄所載辛巳確不可移也通鑑謂懷光擊滔于恆山之西移步卒千餘人滔軍崩沮故宋儼死于此戰碑又云為此忠効冀國王封子長豐縣丞報其名父按滔傳是年十一月滔僭稱大冀王偽署百官與碑合誌題雲麾將軍云云猶是唐官而其首不書唐字隱見不臣之意

明演墓誌跋

誌云大師俗姓柳法號明演天寶季擢明經第寶應中調補漢州臨漢尉遷漢陽丞因詣方袍士語及無生遂投袂捐軀適京師神策都知兵馬使檢校御史大夫王駕鶴奏因莊敬皇后忌辰度為僧隸名於洛陽敬愛寺受具戒於嵩岳壇場按明演俗姓柳名不著其為丞尉不可考其為僧見於義琬禪師墓誌云法孫明演受禪父託葬祖黃金是明演為義琬禪師墓誌云竊本魚朝恩舊校朝恩得罪以劉希通代為神策軍使是歲希

暹亦得罪以駕鶴代將十餘年至德宗即位始以白志貞代之見崔祐甫傳又唐書朝恩傳兵馬使王駕鶴獨謹恩封徐國公朝恩誅進兼御史中丞以誌貞元十七年坐化俗齡六十九僧臘三十三推之則明演始於大歷四年己酉為僧是年駕鶴猶為都知兵馬使未進御史中丞至明年而朝恩誅矣碑云因莊敬忌辰度為僧按史朝恩表賜墅為佛祠為莊敬太后薦福當在斯時敬愛寺在東都懷仁坊顯慶二年孝敬在春宮為高宗武太后立以敬愛為名見唐會要舊書外戚傳薛懷義於建春門內增建祠宇改為佛授記寺其後仍改敬愛懷仁坊在建春門內第口橫街見河南志嵩岳壇場即嵩岳會善寺戒壇在登封大歷二年戒壇牒今尚存王述庵司寇跋大證禪師碑謂敬愛寺址當與嵩岳為鄰恐未確也誌又云欽思振錫舉步及於鞏縣淨土寺縣尹隋西李閑暨夫人張氏禮足歸依按唐書宰相世系表趙郡房有李閑官檢校郎中未知即此人否是明演始居敬愛後居淨土也又云弟子淨土寺主智德按淨土西院大德修法塔銘亦有但智德等童稚之年親蒙訓誨云云撰文

者為楊叶鞏縣尉書者為劉鈞

奉議郎行京兆府涇陽縣主簿王君墓誌跋

碑云公諱鄭字文秀曾祖同皎駙馬都尉琅耶文烈公贈太子少保祖繇駙馬都尉琅耶懿公贈太子太傅父訓里授光祿卿娶嗣紀王鐵誠之季女按唐書忠義傳同皎歷封尚主與誌合神龍間謀殺武三思死於都亭驛睿宗即位復其官爵新書云諡曰忠壯據碑則諡文烈贈太子少保及繇之諡懿贈太子太傅史皆不書又云子潛字宏志而無訓之名皆足補史之闕紀王鐵誠舊唐書紀王慎傳中興初封慎少子鐵誠為嗣紀王後改名澄新書作證而世系表仍作澄云嗣紀王定州刺史慎第十子也誌又云夫人則祕書監贈揚州大都督嗣澤王惠長女潤之姊也唐書高宗第九子義珣生德嗣澤王守光祿少卿其為祕書監贈揚州大都督史皆無文誌為德之子嗣澤王潤撰其署銜恩王府司馬亦不見于史王同皎傳稱同皎相州安陽人其先由琅琊遷河北然則此誌所云琅琊臨沂人亦舉其郡望耳

裴氏子墓誌銘跋

誌云有唐故侍御史裴公諱琚知京北饋餉時夏州連帥韓全義以王命討淮夷不剋歸鎮德宗期孟明於異日釋而不問疑懼之甚而意端公焉遂有青蠅之間貞元十七年竟貶崖州澄邁縣尉至廿年十一月終於南海按裴琚不見於史史稱全義專以巧佞財賄結中貴人得節鉞貞元十五年為蔡州行營招討使十五年五月遇賊於潁水南軍大潰退保五樓保潁水縣保陳州跡其戰陳有退無進會吳少誠知王師無能為致書幣於全義監軍求昭洗朝廷許之十七年全義自陳州班師中人掩其敗迹上待之如初裴琚時知京北饋餉必有發全義之敗挫或全義歸罪于餉運不繼遂譖而去之也子承章亦未見于他籍

博陵崔氏夫人歸附李府君墳所誌文跋

右誌李紳撰以紳所撰兄奉禮府君墓誌考之則知李府君者名繼紳之兄也崔氏紳之嫂奉禮誌有云先兄有文學不仁又絕其嗣謂崔氏也又云可恨者崔嬖以信工巫不護靈旒誌

懷跋

二十

後一行則云博陵不義不順不奔不護明神有知終不得附紳之怨崔至矣此誌則崔卒而附於兄之文其曰夫人無嗣與前誌略同至云夫人柔淑謙順之德詳於府君先誌豈所謂不義不順不奔不護者為德乎抑既往不咎禮經所謂無失其為親耶誌云夫人博陵崔氏祖璉父緯世系表南祖崔氏重子緯此清河房非博陵房其非夫人之父可知誌又云崔李裴三氏皆絕片豈天乎不知皆陰陽耳蓋微詞也崔終於大和甲寅越州觀察使官舍蓋卒於紳所唐書紳傳大和中李德裕當國擢紳於開成戊午銜署宣武軍節度使與史合奉禮誌云以元和原據此誌終於庚寅附於丙申則知缺者乃五年十一年二字李仍叔四歲女墓誌銘跋

四歲女誌墓金石所僅見也文為仍叔自撰新表仍叔字周美初名章甫官宗正卿系出蜀王房後為渤海王房宗正卿叔子誌首書渤海王五代孫與史合銜署陳許潁蔡判官監察御史

襄行末題元和十三年戊戌七月癸未朔廿七日己酉以長歷考之皆合按仍叔新舊書皆無傳其見於新公主傳者會昌三年詔宗正卿李仍叔告景陵見舊書李逢吉傳者謂寶歷初曾官水部郎中見舊書文宗紀者大和八年詔宗正卿李仍叔啟告修塞十二月以宗正卿李仍叔為湖南觀察使見於白氏文集者有李仍叔可右補闕制又裴令公召太子賓客李仍叔等合宴舟中詩見於郎官石柱題名者倉部郎中有李仍叔至前定錄謂仍叔元和五年崔樞下及第則距撰志時纔八載故名位猶不甚顯其為陳許潑蔡判官監察御史裏行皆可補史氏之闕

宮闈令西門珍墓誌銘跋

誌首題大唐故朝議郎行宮闈令充威遠軍監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西門大夫墓誌銘從姪鄉貢進士元佐撰文趙之謙補訪碑錄不細審乃著為王元佐而又以從姪為疑實則誤士字為王也唐書職官志宮闈局令從七品朝議郎品官大而職小故曰行誌有云建中四年王室多故涇源叛卒畫入犯門

懷跋

三十一

鑿輿西巡又云除內府局丞充鳳翔隴右節度監軍判官考建中四年朱泚叛是年鳳翔後營將李楚琳殺其節度張鑑自稱留後珍之以內府局丞為鳳翔監軍即監楚琳之軍也誌又云翠華更幸梁洋節使楚琳果有疑貳公每於衙府輒肆直言放唐書李楚琳無傳琳碑作陸贊傳云時鳳翔節度李楚琳殺張鑑得位雖屢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宣公集有請撫循李楚琳狀論替換李楚琳狀反覆言楚琳之不可遽討一則奉天之圍頗亦有功一則褒斜之道僅誦王命於當日措置之宜明白曉切碑乃歸功於珍云國家靡泮隴之憂州縣免誅夷之弊微公不及此無乃慎乎誌又稱興元元年除洪府判官隨先鋒兵馬使伊慎下安黃等州伊慎唐書有傳始事路嗣恭為先鋒後事曹王臯天子在梁州斬口賊將杜少誠退江漕慎斬之進圍安州禽李希烈之甥劉成虛安州降以功為刺史拜安黃節度事與史合誌又云其年季秋改充蒙壽觀察監軍判官尋除張建封尚書為徐泗節度詔公獨監送上攷唐書張建封傳帝還自梁建封進御史大夫濠壽觀察使則珍為監軍判官

懷跋

三十二

時已依建封至建封節度徐泗則貞元四年也誌又稱八年充劍南三川宣慰使其六月監淄青行營兵馬三千餘人戍於岐山西并荒服唐書本紀是年四月吐蕃寇靈州六月寇連雲堡吐蕃傳云八年使涇原等節度合兵三萬以左右神策將軍胡堅張昌為鹽州行營節度明年以兼御史大夫紇干遂兼中丞杜彥光戍之珍之監淄青兵馬戍岐山當亦在合兵三萬之中正防吐蕃也誌又稱十三年入奏上嘉其勤又上以關東甲士遠從勞役悉令罷鎮却歸本管與吐蕃傳十二年寇慶州明年贊普死請修好朝廷云云合誌又云有子四人長曰季常次曰季平季華季暉皆以季字行按唐書曹確傳有神策中尉西門季元史稱其剛鯁亦見杜陽雜編又宦者馬存亮傳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存亮西門季元嚴遵美三人而已然則季元當與季常輩為族昆弟也又西門重遠見於楊復恭劉季述傳以謀誅李茂貞被殺西門匡範位神策右中尉見於田令孜傳北夢瑣言載鄭亞託其子政於西門思恭劉崇望有授奚官局丞西門廷暉掖庭局丞制本紀貞元十四年鳳翔監軍西門去奢殺

其將夏侯衍是西門氏終唐世為中官多有可稱者然則珍之先修瑩兆誌所謂去健羨齊死生君子聞之僉曰知命者宜亦有焉是誌作於元和初至七年又監威遠軍唐會要威遠營隸羽林軍銘後上以公恪勤云云數行乃珍卒後續書

朝散大夫著作郎章公玄堂誌跋

誌稱公諱端字正禮五代祖孝寬後周大司空鄧襄公高祖津隋民部尚書曾祖瓊皇成州刺史贈禮部尚書祖季弼大僕寺主簿烈考廉尚書庫部郎中按自津以下史皆無傳周書孝寬傳孝寬有六子總壽濟津知名唐書宰相世系表郎公房琬成州刺史不言贈禮部尚書琬季子季弼不著官位季弼子廉考功員外郎廉子端不著官位則季弼之為太僕寺主簿廉之為庫部郎中皆可補表之失書誌又稱嗣子緝泊系練紆絢哀號于天又云緝工部郎中系陽翟縣尉練鄉貢進士紆兼殿中侍御史絢前太廟齋郎而表於端子止書緝紆二人端官歷率更寺主簿下邳縣主簿下邳陽翟二縣丞國子監主簿淮夷平以慎官工部詔百辟父母存存有顯擢沒有褒贈拜端朝散大夫祿

書省著作郎致仕是端質未嘗履著作任也誌又稱太夫人太原王氏曾祖諱子真皇襄州錄事參軍祖怡河南尹東都留守考毗照應縣尉世系表中山王氏忻子長子景次真葉縣令據碑則當作子真與兄名子景合表真子怡戶部侍郎不書河南尹而怡以下皆缺據誌則怡有子毗可補世系表之缺

趙氏夫人墓誌銘跋

趙氏夫人誌銘吳郡顧方肅撰誌有云父諱宣皇朝定難功臣官憲試鴻臚卿蓋德宗時奉天扈從將士又云年十五適楊氏元和六年楊君卒于京兆府長安縣閭闔之肆則楊君者賢選中人也云殯金光門外小巖村長安志西京外郭城西三門北曰開遠中曰金光南曰延平又云貧無以節方再行于吳郡顧氏銘詞中有慮夫為銘句則方肅即趙之後夫也夫人始適楊繼適顧文不以改適為諱猶見質直之風焉又云低迷四五年而公潔躬文字未達古人文字從未有自稱為公者此誌蓋僅見又稱以元和十五年少帝即位二月五日改號為永新元年以其年歲在戊戌云按憲宗薨于元和十五年正月唐書本紀

懷跋

庚子皇帝崩辛丑遺詔皇太子即位閏月丙午皇太子即皇帝位于太極殿二月丁丑大赦通鑑目錄是年正月甲戌朔庚子為廿七日閏正月為甲辰朔丙午為三日二月為癸酉朔丁丑為五日誌稱二月五日改號為永新元年正丁丑大赦日與史合然永新之號不見于史今考穆宗南郊赦文聖聖云改元和六十年為長慶元年唐代新君無不踰年改元即擬議不用之號如高宗之通乾德宗之天元元慶無不散見於他籍此云二月五日改號永新不知所謂蓋誤以大赦之日為改元之日而永新之號尤以偽傳為真至元和十五年歲在庚子乃云以其年歲在戊戌戊戌乃十三年尤為外謬唐書志往往有鄉曲陋儒所為若此誌稱謂無稽傳聞失實固不足深責也

沔王府諮議參軍張公墓誌銘跋

誌稱公諱作字作曾王父栖巖平州刺史大父瓊龍崗節度邢洛觀察使生道安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涿州刺史皆不見於史作為高霞寓之甥據史霞寓先以左威衛將軍為唐鄧隨節度貶歸州刺史復為振武節度使最後授鄆節度使據此

誌則先授振武轉唐鄆鄆當與本傳不同子扶為右威衛將軍亦不見於霞寓傳中

右內率府兵曹鄭君墓誌跋

誌稱曾王父瓊河南少尹王父溥尚書駕部郎中歷青那相衛充幽懷七州刺史入為左庶子皇考華駕部郎中吉州刺史又云君諱準字道又云有子五人嗣曰宗儒次曰宗繼曰宗慶曰宗遜按歐史世系表鄭氏北祖房塔河南少尹與誌合溥書左庶子而不言其為駕部郎及七州刺史蓋著最後一官若華則云太常博士而不言其為駕部郎中吉州刺史而於溥弟名平者注吉州刺史明系表有傳寫舛錯之誤至準與子宗儒等五人表皆失書足以據誌補史之缺郎官石柱題名主客郎中有鄭溥御史臺精舍碑鄭溥兩見一監察御史一殿中侍御史文苑英華有蘇頲授鄭溥殿中侍御史制此當在為駕部郎中之先此碑標題右內率兵曹而誌不及授官之故僅云大和四年終于蘇州華亭縣白砂鄉徐浦場豈準又流寓雲間耶

懷跋

誌為劉礎撰夫人之壻也按礎為總子見新唐書藩鎮傳總既歸朝子礎及弟約至長安者十一人皆授州刺史舊書紀謂五人為刺史餘朝班環衛汪氏跋謂兩唐書未見者未之考也誌云元和之末穆宗纂位礎自幽州戍卒作牧南陽即此時也總既遷天平以張宏靖代朱克融反因宏靖克融朱滔之孫而礎之曾祖禪為朱滔姑之子誌所云屬門長惡姻黨稱兵者此也蓋礎歸朝夫人仍居幽州至大和五年方來京師故誌云音書兩亡倏忽十載又云粵去年秋七月方達京邑則大和五年也是年幽州軍亂楊志誠逐李載義故曰弃危疑之地登仁壽之鄉云云旋於六年疾終葬于京兆萬年縣男二人長從約次從禮俟考礎後終鄆坊節度而唐書藩鎮表無其人撰碑時著官正議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光祿卿上柱國

試大理司直辛公墓誌銘跋

誌稱公諱幼昌曾父奉國開府儀同三司豐州刺史天德軍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工部尚書烈祖榮朔方節度副使會都知兵馬使兼御史大夫平陽郡王父持節

通州諸軍事守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按奉國之名不見於史其祖榮則渾城將也貞元三年清水之盟結贊却城等會城將辛榮以數百人據北阜與賊血戰追騎方止城僅得免辛榮兵盡矢窮力屈而降見唐書城傳亦見吐蕃傳史又云結贊送漢衡叔矩等因於河州辛榮扶餘準等於故廓州鄯州分囚之七月詔崔漢衡宜與一子七品官叔矩等與大將軍孟日華辛榮李至言等各與一子八品官後扶餘準於元和十二年烏重玘充吊祭使以準偕歸授灑王府司馬而榮無聞其歷官朔方節度副使當在沒虜之先會上缺一字疑為盟會都知馬使

同州司兵參軍杜府君墓誌銘跋

志稱公諱行方字友直京兆杜陵人曾祖諱元志杭州刺史王父諱參謨陝州司倉贈禮部郎中烈考諱倫按宰相世系表襄陽杜氏元志子參謨孫渝官位皆合惟倫作渝當以誌為正渝以下世系失書誌稱公即豐州府君長子明經擢第任右司禦率府曹參軍調授同州澄城縣丞三改秩至左馮翊司兵掾大和七年卒有子五人碩顥顥頌其幼小字老老是倫子行方

懷跋

孫碩等五人皆可補世系之缺夫人蔡陽鄭氏試祕書省校書郎稱之第二女侯考

隴西郡李府君墓誌銘跋

志稱府君諱琮字溫中祖晟皇開府云云父愨雲麾將軍前右龍武將軍知軍事又云府君終官於朝請郎行都水監丞騎都尉按唐書晟傳晟十五子愨聰總最幼愨愨憲史皆有傳而愨之官位不見於史惟宰相世系表書愨嵐州刺史子缺不書聽之名子字皆從玉慈子名琮亦合皆可補世系表之缺

平盧軍討擊副使劉府君墓誌銘跋

副使名逸字海祖才父元宗皆不可攷惟云長慶初鎮冀不軌醜跡彰聞元戎太原王公脫彼兇殘束身詣闕公乃親為侍從共拔海瑞考之則太原王公為王承元也按承元傳承元初入朝授義成軍節度鄧滑觀察等使王廷湊據鎮州叛移鎮鄆防丹延節度使道請觀改鳳翔節度使居鎮十年移授平盧軍節度按之此誌無不吻合承元之歸闕也祖母涼國夫人入朝穆宗錫賚甚厚大和初祖母喪諱曰武俊當橫流時拯定奔潰功

在史官今李不幸贈卹宜加厚且給儀仗以葬卽誌所謂元戎自丁家戚謀葬京篋承元大和七年十二月卒於平盧故云俄聞元戎寢疾星馳却回及薨沒號泣不勝因茲成疾逸卒於大和八年三月距承元之歿纔三月耳

太府寺主簿弘農楊府君墓誌銘跋

志稱公諱迴字居然曾大父元珪大父錡任銀青光祿大夫守衛尉卿駙馬都尉尚萬春公主贈太常卿父暄任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尚宜縣主按兩唐書皆以國忠子暄尚萬春公主以錡尚武惠妃女太華公主及考公主傳太華薨于天寶時萬春先嫁楊暄後嫁楊錡大歷時則在馬嵬之變暄死後復嫁錡也與史合世系表暄不著官爵可據誌以補之縣主上缺一字惜不可考誌稱迴初任文敬太子廟令次任左監門左威衛曹曹參軍河東縣尉太府寺主簿子二人長曰弘次夫人秀谷縣主又云公之難弟前司農寺丞道涕血護喪道亦不見於表皆足增訂歐史之缺

京兆杜氏夫人墓誌銘跋

懷跋

夫人為宰相黃裳之女撰文之杜寶符乃其弟結銜朝議郎前守太子少詹事上柱國新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緋魚袋誌為夫人之夫裴游書攷史黃裳子勝天平軍節度載無官惟

五人次曰寶符前河南府參軍郎官石柱題名有度文郎中杜寶符可以補史之闕曰夫人曾大父諱含章任左千牛累贈鄭州刺史唐書世系表含章官定州司法參軍而含章父元道任左千牛當以誌為正大父箱父黃裳官位與史合外族李氏與衡州集合惟集云有子五人而此誌稱弟兄四人然集亦祇載長載次翁歸次寶符義符則作五者傳寫之誤惟合之史所書天平軍節度勝則黃裳實有五子誌稱姊妹五人次姊適宰相章執誼亦與呂集同惟集云女二人之不同耳放溫之誌李氏葬時在元和三年而寶符作此誌則大和乙卯夫人享年卅七母亡時僅十齡耳或略之也裴游於史無徵云曾官於河潼知

德州使院石柱題名跋

右幢題名可辨者三十六人陸耀遙金石補編僅以唐書世系表考得七人予涉獵所及可得十九人焉今按曰營田判官張庚庚舉元和十四年進士居長安昇道里見太平廣記三百四十五曰刺史郭行餘文宗紀大和九年以汝州刺史郭行餘為大理卿十年以大理卿郭行餘為節度使是年甘露變行餘死又元稹有授郭行餘秘書省著作郎制曰判官李敬方敬方字中慶長慶三年進士仕欽州刺史左遷台州刺史見唐才子傳及新安志又赤城志桐柏山題名會昌三年三月台州刺史員外置李敬方自塞山回游此新安志誤作左遷台州刺史據題名為長史足以訂正中初又為明州刺史見寶慶四明志及全唐文湯泉銘石刻蓬萊觀碑又為長安令見寶刻叢編祈雨題名記曰營田判官崔鄭世系表鄭字士則楚州刺史淮南營田副使或為會昌三年後所莅官或因營田判官而誤皆不可知曰刺史李德修唐書本傳德修為膳部郎中不欲與張仲方同朝出為舒湖楚三州刺史談論吳興志李德修遷楚州在大和五年四月與此幢五年四月授合曰巡官盧處約世系

懷跋

二十七

表岳州刺史士瑛子不著官位曰刺史鄭復新表北祖房太廟令迪子復靈昌尉華岳題名有河東縣尉鄭復郎官石柱題名主客郎中有鄭復舊書崔元略傳敬宗時元略為橋道判官鄭復虛長物價罰一月俸料又裴度傳開成四年詔京兆尹鄭復監護裴度喪事是年以京兆尹為劍南東川節度見文宗本紀曰團練判官袁亞郎官石柱題名度支員外有袁亞曰營田判官崔鄉新表清河房太子詹事謙子鄉不詳歷官曰巡官皇甫銓澆川文集有皇甫銓除右司員外郎等制署官浙西道都團練副使朝議郎檢校尚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賜緋魚袋郎官石柱題名吏部郎中吏員外兩見曰刺史嚴審石柱題名戶部員外有嚴審舊文宗紀開成二年三月壬午以楚州刺史嚴審為桂管觀察使四年十月卒與此碑合曰團練判官章中立新表彭城公房唐州刺史彪孫中立不著官位精舍臺題名有知雜御史章中立柳宗元有答章中立論師道書杜牧有章中立授檢校倉部員外知鹽鐵廬壽院制曰營田判官郭宗元杜牧集有郭瓊除渠州郭宗元除興州等刺史制云鄰山順政僻

處山谷瓊與宗元守郡宰邑瓊本為文州刺史則宗元當宰文州屬邑曰巡官辛神邕按宣室志神邕大和五年冬以前白水尉調集京師後為平盧從事御史曰刺史蕭儼蕭儼新表蕭梁房大理司直悟子儼不詳歷官舊唐書附蕭儼傳以蔭授官大和中累遷至河南少尹拜諫議大夫開成二年出為楚州刺史文宗紀開成四年以楚州刺史蕭儼為浙東觀察使皆與此碑合曰刺史李師稷新表江夏房漸子師稷楊嗣復傳於陵在考功擢李師稷及第郎官石柱題名左司郎中有李師稷會稽太守題名李師稷會昌二年二月自楚州團練使兼淮南營田副使授與此記合曰刺史李拭大和二年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及第見於唐會要新書李鄜傳子拭歷宗正卿京兆河東節度使以祕書監卒資治通鑑會昌二年以兵部郎中為巡邊使五年為點戛斯可汗使則當為楚州之後按此碑李拭下營田判官蕭實注會昌二年四月廿八日授至當年十月廿日則拭為楚州僅六月耳又會稽掇英集題大中二年自京兆尹除檢校左散騎常侍舊唐書宣宗本紀大中四年以孟州刺史河陽

懷跋

二十八

三城節度使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五年為鳳翔節度使又元微之集有殿中監李拭授宗正卿制文苑英華有李拭加招討使崔琮行制曰團練判官權富按新表少誠子審字子詢不詳歷官富字疑誤曰刺史盧弘上弘上當作弘止唐書有傳又南部新書載其題柳泉驛云從吏部郎中除楚州刺史今年從楚州刺史除給事中與碑合曰團練判官鄭碣杜牧文集有除江西判官等制稱浙江西道都團練判官將仕郎監察御史襄行鄭碣郎官石柱題名戶部郎中司勳員外皆有鄭碣曰營田判官章潘新表郎官房潘字游之清子司封郎中潘弟馮府君墓志銘跋誌稱府君諱廣清字元濟去長慶之初廉使烏公擁旄橫海累遷為十將按烏重允於元和十三年為橫海節度使長慶元年遷山南西道節度帶觀察故曰廉使烏公即重允也誌又稱豈為暴徒逆命結禍亂天上縱兇殘下染君子此當為□□年橫海節度李全略卒其子同捷叛命事碑既不著廣清被殺史亦無軍亂事惟□宗討同捷詔有云毒殺忠良擾惑部校則當

時將校必有不從亂而為同捷所害者廣清其一也

三世像讚跋

誌有云有唐成德軍故節度押衙贈禮部尚書張公曰孝義今相國檢校司空符陽郡王曰孝忠之介弟也又云丹繪未就罹惟岳之亂以身殉國洎元方秉鉞登覽渣然滅俸紹成按唐書德宗以孝忠為成德軍節度令與朱滔合兵攻李惟岳其弟孝義及孝忠三女已適人在恒州者悉為惟岳所害與此誌合惟不著孝義官贈耳誌為許琳撰著銜節度判官掌書記朝議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亦孝忠之僚屬不見於史

李興造石浮圖記跋

此記為李興為亡過父及見存母杜造象李季良文李璩書皆稱從翁蓋依其母杜氏行也唐書宰相世系表李興譙王房登州參軍季良郇王房不著官爵璩大鄭王房左衛將軍文已殘缺僅存一百三十字并詞曰日字作粵按魏穆子容太公望表已作粵唐之房彥謙碑善才寺文法師塔銘皆作粵爾正釋詁粵爰于日也

懷跋

三十一

贈司徒劉公神道碑銘跋

劉沔唐書有傳字子汪碑作子淮史誤也曾祖玄王父高史無官位與名賴此碑以存皇考奉天定難功臣興元從驃騎大將軍行左驍衛大將軍下缺史稱父廷璧以羽林軍扈德宗奉天以戰功官左驍衛大將軍碑校史為詳碑文云希朝與語曰此子他年必有吾坐史亦載之史稱武宗立遷尚書左僕射據碑則文宗時先加戶部尚書開成五年三月十六日檢校左僕射則正武宗初立時也碑稱會昌二年李拭使還稱公可任與沔本傳合三月除河東節度本紀不載惟云六月河東節度使劉沔及回鶻戰於雲州敗績碑云六月出太原之師諱其敗也碑云召并州刺史石雄云時二年正月九日癸至十一日夜於殺胡嶺大破之按本紀會昌三年正月庚子天德軍行營副使石雄及回鶻戰于殺胡山敗之通鑑目錄是年正月庚寅朔十一日庚子與史合太和公主還上京加檢校司空物議賞未直其功史亦云議者恨其薄又史稱錄李靖平頡利事賜之碑不載碑云函公子為右神策軍押衙錄青光祿大夫檢校太

子詹事前蔣王府長史兼侍御史幼從前左鎮軍騎將兼侍御史兩子之名皆缺史亦無文按之石刻劉從周劉氏幼子葬銘劉氏室女墓銘則沔之長子名德章官祀王傅御史中丞蓋即碑所稱神策押衙前蔣王府長史者碑從下缺一字當是周字即從周也後乾符中官光祿卿致仕乃沔之次子於石刻得沔之曾祖祖及二子名位金石之有益於史學如此

幽州大都督參軍陳立行墓誌跋

誌首云皇唐甲子四周歲在丁丑蓋宣宗大中十一年也高祖以戊寅建號至是正一百八十年以長術推之是年四月戊辰朔甲戌為旬有七日景申晦月小建也云從事章雍死於亂鋒琴瑟并命云云唐書張宏靖傳宏靖鎮幽州表雍在幕府凡事委成於雍腹刻軍賜軍因亂囚宏靖薊門館執雍等殺之取朱克融主留後即其事又列女傳載雍字和叔擢進士第雍被劫妻蕭呼曰我苟生無益願今日死君前刑者斷其臂乃殺雍是夕蕭亦死大和中楊志誠表其烈詔贈蘭陵縣君與誌所云詔訪遺類官給葬事合朱克融之囚宏靖殺雍事在長慶元年行

懷跋

三十一

立卒於大中丁丑年五十八上溯穆宗初元其時才二十二歲耳誌云瘞遺骸慰之蓋又執親之喪泣盡繼血其行誼可入孝義而史闕無文當時仕於藩鎮者與中朝隔閡國史漏略者多矣云府主痛惜其時幽州節度則張允仲也云君之伉儷韋氏之出韋氏又予之出是行立之妻為撰文之李儉外孫女按新書韋渙傳有謂其甥柳玘曰吾本不為宰相知云云舊唐書則謂韋雍為渙之子是柳楚非玘之父亦當為玘之伯叔行而行立與雍與李儉皆有葭莩之誼者也

集賢直院榮王府長史程公墓誌跋

按名畫錄脩己師事周昉二十年凡畫之六十病一一口授以傳其妙寶歷中應明經誌作舉孝廉當以誌為正又云貞元後以藝進身承恩稱旨一人而已尤精山水竹石花鳥人物古賢功德異獸等並入妙上品其官榮王府長史按榮王名慎憲宗子歐史稱咸通三年始王而脩己卒於咸通四年官署長史蓋榮王初建府時也趙郡李宏慶者世系表趙郡東祖房靈寶尉徵子弘慶金州刺史石刻大慈寺基公塔銘朝散大夫檢校太

子左庶子使持節金州諸軍事守金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李宏慶撰又白居易與楊虞卿書有近者足下與李宏慶善云云蓋即其人趙郡李遠者官左司司勳員外見郎官石柱題名藝文志李遠龍紀聖美歷一卷李遠詩集一卷注字求古大中建州刺史唐才子傳大和五年杜陟榜進士李遠九國志李濤傳祖遠唐杭州刺史趙郡人又太平廣記引闕川名士傳林傑九歲李侍御遠趙支使容深所知仰云云是也大和中陳丞相蓋即夷行出於作誌者追書不必夷行相於大和時也餘詳黃本驥跋不贅

長安縣尉楊壽女母王氏墓誌跋

楊壽漢公之子唐書漢公傳子壽範仕亦顯不著官位舊唐書範壽皆登進士第累尉使府世系表越公房壽字本勝監察御史漢公第三子誌有稱長女兄以善音律歸于故相國盧公鈞史稱盧鈞玩服不為鮮明沒無贏財非此志幾不知其家亦蓄聲伎云咸通庚辰歲子月歸于楊氏庚辰為咸通元年以甲申午月卒則五年也其月四日誕一子子踰臘而終然壽後有子

懷跋

日寓見于史新唐書云漢公歷宣武天平兩節度而卒本傳及方鎮表均不詳何年此誌云未幾楊子以罪逆天罰待死於長安萬年村云云則漢公當卒於咸通二三年也

祕書省祕書郎李君夫人宇文氏墓誌銘跋

誌稱夫人姓宇文氏高祖遠惑皇任梁王掾曾祖成器皇任絳州翼城縣丞贈禮部員外郎祖遜皇任御史中丞左遷澧州刺史贈太尉父瓊見任右散騎常侍按唐書世系表延子離惑離惑下缺二代名曾孫庭立並襲介公庭立子遜御史中丞遜子鼎字周重瓊字禮用據誌惟遜為御史中丞與誌合柳宗元先君石表陰先友記宇文遜河南人有文謹憇人也為御史中丞觀觀自守以直免官復為刺史卒原注大歷二年進士與誌合抑遜先為美原尉見文苑英華李翰河中樓集序遠惑成器表皆不著表云庭立以上並襲介公離惑下缺二代名以誌考之是表之成器決非庭立而遜亦非庭立之子也蓋庭立乃離惑之子表缺二代誤以為曾孫誌之遠惑為離惑兄弟成器為庭立兄弟遜為成器子而表誤以為行立子及考元和姓纂

延生離惑惑生庭立則果不誤皆足以訂其謬瓊之名不見於表尤足補其缺誌又稱常侍公娶故太子司議郎博陵崔櫓女盧府君夫人崔氏附葬墓誌跋

此盧約妻崔氏附葬墓誌云約先卒於大中景子窆於河南縣伊洛鄉先塋之側外甥王凝已書德業官序于前誌云云按盧約不見於史舊唐書有王凝附王正雅傳云少孤為宰相鄭肅之甥少依舅氏咸通中兩佐宣幕晚為同州刺史賜金紫與此誌之王凝為約外甥者自非一人然云方金章紫綬剖符列郡又云不若巧芻於輔輔上缺一字疑為關輔與凝傳刺同州亦合誌又云夫人清河人也曾祖著皇河南府士曹參軍祖褒皇河中府戶曹參軍顯考不皇號州湖城縣令唐書宰相世系表清河小房岐州刺史秀秀子著著子褒褒子丕與誌合自著以下不著官位可以此誌補之又云司議府公從知于故相國盧公鈞辟居版圖峴首壺關三府賓席舊書盧鈞傳會昌初遷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劉稹誅以鈞檢校兵部尚書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澤潞邢洛磁觀察使新書傳則

懷跋

於刺襄州之先以戶部侍郎召判戶部故曰版圖峴首壺關也子二嶠岫亦不見於前籍撰文者為外甥鄉貢進士李遠與王凝同為盧之自出所謂李氏伯姊者疑即遠之母也遠之言曰沈困名場垂二十載無路遷鶯終隨退鷄亦於世不偶之士又云仲弟叨忝更接棗栗之榮是其弟即為約之婿也書誌者姪男鄉貢進士嵩皆俟考

朝議郎守徐州功曹參軍劉公墓誌銘跋

誌云公諱任補字元同彭城人也祖諱光奇開府知內侍省事唐書宦官俱文珍傳云與中官劉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等謀請立廣陵王為皇太子通鑑云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皆先朝任使舊人又王叔文母病甚叔文盛具酒饌與諸學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劉光琦等飲于翰林又云堂後主書滑渙久在中書與知樞密劉光琦相結亦見唐書鄭餘慶傳光奇蓋即其人也史奇作琦當以誌為正又云父皇諱英閔特進太夫人楊氏按石刻魏則之撰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副使兼左街功德副使金紫光祿大夫右監門衛將軍上柱國高平郡開國公食邑

二千戶劉公故夫人宏農楊氏墓誌銘云年泊初笄適于高平劉公漢潤此誌作英閩疑當以魏誌為正且此誌不詳英閩歷官亦足以補其缺特進當為贈階魏誌云有五子次曰仕備朝議郎行漳王府參軍上柱國此誌云累參選序數授令丞後任徐州功曹參軍則為最後之官又云咸通七年終于輔興里與魏誌楊氏卒于輔興里私第同

閩好問墓誌跋

好問於他籍無所表見誌云蜀巴西太守芝三十四代孫者按三國志馬忠傳先主敗績猊亭巴西太守閩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元和姓纂有蜀巴西太守閩芝蓋芝之謬疑傳寫有不同也云二十三代祖冀州刺史鼎晉書有傳稱假豫州刺史不云冀州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則稱鼎字玉鈇北平太守安成亭侯亦不曰刺冀州晉書地理志北平郡屬幽州幽冀地近是鼎之刺冀州可補史之闕云燕帥蘭陵張莊王者張仲武也直方唐書附仲武傳史稱其好馳獵往往設罟置於道與誌合史又稱直方襲節度留後俄進副大使舉動多不法畏下變起

懷跋

託出獵奔京師誌云猶子德輔陰構禍階又披堅執銳云云是直方奔京師以弟德輔有家庭之絆史闕不書其為戶部亦未之及誌又云明年冬諫戶部吐以血誠請觀龍闕是直方之歸朝以避禍皆好問之策而好問即從之奔京師者也時朝廷以張允仲總後務事在大中四年正白敏中居相位李宗甫唐書僅於宗閱傳附見其名守埔橋史亦無文考元和郡縣志埔橋在宿州南控汴河舳舻之會困學紀聞引李泌曰江淮漕運自准入汴以甬橋為咽喉疑好問為宿州司馬時宗甫卒於埔橋張允仲以師會之好問眷念舊主復歸盧龍則當在咸通九年事曰故府即允仲也允仲卒咸通十三年誌作於十四年故曰故府曰今府張公素也張從嗣劉震皆不可考從嗣官幽州討擊副使當亦仲武允仲之族震為燕靈王裔則前漢高祖五王建之後也

穎州開元寺鐘銘跋

張廷縉五代史有傳明宗嗣位遷懷州刺史賜竭忠建策與復功臣加檢校司徒復加檢校太保繼授穎州團練使清泰中進

封清河郡公皆與此署銜合銘作於長興三年曰清河縣開國男時猶未進公也史僅云授穎州團練使而此則曰使持節穎州諸軍事穎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則知團練使以刺史充較史為詳云兼御史大夫則史所未書然稱檢校者猶今之虛銜故往往畧之也撰文者為鄉貢進士李璨末題長興三祀歲次壬辰十一月己卯朔以長術考之正合

吳彭城劉公夫人故尋陽長公主墓誌銘跋

誌稱太后王氏產英奇之女即尋陽長公主也按行密妻王氏不見於五代新舊史十國春秋武義二年溥即吳王位尊母王氏為太妃未幾僭號又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則公主為睿帝同母女兄弟也誌又稱彭城大卿代承勛業先君首匡社稷于吳朝尋擁麾旛于江夏又云長子匡祚受鎮南軍節度討擊使撫州軍事押衙考之與行密同時者有劉威以廬州觀察使擢鎮南軍節度又有劉信先為撫州刺史天祐十五年以鎮南節度使為虔州行營招討使隆演即吳王位拜江西劉信為征南大將軍則彭城大卿當為劉信之子然劉信之子見於十國春

懷跋

秋者長子曰彥英為睿帝典親兵第四子彥貞仕南唐官終神武統軍死于國事誌有稱姊似則仁明是敬是信固不止二子也誌又稱次子匡業試秘書省校書郎聘雄武統軍穎川侍中之愛女考隆演即吳王位以李宗陳璋為左右雄武統軍則穎川侍中即陳璋無疑誌又稱長女適柯氏柯氏受右軍討擊使按太和元年遣右雄武統軍都指揮使柯原徵金陵兵則柯氏始柯原之子誌又有次子匡遠匡禹匡嚴老及次女納鍾氏禮任洪州南昌縣主簿皆不可考按其歷官則自洪非副車除郡臨川考鎮南軍治洪州云副車則當為節度副大使除臨川太守公主卒後又授舒州刺史誌所謂亟赴名邦正臨濬獄正其地也撰文之危德與者將仕郎前福州閩縣丞當猶是唐之官順義七年即乾貞元年是年十一月改元乾貞三年即太和元年是年亦十一月改元按之與史合

南唐東林寺題名跋

碑云朝議郎檢校兵部尚書賜紫金魚袋上黨郡公食邑一千戶景迢自京城隨侍伯父江上歸郡獲從家兄桂陽郡公訪諸

絕景云云未署昇元三年太歲己亥三月二十三日書按陸游南唐書烈祖本紀昇元元年十月丁亥封弟知證為江王十一月丁巳立姪景遷為桂陽郡公是景迨乃知證弟知諤之子而江上乃江王之謬也南唐書知諤傳僅云十子皆貴顯失載景迨名故遂以景為姓耳又按徐知證有廬山太乙真人廟記作于昇元三年云予撫江民之五稔則昇元初鎮江州者正是

宋季季梵仙詩刻跋

季季詩刻在上元縣錢竹汀宮詹收入金石粹編謂疑為趙孟遠昆季余按季季當為李季季河間府免解進士常集天文諸書號乾象通鑑寓居婺州貧不能達建炎末命本州給札上之既而天官吳師彥等頗摘其訛謬詔與舊書參用以季為將仕郎見於李心傳繫年要錄詩作於大觀戊子天文書進於建炎庚戌其間相去僅二十三年季河間人寓婺州婺與金陵程僅數百里亦自北至南必由之路也

張集思曠誌跋

右誌新出于妙喜山民家上下皆缺一二字疑出土已久為村

兩懷跋

三五

民規而方之無額亦不著撰者姓氏文曰張理次子集思釋仲家世載祖曠志張字上半已缺集思其名釋仲其字也又云丙午又四月丁巳生瑤祐丙辰四戊辰死丙午為淳祐六年所缺者蓋淳字是年閏四月己丑朔丁巳乃二十九日丙辰為寶祐四年是年四月為壬戌朔戊辰乃初九日釋仲年僅十一歲隨母兄過雪外氏而卒於雪又云母趙則趙氏所自撰忠惠家即松雪家也文有父子攸別語此志為理所自撰

跋尾

國朝三才錄
卷之四
三十五

精經堂金
石題跋

同治甲子刻于濟南寓水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書後

金石之學權與歐洪諸家其後雖不乏人要以我

朝為特盛

國初崑山顧氏秀水朱氏嘉興曹氏皆有專書乾嘉之交畢秋
帆阮文達提倡於上王爾泉錢竹汀孫淵如黃小松附翼其間
搜羅幾於無遺而冥心鉤考各是其說卒無定論也壬戌仲
夏小東仁兄忽出是編見示援引甚博折衷甚精足以補諸家
之缺而嘉惠後學矣舉業累人不獲細讀惟就南宮中鼎銘跋
後稍參鄙見以求是正焉學弟長洲宋祖駿倬度拜讀并識
金石之學我

朝為盛著錄之多難以枚舉顧攷證之難也以歐陽公之學而
西嶽袁逢碑不知集靈宮此劉原父所以云歐九不讀書也嘉

枕經堂金石題跋書後

定錢氏拜子民偽造也翁覃溪王爾泉阮文達皆以為真李松
殘字後唐石也錢竹汀以為漢石若金石萃編之誤尤不一而
足至近時所出八濛立馬勒銘陰營疑其不類今見小東先生
是跋適與鄙見相合精審如是書安得不傳乎時陰奉
命典試歷下撤棘後倚裝匆匆書此以誌銘佩同治元年閏八

月初七日吳潘祖蔭拜識

金石之學歐趙導源洪董衍緒迄於元明之間浸以繁焉然或
真贋相糅考摭不精至我

朝中葉古法物日出於土好古之儒接踵而起而辨其款識著
其瑰奇粲然超軼乎往代美哉富矣山東自翁阮兩使者提倡

黃馮易鵬 馮易鵬 佐之由是講金石者不絕以余所知如方子曉東
與吳子後學皆專門有述而曉東之題跋多已鐫刻成書余昔

年曾有志於是而從政以後更不暇為然讀其筆討之文輒為
欣賞不能置蓋其審古核而義理深非姝姝乎徒矜攷據者比
也爰書其集後如此越嶼宗稷辰

徵實之學莫如金石然錄成文而不見真本則譌舛難憑摸拓
本而未臨其地則存佚莫攷惟身歷其境手摩其文訂以六書
偏傍證以史傳事實用備掌故於斯為盛余昔守松江讀王爾
泉先生金石萃編所載一千五百餘通移建康世所稱漢校官
吳天璽紀功唐明僧紹元靖先生諸碑皆近在咫尺間九成宮
帖舊存南雍見於金石待訪錄久燬余曾拓本重摹勒石於府
學中此外碑揚所獲甚夥然困於簿書未暇究心也迨陳臬山
西家舜卿魏皆避地來晉云擬續蘭泉萃編蓋搜別有年矣幾
及千通獨闕黔首余乃出所獲畫界之中有貴州摩崖大字相

枕經堂金石題跋書後

傳為殷伐鬼方時書舜卿喜甚將以續編授諸梓惜未果茲讀
小東刺史金石題跋考證詳明評隲精確遠追歐趙近亦希蹤
蘭泉攷蘭泉成萃編時年八十有二余今年適與相符回憶數
十載風塵碌碌筆墨荒蕪而又不見續編之成也彌滋愧歉
焉同治甲子二月天津沈兆漢拜識

金石一

商立戈尊銘跋 王子梅大令所藏器

王子梅大令出一手拓藏尊銘文屬為審定予一視即定為商器蓋兩弓相背形中有一子立戈執艸形此與薛氏欵識中之周雙弓角盃銘文同薛云銘識典古全類商器予玩是銘之下有祖乙二字平列蓋商君之十一世即祖乙是器當其子孫為祖乙宗廟祭享而作兩弓相背以銘武功正如阮文達公所謂與執弓執戈矛族上立矢皆同一義且是器正銘尚有兩弓兩册之形與商時諸器象形無一不合薛氏標為周器又云全類商器亦未細為核耳程易疇云古戈字下作巾者乃木柄有根之形文達又云古云立戈形內之末每作三垂文疑古制必有物下垂以為飾如旌旗之有旒以今所得古戈驗之內末皆有圓空去秘甚遠別無所用殆鑿穿以懸示歟程阮二公之論如是足探六書之源薛氏所云執艸者未曾復釋以予觀之既云祭享之器則執艸當係蘋蘩蕒藻之菜類也予之此論足窺子氏千古之心足補尙功未言之闕質之大令不知以為然否

枕經堂題跋卷一

商象形爵銘跋 吳曉亭大令所藏器

吳曉亭大令手拓一爵銘郵寄見示上標周爵予審視之柱上作一雀形盃內鏤象彝二字予遂定為商爵蓋商器無不象形者宣和所錄爵文三十五斧爵斧象形車爵車象形中爵中象爵龍子象形卽子爵爵雷象爵爵亦無不象形薛氏所錄龍也誠以爵之字通於雀宣和錄云雀小者之道下順而上逆也俛而啄仰而四顧其慮患深也今攷諸爵前若囁後若尾足脩而脫形若戈然兩柱為車所論如此可知當日作器之本意矣大令標為周爵當由在夏日瓊在商曰畢在周曰爵諸論說故定之耳予則援據以上諸銘定為商器薛氏謂彝者法度之器非六彝之彝阮氏亦謂彝者常器也器之總名二公所論皆在釋商器文下商器故多有寶彝二字不獨周器層見疊出而遂定之為周也大令通訓詁學者還以此論轉質

枕經堂題跋卷一

商父丁尊銘跋 吳曉亭大令所藏器

右一銘文亦吳曉亭大令由東阿寄示審定予玩其腹內一銘如積古齋之爵父乙尊亞形中作格上三矢形父乙尊上於格左係作一尊形此則作二田字案說文雷字下有田字其古文有四田字二田字不等疊字古文亦訓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象施不窮也三代彝器故多用雷紋為飾宣和圖中亦有雷紋華二雲雷華五華形如兩節此二田字分為上下而上田字之上如另有首當係作器者象華上雷形聲口之上復作二柱之狀也此商人著華之名至於蓋內一銘亞形中明明作父丁二字蓋作器者為父丁之後取雷者為薦酒於祖而昭其澤物之功也亞形北宋以來多釋為廟室阮文達公則謂兩弓相背謂之弗經典中彌佛弗每相通假音亦近轉說文彌解曰輔也重也輔者以輔戾弓之不正者作器遺子孫當銘之以武作二弓在輔形者與執弓執矛族上立矢皆同一義文達此解極為精當予常取玩亞字之文大令精於六書者不知以予論為何如當仍質之

枕經堂題跋卷一

三

商立戈父癸觚銘跋 吳曉亭大令所藏器

吳曉亭大令由東阿寄一觚銘上亦標為周觚予一見即決為商器蓋宣和所錄周觚一十九器內皆無銘薛錄竟無周觚本朝儀徵阮氏搜羅可謂大備而積古齋本亦祇有招觚手執中觚二器然皆與商觚不似也宣和錄載商觚一十六器有銘者至十三薛錄亦有十三銘文阮氏雖祇得四而第一則即與此半面相同自來商觚之銘無一不有象形者此銘右方上即有立戈形下連父癸二字與阮本所收器同而立戈之下有二册字與商册册父乙册又同阮文達公謂兩册者紀君命也在禮有爵祿者始作祭器而爵祿之賜必受册命故周器銘往往有王呼史册命某某等語商人尚質但書册字而已子為父作則稱父以十干為名字商人無貴賤皆同不必定為君也文達

枕經堂題跋卷一

四

之說如此可以定為商器矣銘之左方有一亞形內有一守字一夫字亞字示武之意不必重申守字則知宣和錄中商守父丁爵銘同宣和云守者示其持盈守成善繼志述事之義易所謂守器者莫若長子也宣和所論如此予觀守下即接一夫字說文建首夫丈夫也從大一以象簪也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此銘守下即接夫字可見父癸之子孫示以守成之念右方立戈者所以旌祖功也二册者所以紀君恩也守夫者見子孫當為丈夫以守祖宗之業不墜也一器焉數字焉而諸善之義具備非商人象形制器不能決為商觚同人當為首肯爾

商孫觚銘跋

管子行之第玉甫本昆於友人處見一觚拓其銘屬為審之字
曰此商孫觚也上作一孫形孫之下加二點如祖字薛尙功云
孫者謂其為王父尸者也故有象於尸焉商尙質字多象形而
取義簡如此

商析父已解銘跋吳曉亭大令所藏器

右銘純作畫象上列析木之形下列孫子之形左下有父已二
字於六書亦象形唐元度謂湯時仙人務光製劍殖象皆嘉
禾垂穎之狀此銘析字字父字無不如此蓋商器也是時書
法未備不能不假物以寫其形然觀此亦可知書法源流矣商
之君二十有八世皆以十命名以已稱者惟一雍已言父已
則雍已之後為雍已尊酒來福而設甚明凡曰析孫子者皆貽
厥子孫歛之在我析之則在下意耳銘文渾樸非商之人不能
偽為予舊見是銘於積古齋本知張叔未有此器近日東阿吳
曉亭大令以手拓新紙見示不知即叔未所有否大令其寶藏
焉為鼎堂吉金文字之冠

商琕戈銘跋 吳曉亭大令所藏器

東阿吳曉亭大令以所藏吉金文字拓本十數種見示有一銘
文縱橫不過二寸上如獸面大令來書并云此器形似刀而短
似匕首而寬或戈戟類予曰此戈也細寫審視其銘非獸面乃
一周字其首三面為夔紋不計外其首先作一口字中如土字
下如口字與薛氏法帖開卷所載夏琕戈之銘周字乃鳥書除
去首尾正與此同而積古齋本中載商之琕戈形甚相類其餘
周器各字不可勝紀大致俱約畧可會蓋周即琕之省字辟父
敦銘足證周琕一聲古文亦相近也合夏與周前後周字比例
推詳予遂定此器為商琕戈云

枕經堂題跋卷一

七

周南宮中鼎銘跋 吳曉亭大令所藏器

周南宮中鼎博古錄有三器三器銘文如一此為吳曉亭大
令所藏器與三鼎銘文不同予就其拓本審視之得五十七字
其銘云惟十有三月初吉王寅王在寒師保太室王命太史括
懷土王曰中茲懷人內史錫于琒玉作臣今括里汝懷土對揚
王休命惟臣尚中臣用作寶鼎字畫精隱亦與石鼓同較之王
復齋阮文達二家所藏其篆法瑣碎不足法真相去天淵矣復
齋定為方鼎文達仍之鼎固可寶乎謂此銘文字尤足寶也大
令得此鼎後即增號鼎堂二字囑予刻一陰一陽二小印紀之
大令可謂知所寶已薛尚功云鼎為南宮中所作南宮其氏也
中其名也南宮為氏在周有之如書所謂南宮括南宮毛是也
前一鼎曰錫于琒玉集韻云玉琒小杯也如此予謂中得王錫
當其對揚之後即作此鼎以紀恩兼示後耳細玩銘意大致似
不出此大令學古功深尙乞正予陋而郵示之

宋偉度貳尹曰按逸周書呂他伐越戲方王申荒新至告以
藏俘惠定字註呂他南宮氏越戲方一作反虎方見南宮中
鼎銘明楊升菴謂南宮括即論語周有八士之伯适又克殷
篇有南宮召南宮百達顏師古曰召與忽同百達即伯達又
按中字即古仲字漢書人物表仲突仲忽作中突中召可証
據此呂他當是仲突而此銘王寅剛在獻俘三十日之後或
因功受賞遂銘於鼎以垂示子孫未可知也妄議如此實諸
博雅以為然否

枕經堂題跋卷一

八

周宰倅父敦銘跋

吳曉亭大令所藏器

周宰倅父敦共有三宣和殿舊曾藏之即呂與叔亦標為內藏也予於去年在厚載門得一拓本水澱過溼不甚明晰已即定為第三敦今吳曉亭大令自東阿郵寄一本見示惟拓精細乃知此器為其所得予遂案博古攷古二錄及薛氏法帖釋其原文云惟四月初吉王在辟宮宰倅此拓缺此字及薛氏法帖釋其原册命宰博古攷古皆釋周薛氏獨釋為宰不誤曰錫汝華朱字補之芾元衣束帶於筮革錫戈瑁戟彤矢用養乃祖考此拓缺祖考二字事官劓節僕小射底敷周稽首對揚王休命用作父考寶敦其子子孫孫永寶用計七十四字內缺三字剝泐半字蓋北宋距今六七百年鏗經兵燹非入水入土不能保全苔花鏽澀勢所必然祇就其完整之字而細玩之結構緊嚴筆畫精隱雅與石鼓文為近太

枕經堂題跋卷一

九

學為天下共仰之地朝夕拋擲所存之字早失原形何如得此而肄習之將以上追周史不遠矣然近日江良庭所書釋名疏證曾經經訓堂傳刻其篆法大有此銘意度以此更服良庭篆籀之學特深也考古圖在宣和以前其圖尚繪有蓋與前二敦無異至宣和已無之與叔成書在元祐七年距宣和纔一二十年耳而變失已如此後來牛首之鑄泗水之亡豈有定哉觀者當作煙雲過眼觀可也宣和錄載敦高六寸一分深四寸三分口徑六寸七分腹徑八寸七分容七升二合重七斤二兩兩耳有珮三足闕蓋銘七十五字較與叔所載以黍尺黍量校之微有異因其蓋已失故不錄惟言銘七十四字與余按銘所讀同薛氏載宣和錄云周者晉公子周悼公也悼公支襄之後故有用作文考寶敦之詞古者錫有功則必有彝器以紀其事且以

告於家廟焉如柜鬯一卣皆於文人是也卣飲器敦食器其為銘一也是敦之銘亦因用養乃祖考者謂此至於晉字宣和所無薛氏補之詳矣用養乃祖考呂與薛皆釋養為饌予審拓本仍從宣和之釋為長

枕經堂題跋卷一

十

周魯伯將父簠銘跋

王子梅大令舊藏 器今歸揚州汪氏

王子梅大令舊隨其尊人官游曲阜得一簠贈汪孟慈太守留其銘見示予為審視得十六字曰魯伯將父作姬叔簠其萬年眉壽永寶用魯國也伯其行次將其名也姬其氏叔其位也案魯哀公名蔣姬叔者周公也簠乃盛稻粱之器魯伯將父作姬叔簠者實是哀公奉祀周公宗廟所作之器也大令又有一拓本與此無二云尙藏於曲阜劉氏可見此器周時所鑄不少曲阜為魯公始封之國又為宣聖托靈之鄉典禮所在兵燹少經倘時搜采古物重器定當隨代而出蔣字今文有草頭讀上聲即兩切然實平聲子良切古文多無草頭並有寸字下文不獨篆隸中之縣牖等字然此將字亦一時無可取證予取宣和博古錄南宮中鼎第一器王復齋法帖孟申鼎之二銘中將字上

枕經堂題跋卷一

十一

半文以證之大令藏此拓本久所接博古之士亦多不知歷年大家所論有與予合者否

王子梅大令曰汪孟慈太守釋第三字為服字因此上下文義不能如尊釋之明確今釋將字則哀公名矣定為魯國祀周公器毫無疑也又一器係鼎銘同曲阜劉佩芝茂才得於耕地農者今不知仍存否俟訪之前器即劉子所贈鼎則須善價故未能得耳

周散氏南宮大銅盤銘跋

周散氏銅盤高八寸五分深四寸五分圍六尺四寸銘十九行行十九字初藏揚州徐氏後歸洪氏嘉慶九年甲子儀徵阮文達公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成此器尙在揚州迨歲丁卯雨淮都轉乃獻於

朝東南遂不見此重寶文達公因模鑄二器無微不肖一藏揚州府學一藏文選樓蓋數做造建初銅尺重刻泰山華山等碑且以存其鄉之舊有吉金遺範嘉脫後學耳予自道光丁酉鄉試至壬子每至江甯見揚州書賈携來拓本見售予嘗購歸以贈同學然其中有舊器原拓亦有重鑄新拓二者皆佳知者不難立辨自癸丑遭兵燹後文達二器則不知其存亡深悔前此所得新舊拓本俱以贈人既念江鄉文物之盛復思收藏古蹟

枕經堂題跋卷一

十二

之難搔首天涯屢經於邑今來濟上得交宮子行大令常與攷論金石實獲素心頃出此銘見示如逢故人子行蓋得之感城舊家予再三審視見其字畫渾樸氣味淵深即定為百餘年前舊器原拓誠屬可寶子行為之裝成屬作跋予遂以近今此器之遷變予身閱歷之盛衰而書以歸之至於孔廣森吳玉搢樊明徵江德量四公之釋文皆不細載江肇龍王昶二公之定為殷物亦無庸深辨矣

漢嚴氏吉祥洗銘

吳境字上
今所藏器

往見張世堂金石契所摹吉祥洗識內作一羊頭項尾足如窠
駝狀上有吉祥異體二篆字積古齋本會展轉據以編入壬子
客杭州同郡吳康甫貳尹又出一洗銘見贈中作一大羊上一
小羊如飛下一小羊如伏大羊回首作左顧之態右亦有吉祥
異體二篆字吉祥之下又有左氏作三字相聯大約作器者之
人也吳曉亭大令今由東阿寄一藏器拓本見示上亦作一大
羊項後花紋如負一小羊右方無吉祥二字祇有異體篆文嚴
氏作三字嚴氏者自係作器之人子遂定之為嚴氏吉祥洗積
古本載有嚴氏壺上亦有嚴氏作三字以此更知嚴氏為一時
鑄器有名者羊字祥之省漢人以此銘器多矣此則即以羊形
為羊亦猶商鐘即以鹿形為祿耳不第此也漢印中有姓馮名

枕經堂題跋卷一

三

虎者虎即作虎形千馬向上馬即作馬形則又當即是由類以
推已

合裝漢元延初二銅尺銘文跋

右元延銅尺上識長安銅尺卅枚第廿元延二年八月十八日
造共二十五字咸豐二年壬子梅大令得於都門此其手拓本
建初銅尺上款慮虎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共十四字
國初孔東塘民部得於揚州今藏衍聖公府此為黃小松司馬
舊拓本元延為西漢成帝第六次改元號二年乃即位之二
十二年建初為東漢章帝建元年號元延二年至建初六年相
距九十二載按其制度分寸無一不合乎遂合裝一册而作銘
於其後云西京元延東都建初九十二載制度合符是將上可
以度三代法物而下直至夫唐之開元天寶乎蓋以東塘民部
云建初銅尺與周尺同當古尺一尺三寸六分當漢末尺八寸
與開元尺同當宋省尺七寸五分當浙尺八寸四分當明部定

枕經堂題跋卷一

十四

官尺七寸五分弱當今工匠尺七寸四分當今裁尺六寸七分
當今量地官尺六寸六分當今河北大布尺四寸七分余之能
定者以有建初銅尺也又引郎瑛云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
尺與周尺同翁覃溪閣學云字嘗準此尺以度王莽時貨布及
漢時諸器無不脗合以此知建初尺與劉歆尺建武尺皆不相
遠而周尺之制亦可以類推明矣予謂劉歆為莽國師上距
元延二年纔十八年下距建初六年纔五十七年其所製當無
不同若由此二尺而廣推之上則因周而溯夏殷下則因魏晉
而測唐宋千載攷古之士安可不奉以為準繩哉二銘篆文方
正古勁與嘉興黃氏所藏元延銅銘同一可法始有先秦相斯
遺意於石刻中不在孔林墳壇祀三公山碑及嵩嶽開母少室
諸石闕銘下也習漢篆者當寶之長安三輔首郡慮虎漢書郡

國志屬并州太原郡顏師古注音爲廬夷蓋當時鑄尺分頒郡國各有其制以便遵行所云三十枚第廿者當由朝廷所頒郡國也無總數子數者當由朝廷所頒郡國依制做造人各有器隨便利用既無定數卽不贅舉也

枕經堂題跋卷一

五

漢黃龍元年鑄斗銘跋吳曉亭大令所藏器

石漢黃龍元年鑄斗銘亦東阿吳曉亭大令拓以見寄上云大富貴昌宜長樂黃龍元年李常造共十四字與積古齋本所載羊鐙銘同予乍視之疑爲由彼僞造及息心審玩字字古樸大方非漢以後人所能假托案黃龍元年爲漢宣帝卽位之二十五年是時象將變隸宣帝在位亦終於此然此二十五年中改元者則有七蓋本始四地節四元康四神爵四五鳳四甘露四黃龍則一此七改元中所存金石有可與此銘爲左證者地節二年揚董買山石刻也元康元年鑄斗也元康二年甘泉內者鐙也神爵四年齊安鑪也五鳳二年魯孝王三十四年刻石也甘泉上林行鐙林華觀行鐙也五鳳三年蓮勺博山鑪也五鳳四年東宮承燭檠也前入皆釋車官莫詳所在子則定爲東宮甘露元年谷口銅甬也甘露二年承安宮鼎也黃龍元年上林榮宮鐙也合之羊鐙不下十餘種字之結構皆係以篆爲隸新莽以後皆不及已何論魏晉昔歐陽文忠編集古錄自周以下獨無西漢文字追劉原父守長安始得行鐙與博山鑪模文以寄文忠是書始無遺憾誠以西漢文字不易得耳魯孝王刻石予自童年卽獲舊拓常時習之謁孔廟時亦曾摩抄其下至於鑪舉以上各種不過見夫宣和博古圖呂氏攷古圖薛氏阮氏鍾鼎款識及翟氏隸篇諸摹本安得如大令之以藏器手拓見惠則精神奕奕下真蹟一等其貺我不亦多乎然大富貴昌宜長樂七字漢雙魚四錢大洗亦有此銘不止羊鐙與此器也上林榮宮鐙亦有民工李常造等字李常造器亦不止見於此銘也合而觀之前之所疑今更大可釋然矣

枕經堂題跋卷一

去

漢曰憲月富鏡銘跋

王子梅大令所藏器

右古鏡銘三十四字曰有憲月有富樂毋有事宜酒食居而必安毋息爭瑟侍芳心志事樂已哉方宜常默字在篆隸之間稠疊古茂如漢祀三公山碑上字方勁鋒利又如吳天發神識碑上字字大不過三分而奇妙如此誠吉金中不易得之品也鏡之圓徑得建初尺七寸四分近跗處有十二乳乳之外有水波紋八道銘在水波之外外尚有凹凸邊闌二重細玩銘文深意雖善頌善禱而無富貴神仙誇大不已之氣蓋自有憲憲者有所欣也月有富富者有所餘也樂毋有事宜酒食安吉也居而必安毋息息總合上三事而言之也毋息者無一息之或間也竿瑟侍芳宴樂也下又結之曰樂已哉方宜常默者戒勿侈泰矜張也一鏡之銘而有道心如是雖非湯盤孔鼎純乎

枕經堂題跋卷一

七

聖人之學然恬退自守非深於黃老者不能當為西漢人作歟

王子梅大令於乙巳夏日得之濟上洵屬可寶其勿失

王子梅大令曰鵠性喜有益於心身之語此銘中宜常默三字尤切於鵠之多言故藏以為炯鑑茲得大雅注明真同心也服膺至深

漢四神宜子孫鏡銘跋

宮子行大令所藏器

咸豐十有一年夏東省大吏以南匪屢犯議築土圩於四關之外宮子行大令適奉檄領東方于役數月濠深而隄堅八月賊犯省城圍攻三日皆無隙可破大吏深許其能而同人亦交相為慶是役也大令不以為勞亦不以為喜喜其掘濠之日得一漢鏡耳暇日過從出以見示質地精瑩翠綠璀璨佳品也予遂拓其銘而以建初之尺度之圓徑得八寸一分文有四重最外一重為葛藟紋第二重有七乳而問四神乳取養人四神辟邪也第三重亦葛藟紋近跗處仍有八乳而問宜子孫三篆字於其中觀其制度玩其意旨大約厭勝迎祥頌禱生子而作大令得之亦此兆歟予近遊厚載門亦得海鹽張芑堂徵君小楷自書五十歲外得子洗兒詩五律三首上有三小印係摹鍾鼎彝

枕經堂題跋卷一

大

器中宜子孫三字字年四十六矣自乙卯子天之後至今膝下全虛予與大令為兄弟交儻俱因得此三字而即有熊羆之夢豈不快哉因跋古鏡漫誌瑣語連類及之閱者勿哂可爾

王子梅大令曰秋垞家叔得宜子孫洗生時雲弟今年十有一已通五經矣可取為證為子行賀更為兄賀

漢尙方宜孫子鏡銘跋

吳曉亭大令所藏器

此亦吳曉亭大令所藏拓以見密者銘字甚細亦在篆隸之間予爲繹云尙方作竟真人好方字模糊尙字尙隱約可辨下云青龍在左白虎居右長宜孫子吉方字下垂引筆過長如漢碑諸篆額字又如吳天璽紀功碑字又如漢隸楊君石門額命字五鳳二年刻石及成陽靈臺李孟初神祠等碑諸年字知漢代書家一時風尙不待真行體書而始有蟬聯映帶之習也然其初當由懸針文書鏡有六重近鼻之第六重有宜孫子三字漢尙方鏡甚多予以此遂名爲漢尙方宜孫子鏡鏡之外重如瓦當第二重如梳齒第三重卽銘文第四重以六乳而間龍鳳之形第五重亦如外重以建初銅尺度之圓徑得五寸八分

枕經堂題跋卷一

九

漢延年益壽鏡銘跋

吳曉亭大令所藏器

右漢鏡銘一亦東阿吳曉亭大令拓以見密者以建初慮戾銅尺度之圓徑得六寸一分乳文與邊共有四重銘在近邊之第二重大半模糊如饜饕雲雷之狀予爲息心繹出乃始可讀其字簡古方勁如宣帝所存諸銅器當是西漢人手筆新莽以後無此物矣銘云凍治銅華清而明以之爲鏡宜文章延年益壽去不羊與天母亟日光共二十七字漢鏡銘文本多用韻然竟有少一字至數字者亦有多一字至數字者不獨宋之博古圖明之丹鉛錄所載卽近時翁覃溪閣學兩漢金石記馮晏海孝廉金石索二書所載亦不下數十種也予收得漢尙方鏡一枚其銘尙方作鏡真天巧上有先人不知老此一句一韻也下復多一渴字以他鏡銘較之當是渴飲玉泉飢食棗之渴字何爲

枕經堂題跋卷一

十

附此一字於下或是工匠作範時隨意草率而成然宣和錄中鑑之總說云如尙方玉堂者用於奉御也宮禁奉御之物而苟簡如此殊不可解官民以下無淪已

漢尙方仙人鏡銘跋

壬戌夏日予於濟南市上得一鏡斑剝太多翠緒相間蓋入土已久不徒為漢時物也予就鏡面不能識真復倩宮玉甫手拓審視得十有五字云尙方作鏡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以他鏡銘證之嘗是渴飲玉泉飢食棗惟漢人作器殊不可解有韻之銘往往有單一字至數字者予解福厚齋刺史太康甄研文辟不二字亦引此刺史云漢人器上多歇後語宮子行大令云村野陶人何知文義祇取他人瓶甕上一二字以足其式不問其多與少也二說皆是宮說尤為近理予謂民間工匠可以隨所設施尙方之鏡乃宮禁所需官司所製豈亦任意而為邪如此則福說又長鏡圓徑得建初銅尺六寸九分文有四重外一重係花紋第一重即十五字也第三重為四神中間八乳第四重即近跗處乃方輪亦有十二乳中間十二辰字十二辰為篆文不甚精工銘文十五字則長體隸書有石刻中北海相景君碑意結構渾樸波擊古雅當為西京人手筆是乃予所寶貴爾

枕經堂題跋卷一

三

漢仙人佳鏡銘跋

右一鏡亦得之濟南市上圓徑得建初銅尺六寸七分上無斑剝亦無翠綠銅色近青鏡背花紋大小乳及十二辰皆與予前得尙方仙人鏡同銘則作佳鏡哉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浮游天下敖四海共二十八字字古樸又與前鏡各擅其勝也予乍見其質地堅滑疑為唐宋以下倣造不敢收購內子輩謂此乃收藏得地未曾入土之物故無斑剝翠綠今時古鏡甚多又何嘗不有潔淨完好者予以此說極有見識又審其隸法波瀾無六朝以下輕傳之遂如其值而得之而拓其銘文如此以待就正於諸同好

枕經堂題跋卷一

三

六朝神獸靈山鏡吳曉亭大令所藏器
 本中有方輪外四獸內二獸銘在外重之內銘云靈山孕寶神
 使觀爐形圓曉月光清夜珠玉臺希世紅粧應圖千嬌集影百
 福來扶共三十二字字有隸意如北朝張猛龍李仲璇鄭道昭
 諸碑又如南朝焦山瘞鶴銘文則徐庾派也予以其內有神獸
 遂定爲六朝神獸靈山鏡云

枕經堂題跋卷一

三

唐海獸蘭閣鏡吳曉亭大令所藏器
 唐鏡一枚圓徑六寸三分亦東阿吳曉亭大令藏器拓本內有
 海獸四外則銘文三十二字蘭閣曉鏡團圓曾雙比目經
 舞孤鸞光流粉黛散羅紈可憐無盡嬌羞自看字固全是唐
 人楷法銘與博古圖唐鑿質鏡相似又與張君房廳情集載前
 蜀王衍當眉鏡相似綺麗婉約大致出自晚唐人手筆也聞房
 蓋情此爲佳品

枕經堂題跋卷一

三

鼎堂漢官印拓本跋

吳曉亭大令所藏器

吳曉亭大令收漢官印甚富暇日拓以寄示予推玩真贋辨別雅俗就其佳者錄而藏之并為攷論於後

一騎部曲督案漢志大將軍有長史司馬皆一人職參謀議掾屬二十九人其領軍皆有部曲吳天紀三年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修允部曲督晉武帝咸甯五年除部曲督以下實任當銅印鼻鈕予舊有此印

一部曲將印案漢將軍之下有部部下有曲曰部曲者總言之也皆有領兵之任已見前說晉武帝太始元年罷之當銅印鼻鈕予舊亦有此印

一武猛校尉案建安中吳潘璋為武猛校尉魏曹芳嘗祀武猛校尉典章於太祖庭蓋魏有武猛中郎校尉或其屬歟當銅印

枕經堂題跋卷一

五

龜鈕

一假司馬印案漢志軍假司馬為軍司馬副貳班超曾以假司馬使西域偉哉行也千載之下令人視之有投筆而起之意當銅印鼻鈕

一別部司馬案軍司馬比千石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當銅印鼻鈕

一軍曲候印案大將軍五部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軍曲候秩六百石其位卑矣觀者勿認作侯字而以位五等封也當銅印鼻鈕

鼎堂古泉刀支跋

吳曉亭大令所藏器

吳曉亭大令寄來手拓古泉刀支四種一為周初寶貨錢以慮僥銅尺度之圓徑得一寸二分肉好俱有周郭右有寶字左有貨字係蝌蚪文周自宣王史籀作籀文之後列國諸器文字皆用籀文此作蝌蚪形當是宣王以前物案鄭樵通志六書略古今殊文圖云周圖法有貨字是周初錢合之荀悅漢紀所載周制錢有文外國函方周初之錢可定矣後有景王寶四貨寶六貨大錢亦蝌蚪文後宣王二百三十四年而仍不用籀文者亦廣國初之制而承其遺文耳

又有新莽契刀錢一以慮僥銅尺度之錢長一寸二分刀長二寸正合漢書食貨志莽造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也錢文左曰契右曰刀下面刀曰五百蓋此一刀可當錢五百也小篆精工輪郭美好雖曰常見可寶矣

枕經堂題跋卷一

美

又有新莽錯刀錢一分寸與契刀同錢文上曰一下曰刀皆以黃金錯成下面刀曰平五千平直也言此一刀可直錢五千耳文製精工美好亦如契刀宜乎張衡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所贈如此所報如彼貴之也予嘗謂祖龍新莽心跡事業不可問獨其小篆茂密神秀流傳金石足可垂法千古蓋斯邈歎雄為之也梁鶴鍾繇之於譙郡又其下已我是以思周宣中興有方叔召虎以揚休烈史籀直筆石鼓奇文至今鸞翔鳳翥珊瑚樹尚燦爛於國學大成門之間嗚乎盛哉高無並歎

又宋徽宗御書大觀通寶錢一以慮僥銅尺度之圓徑一寸七分蓋折十錢也攷大觀錢更有當五當三當二又有小平錢台

之崇甯通寶皆御書書史會要云徽宗行草正書筆勢勁逸初
學薛稷變其法度自號瘦金體予謂徽宗之書全學褚河南較
之同州雁塔二聖教序直是一鼻孔出氣觀政和宣和所有標
題書畫更可槩見予藏安素軒摹宋徽宗高宗禊帖二種徽宗
結構全倣河南倪寬傳贊樂志論枯樹賦諸作於原刻全拋也
高宗則直接右軍矣天水多才至王孫孟頫獨開有元一代書
家之派然本宗二王說者又謂原本思陵信乎

新莽龍鳳厭勝貨布文政宮玉甫所藏物
宮玉甫於濟南市上得一新莽貨布拓其文屬爲審定予以慮
僂銅尺度之長一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圍
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分寸一一與漢書食貨
志同蓋直貨錢二十五也其文右曰貨左曰布小篆勁秀與各
布同獨其背面右有龍形左有鳳形模範精緻爲他布所未有
博古錄載封演錢譜漢武造銅錫白金爲三品一曰其文龍二
曰其文馬三曰其文龜錢之有禽獸之文漢制始久然歟初氏
吉金錄載有龍鳳大錢圍徑二寸二分歸入厭勝品予遂定此
布爲龍鳳厭勝貨布云

北周五行大布文跋

高玉市所藏物

玉甫又出一錢見示以慮僦銅尺度之圖徑得一寸二分其
文上五下行右大左布蓋五行大布也後周書武帝紀保定
元年秋七月更鑄錢文曰布泉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建德三
年六月壬子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與布泉並行予玩其
文作玉筋篆精工勁秀與新莽各泉布無少差別周時用專文
物號令相傳俱出蘇綽之手此或其遺筆歟是時詔書至使諸
文臣摹尚書詰命亦可謂好古者矣宜金人馬定國疑周宣王
石鼓謂為宇文之物也

唐西平郡王造象銅座記跋

吳曉亭大令所藏器

唐西平郡王李晟造象佛座題記亦東阿吳曉亭大令拓以見
寄佛象乎未見此佛座四圍題字有云大唐貞元三年三月四
日佛佛子李晟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造象一區因緣供養等
成正覺共三十六字所字似取字耳過少造象盛於北朝魏齊
沿於隨唐此字字兼分隸亦學北朝風範無一點虞褚圓長嫵
媚習氣唐吉金中不易得之品也攷李晟由左清道率晉爵西
平郡王新舊唐書與裴晉公所撰神道碑文略有異同此為貞
元三年時年六十一歲去其薨時儘六年耳造象是為其八世
父母求福次年果奉詔為晟立五廟以晟高祖芝贈隴州刺史
會祖嵩贈澤州刺史八世雖不能除其及身四世之福得矣宜
元和十四年一迎佛骨咸通十四年再迎佛骨君臣上下尤而
效之不已哉然元和之迎越歲即有陳洪志之禍咸通之迎不
數月而上即崩事佛果能得福歟大令講我法者存此以為經
千餘年而不遭水火之劫金剛不壞如彼法所云是為難得耳

懷甯 方朔 小東

金石

舊拓周宣王石鼓文跋

周宣王石鼓文為其時太史籀作不待前人定其為是後人論其為非而遂生疑惑於其間也予習金石文字久凡有三代兩漢原物留於今及拓本傳於世者數十年來搜求與鑒閱不下數百種所有周時鐘鼎彝器款識其篆文無一不與石鼓小異而大同蓋秦漢以前皆漆書起如一金與石之鑄與鑿筆畫渾古皆倖也自漢以來甄豐定為史籀之書而唐之蘇勗從之其後實蒙張懷瓘亦謂為宣王獵碣不止杜草韓三公之形於吟詠始無異辭惜自歐陽文忠三疑之後遂起爭端然或指為

枕經堂題跋卷二

一

枕經堂題跋卷二

二

文王成王時物秦人時物悉有附會亦不甚遠獨金人馬定國謂為宇文周時之作蘇綽所書則固不思而妄為臆度無論鼓文中之日惟丙申非大統之十一年十月陳倉石鼓山已見劉昭續漢書郡國志注而宇文用事文物號令俱出蘇綽之手綽為蘇勗曾祖家庭傳述豈有不知其是與否而仍稱之為史籀書耶馬定國以為山字畫攷之云爾亦無論大統十二年蘇綽已卒即據今所存字畫時保定元年之所鑄布泉及五行大布等錢並各錢範之玉筋小篆其精工勁秀不過與新莽諸制作爭勝即周初之寶貨周末之東周諸錢文皆不及况石鼓乎六朝以後善倣古者無過宋徽宗予嘗見其政和祭器窳識數種其銘與字皆摹古鼎彝乍閱亦屬可喜細審之下厚薄判然矣近時王夢樓太守謂鑿書如審音切脈知音者一傾耳而識官

商知脈者一按指而知寒熱門外之人盡其智量無從擬議何子貞太史嘗稱其言子亦然之馬定國謬鑿如是焉得不稱為門外之人乎予童時曾見吾鄉鄧完白山人油素雙鈞宋榻本於雲衫上人處約有四百五十字精神湛然予之此本乃三十年前所得亦有二百六十餘字蓋亦百年前物拓手尚精其字剝落雖多而就其完者玩摹之結構如生點畫如注誠如孔顛軒太史所謂勁者山立柔者禾垂行若奔雲止若據槁一字之內左右相生一簡之中稀疏適歷固當遠超二李近軼兩徐者矣欲學篆書舍秦刻閒架此鼓筆畫奚從哉

本朝工摹於此以完白山人為空前絕後蓋能得其樸老渾逸之妙繼此者張皋文翰風兄弟吳山子陸祁孫諸君子亦稱能手他人雖有臨寫筆單氣弱烏足與道金石勝處石之原制似

枕經堂題跋卷二

二

鼓非鼓所謂大方無隅在今國學大成門內左右障以紅柵其外則高宗純皇帝重勒之本意在禁人摹榻原刻子至都門必摩挲其下丙午夏日曾作二詩紀事嘗謂子猶幸生今日得見此二百餘字之遺文三千餘年之重寶儻再過三千年後豈猶得如今日躬逢其盛歟泰山瑯邪之碑五鳳居攝之石子是以每過齊魯諸地而亦低徊不置云

附國學大成門內觀石鼓作

少日摩挲史籀編遺蹤專訪

壁雍前一歌關繫先王器十鼓如看縱獵年貫柳穿魚詞麀

采攻車同馬意精堅分明吉甫清風筆何異剛存六月篇

九鼎漚沈响嘯訛三朝法物此無磨試擊鼓揚威意直懸

登山刻石多南渡可憐傳一馬洛陽亦自臥銅駝
聖朝珍情尤摹副講切橋門近若何
花松岑太宰師曰即以字畫折倒馬定國旁通曲引無一不
確鑿動人此方是補千古之遺破萬世之惑也

枕經堂題跋卷一

秦泰山瑣石刻合裝拓本跋

千古小篆之祖自推李斯唐之李陽永宋之徐鉉元之趙孟頫
楊桓吾衍工則工矣而渾樸逾古可得三代鐘鼎及岐陽籀
之神者千數百年竟無其手吾邑完白山人出則獨空前古蓋
結構一本秦相波折頓宕又能參以碑頭瓦當故與三代金石
之文暗合而能遠紹上蔡絕學心傳也予與山人同里我生之
初已距山人之歿十二年迨東髮受書知究小學更不能親其
聲歎程衡衫明經師釋雲衫上人皆受業於山人之門數十年
二公皆在吾邑西門外山下予於暇日嘗造廬親訪叩其所習
俱云先研許氏之學次究秦相諸刻然後出入古今則得矣是
時予於秦中帖賈時為購訪不過以鄭文寶釋山重刻本塞責
繼得申屠駟會稽重刻本皆不當意雲衫上人乃出山人油素

枕經堂題跋卷一

四

手鈎泰山石刻廿九字見示喜不可言遂常臨傲繼又出瑣
臺石刻鈎本復並臨之自此知山人篆學在是三十年來總以
未得原拓舊本為憾咸豐癸丑避地濟甯代有收藏之家因廣
搜羅則前之原拓二者皆得惟泰山當日二十九字於乾隆庚
申已燬於火剩有殘石二片計共十字嘉慶乙亥始為蔣伯生
大令因培繩玉女池而出予今所得即此本字雖所存無多耳
而校之聶刻梁刻相去天淵已瑣邪臺石刻在宋趙明誠已誤
傳蘇文忠公令廬江文勛模刻然是刻在超然臺上相距尚百
餘里與此無涉趙君為諸城人何遠詭聞乃爾予之此本神味
完定當是數百年前舊拓阮文達公嘗謂碑字高跂足始可及
拓時須天氣晴朗否則霧重風大拓不可成此拓墨乾字顯當
是拓者得意時作尤可貴也惟念秦石刻六之零燬石久已無

聞繹山會稽後人翻摹多不足據獨泰山與瑯邪臺二石雖有殘佚而原物歸然獨存祖龍上蔡君臣事業不可問留此二石豈非斯道之幸歟瑯邪臺予從軍至安邱于役至膠州皆未能枉道一訪泰山則予曾信宿其上摩抄碑下者不置今乃並此二拓合而裝之以存秦相之蹟以見山左碑刻奇富冠於天下朝夕懸玩藉可得完白山人篆書入古之妙惜雲衫上人早經化去衛衫師於癸丑避賊於鄉八旬老人又驚悸以死皆不得見予搜羅之誠收藏之裕為可惜也為可歎也

枕經堂題跋卷一

五

秦瑯邪臺千秋萬歲殘瓦跋

吳曉亭大令所藏物

六月初二日吳曉亭大令由東阿寄來瓦當文半面見示云此瓦得於諸城瑯邪臺下子一玩之祇有千萬二字平列當是千秋萬歲四字之上半截案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作瑯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則臺必有瓦自漢及今無人著錄

不朝搜尋秦漢瓦當最富者除林同人所得片瓦不論外乾隆間如朱楓近漪廣為采訪後來畢秋颿尚書王述庵少冠先後官陝西一時從遊之士如程明經敦趙文學魏錢別鶴坵俞太學筆修申大令兆定張舍人墳宋學博葆醇孫觀察星行搜剔摸拓文字不同者不下五十餘種而秦瓦於灑水燕談錄載羽陽千歲四字為秦武公羽陽宮瓦子未見其拓本若近漪以下審定為秦瓦者有衛字瓦蘭池宮當瓦長生無極瓦維天降靈

枕經堂題跋卷一

六

十二字瓦以外則無聞焉或因項羽入關一炬之下祖龍宮殿皆為焦土其瓦遂所存無多歟此瓦為瑯邪臺瓦定是秦物無疑蓋始皇殘暴二世奢侈東巡興役民怨極矣一亡之後其遺基殘榭誰復重修所以數千年後聽其與刻石自為僅存耳大令得此足可補近漪以下諸公之缺已漢瓦亦有千秋萬歲字出於漢城申程二君引三輔黃圖王氏宮殿記例以長樂長生定為萬歲宮萬歲殿之瓦予謂千秋萬歲乃始皇自稱始皇一世至萬世誇大自矜之意漢人沿之亦取其吉祥如商周以下諸器款識不曰千萬年即曰子子孫孫永寶用也如必指為何宮何殿之瓦瑯邪臺下豈有此宮殿哉據此可破前人有長樂字即是長樂宮有未央字即是未央宮諸說之泥惟萬係蟲象形下歸說文公部去足蹂地也上係古拱字從手從又說文

竦手也亦象蟲之前足形今萬字竟用艸頭已變隸體程邈作隸無從攷證觀此萬字可見秦人隸意秦十二字瓦中有延元萬年萬字亦艸頭乃篆也今竟作艸頭又可見其為秦人之隸無疑矣子審此瓦為之狂喜聞崇雨胎中丞曾得其全已未謁見中丞時亦曾聞之未見也瓦面千萬二字無泐予以建初銅尺橫度之知全瓦圓徑得八寸有奇漢瓦中亦有平列延年二字半瓦平列上林二字半瓦下皆有闕程繇齋云是二瓦皆非殘缺乃瓦當中具此一種適用耳此千萬二字却非全文不得以彼例此大令亦拓長樂未央四字瓦見示此常有之品已見予秦漢三瓦研背文跋茲不復贅云

秦漢三瓦研背文跋

以秦漢瓦當為研唐宋以來亦曾有見明初王禕忠文公集然其瓦文即歐趙洪三家均未著錄渾水燕談錄研北偶談長安圖志東觀餘論約畧見之未富也

國朝康熙年間侯宮林侗游甘泉宮陞得漢瓦文曰長生未央其弟信作甘泉瓦圖記一時知名之士為文賦詩者幾徧宇內故錢唐張潮刻為

昭代叢書之一以紀異亦未富也迨乾隆時朱楓近漪以其子官關中得瓦當異文十六七因作秦漢瓦圖記程敦彝齋客西安與其友趙文學魏錢別駕培俞大學肇脩申大令兆定登山臨水披榛別蘚搜羅共三四十種各為成書瓦當文字遂大顯於世畢秋颯尚書王述庵少冠先後撫按陝西一時幕府之士

如張舍人頊宋學博葆醇孫觀察星衍皆為訪求摸拓助其纂述至今讀關中金石記金石萃編諸書無不謂為唐宋元明以來未有之作富之極矣予自幼即好古金石文字凡有以上諸公所拓皆為購求摹寫壯遊南北所見亦不下數十種一見即能辨別真贋者摹寫之功深也三十年來先後亦得兩整瓦一半瓦均已成研遠近同人多寄書屢索拓本予應其求不能不題數言於後因綜敘其源委攷其年代錄於文後藉以就正我同好云

一秦長生無極瓦面質黝黑兼赭色研工於背琢為荷葉捲狀卷之高處即為池受水以慮饒銅尺度之圓徑得七寸四分程繇齋云長生無極瓦自咸陽以南渭濱而東直抵灤山北麓廢堡陁間往往得之故土人目為阿房宮瓦王述庵少冠云瓦

當制度大小行欵約畧相等其工整有法則當時士大夫之書也其低離破碎者則出於工匠之人也子玩此瓦篆文圖勁精美非上蔡之手不能琢以為研何異日登泰岱之顛琅邪之臺而近對丞相斯石刻摩抄不置耶羽陽千歲之璽足以敵已四百年後之銅雀更可勿論

一漢長樂未央瓦面質純黑不兼赭色研工於背一半琢為捲荷葉狀葉上下共綴大小九螺為水介潤澤不枯耳葉捲處即為池受水雕鏤天然殊可愛玩其受墨處堅潤平細竟如老坑歛石更足奇也以慮僂銅尺度之圓徑得八寸四分孫洲如云此瓦秦漢宮址皆有之程彝齋云蕭丞相因秦興樂宮在長安鄉故治秦宮而易名長樂即取樂未央之義以銘瓦再作宮於西南隅遂以未央名之觀古人銘器歛識不曰千萬年即曰子

枕經題跋卷一

九

子孫孫永寶用可見吉祥語意靡所弗施矣淵如之見以為秦漢難分彝齋之見定為漢物然在秦曰興樂在漢曰長樂無論後改未央當是長樂宮瓦也字勢亦如長生無極想漢初文字一如秦之舊制云

一漢長生未央半瓦想出土時有所殘缺研工遂相其勢而琢之耳瓦質青蒼亦兼赭色面池如偃月周圍作古雷字回環紋意取澤物之功以慮僂銅尺度之圓長得六寸八分橫寬得五寸五分外圍已失難定本來尺寸朱近滴云此瓦得之涪化甘泉宮故基案三輔黃圖甘泉宮一名雲陽宮作自秦始皇二十七年增於漢武帝建元之時子玩其文古樸渾厚正如翁覃溪閣學所云篆初變隸字在篆隸之間莫為武帝甘泉宮瓦無疑歟惜長末二字有殘缺得使林吉人稱其美於前是為憾爾

漢河間獻王君子館甄文跋

漢河間獻王君子館甄二字舊得塌本二於道光乙巳得之都門琉璃廠市上旁有苗學植小印知為苗仙靈明經舊藏手拓一於咸豐丙辰訪謝心如舅岳於大名縣任因見高奇泉廣文羅珩於學署得其手贈拓本是時並出三甄見示其一甄陽文凸起中隔二畫與苗本不大相遠其一甄字已泐盡僅存其影側面方花紋全在予詢廣文廣文云是其舊官河間學博時與劉子重廣文同官肅甯約共搜訪子重得六甄其一係曰華二字五皆君子子得三甄皆君子其一字面盡泐者以邨人不知愛重砌為龜臺年深日久磨蝕殆平爾子玩各甄之文渾古簡勁皆在篆隸之間西漢石刻世不多見自來收藏家寶重莫過孔廟之五鳳二年刻石獻王為漢景帝子德封於景帝前

枕經題跋卷一

十

二年薨於武帝元光五年下距五鳳將及百年矣是刻可貴此甄不更可貴耶案三輔黃圖河間獻王德築日華宮置客館三十餘區以待學士子重廣文所得日華二字甄當即此宮所用君子館當即二十餘區之一惟舊閱河間府志中載毛萇墓前曾得石志有明道於君子館設教於詩經邨之語可見獻王諸博士皆居是館脩學好古實事求是誠如漢書所云然而美惟大雅卓爾不羣又宜孟堅一再詠歎稱之不置也子見各甄子字末筆皆左偏斜直王子梅貳尹有一拓本乃先右曲復左上又下曲委婉稠疊如鈎之折又係雙鈎不知何人所藏所惜日華二字予未得其拓本耳君子館聞在河間府北二十里堡左右至今尚沿其名他日北上當枉道以尋之
花松岑家宰師曰前見小東以此二字蔡襲舊拓其古雅

宜人初未見其拓本也今閱此本更闕此跋彌增瑰麗矣然非貴穿西都學故何能臻此宏我漢京殊深欣服
王子梅大令曰舊藏君子館甄拓本二紙一為仙露贈一字皆雙鈎字末筆勾如弓者許印林所贈云亦仙露貽者甄文雙鈎者甚希而子下多一鈎篆隸古法亦罕見印林有六君子館甄拓本一幅題跋亦詳當函屬鈔寄以備君續攷也

漢元狩嘉禾紀瑞刻石跋

漢元狩嘉禾紀瑞刻石宋元以下及近今諸名家著錄之書皆未入子於癸丑避地濟甯得於南門市上西紙舊拓未經裝褙以建初銅尺度之縱橫皆寬一尺五寸而左角上方無字處微有剝泐其式似覺稍圓文共六行首行嘉禾九穗四大字字之收縮波擊計約三四寸不等後五行小字字約一寸有餘每行八字末行係二字二行泐蝕王字北都鄉四字尚可辨識與首行大字皆低六寸文云元狩二年秋北都鄉勸農官王守北都鄉五大夫宋辰率民衆大合樂會三日已紀瑞共三十四字字皆逾古沈厚當非漢人不能攷元狩二年為武帝即位之二十一年其前一年以郊得一角獸遂改元曰元狩守由篆趨隸之省猶之秦刻以開爭理說文作巨乃以之省也北都鄉不知為何縣所轄前後漢書地理志郡國志三輔黃圖雍錄長安志皆未一敘亦自漢有天下以來凡鄉六千六百二十二圖籍散漫無關記載遂不必一一錄之歟百官公卿表載漢之縣令長皆秦官然縣所轄鄉不一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二亭一鄉鄉有三老百官志載凡縣各署諸曹掾史諸曹署如郡貢五官為廷掾監鄉五部春夏為勸農掾秋冬為制度掾此云勸農官當即縣發之勸農掾也五大夫者亦漢因秦制以賞功勞有爵二十級一曰公士顏師古曰言有爵命異於士卒故稱公士也五大夫師古曰列位從大夫九曰五大夫師古曰大夫之尊也十九即關內侯二十即徹侯徹侯即通侯列侯此云五大夫者即曾得爵九級之人也何義門讀書記有史記高祖本紀令諸大夫曰句下下卷詔書有云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元禮

諸大夫當謂此也云云以予觀之此勸農官即縣中所遣以監鄉如後之監郡監州今之州同州判縣丞巡檢也五大夫如今之議敘職銜軍功頂戴古之令丞與元禮今之地方官亦不能受其統束也王守宋辰皆人名其率民衆大合樂會飲三日亦猶今得瑞事縣遣一官以與鄉間諸父老共為燕樂而記一時之盛也自有石刻麒麟鳳凰黃龍白鹿甘露嘉禾木連理紀瑞圖識多矣未有如此之官民並載風尚宛然足以稽往古示來今耳西京文字向數五鳳此更前六十五年則安得不駕諸碑而上之惜乎歐陽未曾見此也惜乎北都不知今在何所也

漢地節買山石刻跋

地節買山石刻二十五字云地節二口正月巴州民揚量買山直錢千百作業口子孫承寶其毋替中泐二字地節二之下當是年字業下泐字不可測矣此拓子於咸豐辛亥遊杭州得之吳山市上賈人云石出西蜀近日湖州錢氏得而攜歸子玩其字結構渾樸波磔勁拔意宕篆隸之間與五鳳二年刻石不相上下此為後出尤極明顯可愛惜乎藏之於家終恐湮沒不如置之西湖之上南山之顛或托忠節以傳或藉高峯以永如山左近得諸石多移孔孟廟庭耳地節為漢宣帝二次改元二年即即位之六年下距五鳳二年適十二年玩其文字宜乎波瀾莫二也

舊拓漢魯孝王刻石跋

石魯孝王刻石舊拓本予於童時得之里間帖買字凡十三無一字不渾成高古以視東漢諸碑有如登泰岱而觀傲嶽諸峯直足俯視睥睨也字在篆隸之間五鳳二年為宣帝五次改元波磔結構不異予夙所見元康元年鑣斗元康二年甘泉丙者錄神爵四年齊安鑪甘泉上行鑠林華觀行鑠五鳳三年蓮勺博山鑪五鳳四年東宮承燭鑠甘露元年谷口甫甘露二年承安宮鼎黃龍元年上林榮宮鑠年鑠諸吉金文字誠足接篆之後開隸之先二十餘年風尚可慕也惟西漢都長安三輔之間祇見吉金流傳而靈光巋然反讓尼石獨峙於闕里耶此為舊拓當是二三百年前物膠州高氏摹本不能得其十一予於癸丑謁孔廟嘗摩挲石前久之謂其不異精堅古玉何竹垞老

枕經堂題跋卷一

五

人目為篆又定為碑金石錄又謂為翻刻之石皆不可解也

漢居攝壇壝石刻二種跋

漢居攝壇壝篆書石刻二題上谷府卿壝居攝二年二月造十三字一題況基卿壝居攝二年二月造十二字予於癸丑謁孔廟親見其制如石龕崇一尺廣二尺凹其中以鑿字字分四行篆法古婉曲折筆畫多寡隨勢為之不拘拘於縱橫方格也相其手筆在漢篆中超出嵩山少室開母二石闕之上周鼓秦刻而後此為後勁惜剝蝕過甚佳揚難得此拓本乃王子梅大令隨其尊人宦遊曲阜時洗滌其石而用精紙妙墨以成故顯明精潔勝於他本習漢篆者當寶之石舊在孔林雍正十年移置城內廟中上谷郡名上谷府卿丞也況基縣名況基卿縣丞也漢志應劭之注可推其制魯相謁孔廟殘碑有云東海況基人五字則東海為郡況基為縣又可知矣歷來載此刻者皆云祝其成就此拓審視明明水旁繼閱馮晏海中翰所摹舊本與余鑒同遂喜而深信不疑古來祭祀有用木為像者有設壇以祀者惟西漢皆立壇趙德甫亦曾云

枕經堂題跋卷一

六

新莽天鳳三年石刻跋

新莽天鳳三年石刻以漢尺度之崇約一尺四寸寬約二尺共
七行行有闕每行五字始建國天鳳三年二月十三日萊子侯
為支人為封使儲子良等用百余人後子孫毋壞計共字三
十五亦係以篆為隸結構簡勁意味古雅石在鄒縣南臥虎山
山下二千年幾無人問嘉慶丁丑士人孫士容王輔仲見之與
滕縣顏君逢甲送入孟廟雖不能如孔廟五鳳二年刻石之高
超渾古要亦遙相輝映為西漢隸書之佳品萊子侯不知何人
上為字乃去聲為其支人為封乃封樹之封如史載建武祀
泰山使奉車子侯為封高一丈二尺之類為封者作封也為
支人為其宗支之人作封也儲當為諸使諸子良等良乃諸
子之名良等者良率各諸子也余即餘省用百餘人諸子用百

枕經題跋卷一

七

餘工人以作此封也未乃警戒如子孫永寶用之意字固明顯
文亦不甚含糊何顏君以為封田贍族戒石而吳荷屋中丞之
筠清館金石錄又據而信之不易耶

斌笠耕少寇曰西漢有五鳳二年之石在孔廟孔廟可謂獨
步不意金人高德裔之後又有得此石送入孟廟者石之制
度相同時之晚季亦相同可見物必有偶孟子之所以為亞
聖也舊藏此搨了不得其解今見此作如讀漢唐箋疏矣

宮子行大令合裝新莽天鳳三年石刻東漢文叔陽食

堂石刻卷跋

子避地北來以家僑居濟寧者六年附近兩漢石刻搜羅殆徧
最嘗者為嘉祥之武梁祠畫象題字心摹手追所臨不下數百
本為其以篆為隸體頗近古耳其次近平此者為新莽天鳳三
年石刻及東漢石牆邨石刻文叔陽食堂石刻筆畫精勁皆足
與孔廟之五鳳二年石刻繼美子初得武梁祠題字曾集為楹
帖百數十聯繼得食堂石刻亦集二聯蓋學行故里文貴明廷
文史道貴春秋月明以贈李芳谷茂才也子行大令年始逾冠
而好古過我頃以此二刻拓本裝為一幀亦以其類子去夏督
兵過鄒曾見二石於孟廟惟食堂石刻尚在魚臺馬鏡橋家人
事變遷久亦恐致湮沒子行乃好事者他日儻遇充濟其當如

枕經題跋卷一

六

黃小松司馬之謀武梁祠石盡將魚臺各石並移於孔孟之廟
則古人文字之精靈不磨而子行亦必千古矣然予與子行亦
當共勉之

漢開通褒斜道石刻跋

漢永平六年開通褒斜道石刻在今陝西褒城縣北石門字凡三段共十六行每行五字至十一字不等據曼書後當日原文係一百五十九字今之拓本後缺三十二字蓋摩崖而作年深日遠山石崩摧無怪其然攷永平為明帝即位年號東漢之書此為最先何晉唐以來皆古諸家皆未採及歐趙洪三家亦未著錄迨宋紹熙甲寅已一千一百三十三年乃為南鄭令晏袤所得物之晦而復顯竟爾如此之久地之愛寶固若是耶玩其書勢意在以篆為隸亦由篆變隸之日渾樸蒼勁前之魯孝王石刻天鳳石刻後之祀三公山碑延光殘碑裴岑紀功碑沙南侯碑李苞開通閣道題名均不及遑問其他明以前無人肆習此體近則錢塘陳勇生司馬心慕手追幾乎得其神駿惜少

枕經齋跋卷一

九

完白山人之千鈞腕力耳余於童時即得一本常摹之亂後失去以舉業累人其病正與粵生同此本為宮子行大令所贈亦舊拓裝潢展挂如對故人祇一行作吏更無望其有進矣曼氏亦謂此刻去西漢未遠故字畫簡古嚴正觀之使人起敬不暇畢秋颯尚書又謂其體界篆隸之間甚方整而長短廣狹不一錢竹汀宮詹又謂其文字古樸三公賞鑒無間古今當合錄之以證余之鄙識惟李苞題名末云通閣道此云橋格尚書云閣作格古字通而翁覃溪閣學乃云閣字本非其意格則枝架之名此格字當為正然余細釋刻中本文及曼氏釋文內作橋格六百三十三間大橋五則明明為橋閣矣閣學之說可並載而亦可實信其非正義云

漢永元石刻跋

漢永元石刻七行唐宋以來皆不見於著錄蓋嘉慶二十一年魚臺馬寄園孝廉^{邦玉}始得殘石於鳧山前寨里井闌邊乃三行也次年其弟臥廬^{邦舉}又訪得石之後半於井北人家係四行兩石合之竟成完璧予按其搨本觀之四面高起有闌字刻凹處與近日出土之天鳳三年石刻建康食堂畫象題字石牆邨石刻諸制相同而字之方勁古秀隸兼篆體亦與之均誠足與魯孝王石刻並為山東重寶所異者未有弟兄並立四字永元至今千七百年寄園得之於前臥廬足之於後亦是弟兄並立儻徵志恠之談不與闕里志稱孔子家壁示秦始皇開戶據牀等事符合乎特時代荒遠當屬附會文不雅馴縉紳亦有所難言然亦不得謂竟無其事也後漢書郡國志注鍾離意相魯

枕經齋跋卷一

十

於聖人廟中得古文策書曰亂吾書董仲舒治吾堂鍾離意壁有七張伯盜一博物志載衛靈公葬得石槨銘曰不逢箕子靈公奪我里漢滕公求葬得石亦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理之所無數之所有識緯推算不可不信近於道光三年直隸真定府元氏邨民劉黃頭掘地得一石為唐宣城縣尉李某之妻賈氏墓志銘末行有刻後一千三百年為劉黃頭所發十二字劉不識字銘文亦一手所書今石移植元氏縣署合唐建中二年至道光三年雖有小差而黃頭掘石實無訛誤高寄泉廣文前談明嘉靖七年武強人王洛州掘地亦得隋河陰太守皇甫興墓碑後有吾葬後一千三百年破王洛州發之十四字年亦略有不合而王洛州發亦無訛誤不獨此也舊闌蜀碧載張獻忠踞蜀會拆成都東門外迴瀾塔下得

篆碑云建塔余一龍拆塔張獻忠歲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妖
運終川北毒氣播川東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炎興元年諸

葛孔明記後獻賊果為我

朝肅親王所殪此刻弟兄二字雖無馬氏姓名然一得其前一
得其後弟兄並立故是絲毫爽固偶合歟要亦不能不謂前
人有定也引此數條以證此石後之徵奇志異者或有取焉

附宋偉度貳尹所作考

嘉慶丙子魚臺馬孝廉那玉在冕山井闌側得是石以漢尺
度之長四尺六寸五分寬二尺一寸二分厚一尺二寸下減
四五分石側微凹邊有界內刻字三行其可識者永元七
年九月辛卯朔昌德口于口以君口作立是堂八年二月十
日戊戌工成口一十九丈關直錢十萬君本治關今建初九

枕經堂題跋卷二

三

年闕共得四十餘字丁丑孝廉之弟那舉復於井北見人家
飼豕石側有刻字購歸與前石合之宛然全璧即其後半段
也有字四行行二十三四字其間可辨者仲景君章數字糝
糊間隔不成文理惟末弟兄並立連屬刻字界內長一尺一
寸五分寬一尺一寸駿案石刻於漢和帝時至今千七百年
集古金石諸錄無載者且字刻石側坎內與五鳳二年天鳳
三年刻相類其字大小相連其行多少不均與諸城延光四
年碑相類記修造年月人名工費與襄中永平六年刻相類
又案後漢書和帝永元七年九月癸卯京師地震此石刻九
月辛卯朔知震在月之十三日紀又載八年春二月乙丑立
貴人陰氏為后此石刻二月十日戊戌則知乙丑朔日也文
中追敘建初九年建初章帝號史稱八月癸酉詔改建初九

年為元和元年此石刻在十三年後仍書建初九年者記八
月前事也字雖不全足資攷證咸豐七年五月駿佐魚幕往
馬氏搗之檀墨既劣搗手亦不工字益不可辨詢之孝廉子
星階明經略得端末恐遂剝落因鈎考諸書記之以待後之
博雅者長洲宋祖駿

枕經堂題跋卷二

三

漢元初三公山碑跋

予初見吾鄉鄧完白山人集書三公山碑字為楹帖筆法奇古如篆如隸求之數年而始得其本乍閱之下有似石鼓文有似泰山瑣邪臺石刻然結構有圓亦有方有長行下垂亦有斜直偏拂細閣之下隸也非篆也亦非徒隸也乃由篆而趨於隸之漸也前之地節買山石刻五鳳二年石刻開通褒斜道石刻後之延光殘碑敦煌紀功碑武氏祠畫象題字李苞開通閣道題名莫不各有其意僅能作隸者不能為此書也僅能作篆者亦不能為此書也必得二體兼通乃能一家獨擅完白山人於此書不過偶一為之而後鏤刻私印無不一摹其體至今其書後所用徑寸以外石如二字有邊陰文名印完白山人四字陽文號印半寸以外石如三字名印頭伯二字有邊陰文號印

枕經堂跋卷一

可按也雖與印書及漢銅印有別要之神氣不分趣味可掬於篆刻途中可謂別闢一派居攝壇壇石刻與此畧相似開母少室諸篆却大有分矣碑於宋以前不見至近日乾隆甲午始搜出之故歐趙洪及

國初諸老皆未著錄黃小松司馬釋文不誤王述菴少寇竟以高并為高我道要為道更何其尋常篆文亦不識耶與完白山人同時習此體者有陳曼生司馬桐城吳康甫貳尹官浙時會刻其集字雲氣將就石山景常在堂一聯於西湖之上生辣古樸隸意居多當與山人媲美惜山人所集楹帖未得耳此碑予前所購即剪礮便於臨摹此本字畫較顯當是舊拓因整裝之曼生之聯壬子遊杭曾以洋青搨歸合並懸挂當有晴峯落翠墨雨流雲一撲我山窗四壁也

沈朗亭侍郎曰我

朝篆刻之盛突過歷代然有浙派有徽派吾浙之派有丁龍泓黃小松倡之於前陳曼生趙次閑踵之於後皆能原本漢法出以樸老生辣之筆仍漢印也徽派則程穆倩倡之於前鄧頭伯踵之於後亦是原本漢法出以純厚渾古之筆仍漢印也特頑伯晚年所刻有異少作向謂學與年進自成一家人今為小東明經討出本原為之豁然今之大江南北又有傳說刻印之家有鄧派者或指此種獨步一時而言歟然則三公山碑亦篆隸中之別調已

枕經堂跋卷一

三

漢延光四年殘碑跋

漢延光殘碑在諸城縣歐洪二家皆未著錄即趙德甫為諸城人亦未采及蓋石久湮不出至

本朝康熙六十年脩超然臺始得之土中移置縣治宅門外而胥徒仆之以坐筭杖踞之以息汚浼殆盡乾隆十二年宮子行大令之族會祖耆英先生名懋讓者由壽光令勘災至縣辨為漢隸椎拓以去人始畧知越二十七年先生來知諸城乃嵌於內堂之東垣構小亭護之而碑大顯案碑高三尺廣尺四寸字徑二寸有直界文無橫界其字或長或短填其格無餘地與同時元氏出土之三公山碑字勢相似乃篆初變隸亦由篆趨隸之漸所謂隸古是也阮文達公謂其屈曲古勁如符印文目為繆篆予謂繆篆另有一種如今所存漢印上字可見元君子行

枕經堂題跋卷一

五

謂刻印陰文當學漢張平子碑上字今平子碑不可得予謂刻印陰文宜學此碑則會而通之無庸翻摹不可憑信之繆篆則法與意皆得陳曼生司馬深明於此其所作隸與印文可證許珊林太守亦偶摹之然有人工而無天分相去又有間矣碑額亦有五行皆存其半字第二行似是孔字第三行似是福字下半餘俱不敢臆斷至其正文起首四字確是延光四年第二行上半有子字第四行中間有平字第五行延光四年下乃是八月王述菴少寇所募八字上又增一點一橫畫當是誤會年字末筆連寫耳以子審之八月下確係世日與五鳳二年石刻上三十四年世字同翁覃溪閣學據通鑑目錄所載九月乙卯朔則八月廿一日非庚戌是誤認世字為廿一然九月乙卯朔八月廿日當是甲寅殊不可解將與閣學並謂存以闕疑可已予

行大令與子同時各得一本以上數事予一手書於兩本之下亦以著君家耆英先生保護此碑之功不朽云

枕經堂題跋卷一

五

漢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跋

漢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在今新疆巴爾庫爾城西北三里關帝廟前當日在其城西五十里地名石人子以碑形質如人立故也雍正年間大將軍岳鍾琪移置今所相其碑制高約今尺四尺二寸廣尺八寸五分共六行行各十字文筆敘事簡古字在篆隸之間雄勁生辣真有率三千人擒王俘眾氣象予幼習揚本早失去此為咸豐乙卯十二月薩湘林都護持贈云其官伊犁將軍時道過是地親自督拓予細審視非贗刻也碑上正是海祠以是地在漢為蒲類海今名海子祠在海岸故稱之耳他本作德祠非描摹失真即是偽作都護云西來尚有煥采溝沙南侯碑拓本容檢出奉定後竟未得沙南侯碑予在瑞郡王西園曾見數過字存二十道古瑰麗亦是奇作

枕經堂藏跋卷二

三

薩湘林都護曰文筆亦雄勁生辣足以跋此碑矣

漢文叔陽食堂石刻跋

漢建康文叔陽食堂石刻前有二人對坐上有飛鳥如武氏祠堂諸刻有空以飛鳥補之之狀道光十三年魚臺馬鐵橋里通得之於鬼陽山後即嵌於家塾之壁予審視拓本其左方題字共六行行必有闕如天鳳石牆邨諸刻字大如指隸兼篆體筆法精隱處亦不在武氏祠堂題字之下因出土未久著錄不多附載釋文於後宋偉度貳尹云考范氏後漢書帝紀建康元年八月無丁未沖帝紀八月庚午即皇帝位丁丑以太尉趙峻為太傅又考司馬氏五行志范氏帝紀知建康元年八月乙丑朔十九日癸未石刻丁未字誤精鑒如此亦並以告當日之同好者

枕經堂藏跋卷二

三

建康元年八月乙丑朔十九日丁未壽貴里文叔陽食堂故曹史行亭市掾鄉嗇夫廷掾功曹府文學掾有立子三人女寧男弟叔明女弟思叔明瑩失春秋長子道士口立口口口直錢萬工故曹史市掾

漢武氏石闕銘跋

右漢武氏石闕銘九十三字在宋趙德甫已見著錄字雖不多而古樸道厚閱之紙上生氣迥出攷此闕立於建和元年三月四日武班碑立於二月二十三日相去祇十日洪氏隸釋載武班碑未有書此碑嚴祺字伯曾八字此闕亦當是嚴君所書武梁碑係元嘉元年所立上溯建和元年亦祇五年隸釋載梁碑中有孝子仲章章季立孝孫子倚躬倚子道竭家所有選擇名石南山之陽擢取妙好色無斑黃前設壇碑後建祠堂良匠徭改雕文刻畫羅列成行摠騎技巧委蛇有章等語洪文惠謂是指石室畫象而言然則雕刻畫象為衛改而象上題字則出於嚴君更可知矣此銘較象上題字約大四分之三細玩題字似用健穎此銘似用柔豪無可比驗然此銘中此字上有一點

枕經題跋卷一

完

與畫象前石室中此丞卿車此君車馬此字無異銘中不字二點及分波與祥瑞圖中不隱過明無不銜各不字無異銘中慮字左無二點下有字與畫象石室中管之不慮慮字又無異衛改畫象嚴祺題字予可決也翁覃溪閣學謂是紀伯允所書然碑之正文有吏恢等銘碑旌德等字碑後書銜皆先書官秩次書郡縣次書姓名與字共五人如防東長濟國臨淄紀伯允紀其名伯允其字與第一一人曹芝同末則書此碑嚴祺字伯曾蓋此君無官爵不過如今之善畫者耳文惠又謂此碑史恢曹芝六人所立蓋合後書銜五人文義顯豁體例判然不得以書此碑三字強粘於上如強粘於上則五人共書而嚴祺五字之下無字又何以位置耶文惠云伯曾集古錄曰云伯曾當是椎搗模糊文惠與小歐陽皆不誤也人謂漢人不好名其碑

枕經題跋卷一

三

我心矣

故無善人名氏然合此與韓勅碑師曜奴七人衡方碑朱登西狹頌仇靖郁閣頌仇紉張遷碑孫興諸人名觀之有不然者况造此闕作獅子尚以石工列之哉趙云石工孟季弟卯翁與王與馮晏海皆云孟季弟卯以予此本舊拓細視乃孟季弟卯蓋孟季孟卯同作云爾孫宗作獅子王述庵少寇疑為始公之子名宗然武氏門第之盛子弟豈有為能作獅子者孫宗亦石工也此石闕為始公綏宗景興開明兄弟四人為其父所立中敘開明之子宣張即武班者桂末谷云其碑與闕同時起工故闕文及之覃溪閣學又據趙云開明綏宗宣張皆有碑此一條實為武氏諸碑總目予得武氏諸刻恨不得立碑之故與畫者書者姓名今由此闕以內各種考之皆得其詳標為總目何異孫淵如觀察續古文苑以此為武家林記也閣學先得

枕經題跋卷一

三

葉東卿先生曰能討出武氏祠畫象題字書與畫人之姓名真是入芥舟穿九曲珠手段武祠不朽此文亦不朽也惜不見我先業師覃溪先生與之抵掌耳

附黃小松司馬手書雙石闕畫象題字及銘文跋此則他本

武氏祠雙石闕東西對峙在武梁祠前河患淤高僅露其頂

土人見野中方石隆隆不知是闕呼為燭臺當年造祠立闕

自在地面陵谷變遷若此其可慨嘆乾隆丙午十月遣工

剔石室時得之兩闕三面六七層俱刻鳥獸人物東西對面

各刻八分書武氏祠大字趙洪諸家所未見者後一面各舒

一石其制稍殺兩面刻樓閣人物東闕旁一方石刻一人二

於癸丑避地濟每得其手書小楷橫卷共載三

跋前二條武氏祠前後左三石室事後一則即此

獸及朱雀元武以頂石墜地武氏石闕銘在西闕南面向
趙氏金氏錄所載銘文相同惟云石工孟季季弟卯今搨是
孟季季弟卯趙稱云歿乃是英歿也兩闕刻武氏祠大字壓
於畫象之上體格稍之淳古趙晉齋云恐是魏晉以後之迹
斯論良然

漢武氏祠左右前後石室畫象題字全本跋

漢武氏祠堂畫象以前著錄見於趙氏金石錄史氏學齋佔畢
洪氏隸釋隸續婁氏漢隸字源心竊慕之未得其本童時有人
贈黃小松司馬所刻小蓬萊閣金石文字中有此種見其字體
古秀摹勒精工朝夕臨仿愛不釋手然皆唐搨與近時出土新
搨重刻也乙巳北上乃得全拓真本因將其字合兩漢金石記
授堂金石一跋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山左金石志金石萃編金
石索諸書校之始知唐搨自伏戲至夏禹為其祠堂中第一石
第二列曾子至丁蘭為其第一石第三列司馬新搜出者除唐
搨已有外自管仲至樊於其頭為第一石第四列自梁節姑姊
至怨家攻者為第二石第二列自三州孝人也至孝孫祖父為
第三石第三列自要離至縣功曹為第一石第四列自梁高行

至楚昭貞姜為第三石第二列自柏榆至騎都尉為第三石第
三列自秦王至魏須賈為第三石第四列自顏淑獨處至范贖
兄考為左石室中金石自子路至賊曹車為前石室金石自狼
井至一殘英字為祥瑞圖第一石自玉英至刑法得中則至為
第二石統計各石次第以觀可知武梁祠堂為石石室後石室
祇有畫象而無題字祥瑞圖石肯若瓦春則石室之頂也先是
唐搨之本在前明藏於武進唐氏

國初歸於海甯馬仲安後歸揚州馬半查乾隆壬辰半查贈汪
雪礪小松是時在座至丙午司馬官運河時道出嘉祥紫雲山
竟將原石訪出并剔出各室之石為唐搨所未有乃知唐搨所
有不過十分之二耳司馬以全搨寄雪礪雪礪甚許以唐搨
見贈未達即故後其弟隣初踐兄宿諾竟歸司馬宜翁單溪閣

學謂是天所以報其剔石之勤實古今著錄家鑒賞家所未有之大快也漢隸小者甚少而精且多者尤不易觀此數石室之字不下九百有法皆全無美不脩誠如趙德甫所稱字畫迥勁史慶長所贊筆法精隱可為楷式已可馬得畫象後遂以石版立祠堂分置各石其原委具於所作脩武氏祠堂記略翁王二書備收武梁祠石一跋見於其著金石文字中甚詳皆無庸援引予於癸丑避地濟寧以家僑居者六載所獲司馬書畫甚夥中得油素小楷一幅體仿魏晉乃其手書前後左右室及雙石闕諸畫象跋為翁王諸刻所未載茲特附錄於後以資攷核石闕則仍歸石闕本也祥瑞圖一跋見於王刻於手書似一時作亦附錄女子纏足說者多謂始於南唐查德尹侍講謂茲搨曾子母萊子妻履絢皆銳頭當知漢日女子已非赤脚其跋有

關古今疑難復錄之

本朝冠式全異漢唐初不解其取意近讀宗滌樓觀察今冠合古制考乃知今日夏日之冠取於夏禹冬日之冠取於祝誦神農創解確解耶實甫相國謂其細心卓識則誠有關於古今制度損益也亦錄之至司馬曾自作紫雲山訪碑圖係一紙本長卷筆墨疏散全法倪黃後裝潭閣學尺牘數通甚雋永歸安姜玉谿先生舊權濟寧州牧得來其孫菊如大令囑予書首並索題詠予亦作詩於尾茲附錄若唐揚原冊聞在濟寧南門大街路氏甲寅乙卯有人以六百金購獻上官而路氏仍不出售知音已過名跡恐湮願並以告當世之好古而彊有力者

附題小松司馬紫雲山訪碑圖二絕
舊跡湮沈五百年一從搜剔勝重鐫左前三室兼祥瑞能補

枕經堂題跋卷一

書

番陽缺不全

倪黃妙墨鐵生齋此日荒寒別有蹊乾嘉時小松畫名武石不磨圖不朽敷行短札更覃谿與奚鐵生並稱

附小松司馬手書前後左右石室畫象及祥瑞圖三跋

右石室畫象未見前人著釋惟趙氏金石錄跋云漢武氏石室畫象五卷武氏數墓在今濟州任城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聖賢畫象小字八分書題記姓名往往為贊於上文詞古雅字畫迥勁可喜按武梁祠室僅三石搨本未必有五卷石室之制如肥城之郭巨金鄉之宋鮪孤撐一柱架屋兩間皆實其後而虛其前此室比武梁石室稍大中壁空穴方廣二尺雖石片零落莫知次序而規制約略可辨一石柱斷碎其室必是兩間與郭宋二室相同然室惟三壁無四壁趙氏之

枕經堂題跋卷一

書

言或是石室有四壁間刻象文義亦通武梁室外又有三石室共計四室與趙云四室之數雅合趙云搨本五卷此種或在其中情無從考證因在武梁之前姑以武氏前石室名之嘉祥在東漢隸兗州任城地近曹州歷逢河患洪山石崖元人題字云至正四年昏墊最甚當時洶浪奔騰石室盡損積淤盈丈今諸石悉自土中求之所圖文王諸子孔門弟子及孝子節婦刺客彷彿武梁祠式題字八分類曹全碑漢跡精品也榜題君車此君車馬為督郵時君為都口時為市掾時皆指褒者而言今丞簿尉功曹賊曹主記游微亭長掾吏皆莫者歷官所部之職武氏數君官爵惟武榮最大此何人之室莫能辨定初搨本共一百八十九字此亭長三字乳母下聃字全泐門下游微二字市掾下時字亦泐矣初搨此

下疑為相字今細審是卿字與第六石尉卿之卿無異疑
南安長王君平鄉道碑丞尉稱王鄉楊卿此刻丞亦稱卿蓋
書者尊之也今重立武氏祠堂諸石盡置祠內惟碎石柱無
可位置其上承樑凹處刻一獸形旁有八分一行曰此口口
口金口萬等字莫曉其義琢為方片存之室後剔出畫象十
石作雲雷神恠鳥獸魚龍之狀俱無題字名之曰武氏後石
室初得拓本第二石邊關隱隱有中平字後精拓審視乃刻
泐之紋非字也惟一小石柱刻正書曰武家林極古拙似魏
齊人跡嘉慶元年三月九日書石前後石室畫象跋

右畫象李梅村劉桂仙得於武梁石室之左人物車馬類乎
前石室一橫石作五銖錢連綴文兩頭畫象似施於室前簷
下者小橋橫一石中間鑿孔探其陰面有畫象題字移出搨
視乃顏淑信陵君玉陵范贖故實名之曰武氏左右室共十
石梅村標題次第自刻跋語於旁初拓本公字下有無字獲
字尚全陳留外黃下有兄字今俱缺損梅村拓計一百六字
易今精拓再勘計一百一十一字碑中以距為拒免即勉考即
考也石左右室畫象跋

武梁石室右一石平露殘泐最甚其旁又得殘石三刻人物
鳥獸有小八分書標題與武梁石室題字如出一手其語句
孫氏瑞應圖及宋書符瑞志所載約略相同東漢崇尚圖識
故圖刻乃爾背若瓦脊是為石室之頂其內題刻可以仰觀
也是刻前人著錄所未及嘉祥縣志云石室內刻伏戲以來
祥瑞所指即此因名之曰武氏祠祥瑞圖石祥瑞圖跋
附查德尹侍講唐搨武梁祠畫象跋

畫象著錄多始魏晉人不知東漢石闕圖寫人物已多第存
者寡爾武梁一碑乃唐人搨本洵不易得圖中機有絞車有
蓋庭有幃略見古人制器形象曾子母萊子妻履絢皆銳頭
當知漢日女子亦非赤脚亦可資考古之一端也康熙丙戌
人日雪阻胡蘆山房復同竹垞把玩書此查浦嗣琛

附宗滌樓觀察今冠合古制考

觀武梁畫象祝詞氏神農氏之冠皆前後銳狀如影纓考祝
誦即祝融與神農並為火德其冠之銳與纓之影皆火象也
百家皆言五行之德相代嬗乃皇古既有祝融復有神農其
以火德相繼至火盛而土浸生于是耒耜始作小司馬以木
運歸女媧亦與伏羲戲並為木德意或可更二代而一易與抑
或重而易或單而易術生無端隨氣運之久暫為變遷非可

枕經堂題跋卷二

以成算測與若夫五帝冕平而下覆更無由以強徵世德迨
夏后氏洪水莫不謂以水德王然其冠畫象則上銳下卑漢
志曰前高後卑如覆杯形禮家謂即皮弁豈欲象穹體之渾
蓋眾流之四垂而為之乎按夏后氏之冠正類今夏日之冠
而赤帝炎帝之冠則類今冬日之冠伏惟

昭代龍興盛德在木木之所生為火木之得生在水斟酌而
兼用之仰見

欽定服色之初具有精意不求沿襲於前代而實過法乎皇
初良非尋常淺見所能識也

即畫象考見古今制度相符具見細心卓識 那實甫先生
向來唐搨之本即朱竹垞在
國初時亦云傳聞並無唐人印章及宋元以前人題名跋語可

攷小松司馬據洪山石厓元人題字知當時河患之後此石入埋土中唐搨固無憑宋搨實有左證也此本筆意精湛與重摹唐搨無少差別當是乾隆丙午後小松初得此刻時所搨然則今搨即宋搨也定武一帖五字不損人尚性命以之況此為東都舊物小隸中之無上精品乎石經未泐以前可與並美觀者勿以近而能得忽之也同治元年正月十五日書

以篆為隸東都而有西京之風亦石刻而有金刻之味嘗謂石鼓文亦然特石鼓如鑄此乃字畫精隱嶮嶮有芒固皆似金祇此為金之鑿而非金之鑄耳鑿古者當不河漢斯言然甘露黃龍建昭元延詔銅器文字不得獨擅其勝於前已

漢司隸校尉楊君石門頌跋

漢楊孟文石門頌在今陝西褒城縣石門磨厓字大如孔廟泰山都尉孔宙碑銘而縱橫勁拔過之當日磨厓書時亦有界限每行參差不越二字而其中命字升字誦字陽字下垂之筆皆過長誦字不過長出一字命字之垂直突過二字矣此風開於西漢魯孝王刻石五鳳二年魯三十四年二年字東漢之初則祀三公山碑寧字廷字焉字似之後乎此者李孟初神祠碑成陽靈臺碑二年字亦共相倣效不獨開通褒斜道一刻之馳騁排宕不拘於格也章草係解散隸體故尚帶隸之波擊魏晉以降鍾太尉真書字必圓扁右軍草法亦少牽連之勢自大令而至唐之懷素則游絲綿邈一筆直下可作數十字所謂一筆書細推其故莫不原本於此而放頽波瀾書固如此吳道子於顧

陸之外文能作一筆畫無惟前人推懷素草書為草中之篆又以為以畫法行之源流本末積漸然爾此石立於建和二年尚在孔廟韓勅諸碑之前精神結構無絲毫走失良由孔廟諸碑日有登登之聲褒斜山谷地處幽險推拓不易故得之者少而石亦能保永久也予於己亥春初鈕西農大令曾贈一本紙墨極舊癸丑北來未曾攜出此乃宮子行近日薦一帖工得來點畫精湛摩拓尤佳較之王述庵少寇所有本其澤南隆八方所達益後九字祇缺一八字當是數百年前之物此碑近日得者少學者亦少姜玉谿先生藏有阮文達公舊贈一聯波瀾無二始知公之寢饋於此刻者久矣碑中以漢詆焉詆字歐陽文忠以為未詳又標為楊厥碑翁覃溪閣學審為氏字猶費汎碑以祇為氏錢竹汀官詹引而伸之千年疑案至今昭雪洪文惠謂

楊君名渙字孟文見於華陽國志其云厥者助語之辭予謂楊君不名厥誠是然厥字斷無屬上之理厥者其也詩不云乎克昌厥後文定厥祥書不云乎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詩書所稱想兩漢近古作者早已取而法之耳後之楊淮表紀亦然

舊拓漢魯相請置孔廟白石卒史碑跋

漢時孔廟有三碑於今皆完整可讀一乙瑛二韓勅三史晨皆藉聖人之靈以免兵燹也乙瑛立於永興元年在三碑為最先而字之方正沈厚亦足以稱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王蕪林太史謂為雄古翁覃溪閣學謂為骨肉勻適情文流暢漢隸之最可師法者不虛也

國初習此體者有顧苓云美其大小之隸無不刻意摹倣可謂精工具體矣近時則推吾鄉姚伯昂總憲然總憲間架取法而波擊風神則參之邵陽令曹全碑也阮文達公中年亦力學此碑魯孝王石人有乾隆甲寅阮元移置八字尚未臻極至西湖之話經精舍橫額學窠四大字則縱橫排盪無一筆不神合此碑也惟不善學之便墮入唐人大智禪師碑御史臺精舍銘法

派碑之事跡前人議之詳矣獨蕪林太史謂近日文移奏牘一事必再三複其體亦早見於此此為創論實為確見至覃溪閣學疑給犬酒直之犬為及字省文章書發字所本乃發字以字相其文義亦如此方可蓋直價值也給犬酒直給發酒價耳後亦重言更為明顯不然禮典具在焉有以犬而祀先聖哉
沈朗亭侍郎曰確論文達與總憲皆當首肯

舊拓漢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跋

予於八九歲時問隸法於吾鄉雲衫上人悟本蓋亮白山人及

門弟子也上人示以孔廟三碑遂刻意摹之後晤查琴齋明經

丈懋桐亦善隸者又問欲學小隸書如小楷式明經乃云祇將

禮器碑熟臨即可作小隸矣予於學楷之外無日不摹此碑里

人見予能是多出紙素丐求長短廣狹無一不察此書應之加

以玩味歛以格式後即能作蠅頭細書五寸之硯一尺之箋皆

可縮千餘字漢碑一通矣蓋此碑之妙不在整齊而在變化不

在氣勢充足而在筆力健舉漢碑佳者雖多由此入手流麗者

可摹方正者亦可摹高古者可摹縱橫跌宕者亦無不可摹也

蓋隸法之正變於此碑之正文與陰及兩側已盡不必一一細

指如王蕩林之撰出五節八變見笑於覃溪閣學然蕩林之虛

枕經堂題跋卷一

聖

舟題跋於此碑贊賞者核實屬不遺餘力間有過當亦所不免
不意閣學不附會而又加以穿鑿近為何子貞太史指出亦屬
可議茲將葉東卿先生舊贈摹刻閣學此碑山陰金鄉師曜奴
等七人所作一行二跋裝之於後並將太史手書此跋之後附
載俾後之攷古鑒賞者各有取焉予之此本亦有此一行當是
數百年前舊拓惟嘉平三年項伯脩題名十三細字已屬模糊
不可辨識

附翁覃溪閣學二跋此係東卿先生刻石

山陽金鄉師曜奴口曜奴子等七人所作此在禮器碑陰末

行陳國苦虞崇伯宗之外邊拓者多遺失之七人者序銘一

人書韓明府銜一人書故涿郡太守以下一人書碑陰諸名

一人書增入諸名一人書左右側各一人書也顧南原謂碑

字參錯不齊有後人附增者王蕩林又謂其字體數變皆未
知碑陰有此七人所作之文耳吾齋有此舊拓本東卿為摹
石傳之有功於金石匪淺也嘉慶癸酉春二月望北平翁方
綱識年八十一

漢隸書人名曜奴等七人最古矣此外朱登衡方仇靖西
仇紳郵孫興張皆具本碑若石經蔡邕等雖著聞而未
詳鍾繇百石卒蔡邕皆後人所題耳惜師宜官之取球碑無
傳也方綱又識

附何子貞太史前跋題後

東京碑多不著撰書人姓名而佳在選石為久遠計此七人
自是刻石人或兼書碑也必謂序銘一人書銜名及補書幾
人真穿鑿無據覃溪放據視此者蓋亦多矣小東刺史見示

枕經堂題跋卷一

聖

此舊拓漫題其後咸豐己未四月杪道州蝦叟何紹基記於
灤源講社

漢封龍山碑跋

舊聞漢元氏白石神君碑中云縣界有六名山據陳子文太守
据志所稱三山封龍山靈山無極山白石山其一則已無攷
矣碑傳有五光四年三山一碑歐陽文忠標為北嶽嗣後
趙德父洪景伯亦著錄焉本年之無極山六年之白石神君亦
莫不然惟元初四年隸兼篆法之三山碑見於元納新河朔
訪古記後遂無聞至

本朝乾隆甲午元氏縣令王君治岐始搜得之黃小松司馬時
在南宮為之釋文好古者因遠近傳播不置然此四碑皆見於
宋元記載不過時顯時晦耳道光庚戌予在都門沈朗亭尚書
持贈封龍山碑一本徧檢古今金石諸書無一叙及而字體方
正古健有孔廟之乙瑛碑氣魄文尤雅飭確是東京人手筆益

枕經堂題跋卷一

聖

延熹七年所立較之元初之石雖後四十七年而於光利諸刻
則早十數年是年泰山都尉孔宙碑次年西嶽華山袁逢碑亦
先後並立不二年間三石鼎足高峙中原誠足以遠鎮北塞而
近賴大河也積疑數年莫知何時所出近晤利津李竹朋太守
於濟南講院乃知此碑於丙午丁未之年為真定李寶臺
搜得寶臺不知何人素聞其來往都門能翻漢印能鑄古錢要
是一嗜古孰奇士爾小松司馬於釋元初三山碑時已云光
和四年所立今已不存予於庚戌在都亦得是碑所謂其額三
公之碑石有封龍君左右靈山君共十大字者太守云寶臺善
訪碑是碑當亦是寶臺所獲也此碑共字三百有七中則剝泐
者二十倡首立碑為大吏郎異後之臚列銜名亦與三公無極
白石四碑無少差別獨念景伯時嘗說道繼其先太師秦使比

方接見世好高留守之子嗣先即該其訪尋中原古刻高云北
人所不好市無弼碑者及道過真定顧瞻名山三歎而已今則
車書一統博雅能書士大夫隨時輩出元氏五碑湮沒千數百
年數百年乃自子文太守得白石碑後而此四碑即相繼重出
於世佳楮精拓互相酬贈執謂今人必遜古人哉四海九州名
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之間吾願有心者之無讓於有力
之彊也

釋文

元氏封龍山之碑

惟封龍山者北岳之口援三條之別神分體異處在於邦內
礪磧吐名與天同耀能崇雲與雨與三公靈山協德齊勳國
舊秩而祭口以為三望漢亡新之際失其典祀延熹七年歲

枕經堂題跋卷一

聖

貞執涂月紀家韋常山相汝南口波蔡齋長史甘陵廣川沐
乘敬天之休虔恭明祀上陳德潤加於百姓宜蒙珪璧七牲
法食

聖朝克明靡祀不舉成寅詔書應時聽許九勅大吏郎異等
與義民脩緒故祠遂采嘉石造立觀闕黍稷醑馨犧牲博碩
神歡感射三靈合化品物流形粟至三錢天應玉燭於是紀
功刊勒以昭令問其辭曰

天作高山實惟封龍平地特起靈亮上通嵯峨峻嶒高麗無
雙神耀赫赫理物含光贊天休命德合無疆惠此邦域以綏
四方國富年豐穡民用章刻石紀銘令德不忘

元氏郎口口棘李音史九門張瑋靈壽趙穎縣令南陽
口口韓休口口縱圭石師口口道口張口口山王存

懷甯方朔小東

金石三

雙鉤長垣本漢延熹華嶽廟碑跋武進唐竹虛少尉曹

春鈞於大梁節署別華華錄書一行後載一跋

漢延熹華嶽廟碑明季嘉靖時已亡唐徐浩以為蔡中郎書固

有所見及近日阮芸臺相國援據後漢書本傳及其文集通論

始末擬議蹤蹟確為中郎之書無疑矣語見華嶽廟碑二跋相傳

本朝所存祇有三本一長垣二四明三關中四明與關中各闕

百五字長垣祇剩十字每字尚有筆畫可尋即可謂一字不

闕皆宋末明前搨也長垣之木在明為王文孫鵬冲所藏

國初歸商邱宋氏繼歸同邑陳氏嘉慶丁巳入成親王邸適聞

枕經堂題跋卷三

為諸城劉燕庭方伯所有三本子皆未見惟於十二歲時武進

唐小迦丈其年以其尊人竹虛少尉於乾隆戊子在河南畢秋

颯中丞幕府手鉤此本見贈細為尋繹並取芸臺相國華山碑

攷校之乃知此本即長垣本即天下三本之第一本也字字起

稜筆筆如鑄意包千古勢歷三峯竹垞老人謂為漢隸第一不

自禁其驚心動魄也良無欺哉邇時習此體者有吳江陸虞墟

子獲其縮臨一百第一本石刻字大不過三分而神氣迥古

直是巨體而微吾鄉完白山人亦得其真重不純師耳今人都

門見宣武門外菜市口有一鶴年堂藥肆外懸額謝元氣養

太和壁窠六大字蒼翠老辣直追太華之神觀止矣少尉名翊

華為荆川先生後人博學多才少與洪稚存太史相友善卷施

閣集屢見其贈答之作曾為東流縣尉東流與望江南北並時

祇九十里完白山人客師務畢先生範著時一葉扁舟常相來
往子於小迦丈處曾見山人篆隸墨蹟不下數十種小迦亦工
篆隸善鑄刻曾接見嘉慶老輩不少昨聞化去其收藏不知尚
如舊日無恙否道光乙巳冬日書於都門枕經行館時臨二百

附周小農茂才懋源題後七古一首道光壬寅

華嶽三峯削不成明禪秩祀紀漢氏宮曰集靈門望僊三祠

一禱崇典禮豐碑峩峩立殿隅勒銘刻詞昭厥美安國亭侯

汝南袁敬恭明神肅禮祀杜遷市石郭察書畫之者誰中郎

似有明嘉靖歲乙卯地震碑傾章莽委咄哉縣令真俗物石

仆作為兩階尺從此石不復留墨揚相傳但三紙長垣關

中皆賜貼四明一本渾全體矗立三峯成自天卓立海內昂

枕經堂題跋卷三

足擬雙鉤誰與留遺形壽門芭堂相繼起壽門雙鉤長垣

芭堂雙鉤四明以闕百闕十二本殊南原虛舟未判此韻南

虛舟皆談以長唐君翊華毘陵英性耽古物入骨髓秋賦節

署弄秋毫鉤出長垣此其是惜乎覃溪晚見之先墓關中聊

爾爾重刻關中本證以儀徵相國書三本一一諸掌指阮雲

國有華山動魄驚心歎竹垞八分壯偉無與比皖城好古古

紛投漢碣唐碑都在几就中嶽跡允出奇唐氏雙鉤憑展視

落落珍珠排明月亭芙蓉出秋水紙上捫之如有稜華嶽

峯高秋氣紫令人古人遠不及古物論我在尺咫我愛古人

古愛我情愆相對鳥能已博雅何殊宋漫堂風流不數王山

史願君留刻皖城山翠揚流傳無遠邇中郎不作虎賁存典

型本遠亦足恃龍山樹與北湖雲千載聲聞遙對峙生曾以

四明本摹刻
北湖耐數

附何子貞太史跋
庚申

雙鉤古帖得神趣若僅摹形質便毫釐千里矣昔從燕庭
假此帖令人精鉤之竟無是處今從小東處見此始悟摹古
不在得貌非善書人直無庸動手鉤刻古帖也余方令僕輩
重刻北海法華寺碑聚各翻本來看都無是處及自家本出
不過稍勝耳仍未肯神也感歎不已因還小東此本漫記數
語道州暖叟

予得此本後自十二三歲至今所臨不下數百本自謂小者精
工大者樸老造詣不在陸盧墟先生之下每閱如皋姜氏大興
翁氏歛縣巴氏曲阜孔氏揚州阮氏華陰錢氏烏程嚴氏翻刻
各本皆不當意竹虛先生實有以啟我也王辰在塾香琴齋明

枕經題跋卷三

經乙已入都延膏源大令於此皆鉤一本去亦甚肖今來山東
何子貞太史首鉤一本張小蓬司馬沈小石大使亦相繼各鉤
一本裝之皆極佳太史屢勸付梓如小蓬萊閣金石文字抗塵
走俗未能也猶記王寅之年客新安周小農亦力懇上石如阮
文達北湖耐數故事年少事冗匆匆亦未有以應今王子梅貳
尹養病入省宮子行大令嗜古不倦二君皆好事者暇日當助
我料理一刻之

己亥試後遊揚州謁院文達公於其邸第文達見子所作隸書
有華山神意乃出整裝四明本見示雖剝泐百有餘字拓手尚
佳鋒稜甚奕奕也然視此覺瘦自是後拓

前讀梁芷林中丞退庵題跋知關中本為其所得壬子春日客
杭州倭陟廷通侯署聞中丞公子恭辰以知府需次於彼遂借

羅鏡泉拔貢以智造訪於其三橋址寓所得觀其册亦闕百餘
字筆書微細亦如阮本字不出紙氣不奪人遜此本者多矣

庚申夏日從軍過濟甯有舊識骨董客持一册來求售閱之即
顧南原明經手鉤油素關中本風神波磔與梁本無二不禁狂
喜與此作對誠所謂翰墨緣也前有南原楷書郭允伯趙子函
二跋及南原道古齋二小印後有吳涇灑叟長印允字不減筆
不以允字代知為真筆無疑遂購歸省子貞太史一見甚為擊
賞借臨數月蓋以暖叟眼福小印見還他日亦當傲黃小松摹
武氏石室畫象先列唐搨後附新石將與此本合刻一帙以貺
海內同好耳

枕經題跋卷三

四

此碑天下只三本子觀其二而得其原揚名手鉤本二關中一
本足敵四明於此可謂蒙髮無遺憾矣何幸何幸

雙鉤關中本漢延嘉華嶽廟碑跋吳縣顧本原

咸豐十年庚申夏日文星厓中丞檄予從軍關山以事道由濟甯者數日濟甯子舊僑居有舊識骨董客捆載各書畫金石文字求售中有一册乃油素雙鉤華山碑按其裝式篆額六字分為三行本文每行六字每葉陰陽二面共六行與子舊藏唐竹虛少尉雙鉤長垣本無異而字體略瘦與子壬子客杭見梁芷林中丞所得之本同前有南原道古齋一小印後有吳涇灌叟千秋長若斯二長印開首空葉乃楷書錄寫郭允伯趙子函二跋字體古拙知為顧南原手鈎關中本也此册正文較之長垣本自第一行職方氏下闕河南山鎮曰華為之西嶽春秋傳曰山嶽則配天乾坤定二十二字易之義下闕也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印也地理山川所生殖也功一十三字祭天地及下闕

枕經堂遺跋卷三

五

山川歲徧焉自三五迭興其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二十字皆以四下闕時之中月各省其方親至其山柴祭燔燎十六字殷下闕國亦有三字圭下闕壁樂奏六歌五字倍封禪之下闕禮思二字持節下闕祀一字承前下闕至一字歲時往下闕祠一字石刻下闕紀時事三字其餘半字不計共闕九十七字字雖單細而損紋盡處無一不方正適勁譬如西嶽諸峯晴雲掩霽時有翠黛撲人眉宇蓋其蒼秀不可及也此本原搨在明為陝西東雲駒肇商雲維蔭商兄弟所藏後歸武平郭允伯宗昌允伯復貽華陰王山史宏撰康熙初年入淮安張力臣弘家甲申以後又在揚州周確齋儀處展轉至歙為上海黃星樞廣文文蓮所得癸巳即以贈朱竹君學使筠道光丙申芷林中丞章鉅入京竟為其退庵齋中收藏物矣中丞得後有以此事排其蒙

修登於彈章予於乙巳之後至庚戌往返都門未得一見壬子春日在杭羅鏡泉拔貢以知子導引作合遂訪中丞公子恭辰於湧金門內三橋址寓所賜觀此本原拓蓋是時子佐倭陟廷通侯將軍幕事而公子以知府需次於浙也此碑所傳予於己亥得見四明本於揚州距十三年又見此本原搨於杭州前後又各得雙鉤長垣及此本於里門任城天下只有三本子已見其二又得名手雙鉤二可謂結翰墨因緣為收藏著錄家所難覩之快事也南原名諱吉吳縣歲貢生官儀徵教諭善隸書有孔廟諸碑意致康熙戊戌刻有隸辨行世此本當在揚州周氏鈎來隸辨碑考有云予從商邱宋尚書摹得之即無異藏本也等字此或另鈎一長垣本當時得宋本時此本未出故認長垣為關中耳時代顯然不必深辨

枕經堂遺跋卷三

六

漢竹邑侯相張壽殘碑跋

漢竹邑侯相張壽碑在城武縣其全文見於隸釋南宋以後至國初諸名家皆不著錄蓋明人截為碑跌後遂無搨之以傳也乾隆五十六年城武令宛平林君紹龍修葺文廟乃陷之於敬一亭廊壁始復出世然祇一百八十一字矣相其文與式蓋係碑之上截予得全拓精本以漢尺度之高二尺九寸廣三尺六寸五分共十六行君字起昆字止昆下無字其闕者前五行之下截耳字體適勁方整起筆作勢皆可法與武梁碑額相似漢隸中之妙品也牛氏擬以白石碑翁氏擬以孔彪碑似皆未允林君於舊鑿跌眼中復填二石跋其始末計行書百餘字文與書均不俗是乃有功茲碑之人也亦不可以不書

枕經題跋卷三

此跋抑揚頓挫全得昌黎之神趙洪諸家似猶遜其為勁何況餘子

漢衛尉卿衡方碑跋

漢衛尉卿衡方碑在今汝上縣西南十五里平原郭家樓前字體方正渾樸與張遷碑可以伯仲說者謂近唐隸非也乃唐人習有學此種者泰山磨崖一銘孰謂不可繼迹東京哉前明專習斯體有文徵仲情用健豪為之少古厚氣偏旁亦多杜撰近人孫淵如伊墨卿乃善摹耳墨卿問架却於張遷為多桂未谷深明此理其尋源溯委見於蒼翁尊尊溪二詩此本乃舊搨較之王述庵所摹尚多數字今則泐蝕大半矣朱時齋近贈一木亦故物搨手尤佳擬裝為整軸玩之此碑之額陽文凸起與武梁碑相似字皆可法其制似倣太室石闕後之光和三公山碑白石神君碑公卿上尊號奏受禪表諸碑當亦莫不由此而起夏承碑惜為重刻也碑末朱登小字係作書人與他碑門生故吏出錢銜名大小不同或亦本孔廟韓勅碑之曜奴等字所為是皆足以誌已

枕經題跋卷三

附桂末谷和峇潭溪閣學雙鉤文衡山分書見貽一絕

朱此陳元傅請鄭器汝頌美張卿王斯氣勢居然遠擅場若湖

漢唐求隸古蔡中郎後李三郎

曹全新出派初分姿媚甯惠白練裙賴有衡方蕩陰在停雲

猶勝棘門軍

舊拓漢魯相史晨祀孔廟前後二碑跋

漢孔廟史晨有二碑係一石一刻於前一刻於後予於癸丑謁孔廟時親見之前碑列奏請之文而繫以銘後碑記饗禮之盛而附以脩治守護等事於其末一時典禮脩矣書法則肅括宏深沈古適厚結構與意度皆備洵為廟堂之品八分正宗也本朝書此體者甚眾而天分與學力俱至則推上元鄭汝器同邑鄧頊伯汝器戈擊參以曹全碑故沈著而兼飛舞吾郡余忠宣公所換城隍廟碑是其手書知者見之自當謂其遠勝重書郭泰一石已頑伯初學隸即由此入手包慎伯大令藝舟雙楫稱其與華山孔羨諸碑各臨五十本三年而分書成予見其書甚夥不純師此純師此者惟空青先生陽宅三十六祥屏風四幅意境淳雅波瀾莫二陳弼夫方伯前次都轉山東曾經勒石

枕經堂題跋卷三

九

王子梅云其墨蹟乃天津楊君夫渠舊物也予之此碑乃童時得於里門精神完整較之今拓每行之末各缺一字翁覃溪閣學謂當是其時百年前舊拓蓋此碑下截盡處久已入跌坎者寸許乾隆丁酉閣學始屬孔誦孟戶部舉而拓之已酉之冬錢唐何夢華又將跌坎所掩之字鑿出從此全文始復大顯然此百年來全文雖顯而各字之精神稍稍減損舊拓之所以可貴也前碑飲酒畔宮顧亭林引周公禮殿記亦作畔謂即泮宮之異文後碑畔宮文學明是宮字間架鑿通左直翁覃溪閣學與武授堂大令辨為泮宮又以官與館通桂木谷又以隸體宮字偏旁多作官字則官即宮字援證固佳其如本文明是宮字何予之拓本不誤則在七百年前南宋之隸釋更不誤矣前後碑文書法俱極整肅惟後碑自史君贊後以下則筆稍縱逸或以

其前所敘皆恭敬嚴厲後之脩治守護等語多漢鹿遂亦相其文而為之耶

枕經堂題跋卷三

十

漢武都太守李翁西狹頌跋

漢武都太守李翁西狹頌是其開西狹之道民得安行感戴功德相與靡靡勒頌以垂後世又推其昔在祖池會脩嶺欽治行精通致黃龍白鹿甘露嘉禾木連理之瑞圖書其象於前題字於下自來著錄之家每以為二碑子得拓本乃係一紙因以建初銅尺度之前圖高九尺三寸五分後頌高八尺八寸廣一丈二尺五寸五分子得漢碑不下百本即開通褒斜石刻亦未有高廣如此者已字大縱橫不下三寸寬博適古足稱高嚴立壁題名明載從史位下辨仇靖字漢德書文當即文中衡官掾仇審家人漢碑有書人之名甚少此可與武班韓勅衡方邨閣頌張遷諸碑並見碑末書人之例子之此碑與宮子行同時並得得即剪襪子以其圖書模糊遂裁去只留題字子行亦效之子行之本墨慘字明子則搨時紙濕即上墨未免水暈過重子本年月日一行之下有階州直隸州印一方丹紅篆顯當係階州之官在成縣專搨以遠寄上官及同人者子行本却無之王述菴馮晏海二本於五瑞圖下一層有小字題名三行本文之上右惠安西表篆書四字額子與子行皆未得聞小字題名在五瑞圖下近左在山石轉角處下臨深潭艱於登樵故自來得之者少

枕經題跋卷三

十一

漢沈州刺史楊叔恭殘碑跋

右碑舊在鉅野邑聚土人置之屋隅嘉慶二十一年魚臺馬孝廉那玉移置家塾不知何年殘損至於此極宋偉度貳尹舊客魚臺曾見此碑據云石高二尺六寸五分上寬下銳寬三尺一寸銳半之厚一尺一寸六分陽存十二行共得八十字碑側四行存二十字碑陰皆淺微難辨可識者祇書佐元盛叔舉十餘字子玩其文與式大約係碑之左邊下角故其月日甲子造諸字皆全也書法古雅秀挺有合韓勅史晨二家意思元之吳炳重書桐柏廟碑略有其法是為補書漢碑之冠馮晏海謂其似鄭固殘石不類也碑側題名則跌宕疏秀不拘故常亦不異韓勅碑陰史晨碑末可寶也碑祇北魏鄭善長見之至南宋洪文惠即未覩其文千餘年後古蹟復出雖為剝泐之餘而字畫明顯並非推拓所傷譬之善觀龍者觀其一鱗片甲之而森然即能知為神龍也可爾

枕經題跋卷三

十一

釋文

關 害 關 適 土 口 野 關 四 郡 紮 紉 十 城 關 甄 功 者 也 於 是 從 關 知 陳 留 韓 公 假 關 杼 泰 山 縣 球 口 方 口 平 關 彰 盛 德 亦 口 口 其 辭 曰 關 城 宣 仁 播 威 賞 恭 糾 悌 情 開 聰 四 聽 招 賢 與 程 關 奮 旅 揚 旌 殄 滅 醜 類 勛 列 煥 爾 律 用 作 詩 關 七 月 六 日 甲 子 造 關 禪 伯 友 關 佐 陳 留 南 范 緒 興 祖 關 書 佐 濟 北 在 平 口 納 口 關 洋 公 雅

舊拓漢李翁析里橋郿閣頌跋

右漢李翁析里橋郿閣頌在今陝西漢中府略陽縣磨厓高漢尺七尺六寸廣五尺五寸計十九行行二十七字書法方古有西京篆初變隸遺意前七行闕其下方凡闕三十五字後十行闕其上方凡闕五十二字惟此乃有明石未磨泐時舊拓也自知縣申如墳重刻於石之後人皆不知有此本矣搜訪如顧亭林吳山夫皆未及見精審如陳子文亦尚誤認何況其他暇日臨依適樸渾厚之氣益然楮墨初無異於與褒斜道石刻祀三公山碑延光殘碑裴岑紀功碑諸文字相對摩挲不置也申刻亦有可取然補文與所補之字皆有惡劣不可耐處此本傳後他日當與西嶽華山流播三碑並垂不朽已

枕經堂題跋卷三

三

靖為文仇紉書字也靖字漢德紉字子長皆下辨人

翁閣學謂兩印兩字吳山夫謂隱即穩字子觀澗化閣帖第一

卷東晉明帝書中有云伏想墓次安隱穩尚用隱字也

說文新附穩踈穀聚也一日安也古通用安隱詩大明邁慰迺止箋民心定乃安隱其居則是隱乃古穩字也子謂孟子集註

隱几而臥訓隱為憑隱當是穩北齊顏氏家訓謂坐某子方禱

憑班絲隱囊隱囊即今匠上所用靠枕也隱囊固是憑囊而云

憑班絲隱囊此隱字亦當是穩意當取其安穩也如作隱逸之

隱似非本義北齊東晉去漢不遠書學流傳定自有緒且孟子

集註雖成南宋其隱字想亦一遵古本耳

漢永平開通褒斜道石刻去就安隱穩亦用隱此字雖泐而晏

表釋文可見

漢碑舊拓實不易得况原石已磨泐耶他日當雙鉤重勒如夏承魏君來龜譙敏劉能婁壽趙君靈臺及石經殘字諸刻再傳天壤也

枕經堂題跋卷三

古

漢下玉過石門頌表紀跋

石漢黃門下玉過石門頌表紀在陝西褒城縣磨厓石門頌之後唐宋著錄家皆未見南渡紹興中始出之洪文惠標為司隸校尉楊淮碑

本朝王翁二家亦皆稱為司隸校尉楊淮表紀俱未允以予觀之此刻乃楊氏同郡黃門下玉過石門見孟文銘頌感其功德之盛因念其子孫之賢特為表紀文中淮與弼雙提不徒淮之一人通體歸美其祖故末云俱大司隸孟文之元孫也元者長也淮字伯弼字穎伯弼為淮之從弟以伯叔季論之淮與弼於孟文諸子之子當皆居長故於弼又稱為淮之元弟也石門頌刻於建和二年此為熹平二年其間相距二十有六年書法樸茂如一而古拙疎逸則更勝下玉字子珪文云同郡當係

枕經堂跋卷三

五

樞為人又云黃門又云謁歸過此是時國都洛陽當係玉官黃門告歸西行過此而申表揚財纒裁通用故財者當是玉為孟文鄉後進向來欽其功德子孫至此觸目動心而始濡筆追述以詠歎記之也涵真閣漢碑文字跋署為下玉磨厓極得本意翁本缺黃口字王本於黃字之外更缺左字予之此拓皆全非近今物也官字行舊於厚載門市上得來以有副本乃持此見贈云

漢熹平殘碑跋

右漢熹平殘碑計七十三字不全者六字前人皆未著錄乾隆癸丑黃小松司馬訪得於曲阜東郊是時阮文達以為事為學使昇歸聖廟後始傳焉于於咸豐癸丑至曲阜親至碑下見其上下右三面皆缺祇餘左方近下處行文有瑋璋其質芳麗其華八字駢儷大方當為東京妙手字亦瀟灑跌宕吾鄉李博齋廣文夙喜臨寫于以其碑殘而古意存也遂與城武之張壽殘石並裝一册時玩之

枕經堂跋卷三

六

漢堂銘高高山石闕銘跋

予於十數歲時杭州沈眉生師以舊拓漢高高山石闕隸書銘文見賜予細玩之共八行六字度以漢尺高一尺一寸寬一尺字體扁方筆法勁健如熹平石經殘字不時臨摹云云銘文後舉孝廉西鄂長終敘曰於惟我君明允廣淵學兼游夏復配臧文歿而不死實惟立言其言惟共四十八字無首無尾初不知其詳細也繼得牛空山金石圖翁覃谿金石記馮曼海金石索諸書乃知前尚有八行後亦有起首何字其八行云口時口五官中郎將陽堂谿伯并熹平四年來請雨高廟典大君諱協字季度自為郡主簿作闕共四十六字合前後制度文義觀之此在開母廟石闕銘之下一層作闕銘者即堂谿協也銘文內刻承薛政等與少室神道石闕銘同其銘常亦協作也協

枕經堂題跋卷三

七

為典之父其曰大君諱協者正如翁引鄭固碑云大男孟子有楊鳥之才年七歲而夭大君夫人所共哀也之文大君與夫人並言正是其父母也延光二年至熹平四年相去五十三年以歲月揆之協確為典父無疑典為五官中郎將秩比二千石矣當時名位顯赫故人祇知典而不知協後漢書延篤傳注所以有典字季度又為西鄂長之語抑或一時傳聞之訛後來刊寫之誤在在皆有無足怪也典於先人所作銘文內載各官銜名而不載其作文之名日久恐致湮沒於其奉使請雨之時因勒斯敘於其下亦如武氏祠石闕銘同意中云學兼游夏又云歿而不死實有立言可見其能文矣亦可見典之所自出典於本年三月與蔡邕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其後雖祇書丹於碑而不見典之名同時切

亦可見其風尚予是以向會謂其體如石經殘字而非無見也然則少室開母二石闕銘文字可決其為堂谿協作已既已能作何必非其所書堂與唐同唐谿楚地以地為民複姓耳是又不可不載

此予丁酉所作近閱黃長睿東觀餘論乃知其見公羊殘文未云谿與谿上當是堂謂堂谿也則是石經有典書矣向尚疑其與邕切磋風尚故合今則知其與邕無二情邕於石經之外華山夏承諸碑皆無原石此猶有四十八字歸然與中嶽並存天壤豈非有幸不幸哉道光己亥冬日懷甯大朔書於績溪官署

案洪文惠隸釋謂史稱邕自書丹使工鐫刻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眾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辦

枕經堂題跋卷三

六

史云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今公羊論語之後惟堂谿日磾二人姓名尚存別有趙歐劉宏張文蘇陵傅楨左立孫表數人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予詳玩遺字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語上劉寬碑陰王曜題名則公羊詩書之雁行也黃初孔廟碑則論語之前裔也識者當能別之云云如此可見典書不在邕之下矣黃長睿謂石經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中嘗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法書名畫同藏蓋唐世以前未錄前代石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云云又如此則石經可寶在唐猶然况今日乎今之所寶乃殘拓耳若如此銘之尚在當時則此石闕不更可寶乎學者寶此當如唐時之寶石經與法書名畫並寶可也朔又識

李增齋廣文曰每愛嵩山少室開母二石闕銘文足繼秦相
下亦開國山神識諸碑之先徧閱東京紀載苦不得撰書名
氏今闕此跋其爲堂谿協何就開拓心胸推倒豪傑石闕不
朽此文亦不朽也
葉東卿先生曰作者謂出武氏祠書象爲衛改題字爲嚴祺
已足驚心快目茲更放得嵩山二篆闕爲堂谿協手筆更闕
千古未有之奇矣漢魏叢書數十種僞托者居半安得此才
而與之析疑文搜斷簡而一歸爲誰氏之書乎噫
陸稼堂中丞曰近由登封寄來此銘精拓以爲方健可愛當
稱漢隸佳品不謂其與石經並貴也斯識斯論歐趙以來爲
未有千古講金石學者安得遺此

蓬萊閣重刻漢石經殘字跋

漢嘉平石經殘字至

本朝共推二家藏本一爲黃小松司馬尚書盤庚篇五行論語
爲政篇八行堯曰篇四行一爲錢梅谿明經尚書洪範篇十行
君奭篇二行詩魏風八行唐風四行儀禮大射儀七行聘禮六
行春秋公羊隱四年傳三行論語微子篇八行堯曰篇四行論
語篇末識語殘字三行共十三段乾隆戊申翁覃谿閣學督學
江西會合併摹刻南昌學宮係十二段蓋小松堯曰篇乃其上
段梅谿堯曰篇乃其下段閣學摹時聯而爲一至後五年壬子
李曉園河督出守紹興又摹刻蓬萊閣上堯曰一篇仍分摹之
故仍爲十三段也翁刻渾厚李刻精隱各有勝處皆能傳古人
之神翁刻予童時卽有此本後失此李刻乃於癸丑亂後避大

梁得於夷門市上共十數本俱佳紙精拓十餘年來大半分贈
諸同好相傳此本爲最初拓出自曉園河督之家殊可寶也石
經字人多指爲蔡邕一人手書然合後漢書本紀列傳及舊傳
本石攷之尚有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趙陔劉宏
張文蘇陵傅楨左立孫表盧植楊彪李巡十數人不過奏刻石
經首創且各家皆宗其體因卽以邕統之卽如歷代奉敕
所脩各書成前列諸臣銜名進表祇以一人領之其後遂卽以
此一人名之耳字體方正肅括足正一時家各異尚之失方之
篆書正如許氏說文解字方之正書又如梁人玉篇唐人九經
字樣明人洪武正韻及我
朝康熙字典也洪文惠云予詳玩遺字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
語上劉寬碑陰王曜題名則公羊詩書之雁行也黃初孔廟碑

則論語之雷裔也迄今觀之果為精鑿近時學此者惟桂未谷
大令惜其描摹迫仿筆筆求似小字細書尚覺精秀方寸以外
即形窘迫俗弱而無氣勢已世有知者當不河漢斯言小松自
有雙鉤三段刻寔其小蓬萊閣金石文字梅銘亦有重摹十段
別刻於石各有精神可味惜皆不及翁李二刻為能久遠爾豫
章數幅會稽大方吾知千百載後定與越州石氏番禺洪氏並
重藝林不朽也

漢溧陽長潘乾校官碑跋

漢校官碑乃溧陽人頌其長潘乾構脩學宮而作今在溧水縣
學蓋隋時曾割溧陽西鄉而置溧水縣也歐趙諸公皆未著錄
以其於紹興十一年始出於同城湖中耳字體方正清古有西
京篆初變隸風範東京中惟衡方張遷二碑如其結構其中以
取為賢以智為智以書為書以優為優皆古文也則又與北海
相景君碑為近碑額校官之碑四字大徑建初銅尺四寸尤極
樸茂近日黃小松司馬作大隸書皆力摹之梁芷林中丞謂為
專學曹全碑陰夫謂小松小隸有似武梁祠題字則有之謂學
曹全碑陰者則非能知隸法者也另碑釋文是元至順四年文
學掾濟陰單禧從洪氏隸釋錄出真楷勁婉如出趙文敏手殆
一時風尚使然歟

漢光和三公山碑跋

漢光和三公山碑歐陽文忠集古錄標為北嶽趙德甫金石錄標為三公所論皆甚簡略惟洪氏隸釋載其原文特詳其所缺字亦無多予於童時曾得元初一碑歷訪南北皆無此本及讀黃小松小蓬萊閣金石文字諸跋乃乾隆甲午搜得元初碑時也亦云未見此本誠如文惠述高嗣先云北人所不好市無窮碑者及道過真定顧瞻名山三歎而已予之所慨亦未始不同也今人都門偶遊厥肆竟無意得之訊之帖賈究以何年拓來答以不知予詳玩數次碑高漢尺六尺三寸寬三尺五寸共二十三行行四十字共約六百四十餘言字約一寸有餘如白石神君碑而隸體端勁挺秀可以為法不在同時石經之下白石實所不及殊可寶也碑額三公之碑四字大徑五寸雙鉤

枕經題跋卷三

陽文與中嶽秦室神道石闕銘同右有封龍君左有靈山君六字亦大徑三寸後有碑陰三行模糊雖甚首行處土房子四字尚可辨識夫以文忠與文惠二公之彊有力一標北嶽未見其額一釋全文未列其陰而予後一公之生又七百年今得此本額與陰皆備翰墨之緣豈不可謂奇且厚哉三公山碑而旁有封龍山靈山君者據文惠所云即是配食三公之祠故碑中有附足之文也碑為左尉樊子義立額末有樊君徵福之句而讀美與將馮巡幾一百言馮君乃常山相也例得敘明文惠因亦詳為書後云

明拓漢邵陽令曹全碑

漢邵陽令曹全碑明萬曆時始於邵陽縣舊城掘出碑高七尺六寸寬三尺七寸計二十行行四十五字共八百四十九言無一損失即首行之末因字亦祇微有剝泐尚可辨識誠東西二京石刻中之全璧殊可寶也此本乾字左旁未曾鑿穿當為明時出土未久所拓精神尤極完固予玩此碑波磔不異之瑛而沈酣跌宕直合韓勅正文與陰側為一手上接石鼓旁通章草下開魏齊周隋及歐褚諸家楷法實為千古書家一大關鍵不解家擅者不能學此書不善真草者亦不能學此書也國初鄭谷口山人專精此體足以名家嘗其移步換形覺古趣可挹至於聯扁大書則又筆墨俱化為煙雲矣若近時姚伯昂總憲乃復拓而大之雖畦徑有未化處而縱橫揮灑實有山飛

枕經題跋卷三

泉立玉佩紳垂氣象一山林一臺閣雙峯並峙真足空前絕後耳山人學此碑參以史晨結構總憲學此碑本之乙瑛間架正如王虛舟所謂學曹全者正當以沈痛求之但取描頭畫角未一有能為曹全者也諒哉斯言窺透書家三昧已吾鄉查葵齋明經學此不下三十年無論詩文序跋皆集此碑中字應之積有成書不下數卷其徑寸內外諸字娟秀絕倫有美人不勝羅綺之態是又得此碑中之一體者惜故鄉遭亂十年未得音書不識八旬老人尚如靈光無恙否碑本有陰五段字雖古而不精子幼曾得之此未拓

漢故穀城長蕩陰令張遷碑跋

漢故穀城長蕩陰令張遷碑在今東平州學相傳明時掘地得之故歐趙洪三公皆未著錄案東漢時東郡置穀城東阿二縣北齊省穀城為東阿宋時凡三遷明時乃遷於穀城鎮今之東阿漢之穀城也在唐宋元皆隸東平府明時所掘不知何所當必在穀城舊治因移而樹之學署碑額十二字意在篆隸之間而屈曲填滿有似印書中繆篆人因以篆目之其曰故穀城長蕩陰令者故即如今之前任非已故也二官連書以前為穀城長今為蕩陰令也漢制大縣曰令小縣曰長此碑之立以張君在穀城多善政及遷蕩陰吏與民表而頌之又如今之去思碑也碑字雄厚樸茂予童時已極醉心繼遊南北見伊墨卿太守所作各書皆極力摹仿遂亦偶一學之蓋既不寒儉亦不癡肥

枕經題跋卷三

三

附節錄阮文達公釋且篇

且始也且既與祖同字同音則其誼亦同爾雅釋詁祖始也凡言祖皆有始誼如祖訓始廟神祭為始行史記食貨志

且始也且既與祖同字同音則其誼亦同爾雅釋詁祖始也凡言祖皆有始誼如祖訓始廟神祭為始行史記食貨志

枕經題跋卷三

美

漢魯王墓前石人題字二種跋

漢魯王墓前二石人其胸中皆有字一云府門之卒四字一云漢故樂安太守庶君亭長二行共十字皆篆文字大約五六寸許翁覃園學云筆法整勁漢篆之最工者予細玩之良不虛也府門之卒胸前石多剝落如淚痕滋陽牛空山曾題銘云鑄石為人刻篆其腹永陪漢寢風珮肅靈文不磨與畫軒縮終古西向銅人對哭石人固奇此銘亦大奇耳錢竹汀宮詹金石跋尾略云和帝永元七年改千乘為樂安國本初以來罷為郡庶姓不詳其所出韓敕碑有故樂安相庶季公魯人季公在永壽時猶存此刻庶君豈即季公乎然庶君於永壽時猶存則此石人必立於桓靈以後宜乎魏之公卿上尊號奏受禪表廬江太守范氏碑諸碑額字方正厚重皆近而倣效其體也石舊在

枕經遺跋卷三

七

曲阜縣張屈莊魯王墓前乾隆甲寅阮文達公為山東學使時移置城內翼相圃藉聖人之靈以呵護之敲火礪角可以免已法可愈觀察日向閱石人題字謂現存漢碑篆額無此工妙茲引魏碑諸額即接此緒乃知此石立於桓靈以後近效其體誠有故耳精審如此冷人心目為之一開唐時顏魯公書東方像贊碑額亦有此意或亦溯源於此魯公書出於隸篆學亦如是功深賢者誠不可測也

史記秦始皇本紀李斯為舍人家齋王齋庶公等為將軍應劭曰庶秦邑司馬貞曰庶公蓋庶邑公史失其姓名後之庶氏當由於此東漢庶之在魯固為名族觀韓勅碑之故詠太守庶次公故樂安相庶季公皆魯人可知山東省志載魯恭王孫皆葬此鄭莊因謂庶姓出於魯恭王之後吳山夫金石存亦信而

引之竹汀宮詹史學極精訂正補緝乙部書傳刻不少何於此石而亦云庶姓不詳其所出耶南華非僻書歐九不讀書嘗嫌前人輕薄今亦無怪其然已

樂安罷王已在本初元年韓勅碑云故樂安相其為相必在本初以前本初在位只一年嗣當改國為郡此刻之立定在桓靈以後可無疑義特庶為魯之名族其為樂安太守不必其為樂安相之人張瘦銅舍人云此石人字曰樂安太守庶君者為季公之後裔或族人而不可傳會為季公也詳味斯言是為得之

枕經遺跋卷三

七

管子行大令整裝漢竹葉碑跋

漢竹葉碑者以碑上刻泐之文以竹葉而衆人遂名之也其上
有穿穿下題名共二列第一列存者十一人第二列存者十人
子於癸丑夏日為孔廟見其碑之正面尚有數字可見然皆為
竹葉文所掩模糊太甚莫辨為何氏之碑矣海甯陳竹厂以為
此碑人不書屬吏賈不出魯國下無書錢之數上無門生故吏
之稱當是魯國長官德政碑王蘭泉少寇亦以為然予審其字
雖無多而就所存者之結構波磔以玩古雅勁逸不亞韓勅造
孔廟禮器碑洵可寶貴觀者不得以其上有竹葉之文而遂與
杭州之關廟竹刻嘉興之吳仲圭竹刻等而視之也子行大令
深究漢隸當以予之此言為何如

枕經遺跋卷三

完

漢朱君長刻石跋

漢朱君長刻石三字在濟甯州學子於癸丑避地時手自拓之
結構清古風神飄逸隸中佳品可愛也石高三尺三寸上寬二
尺一寸下廣二尺七寸此三字刻於石之下方每字徑四五寸
不等其中無字皆樵斧痕左方之上係翁覃溪閣學行書跋語
下則黃小松司馬隸書題識近邊又有錢泳李克正南正炎李
東琪諸人籍貫姓名小字數行然亦約略髣髴矣予觀其製頗
似居攝壇壇及永元永建建康康食堂畫象諸刻然彼為立以受
祭此應為墓前題名墓中銘志字居其右或當時字居其中而
右邊另有如左者數尺耳向見吾鄉鄧完白山人作徑尺以內
大隸書奇氣鬱盤不異新都王稚子二石闕上字此有雋永之
味足以敵之陳曼生似亦畧會仿效不獨此也此三字可以為
法當與汲縣之殷比干墓四字雅安之高頤雙闕四十七字渠
縣之馮煥神道二十字沈君左右神道二十七字梓潼之季公
石闕八字楊公石闕八字賈公石闕六字夾江之楊宗石闕十
三字並垂天壤嘉惠後學不死已

枕經遺跋卷三

三

漢石牆邨石刻跋

石牆邨石刻無年月審視其字隸兼篆體當是漢刻道光十四年三月鄒縣徐庭賢偕弟庭仰得於邨中恐其久漸湮沒十八年十月移入孟子廟中致嚴堂于於咸豐十年夏日從軍過鄒謁廟見其原石模糊大甚然就其字之完者玩之古意可掬此木乃三年避地濟甯所得揚子尚精字畫明顯子為釋定其文云傷其身關足孝信關及三關者潘昌關者得其見者傷關故時伐關面堂關面者石二關君於中郎共三十字字皆有法而昌字二面字堂字石工二字皆以篆法為之殊可寶貴子遂與延日出土永元石刻建康石堂畫象題字諸刻裝為一册嘗為墓之不置云

枕經堂題跋卷三

三

漢二千石公侯壽貴駟研文跋

王戌之秋七月王子梅太令以阮文達公舊贈漢駟研文全拓本見示曰此千石公侯壽貴駟也其側有字陽文六即是子以建初銅尺度之高八寸寬六寸厚二寸審視其字高古樸茂意在篆隸之間是真漢物惟念漢制中外之官每以二千石為貴馮氏金索故有二千石鏡此既為吉祥厭勝而設何以祇云千石耶繼翻擊經室續集壽圖說文達亦自云千石殊為詫異今日雨霽窺明細為展玩乃知千字之上尚有二畫是真二千石矣積疑數日一旦豁然不禁為之狂喜或曰千字之上二畫是二字貴字之下又有二畫則將何說子曰是不難解子不見宜侯洗銘富貴昌宜侯之富字借六為闌而侯字之下及四圍不能不另限以闌也富貴昌宜侯之洗亦然雙魚富貴昌洗亦

枕經堂題跋卷三

三

何莫不然然則此三洗皆在文達積古齋歎識之中文達一時未思耳客既黜首子亦快心自謂可以為文達功臣勿謂以子之予即以攻子之盾也越數日子梅屬子摹製鑿版子遂以二字摹冠於首將天下之人千年之後知文達有此二千石公侯壽貴駟研云

附錄阮文達公研背自記

嘉興肩壽老門生張解元叔未贈余八十壽余謂此漢人特造為吉祥駟故無年月姓名麻布紋最堅細非晉以後也頤性老人記甲辰夏海昌方外六舟書陽羨薛友琴刻

宋拓偽作蜀漢張桓侯八濛紀功銘跋

破賊首張郃於八濛立
馬勒銘共二十二字

余幼讀楊升菴丹鉛總錄言涪陵有張桓侯寸斗銘其文字甚工陳仲醇太平清話言侯不獨有八分書寸斗銘又有流江縣紀功題名二十二字云云心甚慕之搜訪漢碑三十年竟未一見徧閱歐趙洪三家著錄亦無其目

本朝纂述卽顧南原明經隸辨翁豐溪學士兩漢金石記王述菴司寇金石萃編劉燕庭方伯金石苑三巴漢石紀存摭取宏富亦未採惟見近日掖縣翟文泉廣文所刻隸篇鈎摹數字意思雄偉屢訪其全而未獲中州張石渠太守精於鑒藏頃出舊得搨本見示余細視之因攷蜀志侯之本傳是時侯領郡太守破郃之事原不虛無獨其字體不似漢時規格余童時卽喜篆

枕經堂題跋卷三

三

隸所有周秦漢魏碑版文字今有存本無不臨摹祇此二十二字可疑正多蓋漢隸無不藏鋒去篆最近與真獨遠卽侯同時蔡邕堂谿典魏之鍾繇梁鵠吳之皇象現存諸碑均可概見此銘似晉宋六朝以後能真書人所作觀其將字之石月字軍字左點飛字之石四點萬字下半截人字撇捺馬字四點及右首撇筆蒙上從艸漢碑諸隸或艸或廿或廿或廿皆不失本意惟此濛字之石上從艸字六字左右豕字撇捺銘左金字起首無一不以真字入法行之玩其氣象咀其意味宛然唐時元宗紀泰山銘史惟則大智禪師碑梁昇卿御史臺精舍銘體製波磔俱極相近當爲唐人手筆無疑蜀志不虛或唐之居官產蜀好事者獨補書之如元吳炳之重書桐柏廟碑國初傅山鄭篋之重書郭有道碑一例抑或本有此銘原拓無

竟特行此重書之本如裴岑之敦煌紀功碑真贋並出亦不可知後之覽者慎勿以此爲漢刻可耳原跋姜玉谿大令以毛意香定此拓爲宋紙余數摩抄果如余藏宋書聖主得賢臣頌卷真蹟之麻牋無二然余辨此銘爲唐人手筆又非論其在唐人之下與司馬諸公相比也太守命余審定用遮鄰人之所聞見一二縷陳或不罪其狂妄否亦復以此上質云爾

枕經堂題跋卷三

三

魏太和景元石門磨崖題字跋

魏太和六年石門磨崖題字一行景元四年題字三行共五十五字殘文半字三以拓本度之高約五尺九寸寬五尺六寸首行上下皆與石齊以後三行每低一尺其字自二三寸至五六寸不等高古蒼勁體兼篆分雅與西京人手筆為近不似黃初以下作也是時鍾繇梁鵠並擅盛名觀此則視許州曲阜諸刻何如哉揮翰明堂反不若埽苔絕壁此中消息可悟已泰和翁氏以為始字予之此本乃鈕西農大令所贈惟拓精工為數百年前故物其間和字尚有未旁况題刻在前正可不必疑其為晉代也宋南鄭令晏表以魏之太和六年正蜀之建興十年諸葛亮適休士作木牛流馬故魏人得入襄谷治橋閣魏之景元四年正蜀之炎興元年是冬鍾會鄧艾伐蜀劉禪詣降巴蜀

枕經遺蹟卷三

美

皆平褒斜閣道於是乎通矣晏君云云如此其徵攷證不謬且泰太本一字錢氏以為嘉定南翔寺石幢太平興國亦作泰又何必定如翁氏以金章宗泰和年號始為泰字耶孫淵如纂寶字訪碑錄以後三行為蓋寇將軍李苞閣道碑以前一行為潘宗伯等造橋格題字標題不同不足異而一則歸魏一仍歸晉未免附和翁氏之說而不自審歟

釋文

潘宗伯韓仲元以泰和六年五月十日造此石木女
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蓋寇將軍淳亭侯譙國李苞字孝章
將中軍兵木石工二千人始通此閣道

吳赤烏三年玉螭環文跋

咸豐九年夏日濟南賈花媪持一玉環求售云此乃漢玉釧也子以漢尺度之圓徑四寸試以手腕豐約恰合細審之上有三螭飛走陽文凸起中有赤烏三年製陰文六隸書玉色本青因有土銹血侵竟如蒼玉所謂黑漆古也然亦有兩指大全青處雕鏤精神書法樸秀非晉宋以下物遂如其值購之案赤烏為三國吳大帝第四次改元年號赤烏三年乃其登極後之十九年是時去漢未遠製在清古亦時使然惟乾道所傳古玉圖為器三百八十有四其間漢刻紀年祇有光武帝建武二年上高祖徽號玉册至玉螭桃核杯右刻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十隸字人為漢武帝時製子謂武帝在位五十四年無庚子其日庚子者乃登極之前一年也宋徽宗登極係辛巳若庚子年

枕經遺蹟卷三

美

甲申月丁酉日乃宣和二年七月七日故左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官和殿十字小篆文也兩漢金石不難有款然亦惟鐘鼎彝器碑碣大文若夫佩帶微物琳琅雅玩亦復有之是誠稀世之寶矣吳隸不多觀除九真太守谷朗碑外子所見者有太平二年永安元年寶鼎二年鳳皇元年天璽元年諸類上字皆有漢法此亦足與相敵爾古玉圖載玉環有十俱標某玉帶環蓋古人施之於帶所用呂氏攷古圖云螭龍頭也有鬚而無角能致風雨宣和博古圖云螭為龍類食於濁而游於清能與雲雨鱗蟲之最靈者也今用以鏤諸器亦取其能屈伸變化降澤而潤物耳然則此環非公卿大夫之飾歟不可棄已不可棄已

吳太平雙魚甄文跋

宮子行大

同治元年四月初二日宮子行大令以新得太平二年甄拓其
文囑為攷定予乍視之正面有縱橫井字紋中陷五銖錢幕五
枚所謂列錢側有雙魚戲珠水波紋上端有隸書太平二年四
字下亦有魚水紋皆作陽文凸起書體古勁畫法樸直非近今
物案廿四史中除魏太武之以太平真君宋太宗之以太平興
國四字紀年外獨以太平二字建元者正與偽共有五蓋吳廢
帝梁敬帝北燕馮跋隋林士宏遼聖宗均以此二字為號此甄
二字結構方正波撇翻雅純乎東漢風致下亦開西晉先聲當
為吳廢帝無疑六朝以後無此作矣藏是甄者可與北海相景
君碑執金吾丞武榮碑郎中鄭固碑武氏祠書象題字任城孫
夫人碑汲縣太公望碑諸石刻相貫重勿作殘礫廢棄之如

枕經遺跋卷三

書

遺耳張邑堂金石契曾摹大吳寶鼎二年甄文隸法矜重有天
發神識碑筆意芭堂謂吳地文學之祖子游之前有泰伯書法
之祖逸少之前有休明此甄與寶鼎甄文却有異然渾古簡勁
之處不獨可憐休明足以虎視中原與堂裕典蔡邕鍾繇梁鵠
諸子爭長已子行其珍而藏之勿失廢帝名亮在位凡六年建
興二五鳳二太平改元亦祇二甄之形製予以漢慮虎銅尺度
之長約一尺七寸有奇寬約九寸厚三寸子以其旁有雙魚形
遂名之為太平雙魚甄云

吳天發神識碑跋

吳天發神識碑在晉宋時已折為三段世故又稱三段碑展轉
移徙久在江甯府學尊經閣下不意嘉慶十年亦燬於火人間
拓本因各寶貴子於道光丁酉赴省試於狀元境市上得一全
拓舊本宣紙撲墨字字有神當是數百年前之物不勝狂喜案
此碑張勃吳錄以為華嚴文皇象書後遂人無異辭予觀其書
方折盤旋以隸筆而行篆體戈長劍利中實乃燥手柔張懷
瓘以沈著痛快目之真不虛也漢時篆法惟張遷碑額略有此
意北朝李仲璇脩孔子廟臨淮王像諸刻似極仿之亦時勢漸
趨使然耳吾鄉完白山人篆法一宗周秦漢魏之正其弟子雲
彩上人偶學此種近見海甯詩僧六舟酷為摹寫未免如食江
珧柱有發風動氣處惟完白刻印間參其筆得其妙者武進吳

枕經遺跋卷三

書

聖俞然合之漢製未免稜角暴露矣阮文達公有重刻在其北
湖祠塾惟以脩飾為鈞摹森芒銛利之象去之甚遠予舊見各
本及統閱金石萃編金石索諸書前數行上天帝言之上有崇
寯元年石豫題字後則元祐六年胡宗師題字予之此本大吳
上天帝命之上更有明嘉靖甲子督學御史天臺山人耿定向
題字與翁覃谿閣學所得本同尤為完拓他口當擬整裝如開
通褒斜石刻以玩其全碑全發云



定庵題跋
題跋

定
一
題
跋

一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序

碑版之可貴爲其足以補史傳之闕失證古籍之訛誤而文辭古雅書法精良猶其後也漢中衛少議碑之客又古籍寥落即搜羅攷訂亦屬匪易歲壬戌友人張君精民自太原來精民固習爲金石學者盡出其所藏以相示如入五都之市美不勝收乃擇留精拓北魏碑數十種略酬以值以助其訪碑之費且皆模棧精整不時展觀奕然漠然又如干將莫邪新出鐵衍不可逼視爲之驚喜不已什襲藏之有日矣邇歲端居多暇爰出舊藏漢唐諸碑並靖民所貽逐一爲之跋識皆實有其物非虛構想像者後人有志是學不難按圖索驥比兌而研究之嗟嗟燕雲十六皆我文明古物蘊藏豐富之區爲石晉趙宋所翫棄于是夷于狄馬胡塵文化之遲遲不進者殆數百年今又陸沉邱墟矣其地之零碑斷碣皆吉光片羽應以球貝視之矧其精拓舊本並世不易獲得者耶是用付諸排印願與世之同茲好尚者共析賞之

共和廿七年歲戊寅秋 由雲龍舉舉識于十二印齋

定題

序

略例

一立石編文防於兩漢盛於代魏而極於李唐茲編題識以此數世爲多至於六朝以來名賢手蹟以及內府閣帖淨化大觀諸傳本非不略有備數特機轉鈎摹已失廬山真相不如碑碣攝自刻石尚有跡象可尋故諸家帖書題識甚少大都存而不論以俟賢哲指示一茲編雖以時代次第但有時翻檢漏失往往先後倒置或從而補識之此自責鈍疏忽之咎非有意紊亂其序

一命名題跋原有書畫典籍古器古印在內嗣以雲烟過目不免棄公之好龍真履難投有類沙門之摸象故關於書畫器物之題識概從刪雖仍以題跋并名挂漏之譏在所難免一兩漢碑版後儒以經學小學所關攸據之書甚多不難廣爲援引以訂正其文字魏晉以後文體既更書法益進故多略其文義側重書法此亦趨勢之自然非馳驚于藝事也一每編攷證之後間發議論有類史傳後之評陶不似經學家之謹嚴但語石諸書有例在先不自我作俑也

一近代攷古日新月盛如甲骨殷虛之類方始萌芽已望洋向若喟然與歎自維迂陋豈敢

定題

略例

與俊流英髦爭龜甲卜契之功惟有謙謝不敏至編中率忽乖並之處在所不免尤盼大雅鴻博好事見教俾有裨于晚學實厚望焉

定庵題跋目錄

石鼓文篆攷序

毛公鼎拓本并李鴻清跋本

阮氏重摹范氏天一閣宋拓石鼓文

秦嶧山刻石拓文

孟孝琚碑

又孟孝琚碑攷正

石門頌

婁壽碑

史晨饗孔廟碑

韓明府孔子廟碑

李苞通閣遺題名碑

北海相景君碑

定庵題跋

目錄

三

樊敏碑

衛尉卿衛方碑

張遷碑

三老碑

嵩山太室神道石闕銘

嵩嶽少室神道石闕銘

開母廟石闕銘

校官碑

樊敏碑又

淳于長夏承碑

李翁西狹頌

李翁南閣頌

竹邑侯相張壽碑

圍令趙君碑

郟陽令曹全碑

西嶽華山廟碑拓本合卷一在

封龍山碑

曹子建碑

弔殷比干文

魏東武侯王基碑

龍藏寺碑

寇君碑并碑陰

暉福寺碑

高貞碑

北齊趙郡王高歡碑

晉故振威將軍趙府君墓道

定庵題跋

目錄

四

晉枳陽府君神道碑

王僧墓誌

魏元廣元洪墓誌銘

梁始興王碑

魏賈使君碑

晉龔寶子碑

宋龔龍顏碑

魏皇甫廡墓誌銘

魏曹恪碑

魏程哲碑

魏魯普碑

魏陶翰妻劉氏墓誌

魏段威德墓誌

定庵題跋

號陽鄭文公碑
鄭文公東塔石室銘
鄭文公富門石坐題字
鄭文公雲峯山觀海島詩刻
鄭文公登雲峯山論經書詩刻
鄭文公登大基山石刻
鄭文公雲峯山等題辭七種
鄭文公黃門赤松道士遊息題辭
鄭文公其居所等題辭八種
鄭文公銘告題辭詩刻八種
北齊鄭述祖天柱山銘

定庵題跋

目錄

五

鄭述重祖登雲峯山記
東魏姚保造石塔記及北齊嶺地殘刻石人雲居館題字
吳九真太守谷朗碑
魏始平公孫秋生元祥北海王太妃尉遲乙佛等造像記
魏元景爲孝文帝造像記
魏富平造像記
魏楊大眼魏靈藏等造像十三品
魏高悲法生等造像記二十品
魏桃樹等造像記十品
龍門造像九十九品
魏神龜天和天平造像記
梁大悲菩薩石刻
梁瘞鶴銘

定庵題跋

黃縣都鄉石羊里鞠彥雲墓誌
晉房君墓誌
後秦呂憲墓表
魏揚州長史司馬景和妻孟氏墓誌銘
魏石門銘
魏張猛龍清頌碑
魏蘇君神道
魏樂安王妃馮氏墓誌銘
魏宮內司楊氏墓誌銘
魏故廣州長史寇府君夫人姜氏墓誌銘
魏唐使君墓誌銘
魏太尉穆文獻公亮墓誌銘
魏元引元定元遙元誕墓誌銘

定庵題跋

目錄

六

魏元誕妻穆夫人墓誌銘
馬鳴寺碑
朔州刺史何卓碑
齊州刺史高洪墓誌銘
懷令李超墓誌
隋青州舍利塔下銘
隋陳倉縣令曹君及張主簿墓誌銘
安平安公蘇使君墓誌銘
隋賀若誼碑
北齊李文靜公文簡公碑
唐孔子廟堂碑
王居士塋塔銘
處士程玄景墓誌銘

開皇石刻及總章碼
 哥舒季通葬馬銘
 文林郎夫人張氏墓誌
 王府君夫人蔣氏墓誌銘
 鄭府君墓誌銘
 故正議大夫李府君及清河張府君墓誌銘
 張延賞墓誌
 田悅墓誌銘
 崔府君夫人獨孤氏墓誌銘
 會昌寶梁經
 隴西李顯墓誌銘
 唐楊孝直等墓誌銘共九種
 襄陽近出唐碑九種

李陽冰三墳記
 李陽冰城隍廟碑記
 顏魯公顏勤禮碑
 顏魯公中興頌摩崖
 顏魯公自書告身及竹山堂聯句合冊
 顏魯公東方曼倩畫像碑讚
 河東州刺史王仁求碑
 豆沙關袁滋題名摩崖
 南詔德化碑
 段氏會盟碑一名石城碑
 興寶寺碑
 褚河南聖教序
 薛少師書陳思王七啓

薛少師信行禪師碑
 顏魯公六字麻姑仙壇記三編
 一玻璃板印宋拓本
 一何子貞摹刻本
 一宋拓本
 顏魯公家廟碑
 顏魯公臧公神道碑
 顏魯公元次山碑三編
 一近拓全本
 一北平本四冊
 一道光間黃矩卿藏本
 顏魯公六楷中興頌全
 又一冊不全

顏魯公爭坐位書
 顏魯公宋公神道碑
 顏魯公三表
 顏魯公祭伯文
 顏魯公祭姪文
 顏魯公干祿字書
 顏魯公送劉太冲序滋室堂本
 顏魯公草書古柏行
 又一冊不全
 高量成德運碑贊
 元世祖平雲南碑
 太華山佛殿寺無照玄鑑禪師行業記
 大觀堂修造記

王仁求墓碑記

雲南按察司題名記

劉書張思叔座右銘

啓文樓修城碑記題字

定
應
題
跋

目
錄

九

定庵題跋

石鼓文集跋序

姚安由雲龍撰

石鼓文攷證。朱竹垞曰。下舊聞內。采輯梅評。王蘭泉金石萃編次之。繼朱王二氏而起者。其說尤多。大都入主出奴。莫衷一是。自韓詩直稱宣王。莫衷于岐陽所作。後儒多宗之。清代孫淵如氏。以為係字文周時製物。雖經汪容甫駁辨。而俞理初益博搜證據。力主北魏之說。近人馬衡氏。以為係先秦時物。大定姚君大榮撰石鼓文攷。則以為係崔浩贗作。聞其援據甚多。惜未得見。全氏謝山。則并壇山石刻四字。斥為偽品。王秋讀金石萃編。綜合所疑。直定為西晉時偽造矣。余夙喜其文辭。淨古。曾屢至國子監摩挲其器。慨然有思古懷舊之感。願其字體與籀文說文均異。且多新字。而篆法則略近小篆。疑于俞說為近。爰于朱王二氏書外。彙錄諸家攷證。而以俞說殿焉。好古者平心察之。當知其確有所歸矣。

毛公鼎拓本并李瑞清臨本跋

毛公鼎為濰縣陳壽卿所藏。拓本至不易得。吳憲齋印入集古錄。與拓本不爽毫髮。憲齋之言曰。今日所讀經典。由篆變隸。由隸變楷。屢失其真。非復從前漆簡文字。不圖二千九百餘年。周初寶器。至今完好。文義篆法。穆然想見。銘洛遺刑。自宋以來。金石家所收古器。無此典重命辭。齊鐘魯鼎。頌敦。號。斝。均不足與相埒也。至李梅翁臨本。分行布白。陰陽向背之妙。梅翁已自言之。古茂淵懿。亦能逼近。惟惜波磔太多。頗嫌矯揉。原本殊不如是。後之覽者。其分別觀之。

阮氏重摹范氏天一閣宋拓石鼓文跋

阮氏重摹范氏天一閣宋拓石鼓文跋

楊用修載石鼓全文云。得唐人拓本。以之校正。其文多至七百二字。殊不足信。薛氏鄭氏施氏。傳刻互異。至潘氏僅存三百八十六字。此本得四百六十二字。最稱善本。馮氏舉入金石索間。入薛氏潘氏補入數字。並力主周宣王時物。甚力。對於持異議者。不惜極口詆斥。然自王靜安著史籀篇叙錄。以為史籀十五篇。係後人取句首史籀二字以名篇。非著書人名。于是周宣王時之說。遂根本動搖。難振玉馬叙倫馬衡諸氏。復根據其文字。多見于秦之器物。文辭更證明王君史籀書獨行于秦之說。謂為秦時物。然究不如北周復古。此器及文。皆仿古而作之說。至其證則以俞氏北魏之說為近確也。攷古之學。日進。後來者當不復再事空臆之辯論。第其文字歷久漫漶。自元以來。第八鼓已全無文字。而阮氏此刻。猶可一一尋究。

而浙石亦漸磨滅。反得藉馮氏之書以存。斯亦石鼓之功臣矣。前人題句云。金繩鐵索相鈎連。蝌蚪嗣孫小篆祖。豈不信哉。

秦嶧山刻石拓文跋

嶧山在今山東嶧縣東南十里。水經注。始皇觀禮于魯。登此山。命李斯大篆勒名山額。石曰書門。太平寰宇記。李斯所刻石額。名曰書門。始皇乘羊車登之。其路猶在。即刻石所也。原石久燬。世所傳皆後人摹本。東里續集載陳思孝論嶧山翻本有七。今只存西安鄭文寶本。江寧李處巖本。紹興申屠嗣本而已。數者相較。惟鄭摹本尚餘古意。而鄭記稱是刻摹本。徐鉉晚年所得。鉉校定說文。未附篆文筆跡。相承小異者十三字。始皇登山凡六刻。石史記皆具載其詞。而獨遺此文何耶。

宋淳化四年鄭文寶記云。徐鉉酷耽玉箸。垂五十年。晚得嶧山碑。摹其筆力。自謂得思于天人之際。因是廣求己之舊跡。焚擲略盡。文寶受學徐門。因以徐所授摹本刊石於長安。故都楊士奇東里續集云。嘗見陳思孝論嶧山碑翻刻次第云。長安第一。紹興第二。浦江鄭氏第三。應天府學第四。青社第五。蜀中第六。鄒縣第七。又有明時之翻刻本。字畫訛謬。又在鄒縣

之下。此本即鄭文寶傳刻之長安本。猶存秦相矩度。其事則見史本紀二十八。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生議刻石頌秦德是也。後之寫玉筋篆者。咸祖此。然如李陽冰三墳城隍廟諸刻。幾于突過前人。

孟孝琚碑跋

是碑為漢石之最古者。以出土晚。清光緒二十七年辛丑。故金石攷據家如王蘭泉阮芸台輩。曾經到濱者。皆未得見。楊守敬黃鹿泉諸君。雖得見。而攷證亦未甚確。惟上虞羅振玉以長術推計。定為西漢成帝河平四年之碑。石屏袁氏樹五及劉氏願更列舉多證。以質其說。洵可取也。蓋碑首刻蝕七字。僅自丙申中建臨卯起。後又有十月癸卯十一月卯采云云。歲在丙申。而十月有癸卯者。前為景帝中元五年。後則光武建武十二年。和帝永元八年。桓帝永壽二年。而皆十一月無卯。其丙申歲十月有癸卯。十一月又有乙卯者。惟成帝河平四年。此實確鑿之證。况河平二年。西夷叛相攻。以陳立為將。河太守次第平服。與舉廢墜。假武修文。宜孟氏之子。通經服古。適當魯國三老既歿。孝經之後。故受韓詩兼通孝經。漢人受書次第。首小學。次孝經。次論語。次一經。諸書或倒言之。見王蘭泉撰漢石攷。小注。此云受韓詩兼通孝經。即倒言之。一例。下云

定庵題跋

孟孝琚碑跋

二

二卷者。猶言二書。古卷字亦作焉。揚子法言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即同斯意。至嚴道武陽之名。巨兩漢無異。王右軍後謂王莽改口號曰。此後此一時之事。即復故。不足為改。以橋之為橋。煙火之為煙。不絕。勉之。顯字。皆極明晰。不得以瑣字。橋字。照字。易之。又上關諸字。毫無痕迹。必依後世文理。擅為增加。成文。皆不免武斷之弊。要之。字既方整。厚。文亦潤。澁。簡括。西漢碑中。原已不易得。剛在邊地。自為我國二千年前文化古迹。應共寶惜。不必斤斤為執。為漢物。矧雍正以前。昭通等地。皆屬蜀地。耶。李清照云。人亡弓。人得之。彼一女子。猶能為斯語。願好古同心者。共深思之。

又按河平四年十月癸卯十一月乙卯。依注曰。植長術輯要推之。皆合。而韓詩傳授。以西漢為極盛。故西漢之說。極有根據。或者謂碑文。十月上原有闕文。安必即以其年十月葬。似十月癸卯十一月乙卯。不必定繫于丙申之年。然則後漢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和帝永元八年。桓帝永壽二年。並丙申十月有癸卯。均可為碑文之根據。且自來金石著錄家。西漢之石。其夥如王蘭泉金石萃編。孫淵如寶字訪碑記。以及其他同類之書。多自東漢起。如郝君開發斜道碑。永十六年。衡方碑。建武九年。樊敏碑。建安十年。婁壽碑。建武三年。史晨碑。建武

定 題 跋 孟孟孝瑀碑

二年。校官碑。光四年。禮器碑。永壽二年。魯峻碑。建武二年。夏承碑。建武四年。孔彪碑。建武四年。都關碑。建武五年。孔宙碑。建武七年。石門頌。建武三年。楊淮表。建武二年。耿勳碑。建武三年。尹宙碑。建武六年。曹全碑。中平二年。張遷碑。中平三年。此外不勝枚舉。西漢除梁孝王刻石。祝其卿墳壇刻石等二三殘石。幾無整齊全文之碑。此固在發現之有無。抑亦樹碑立碣。揚休頌美之文。在西漢風氣。淳朴。尚未多有。至東漢。此風始盛。而尤以桓靈之世。為盛。錢象叟題華山廟碑。所以有桓靈之際。文頗盛之歌也。西漢僅有墓闕。有神道。第猶簡質。不過題數字。記姓名而已。其有文而傳于後者。助于東都。謂者。景君墓表。厥後伐石。梨銘于。一時見李富孫孫銘。例敘。自光武立五經博士。迄漢末。無所增損。是以習經者。論語孝經外。兼通一經。此為定例。如鄧皇后紀。十二通詩論語。梁皇后紀。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此與碑文十二。隨官受韓詩。兼通孝經。文法一致。特此。如王靜安氏所謂。倒言之耳。故依年月干支推算。則以河平為可信。若以碑文風會舉證。又以永壽為可。悉如建武十二年。益州紛紛多事。恐非雍容禮文之時。如春正月。大司馬吳漢與公孫述將史興。戰于武陽。斬之。九月。吳漢大破公孫述。將謝豐于廣都。斬之。冬十一月。戊寅。吳漢破宮與公孫述。戰于成都。大破之。述被

創夜死。辛巳。吳漢屠成都夷。連宗族。及延岑等。夫是年公孫述猶據蜀。至多始平定。且武陽正有戰事。廣宗之父。乃安然為令子。隨官卒于任。所始必無之事。矣。黃驥氏所舉漢學。經師傳魯詩者。高詡授李昂。此必李肅張叔同代同名之類。不然。詡為般人。青州平。既與葛在蜀邊。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建武十一年。詡已拜大司農。其弟子。尚仍僅一令。長下之書記。以漢世經師家法。素相引重。衡之亦恐未必然耳。據心為氏主和之世。如能搜羅。韓上。厥勵。蘇胡君復等。所編中國人名大辭典。李昂果係另一人。曷後漢蜀人。字子然。篤行好學。習得詩京氏易。州郡前後禮請。不應。舉茂才。除巴陵令。未赴。卒。

漢孟孝瑀碑攷正
此碑為漢石之最古者。以其出土晚。清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始出現於昭通城南十里白泥井馬氏舍旁。金石攷據家如王蘭泉阮芸台桂未谷輩。曾經到滇者。均未得見。黃鹿泉羅叔純吳綱齋諸君。雖得見而攷證。概未精密。惟楊心吾氏。所見金石既多。王張較為近是。而亦惋惜其辭。謂在和桓之間。未確斷其為何代所立。滇人好古諸家。或主西漢河平。石屏袁氏及上虞羅氏。振玉震澤王氏。仁俊。或主東漢建武。石屏袁氏。不約晉書方氏

定 題 跋 漢孟孝瑀碑攷正

非不旁徵博引。論證詳明。細加研討。究皆根據失當。決不可從。而收藏碑版。研究金石文字者。竟公然題為漢建武十二年孟孝瑀碑。此于吾漢文化學術上。有重大之關係。胡可盲從者。茲為詳攷史籍。旁證諸書。而知此碑確為後漢桓帝永壽二年所立。不可見也。今先論正諸家之說。而後說明永壽之理由。焉。主張西漢之說者。曰碑之首行。年號已不可見。尚有丙申月建臨卯語。依長術推之。乃成帝河平四年所立。羅氏說袁氏同。又曰字體簡樸古茂。與五鳳地節石相類。非永平褒斜石刻中。隸泰室比也。袁氏說。按羅氏以長術推算。漢成帝河平四年。為丙申。袁氏又攷以注曰。植長術輯要。并後之十月。癸卯十一月乙卯。皆合。此說之根據。最有力者。雖然。是碑闕文甚多。上列七字。概已佚去。十月癸卯。上無字。可據十一月下。亦缺一字。是否為是年之癸卯乙卯。不可得知。故楊守敬氏有一廣宗。以丙申二月卒。未必即以其年十月葬。此則不敢質言之。一語。非過慎也。攷古家態度。固宜如是也。况史家於年歲干支。記之。尚準若月日干支。往往相混。有非長術所能推算。確者。若但以年之丙申論。則河平四年。外光武建武十二年。和帝永元八年。桓帝永壽二年。並丙申。且並十月有癸卯。然而碑文之盛。始于東漢。西漢僅有墓闕。有神道。第猶簡質。不過題數字。記

四

姓名而已。其有文而傳于後者。助於東都。清李富孫墓銘例敘。朱竹垞云。墓誌碑文。始
于東漢。亦莫盛於東漢。汪家禧云。碑碣之盛。其漢氏之東乎。西京雜記。稱前漢杜子春臨
終。作文刻石。埋於墓前。博物志。載西京時。南宮殿有醇儒。王史威長葬銘。此雖誌銘之始。
然皆不傳。且極簡質。王史威長之銘。止八句三十二字。則亦如趙岐刻石之類。僅識時代姓
名而已。是以金石不妄者。參非君之文。皆曰東漢始。王爾泉金石萃編。涿州如寰字訪碑
記。以及劉寶楠漢石例。王邑孫金石例。郭祥伯金石廣例。李富孫墓銘例。樂奕苞金石補跋
葉昌熾語石。皆後來之書。遠如洪适書機之著錄。歐陽德甫之搜集。亭林南源之攷證。翁覃
溪之兩漢金石文字記。葉九來之金石錄。補陸紹聞之續萃編。大略相同。歐陽公集古錄
石刻。無西漢文字。公嘗跋宋文帝神道碑云。余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鍾鼎彝盤。銘刻備有。
至東漢以後。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卒不可得。近代葉鞠裳氏所見所收之石。刻
富矣。其語石之言曰。家墓碑文。自後漢以來。始有也。又云。東漢以後。門生故吏。爲其府主。伐
石頌德。徧於郡邑。孟碑亦屬吏因其父。以及其子。其一例也。是則西漢風氣。樸實。尙無
墓銘碑誌。多辭有韻之文。迄東漢中葉以後。此風始盛。且邊疆風氣。晚開。尤不易播及。孟孝

定庵題跋

漢孟孝孫碑攷正

五

瑁碑之爲東漢李季所立。非西漢文字。可斷言也。至其字體。亦於韓公銘。尹宙碑爲近。亦不
似東漢之初。楊守敬言。更非五風地節之倫。類乎爲建武十二年之說者。曰是年丙申。又十
月有癸卯。碑後題名李調。攷之漢書。經師傳。魯詩者。高詡授李昂。高詡傳建武十一年。拜大
司農。則傳其學。當亦在建武時矣。黃鹿泉臬之言。此爲主張建武者。最有方之根據。
顧晉疑謂爲般人。山東青州郡屬地。卽仕在洛陽。亦與昂之在蜀。如風馬牛之不相及。
漢重經術。其師爲大司農。弟只武陽合屬部之書記。昂姓名既入傳。必弟子中卓卓。非泛
然者。亦不相類。迫檢之他書。感勵辭等人名辭。乃知誦授詩者。係另一李昂。非孟
孝孫碑之李昂。其人字子然。鄭人。習魯詩。舉茂才。除巴陵令。孟孝孫碑之李昂。字輔謀。蓋同
姓名而兩人。黃氏竟以載之。碑跋爲建武之證。誤矣。且攷之後漢書本紀。建武十二年。春正
月。大司馬吳漢與公孫述將史與戰于武陽。斬之。十一月。戊寅。吳漢滅公孫述。公孫述逃。於成
都。遂被創死。辛巳。入成都。蜀始平定。又華陽國志及范史。皆載建武十一年。公孫述遣人刺
殺岑彭於武陽。彭地名彭。又遣人刺殺來歙于武都。當是時。蜀方多事。武陽尤擾亂。不
安。廣宗之父。安得雍容爲武陽令。而其屬吏等。又安得於武陽兵戈擾攘之際。爲其子雍容

揄揚潤色。碑墓乎。至於杜撫傳。詩。自是兩漢常事。豈必廣宗卽受業於斯時。王靜安漢魏博
士攷有云。自光武設立五經博士。迄漢末。無所增損。摺獨重于一時。一地。觀金石家所著錄
碑文。皆始於安帝以後。李富孫曰。墓碑之文。始自謁者景君墓表。安帝元初元年。陸紹
聞續萃編。首列李昭碑。元初二年。此爲最早。其他皆安帝以後。無建武時碑。并章和時
亦少見。成伯著碑。謂係建武時立者。而文字古怪。無首尾。了不可讀。金石錄云。當時石
刻。見于今者。多類此。見集古錄。隸辨。邨君開囊斜道碑。六年石門頌。皆紀功碑。非墓碑。
和四年開石門頌。推是以求。孟孝孫碑之爲桓帝永壽二年所立。殆無疑義。年爲丙申。十月有
癸卯。既與碑文相合。而桓靈之際。文辭競勝。錢牧齋題華山廟碑。云。桓靈之際。文頗盛。洪氏
述曰。東都自路都尉始。有墓闕。有文。而傳于今。則自謁者景君墓表始。元初朱竹垞亦謂墓
表。始于漢謁者景君。自是以後。踵事增華。樹碑立碣。敘功述美。速于桓靈。石經觀摹。此風益
盛。自元初至桓帝。不過二十餘年。後之出土漢碑。略可指數。敦煌太守武班碑。相傳建
州刺史李孟初神祠碑。永興二年。孔君墓碑。元初。韓勳禮器碑。元初。鄆固碑。元初。泰山
都尉孔宙碑。元初。西嶽華山廟碑。元初。乙瑛碑。元初。石門頌。元初。倉頡廟碑。元初。桐柏廟碑。元初。

定庵題跋

漢孟孝孫碑攷正

六

桓帝夏承碑。孔彤碑。均建武。元初。尹宙碑。元初。曹全碑。元初。校官
碑。元初。魯峻碑。元初。史晨碑。元初。李翁西狹頌。元初。邨閭頌。元初。尹宙碑。元初。張遷碑。元初。
三。樊敏碑。元初。張芝草書。元初。李君山碑。元初。武榮碑。元初。以上靈帝。獻帝。此皆漢碑家
所咸稱道。卓卓有名者。雖碑存者不過十餘。見碑存者三十九。存者三。大都不出東漢。而是碑字體。方整。神穆。
與衡方。變敘諸碑。相似。其中君字。石字。幾如出一手。非西漢。且非東漢。初字體。一望而知。
也。其文辭。古茂。淵懿。習經。數語。與後漢書。皇后紀。十二通詩。論語。梁皇后紀。九歲。能誦論
語。治韓詩。文法。敘次。最爲相似。碑文十二。隨官受韓詩。兼通孝經。蓋漢人受書。次第。第
小學。次孝經。次論語。次一經。諸書。或倒言之。碑文卽倒言之。一例。見王靜安漢魏博士攷
注。孝經。下言二卷者。猶言二書也。揚子法言。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卽是斯意。至嚴道。武陽
之名。宜兩漢至晉。其間王莽以暫改。嚴治。或等名。旋即復故。若必以爲碑係改名。以前所
製。何以解于後漢。杜撫。武陽人。及武陽人王升。楊孟文等之名。稱乎。其餘碑文。如孟之改名。
爲琬。有謂爲瑄者。誤。李橋之橋。有謂爲僑者。誤。煙火之煙。有謂爲輕者。誤。輕者。誤。
皆極明晰。不得以他字。易之。碑文每行二十七字。上列關七字。亦不得應爲增入。轉失本意。

漢中石刻兩翼已為邊方生色更得此碑距今始千八百餘年又駕兩翼而上之足以徵漢省文化輸入之早並非如後世人之見動謂元以後始開化（此說謂元以前只有王莽之白雲集）且文化之自蜀輸入者源源不絕亦不僅司馬相如之遙相傳達也（嚴道屬蜀郡與犍為同屬益州漢時益州犍為屬有易置大抵在蜀漢之交）葉緣髮酷好石刻收貯至八千餘通惜未見此僅得石城一種已嘆為精采飛動夫石城宋搨耳猶誇許如此倘令得見是碑將若何之手舞足蹈耶

按前跋以羅氏根據碑文臨卯乙卯以長術推證頗為確實已擬從之後又旁證史籍為之訂正故兩存之

漢石門頌跋

是刻書法勁挺有姿致與開通優斜道磨崖隸字疏密不齊者各具深趣推為東漢人傑作然石刻皆在褒斜谷中推拓不易臨池家或不盡得故近人學之者稱蔣生沐管假張叔未石門碑釋屬許夔梅攷證刻入涉聞梓舊發明亦少近秦蘭雲碑聯集拓所載字雖縮小尚不失其姿態與其大字拓本並行亦舊拓之善者張祖翼謂詆焉之焉字長尾未刻悅離之

定庵題跋

漢石門頌跋

七

離字猶存聖恩思字存大半解高字下截未刻補皆可為二百年舊拓之證此本較秦本為遜故所舉皆無之蓋近拓也因與秦本並存可以見其得失焉友人陳君古逸夙臨此碑而參以楊淮表紀益覺蒼老入古余亦追隨其後未免不自量矣水經云石門穿山道道六丈有餘即秦取蜀之石牛道楊君因而廣之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文中遺元二西戎唐殘蓋安帝永初元年先零叛斷離道寇三輔乃橋梁斷絕時正與論衡元二之間嘉德布流文同猶云安帝之元年二年也若讀為元元則不成文理矣

楊孟文名喚見華陽國志後漢書（子漢中書古文）厥字孟文與楊淮表紀厥諱淮同即即坤股躬即股肢遺導即導字出釋典蓋東漢之末已有梵書流傳（此氏冥者深也頗同傾平阿源泥常陰鮮矣源即泉陰即陰安溫也言平阿之地水泉泥滿常寒少溫也小爾雅云晏陽也）古謂溫煖為晏也臨危槍礮並平聲行失正說文跌踴一曰槍槍也踴與踴通（王氏說）

驅虫幣符幣與幣同惡也她蚌毒蝮言她蚌之毒長也然曼古與通說文虫也（廣韻二十五類本同）亦可解作毒虫段玉裁謂萬亦靈之類解作螟蛉者失之（未作截藉稼苗天殘釋名云）札截也氣傷人如有斷截未秋而未稼札于霜故致天殘也紱憶安也揆往卓今卓明

也言以古知今也世世嘆誦讀若容與通容應同為韻高格下就平易格即棧閣之閣析里橋閣閣之高閣開通褒余道石刻之橋格並以格為閣以上合王念孫之漢隸拾遺俞曲園之俞樓雜纂參校釋之全文剖然矣

跋漢武都太守李翁西狹頌

碑在陝西成縣階成與鳳皆漢武都郡漢陽阿陽李翁以郡之西狹開道通梁益危難阻峻數有顛墜之害時為武都太守乃與功曹吏李吳定策修改平正塗可夜涉乃相與作頌刻石其頌有二其所識一也係摩崖書洪筠軒平津讀碑記謂碑額有惠安西表四篆字已不復存（此本王念孫孫讀書雜志之說可見清初篆額字尚存念孫猶及見之）末小字題名二行（低四字）又大字題名十二行即洪氏隸續所謂天井道題名也與鄜閣頌皆仇靖一人所撰書靖字漢德曾子固跋此碑云翁與功曹吏李吳定策勅衡官掾仇審治東坂有秩李瑾治西坂鑿燒大石人得夷塗作頌刻石其頌有二一刻於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是年六月三十日刻今集古之家惟有壬寅一碑李吳定策碑中不見天井吏屬却有李吳姓名而末一行所書年月云建寧五年四月廿五日已酉訖成則知南豐所云六月

定庵題跋

鄜閣頌跋

八

三十日刻者非即此碑也據後漢書所載李翁治行卑卑不足道而此碑盛稱之豈翁僅此一節可稱而他皆不足道歟屬國都尉李翁與張梁多殺降番見張奐傳昌黎致李實書則頌其德政並極言民心愛戴而撰頌宗實錄則極言其貪穢殘酷去京尹時民投瓦礫而詆之此李翁西狹頌與後漢書之不相合也治行縱減于前未有前仁後暴至于此者一時諛頌之言斷不如史之紀實觀碑陰列名盡其屬吏無一士民即可知矣

成縣宋為成州故隸程云在成州墨寶云磨崖在同谷縣成州今鞏昌府成縣同谷宋屬成州今廢（此碑在棧道中隸程碑閣碑比古通用言閣相比次也小雅俾滂沱矣論衡作比大雅皇矣篇克順克比樂記又作俾可證鑿燒破析鑿與鑿同謂燒斲山石而破析之也）

鄜閣頌跋

碑在漢中府略陽縣棧道中與西狹頌同為一人磨崖書前此多行中如垣翻刻本拙劣妄補王氏念孫及諸家均曾論正之此為石印羅兩峯藏本方整渾厚不失正氣文字亦經王氏詳釋可讀茲略舉之第一行涉秋霖瀟霖瀟瀟山水下注也說文文淋淋山水下也淋瀟

與霖瀉同一切經音義二引三倉云淋瀝山水下也第二行漢水逆讓讓猶拒也言漢水暴漲逆拒水不得下注也管子君臣篇注云讓猶拒也第三行邨關其廣雅備表也曹憲音布呼反碑文作邨者移自于右耳下文云緣崖鑿石處隱定柱臨深長淵三百餘丈蓋棧閣傾表不平故曰邨關第四行處隱定隱安也于安處立柱也又云改解危殆即便求安便隱皆安也言去危而即安也第十行醉散關之漸潔釋與釋同亦用之潔即燥溼之溼溼一作濕從水鬲聲音五合反而古聲則與溼近故說文溼字即從鬲省聲也此縣本潔水所經故有潔沃之名而地理志作溼沃一也漸者平之反溼者燥之反故云醉散關之漸潔從朝陽之平燥第十五行口口樂行人樂上王氏云是數字今此本明是以字王說未確後得蔣生沐所刊諸城王森文石門碑釋乃明明居民以樂四字教傾上碑釋乃扶危遺字上果是字第十六行行兌之間兌為地字與石門頌坤靈定住同兌在西南兌在西方言其地當二方之間也第十八行王云教傾上是扶跋二字遺上是字字蹈武斷增改之暫究未可從

楊淮表紀跋

定庵題跋 楊淮表紀跋

九

此碑亦在襄城縣棧道中磨崖熹平二年二月立或書作漢司隸校尉楊淮銘蓋其元孫追述其功德而勒銘以紀之元者長也凡稱元子元兄元弟皆以長言之故氏至楊俱曰元孫猶元士又以爲美稱顧僅釋元孫不及元弟則知元弟爲傳刻失真之本矣葉九苞氏金石錄補乃云獨悼類伯未登三公之位而卒故稱元弟以美之王氏念孫以爲謬誤謂僞本兄上四字右邊一直微缺而下一橫較長與元字相似葉氏既爲誤本隸續所感遂有此失云云今所印施嗣卿傳拓最初之本元字甚明然觀二字左右頗有聯合二豎尚依稀可辨王氏之說信而有徵不然前叙楊淮歷官後叙其弟楊弼歷官總云元弟功德卓著當究三事尚美楊弼既無是理而卒盛專屬于弟文理亦不可通不但元弟之不可解如原文兄弟功德卓著盛斯無疑義矣俞曲園云卒段字即倅齊等也考工記輪人權之以砥其輕重之倅也注曰倅等也弓人疏數必倅注曰倅從均也與等義同漢人或以倅字爲之曹全碑或倅諸真唐公房碑道倅羣仙此言倅盛猶等盛也字體八分書與石門頌出之一手而參差縱放筆致堅凝又較石門頌爲雄傑蓋就石勢爲之故也碑至宋紹興中始出土故歐趙諸公皆未得見吾友陳古逸極喜此碑與石門頌並臨之數十本宜其隸書權奇奔放不著俗筆

稟白也

李翁西狹頌跋

梁杏林退庵題跋謂此碑全揭者有五瑞圖在前題名十二行在後而隸續于年月一行後別有小字二行一爲丞右扶風陳倉呂國字文寶十一字一爲故府掾(中關四字)孟子(下關)蘇齋師據此附入金石記今已不可見矣全揭紙之題名十二行隸續載之天井道碑後云此十二人題名在天井摩崖之後其十九靖字漢德書文者揮翰遺詞皆斯人也邨關題名云從史位(中關四字)字漢德爲此頌中間姓名刻缺得此乃知前碑亦仇所作云前碑即西狹頌也惟全揭紙後題名第一行與隸續隸釋所載均合其第二行係門下掾云云與隸釋故府掾云云迥殊三行以下則皆隸釋所不載殊不可解(王念孫讀書志亦言第一行同第二行故府掾口口口孟子口口共缺六字與隸釋所載門下掾下辨李虔字子行異且一字不缺而隸續所載天井題名之第二行則正與此同其與西狹題名同僅第一行耳烏得以一行相同而即定爲西狹題名乎)恐隸釋所據本偶誤翁師亦疑洪氏兩得揭本以致歧出皆未見全揭紙之故耳此碑多有篆筆如長之从鬼之从之

定庵題跋 李翁西狹頌跋

十

皆篆文也

余所藏者自第一行丞右扶風起皆係小字王念孫謂與隸釋隸續均同固知洪氏以爲係天井碑題名之言信而有徵也

衡方碑跋

碑在汶上縣西南十五里平原郭家樓前南向以建寧元年立雍正八年汶水泛決碑陷臥莊人郭承錫等出資復建漢故衡尉卿衡方歷郎中郎邱侯相膠東令會稽東郡都尉召拜議郎遷太尉令京兆尹後拜步兵校尉自九卿作五校蓋左遷也碑首舉其尊者辭之其門生故吏朱登等鐫石以述其功德銘文甚溫潤字亦方整古勁內多假借通轉之字如委蛇爲禱隨出韓詩內傳感昔人之凱風以都爲背將授緹職以緹作袞庵離疾以庵作危權此聲香以聲作禱踏規履葉以葉作疇樂旨君子以行作只以寬標爲寬栗部虎以部爲召以蒲爲儒倍爲背淡爲淡太即太守廬脂皆從疒漢碑字多假借未有如此碑之甚者洪氏隸釋及錢氏跋尾列舉其備王氏念孫又以其多用今文少以文來尚書欽明文思今文思作來考靈樞云堯文寒晏安道德純備謂之寒寬容覆載謂之寒今文與隸書同也鐫度伐

朝字左省一嗟字右省一作嗟。碑陰李譔字省一。皆是以省減取勢。非碑陰姓名闕疑不全書者可例。慨是後字無可疑。說文止也。集韻遼緣切音詮。萃編引金石圖云。慢即快字。非也。且檢諸氏金石圖亦無此語。咸曰君載之殿字中一筆倒回曲折。非二橫。經翁氏方綱。勘出載之兩漢金石記。先生謂碑陰刻出。豈不題字。碑陰二字。皆右人未發之秘。而字蹟瘦逸。若近時濡脫。則非唯乾字感字失真。且筆蹟亦失之肥矣。余之此說。此碑自趙子園至今。考釋幾無遺義。而海昌陳香泉太守。亦考之尤備。大半已采入著編。其未采者。如云重親致款曹景完。兩車一馬黃子河。五經紛論非大春。漢人多此諺語。景完此語。猶不及采入當時之史。廷濟案漢人諺七字句。第四字與第七字音相協。餘數考引二十餘語。亦未采此。三國志亦引。拓本之佳者。塔影閣客藏本。王。七。八。九。激浦吳太守孝廉所藏康熙本。三百年前。乾隆四十八年。同八皇里朱家濱葛杖。陵兄雄圖所貽本。乾字左已。足本則八百四十九字。陰四百四十一字。損去四字。以上。嘗得朱竹垞手臨本。係康熙癸亥年。乾字已作車旁。知未穿本尚在其前。昔在京師得一精搨本。後在吳中復得一本。精墨稍遜。但前本字旁尚有駁泐。後本較完好。知為明搨。乾字皆未穿。前本闕後

部四合書全碑

十三

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十字。則裝治者偶失去耳。按漢書靈帝紀是年十月有庚寅距丙辰前二十六日。天文志是年有癸亥距丙辰後七日。其間不得有丙辰。而錢氏竹汀以長歷推之。知是年十月丙申朔丙辰為月之二十一日。癸亥為月之二十八日。實無庚寅。再證以護教碑稱中平二年三月九日戊寅。靈帝紀及五行志。並稱中平三年五月壬辰。距千支日數相符。是乃本紀之偶誤。非碑之有可疑矣。王虛舟竹雲題跋。謂歐藉自隸來。顏柳自篆出。諸公墨教。無一筆不似曹全碑。又謂鄒谷口學曹全碑。專以弱毫描取形貌。善學曹全碑者。正當以沉痛求之。沉痛之極。便可透入骨髓。亦張叔未亦謂谷口學此碑習氣太重。故虛舟比之趙來山之篆。云碑中季祖母。或是庶祖母之別稱。非叔季之季也。故用收養二字甚輕。充即吮字。而下充豫亦寫作充。頗嫌混。諛即詆字。與妖通。七百藥神。明當是漢時膏散方名。邵陽縣治。而曰朝觀之。與代。俞氏。讀漢碑載全碑。芟夷殘。絕其本根。按殘當讀為剪。剪滅也。史記周本紀作殘。殘為剪。正與此碑同。亦或以芟為之。校官碑禽。禽。芟。芟。亦剪也。進者除也。說文女部。辨。除也。經典每以屏為之。論語堯曰。篇屏四。孔注曰。屏。除也。又或以屏為之。廣雅釋詁。屏。除也。亦同。斯義。俞氏喜增改原文。宗

必可據。姑彙錄以備一說。余之本。係二十年友人路孝忱自秦中貽贈者。瘦逸道勁。處不減卒史。韓勅等碑。且完好無一字缺壞。惜無碑陰。因臨二字亦稍剝蝕。然尚可辨識。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九字。已被垢工磨去。計後楊孟文。頌永。平。百。餘。年。石門。碑。係。永。平。二。年。始。刻。仍。以。同。為古碑之精工完善者。故不憚煩而詳為釋之。
案安世鳳。墨林快事云。此碑發自我師葉龍潭少保。葉粵人。以名侍御。謫邵陽。承。鈕。玉。樵。鳳。騰。云。碑。出。于。邵。陽。之。莘。里。村。初。出。土。時。止。缺。一。因。字。移。置。學。宮。後。損。者。日。多。遂。就。剝。剝。突。末。民。給。足。極。鼎。足。連。用。二。足。字。前。人。多。有。之。最。早。則。詩。雲。漢。三。章。靡。有。子。遺。又。吳。天。上。帝。則。不。我。追。焦。仲。卿。詩。舉。動。自。尊。由。汝。豈。得。自。由。是。也。甘。陵。南。北。部。之。禍。特。起。于。樓。榜。如。云。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鄉。人。之。稱。全。亦。曰。重。親。致。款。曹。景。元。而。全。亦。身。罷。禁。則。當。時。樓。榜。之。害。也。傳。青。主。謂。碑。中。攻。西。城。羅。黨。禍。及。戊。部。司。馬。之。類。皆。可。以。謝。承。後。漢。書。攷。證。碑。益。甚。多。而。與。范。書。多。不。合。李。存。科。全。
魯相史晨鑿孔廟碑跋
此碑漢靈帝建寧二年。史晨奏鑿孔廟立有前後二碑。後碑陳典禮之感。前碑叙奏請之章。

部四合書全碑

十四

使鄒魯學者得睹前修之美。碑在曲阜縣孔子廟中。金石萃篇未收。觀妙齋攷略云。後碑云。到官秋亭。無公出酒脯之祠。自用俸錢。以供饗祀。可知其為魯之賢相矣。當時之制。郡國不敢直開朝廷。因尚書以達之。以是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巳酉。上尚書。時副言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續漢志以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為五府。此大司農亦稱府。蓋掌錢穀。金帛。諸貨。幣。幣。奏祀孔子。依社禮。出王家。設春秋行禮。以共禮。是其專掌故。及之。此本各缺二字。推後碑六作八音。六字。進。後。南。北。碑。餘。皆。完。善。舊。拓。前。碑。末。有。唐。馬。元。貞。等。題。名。已。不。可。得。書。法。與。曹。全。乙。瑛。碑。相。近。而。秀。逸。或。過。之。闕。里。志。餘。餘。字。下。作。昨。以。後。碑。有。餘。昨。賦。賜。句。也。山東通志流上作周字。闕里志又改周流為轍。轍通志遂削去。餘昨句。皆遠。臆。妄。為。不。足。據。錄。云。昔。在。仲。尼。汁。光。之。精。又。云。承。敝。遺。衰。黑。不。代。倉。者。以。孔。子。為。黑。帝。叶。光。紀。之。精。而。不。得。代。周。有。天。下。尊。之。至。也。汁。即。叶。字。又。云。獲。麟。述。作。端。門。見。微。血。書。著。紀。黃。玉。謫。應。者。公。羊。傳。何。休。注。云。獲。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題。作。法。孔。子。沒。周。姬。亡。豈。星。出。泰。政。起。曰。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鳥。當。時。蓋。有。此。說。皆。緯。書。所。載。漢。人。一。時。傳。習。往。往。見。之。文。字。如。禮。器。卒。史。諸。碑。言。多。相。近。至。以。孔。子。作。春。秋。謂。為

屬之地以非邑故。范史不載耳。此兩地泉少人多不能不書。又不能悉書。故總而記之曰。賈
正九百。文臺三百也。此潘氏恭壽說吳氏玉搢以爲非是。元臺之爲地名既無可攷。他碑亦
無有總記泉數者。蓋九百亦人姓。元臺其名列于有九方。唐有九嘉。宋有九真。明有九輝。
何氏姓苑云。昔俗縣人姓九百。名爲縣小史。九百之姓歷歷可數。元臺則其名或字也。鄭
允伯亦稱此碑爲漢隸第一。蓋唐人八分全貴瘦硬。故梁昇卿。韓擇木。蔡有鄰。純學。韓碑。特
碑。陰別是一體。似非出之一人。一手。有以戲與二字。尙存爲魯拓者。亦鑿別之一法也。

覆按錢竹汀金石文跋尾云。前陶九頭以行言教。後制百王。獲麟來吐春秋。緯云。十紀一
日九顯。紀本之識。緯錢氏解十言。極精。惟碑文作什。隸書人旁作多者。甚夥。實不似什字。
此尙可疑耳。什言者。十言也。春秋正義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
消息。碑蓋用其語。上二句言言易。下二句言作春秋。意正相對。妻機。顧。告。釋。什。爲。斗。殊
不可通。此說良是。又謂相行義。史。文。陽。公。百。輝。世。平。百。者。文。陽。即。汝。陽。邑。名。也。公。百。姓。也。
名。輝。字。世。平。猶。云。公。百。輝。世。平。出。泉。自。也。然。前。又。有。故。督。郵。魯。干。輝。景。高。二。百。故。督。郵。魯。
趙。輝。庶。臺。二。百。兩。行。得。毋。輝。字。皆。係。其。人。之。名。而。非。姓。乎。錢。氏。又。謂。顏。育。空。桑。空。桑。即。窮

定庵題跋 錄明府孔子廟碑跋 十七

桑。左氏昭九年傳。遂濟窮桑。注窮桑少皞之墟。曲阜也。窮空古通用。洪譏其不經。顧比于
伊尹。亦謂不經。皆未細攷之故。以尊孔子。余謂當作如字。而屬于下句讀。猶云。以尊孔子之
心。念聖歷世禮樂陵遲。遂起興復之思。較屬上句讀。文義爲順。碑陰題名。有書名不
書字者。王壽孫。殷是也。有書字不書名者。廉次公。蘇漢明是也。有書名兼書字者。西門儉
元節。神亮。奉高是也。有郡縣兼書者。如潁川。長社。河南。成寧之類。有書縣不書郡者。魯下
文陽。蕃。騶。薛。皆隸魯碑。爲魯相立。不必更書魯國也。韓明府與時令。但列爵里名氏者。二
人功最大。不備出泉之比。故首列之。其餘均義例秩然。可以推見。
歐陽公謂前世見于史傳。未有以勳名金石後錄。引繁陽令楊君碑。陰有故氏程勳字伯
嚴。即在漢時。南齊之劉勳。爲始與內史。猶其後也。胡葦。即。胡。喜。與。上。下。文。符。顧。與。汗。切。
顧。喜。即。壺。字。也。碑。褒。成。侯。猶。今。之。衍。聖。公。主。聖。廟。祀。事。范。史。孔。傳。建。武。十。三。年。封。孔。志。
爲。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碑。後。永。元。六。十。餘。年。猶。載。故。
封。褒。成。侯。孔。建。壽。仍。而。不。改。殆。史。之。誤。耶。抑。建。壽。或。即。損。之。字。也。
漢巴郡太守樊敏碑跋

按蜀碑記補。錄元帝。凡十卷。一。載。是。碑。建。安。十。年。三。月。立。八。分。書。碑。目。云。在。雅。州。鑿。黃
云。在。廬。山。縣。廬。古。作。盧。隸。釋。云。在。黎。州。非。是。今。王。氏。作。雅。安。尤。誤。額。題。云。漢。故。領。校。巴
郡。太。守。樊。府。君。碑。十。二。字。篆。字。爲。二。行。碑。闕。云。兩。獸。蟠。其。上。就。爲。圭。首。若。今。所。謂。最。屬。者。其。一
有。麟。猶。龍。然。篆。額。兩。行。偏。其。右。文。在。穿。下。凡。十。八。行。三。十九。字。空。一。行。刻。亂。曰。二。行。又。空
一。行。低。十。三。字。刻。歲。月。及。書。造。人。姓。名。其。云。石。工。劉。盛。息。慢。書。者。劉。刻。其。石。而。厥。子。發。筆。也。
陳。球。碑。陰。書。其。二。故。吏。之。子。亦。曰。息。崇。寧。壬。午。知。縣。邱。常。題。其。碑。陰。云。此。碑。相。傳。爲。魏。受。禪
碑。而。此。乃。建。安。十。年。所。立。又。在。黃。初。之。前。雖。樸。露。中。野。而。字。畫。淳。古。文。尙。可。讀。余。因。扶。其。既
倒。植。其。將。仆。又。爲。屋。以。庇。之。庶。幾。永。其。傳。也。紹。興。己。卯。眉。山。程。勳。又。題。云。僕。仕。于。廬。山。乃。得
樊。君。故。碑。于。荒。山。榛。莽。間。亟。作。大。屋。覆。其。上。表。而。出。之。碑。陰。所。記。崇。寧。壬。午。距。今。五。十八。年
而。任。斯。邑。者。皆。吾。鄉。人。扶。倒。植。仆。偶。相。似。然。又。李。一。本。跋。云。見。全。蜀。此。碑。踞。于。道。周。幾。千。餘。歲
在。宋。以。前。誰。爲。魏。受。禪。碑。一。統。志。謂。其。文。字。漫。滅。不。可。考。以。故。惑。于。聞。見。者。不。爲。注。目。宏。治
乙。未。偶。題。其。下。因。束。篠。爲。帶。拂。之。條。見。字。畫。隱。隱。而。出。亟。爲。磨。洗。揭。作。墨。本。然。其。模。糊。不。可
讀。者。亦。過。半。矣。顧。氏。金。石。文。字。記。云。重。刻。本。字。甚。拙。惡。其。文。有。云。竹。爲。韓。魏。者。析。之。異。米。巫

殆。唐。者。凶。之。異。歲。在。汴。治。者。協。之。異。士。女。涕。泣。者。零。之。異。呂。氏。春。秋。殞。氣。不。入。身。無。苛。殃。漢
書。藝。文。志。星。事。碑。後。漢。書。禮。儀。志。大。雩。中。黃。門。倡。優。子。和。曰。甲。作。食。殞。廣。韻。卯。凶。字。古
文。漢。三。公。山。碑。擗。去。寇。殞。魏。橫。海。將軍。呂。君。碑。草。殞。鼎。沸。並。作。此。字。爾。雅。歲。在。未。曰。協。治。史
記。歷。書。作。汴。治。天。官。書。作。叶。治。方。音。自。關。而。東。曰。治。關。西。曰。汴。春。秋。文。耀。鉤。墨。帝。叶。光。紀。周
禮。禮。記。並。作。汴。周。禮。太。史。讀。禮。書。而。協。事。故。書。協。作。叶。杜。子。春。云。協。叶。也。書。亦。或。作。汴。天
行。人。協。辭。命。故。書。協。作。叶。鄭。司。農。云。叶。當。作。汴。張。衡。西。京。賦。五。緯。相。汴。五。臣。本。作。叶。五。經。文
字。協。字。古。作。叶。而。緯。書。有。樂。汴。徵。圖。漢。書。五。行。志。引。洪。範。協。用。五。紀。字。又。作。叶。師。古。曰。叶。讀
曰。叶。四。字。皆。以。十。爲。聲。而。從。汴。口。从。水。从。日。則。各。異。耳。尙。書。大。傳。其。歌。聲。比。全。謠。名。曰。胥
陽。注。謂。春。厥。民。析。則。析。之。爲。胥。可。通。用。也。葉。九。來。金。石。錄。補。續。跋。云。西。下。置。瀆。近。聖。禹。飲。汝
茹。汴。二。石。渠。令。下。布。化。三。載。遭。離。母。憂。五。五。斷。句。從。事。下。舉。直。措。柱。彈。息。舊。制。彈。擊。糾。貪。務
鉅。民。穰。忠。苦。政。俗。喜。怒。作。律。案。罪。殺。人。不。顧。刑。戮。告。子。屬。孫。敢。若。此。者。不。入。墓。門。州。里。僉。然
號。曰。吏。師。劉。公。下。二。世。欽。重。每。巴。郡。下。後。表。漢。中。引。老。乞。身。二。棧。樹。下。君。任。不。爲。人。祿。不
爲。己。相。桓。大。度。體。蹈。箕。首。當。窮。台。緹。松。喬。協。軌。載。形。下。凡。百。咸。殖。士。女。涕。泣。臣。子。變。述

定庵題跋 漢巴郡太守樊敏碑跋 十八

漢巴郡太守樊敏碑跋

稱善本秦氏縮印者即此本前自成邱散出為東武劉氏所藏後歸上元宗氏... 印流布陽湖趙烈文有長跋于各本異同辨之甚晰其餘題跋甚多桂未谷據范書以考袁... 逢馮山公據續志以考郭香翁輩漢漢器省字以證察書程志和又力證趙跋以經字證... 碑為中郎文說之不謬阮芸臺氏謂是本最先字亦最全故為可貴四明本即未剪明時... 藏寧波豐學士萬卷樓雍正末歸全謝山謝山有跋載歸騎亭集中後歸范氏天一閣乾... 降未歸錢竹汀嘉慶中歸阮芸台嚴氏鏡橋有跋言之極詳且言單紙整幅未經割裂凡泐... 缺百餘字碑首有李衛公題名為長垣四明兩本所無桂舊氏又謂雖有關字其存者皆錄... 芒鈔刊筆法可尋為此本之特色其華陰本則亦缺一百二十餘字郭宗昌風伯稱其筆法... 與桂氏稱四明本同朱竹筠學士及令子錫庚均有長跋最初明高歷中嘗藏陝西東管商... 雲駒雲衢兄弟家尋以贈武平郭胤伯天啓時清初華陰王宏撰山史得之輒轉歸朱學士以... 嘗在王山史家故稱華陰本猶之長垣本最初為明季長垣王文藻... 由成歸歸東武劉氏所藏四明本初為鄆縣豐氏所藏也道光十六年阮文達題云嘉慶十五年... 三本皆在京師後長垣本歸諸城劉太守華陰本歸長樂梁中丞四明本歸鄞文達此猶是一

葉氏亦包金石錄補續跋云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午名曰咸池又曰... 時雨不與甘澍弗布念存黔首恩闕曠素洪氏引淮南子天官書許慎注咸池之為星名... 為太歲為水魚之困矣第此碑之用咸池則未究其故也漢書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 帝車舍文耀鉤云西宮白帝其精白虎元命包云咸池主五殺其星五者各有所職咸池... 言殺生于水舍秀舍實主秋乘一名五帝車舍以載穀而販也天官書曰火入旱金兵水... 水謂火入水入咸池則各致此災宋均云不言木土者德星至此不為害也淮南子云敦... 脾之歲歲大旱太陰在午名曰敦脾歲星含胃昂畢劉續云咸池星在畢北五車星中淮... 南子又云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註子午卯酉皆為咸池二月建卯從右行四仲... 終而復始也予按華陰在西實應西宮太陰在午又應咸池焚穀因旱祀獄葺治山亭漢... 人文字皆有來歷非泛用天官書也... 又按三本之外秦嶺雲謂其見五本朱竹筠曾跋長垣本云余生平僅見一本漫漶已甚... 今略西陵所藏文特完好云云則所謂僅見之一本不特非四明未剪本亦必非華陰本... 以華陰本原未甚漫漶也桂未谷又云吳江陸直之在西安曾見兩本一傳于惠民李衍

十前語至同治十三年李文刊見四明本于崇橫山尚書家八月見華陰本于梁敬叔觀察... 所十月同月廿四日又見長垣本于溫州太守宗湘文署齋至光緒中則又歸端陶齋尚書... 矣碑立于恒帝延熹八年舊在華陰縣西獄廟中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毀僅損本流傳而... 翁卓溪順南原阮芸台均有雙鈎本一所缺字多借成邱藏時本鈎補嚴氏跋長垣本阮... 氏草本重刻于岳廟阮氏之前盧敏肅曾刻全碑立于華廟又摹刻于珠湖洞塾梁... 蔭林氏題詩所稱珠湖洞刻定當訪百字之缺姑由他也而長垣本額首缺題名亦屬... 鈎補而字較瘦勁竹坻所為稱曰驚心動魄又云漢隸凡三種一種方整鴻都石經戶山... 峻衡方鄭固劉熊白石神君諸碑是已一種流麗韓勅曹全史晨乙瑛張表張遷諸碑是已... 一種奇古夏承戚伯著諸碑是已惟延熹華獄碑正變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長當為漢... 隸第一而康南海書鏡乃云華山碑後世以季海之故信為中郎之筆推為絕作實則漢分... 住者絕少若華山碑實為下乘清古之氣已滅委致之妙無多此詩家所薄之武功四靈竟... 陵公安不審其何以獲名前代也云云朱氏擅長隸書所論當不謬康氏或未涉獵漢分隸... 以微辭薄之正未足為定論也

孫想嘉靖未毀以前... 好事者時時搦之質必采拓耶張叔未亦有殘拓本云係秀水故友吳餘山茂才所贈購... 自揚州後有汪容甫兩跋前跋在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後跋則次年書也跋云蔣... 前民故物將名易兩見阮芸台廣陵詩事蓋與孔東塘吳蘭次郭孝威費此度查二... 瞻等為文酒契友縹緲側有管希寧朱文小方印管字又明號平原生博學工書畫... 又號金牛山人字幼字有就備齋詩集縉側又有李家駒藏印諸家題識如此可知海內... 三本之說不盡然矣各本如周禮之周字春秋傳之傳字持節之節字刻紀之刻字京兆... 之兆字周陽之周字左尉之左字皆與蘇齋摹刻本不合與涑湖本亦字數不符後有博... 覽者其攷正之... 三老碑跋... 碑在餘杭客星山咸豐二年壬子夏五月村人入山取土得此石共二百七十七字前半分四... 截其最上一截四行二十二字曰三老諱諱... 戊忌日又次一截六行三十八字曰伯子... 少河最下一截五行二十九字曰次子... 君期

其後又直書三行共八十二字自曰三老德業赫烈至副祖德焉碑出土晚別無攷證祇俞曲園春在堂隨筆載有周清泉跋云余得此石下日設祭移置山館建竹亭覆之碑題建武十七年歲在辛丑建武廿八年歲在壬子皆在光武時三老者前後漢書所見其多曰據著縣掾也禮內諱不出門西漢及六朝史家問書婦人之名惟後漢書屢書后諱其餘婦人亦多書名此碑于婦人皆記諱字其兩女亦有名是為東漢之制所記諸子有名提餘字曰伯志名持侯字曰仲雁者亦可證當時民間已多用二名據稱其母之忌日在建武廿八年則碑在中元永平年間所立可知諱忽字子儀據後漢書任延傳其人殆為董子儀延會稽郡諸將子儀嚴子陵。延皆以禮待之。母有諱字而不及氏末云貴所出嚴及焦其即二母之氏歟文字由篆入隸古拙可愛文亦與衍兩浙石刻向以嘉慶間會稽姚山新出建初元年大吉買山題記為最古建初為章帝年號此乃更在其前當為浙中第一石矣

安吉吳昌碩漢三老石室記云碑字渾古道厚介篆隸間餘姚縣志所謂浙中第一石也越歲周甲辛酉之秋碑轉徙至上海蓋周氏不能有而丹徒陳氏購得之外人好事者欲以重金取諸陳氏吾鄉姚文敷沈韞石兩君聞之徧告鄉人議贖金贖歸大府盧公浙籍

定庵題跋 三老碑跋

二十七

也碑中刻有捐款為之借張君石銘亦輸巨資共得八千金贈諸陳氏碑得返浙度西治印社隙地覆以屋沿漢石例列捐金名氏于碑陰焉時壬戌閏五月又癸亥海寧沈煜沈寶昌附記云碑出于壬子經辛酉之劫碑幸不燬歲次一週再逢辛酉碑將為外估所得鄉人毛君經略走告寶昌乃函于煜燾金歸浙石室覆之記之以謂來者嗚呼惟土物愛厥心誠浙人士之珍惜此碑非徒然也此碑不過東海一片石耳而猶不忍棄置其有什百千倍于此石者其忍棄耶夫大呂陳于元英故鼎返乎磨室事在人為匪石之不可轉今者浙江東西幾已淪異類之手邦人士其思有以恢復故物者耶區區一碑猶後焉者也

開母廟石闕銘跋

闕在嵩山啓母廟南洪筠軒平津讀碑記謂在登封縣北十里崇福觀張叔來自云所藏一本最舊因前銘第九行化上顯是宣字後銘清靜上顯是其字福上顯是祈字而翁氏王氏皆缺釋故知此本之舊又銘辭四字為句延光二年重曰以後六字為句計二十四行篆編作二十行者誤也王廬舟吏部云前題名十行行七字唯第三行六字按第三行朱寵以

守位尊故字特大兩字占三字之地猶禮器碑首書韓明府名勅字叔節不與下出錢諸人名同也翁氏金石記多水陽字故云今審是十一行王氏據華氏拓止得十行則知翁本較佳本言啓母漢避景帝諱改啓之字曰開嵩陽石刻記曰今現存篆書三十二行前題名十行後兩銘二十二行前銘十二行年月一行後銘九行蓋已去上一層存本多如是非如翁氏張氏之完善也王氏念孫則云有二層下層前有題名十二行其銘詞則上下各廿四行題名第一行諸家皆未之見中有二月二字第二行之末乃頰川郡陽四字川上一字已泐以漢志攷之知是頰字第三行之首乃城縣二字城字已泐縣字右邊泐左邊缺連上行讀之則為頰川郡陽城縣也縣下一字是為字右邊微缺翁氏以此為縣字非也余此本縣字乃在為字之下為字亦僅留下截可辨二月等字尚顯第四行之首是治字右邊已泐左邊泐字尚存余此本治字尚完全連讀之為去聲開母廟與治神道闕少室石闕銘亦云與治神道第五行之首乃是京兆二字京字已泐兆字作地猶可識武氏謂是杜陵二字非也銘詞一二行云昔曰共工範防百川柏懿稱遂口口其原周語曰昔共工廢于漢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湮泉以害天下其在有虞有崇伯懿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章注

定庵題跋

開母廟石闕銘跋

二十八

曰稱舉也舉遂共工之過謂障洪水即銘詞所云也命氏謂有母與孫伯。漢并女各八姓。伯孫與孫氏同姓也。又曰遂并。遂又治故謂之伯孫。第三行說禹治水故曰禹口口功疏河寫元水色墨故曰元也第四行九山。甄旅旅字下缺二字王氏謂係成秩無文言洪水既平而祀典畢舉雜語曰成秩無文謂不在禮文者皆秩次而祀之皆用尚書之文猶言望于山川福于羣神也爰納塗山辛癸之間。仰泉陶讀所云娶于塗山辛癸甲也第五行同心濟濟讀為艱屨之厄說文關隘也鳥辯切此借為危言啓母與禹同心以濟屨運也第六行口口正正古文正字與民泰為辭祀紹濟濟給與節同王氏全注言禹後漸衰也第七行口口亨亨上是聖漢禮三字漢立啓母廟而祀之故曰聖漢禮享於茲焉神也第八行貞祥存瑞靈枝挺生支與枝同俞氏題王氏全錄皆謂本連理葉王翁以為靈芝古音支脂之質分三部支可借為枝不得借為芝非但古音不合亦非當時事實矣第九行口口靈化陰陽穆清壽生也與育同樂記毛者孕壽壽滿也以為壽者非十一行相君我君明是有字謂是肩字者非自重曰以下六字為句而劉德更甚第廿行靈化之靈字甚明以為恭者非靈上一字是而字與下句而字對廿一行

靜上是其清二字。與下其修治對文。九域亦其修治。小子列切讀為九有。有載之義。謂九域之內。截然脩治也。作少者借字耳。廿三行神靈。方了而始格。靈字甚明。而王氏孫以爲釋字。非也。如上解釋。粗可句讀。叔未謂化上是宣字。靜上是其字者。猶未諦審也。熹平四年。月一行已失。嗣係安帝延光二年。穎川守朱寵造其式。以石條曼砌如堞。而闕其中。如門。銘後接圓燈畫像。作月中擣藥形。自秦篆既行。六書之學日微。故漢時篆書。批繆特甚。洪氏隸續隸釋。均不載釋文。然此碑文字古奇。漢篆僅有之製。故嗜古者。恆寶藏之。洪氏謂題名之佐。卽廟佐。陰作與王氏說大同小異。晉作晉。迨迨作消。摺刊旅作甄。旅皆異文也。

嵩山太室神道石闕銘跋

闕在登封縣中獄廟南百餘步。漢安帝元初五年。陽城長呂常造。闕左有銘詞八行。年月及職官姓名共十三行。八分書。惟首二行中獄太室陽城六字係陽文篆書。三字文多剝蝕。篆體仍是秦小篆規模。銘詞四言。黃叔儼翁覃溪錢曉徵諸家。各有攷釋。前銘二十七行。以後不可計。元初五年四月刻。後銘四十六行。延光四年三月刻。每行俱有界畫直線。依翁氏所釋。其未舉者。前銘十八行。第三是史字。十九行第九是之字。後銘首脫四行。二行有地字。四

定庵題跋

嵩山太室神道石闕銘跋

二十九

行有三字。五行有十字。三字。七行有孝字。九行孔子上有公字。十一行有陽字。十二行有北海相字。十四行有屬字。十七行有縣字。二十二行有雙字。二十六行有存字。三十行有是字。三十二行有視字。四十行有置字。後銘有頴川太守字。孫氏訪碑錄。是以題爲頴川太守題名。余按孫氏以前後銘列。前銘仍題嵩山太室神道石闕銘。下注元初五年三月。內亦多通用增損之字。如嵩高作崇高。並卽普。誠卽戒。王虛舟謂得一本于邵陽。褚子峯。係雍正九年新揚者。首有篆額兩行。年月及職官姓名十行。則知亭林金石文字記所言共十三行。顧南原練辨因之。知二顧皆未嘗見全本也。嵩山三闕。歐趙洪皆未著錄。惟此係分書。而字差小。闕亦純然尚存。啓母少室二闕。皆篆書。闕則均圯不存。漢已盛行分書。景日珍說嵩乃謂世傳太室分書。亦復適勦如此。何耶。

嵩山少室神道石闕銘跋

在登封縣西十里邢家鋪。碑額少室神道之闕六字。陰文篆書。劬詞已剝蝕。不甚可辨。依翁氏釋。二十二行亦有界畫直線。前數行界畫尚明。入後幾種物不見。將作據嚴壽與太室前銘鄉三老嚴壽。自是一人。漢書地理志。西河郡有閼閼陰師古曰。闕字本作闕。王莽改爲方陰。當時已誤爲闕。

字此銘亦作闕。陽上層尚有以山置靈。名嘯數字。隱隱可辨。牛氏金石圖未載。洪氏隸釋平注。謂碑記。又題名中八人。與啓母廟同。蓋朱寵同時所造。故題名亦與啓母廟大同小異。而竟無闕文。今拓本已少。最後三行。又缺。故蘇蘇二字。余此本皆有之。金石存所謂。蓋壽先生本。葉願二家。不及見者也。秦刻石後。此二闕篆字爲最古。且係原石。非他之摹刻者。可比。少室東闕題名。卽在此闕之東。訪碑錄及平津讀碑記。均另行題曰嵩山少室東闕。江孟等題名。此訪碑錄也。少室東闕。名字。題名共十二人。有令常。令容。史記孝文。本紀中大。大夫令勉。顏游。秦以令是。姓風俗。通令。姓令尹。子文之後。卽查字。洪氏云。

封龍山碑跋

此碑鄭樵通志已載之。金石略云。在鎮州。而王氏萃編。孫氏金石攷翁氏兩漢金石記。均未著錄。求是齋藏碑。目始謂得之於東鹿。卽沈濤常山貞石志。亦無此碑。碑實在直隸。正定府元氏縣書院中。而元氏縣志引天下碑錄云。在獲鹿縣南四十五里山上。碑文云。延熹七年歲口執涂。月紀家。常山相汝南口波蔡。長史甘陵廣川沐乘。敬天之休。虔恭明祀云云。碑末又有口口口口元氏郎。口平棘李音。史九門張璋。原作堯非。靈壽趙穎。縣令南

定庵題跋

封龍山碑跋

三十

陽口口口口等字。係八分書。延熹爲漢桓帝紀。七年歲次甲辰。故曰歲口執涂。涂卽徐之假借。其曰家。蓋建亥月也。常山相。常山相國也。汝南口波蔡。蔡者。汝南國志。汝南郡有富波侯國。永元中復。永元和帝紀元。又東觀漢紀。光武時。外戚恩澤。侯有富波侯。周均以皇考。姊子侯。今碑波上闕字。當係富字。蓋蔡蔡係汝南富波人也。漢時富波。今安徽潁州府富陽縣。長史甘陵廣川沐乘者。考郡國志。清河國高帝置。桓帝建和二年。改爲甘陵廣川。係其屬縣。立碑時已改。故曰甘陵廣川。孔宙碑亦立于延熹七年。碑陰題名。有甘陵廣川李都。沐乘。蓋廣川人。今直隸棗強縣東。官常山長史也。元氏郎。口平棘李音。史云。云者。平棘九門靈壽皆廣川屬縣。元氏上闕五字。疑與郎口李音等同。爲常山國接屬。而其官名地名人名皆略耳。首一字當亦如史九門張璋之史。係官名下四字上二字。當係屬縣名下二字。係人名下二字。疑是郎姓名某。爲元氏人。元氏今仍屬正定。李音。平棘人。今趙州。張璋。九門人。今棗強縣。亦屬正定府。趙穎。靈壽人。南陽下闕四字。當是縣名人名。或卽三公山碑。南陽冠軍馮巡。其人歟。元氏縣界本有六名山。曰封龍。曰無極。曰白石。曰靈山。曰三公。其一已無徵矣。集古錄無極山神廟碑。稱光和四年。巡詣三公神山。請兩

神使高即高傳言即與封龍無極共興雲雨後二年遂依高請比無極山立祀立石者常山相南陽馮巡元氏令京兆王翊光和六年係靈帝時妖人張角已起猶有巡遊立祠之暇耶而封龍之祀已肇建于桓帝時碑之出土不可攷既載通志則當在宋以前矣

碑無額首題元氏封龍山之頌七字共十五行行廿六字今此碑文存二百六十三字連首共二百七十七字頌辭只六十餘字碑陰不全只有四十餘字耳見續通志

曹子建碑跋
隋開皇十三年立曹子建碑在東阿縣魚山陳思王墓道上蓋北齊孝昭皇帝建二年建元年下詔二年施行故碑稱二年文不其工多增損假借之字如以博慈為博敏茅封作茅封典册作典册丞相作丞相字縣作字縣蘊淑含英作愷淑哈英西園作西園譏言作譏言風格疏朗作風草梳朗其以黃中作黃內則避隋諱也粵則通作日既而作既如蔣芳蘭抱玉操等句皆讀而作如發憤而楚時年册十一册字已剝末一筆潛研遂疑為三十一與傳之四十一不合闕泉辨正之允矣書體兼篆隸八分甚奇古歐趙及近代金薤琳琅石墨鵝華俱未錄滋可貴也康南海云曹子建碑中即曹子建碑也其碑陰之書莫若隋世而後乃所稱據快報助其

曹子建碑跋
定庵題跋
曹子建碑跋
三十一

中股比干文跋
碑在衛輝府城北外比干墓上傳為崔浩書李延壽北史浩傳謂浩能為雅說不長屬文又謂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所書以百數又云浩書體勢及其先而巧妙不如也云云今觀其書似楷似隸筆勢瘦硬已開北齊風習惟字多別構雜出如菊為榮辛為美芙蓉為扶容漂搖為灑颯不可勝舉可知魏晉以來紕繆相沿恬不為怪善書如浩且常書急就章博覽多通抑猶未能免俗此碑與李仲璇碑尤其甚者至唐以後迭有更正始漸歸純正文係魏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十一月甲申經比干墓親撰以弔樹碑而刊之者仿楚體體長千餘言悽麗往復但語多不檢詞亦泛設無論是否親撰抑浩代作究非佳製如謂比干為虛名千載無動可揚奚若騰魂遠逝飛足歸昌比肩尚父同協周王云云雖哀比干之忠未免重違其志衡其文體製終乖碑陰列諸王從臣八十二人又宋元祐五年左朝請郎知衛州吳處厚重刊記文此皆不載趙一清水經註釋引金石錄云碑首殘缺惟元載二字可識茲碑首字皆完全殆亦重刊本耶康南海云此碑殘缺絕無自餘殘缺來上與中部分屬而治其書大體于齊

魏三體石經殘字跋
右古文篆隸三體石經公羊二段尚書一段皆殘闕不完朱竹垞謂漢立石經蔡邕所書本一字而三字屬魏萬允宗則謂漢魏皆係三體黃伯思董通趙明諸家復各持一說王氏編引證最詳而主後漢書儒林傳序石經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皆熹平時同時所刻隋唐以來只存隸字者漢尚隸書豈之隸書尤為世所重歷久獨傳宜矣光和以後已就散佚逮魏正始中復刻三體特漢係各自立石魏係三體連書此本三體皆具當係魏石絕非胡宗憲洪通刊印本耳隸隸所載三體石經即魏正始中所立者與此正同宋皇祐時蘇望得搨本摹刻于洛陽古文三百七篆文二百七隸書二百九十五凡八百一十九為尚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春秋左氏桓莊宣襄四公經文亦有傳攷孔子壁中書有禮記尚書論語春秋孝經皆科斗古文漢世藏于祕府亡于晉永嘉之亂魏初邯鄲淳猶得目觀而手摹之近經魏齊先後徙石經于洛陽隋開皇時又徙長安湮沒遂多只存尚書春秋西征記及隋書經籍志所載可證知也然其時經石猶有存者宋金之亂中原淪喪經石既失隋唐故府本暨北宋摹刻俱不存焉孫淵如就隸隸所載輯為魏三體石經佚字攷凡尚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各若干字春秋左氏桓公經傳莊公宣公襄公經各若干字為之攷釋今又

魏東武侯王基碑跋
魏東武侯王基碑跋
魏東武侯王基碑跋
三十一

魏東武侯王基碑跋
碑在洛陽縣清中葉乾隆初洛陽民掘土始得之已中斷僅存下半截故王氏卒編題為王基斷碑汪容甫述學有此碑跋尾容甫言出土之日朱書察然邵陽秦習謙親見故疑為贗品謂碑字裁刻下方其上方尚未開鑿蓋據裝本前三行行二十二字第九行十二字第十行十字餘皆二十一字遂怪工人不知錄寫以致全文滅沒杜君夢麟河南府府人辨之謂此石上方未刻者前三行每行一字後每行二字下方則每行各缺五字不應致疑為偽杜君又為伐木作蓋以防損傷可謂好古之士光緒碑載基年七十二可補魏志本傳之闕又傳遷荊州刺史加揚烈將軍而碑作揚武亦足證傳之誤錢大昕金石文跋尾謂以歷官及薨之年月攷之其為基碑無疑述學之言殆不足取矣洪氏平津讀碑記亦謂前三行廿二字後十六字俱下一格行廿一字銘辭我下銘尚未完上下石理完好方格界限具在其為末

後十六字俱下一格行廿一字銘辭我下銘尚未完上下石理完好方格界限具在其為末

刻完碑無疑。謂碑中。基字伯東。東萊曲城人。魏志有傳。與碑多合。後漢書鄭玄傳。門人東萊王基。按基卒于景元二年四月辛丑。卒于建安五年。相距凡六十二年。是時基年止十一歲。汪云。未親受業于鄭君。故傳止稱門人。而不稱弟子。汪氏謂後漢書以基據持鄭義。常與王肅抗衡。遂列人于門。不若魏志但言入琅琊界游學。為得實云云。殊昧于親炙者為弟子。私淑者為門人之義。不免泥其辭。傳稱鄭玄嘗侍王肅。肅嘗問鄭。及肅死。鄭改易其墓。基五卷。及有毛詩。皆與鄭合。八卷。及有毛詩。皆與鄭合。八卷。及有毛詩。皆與鄭合。八卷。又謂王氏出于王子成父。錢氏以為必有所本。但碑云孫淑。違難為萊大夫。仲孫淑。見于閔元年傳。是時萊猶未滅。何緣以齊臣為之大夫。汪氏。此殆馮商所謂張湯與留侯同祖。漢人敘述世系。多屬傳會。大抵如此。文頗蕭括簡當。字亦雄強峻整。上托隸源。下開魏齊風範。况前魏碑版傳世甚稀。得此足裨史傳之闕。尤為難得。可貴。容甫題東武景侯碑。無微諒有所據。

龍藏寺碑跋
碑在今正定府龍興寺大殿內。有銅觀世音像。高七十二尺。俗又謂之大佛寺。都元敬願寄人錢曉徵王蘭泉及余皆曾親至寺內。摩挲碑文。知為隋開皇六年恆州刺史鄂國公金賦。

定庵題跋

魏東武景侯碑跋

三十三

王孝傑立。孝傑即孝德王傑之子也。傑于周宣帝時拜上柱國。追封鄂國公。諡曰威。孝傑襲封而官恆州刺史。恆州始置于周武帝建德六年。領常山郡。隋大業初。廢州復立郡。隋廢郡而置州。故為州刺史。寧人謂寺建于宋乾德元年。朱竹垞謂係重建。蘭泉謂文但記建寺之宏麗。而無一語及佛像。是佛像與碑寺前後廢興不一。理或然歟。云云。但文皆引用內典。爾揚佛法。安得謂不及佛像耶。字多別體。猶沿六朝俗謬之道。如優為優。何人為河人。五臺為吾臺。靈壽為零壽之類。惟書法遒勁瘦整。杜前儉陋之習。開唐純正之體。穎叔虛舟之言。洵不謬也。碑無書人姓氏。諸家皆謂係張公禮撰。文今本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下已剝蝕不可辨。知宋元時銜名尚完全。而虛舟題跋謂禮下僅有一之字。讓都元敬坐張撰為鑿者。非也。又碑文左威衛集古錄作左武衛而使持節。在軍號之上。公禮都穆趙均作公禮。今本已泐無可攷。歐陽公曾官河北都轉運使。正定正其轄地。豈有不親歷者。陶雲碑跋已自言之。又按張公禮撰文集古錄之言也。而王澐以為都穆之說誤。矣。今碑實在佛香閣前左墀。王澐以為在殿屋內。亦誤。碑立于隋。而公禮猶稱其齊官。書者亦不以為嫌。猶有古道存焉。康南海評其書曰。金花遍地。細碎玲瓏。永興筆法。殆即自此碑出者耶。後之題名案拙俗累不類。正

文。殆後人添綴者也。

寇君碑并碑陰跋

此明拓本。以珂羅版重印。有光緒末李葆恂劉心源張祖翼等跋。前有楊守敬題名。王璠書籤題識。蓋端陶齋藏本。而碑陰則為墨拓本。以相配合者。二百年前舊物。較近拓多數十字不止。太極剖判四字未毀而已。謙之以誦。因于世主。其事見魏收釋老志。北史崔浩傳。謂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浩因師事之。又謙之每開浩論古興亡之迹。深美之。謂世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云云。是謙之亦有識之士。不盡以虛偽欺主。特時主崇奉太過。致因緣亂政耳。此碑紀其隱處中岳。授以九州真師。理治人物。想見當時崇奉之盛。書法以分隸兼正。奇橫雄肆。古勁不失。魏晉架。與劉宋龔龍顏碑。結構神理。大致相同。而尤多丰神。惜碑首中岳高靈廟之碑八字。及年月均未拓得。錢氏謂立于太武帝時。其時南朝重釋。北朝重道。故耳。碑陰備列立碑諸人官銜姓氏。惜剝蝕太多。不可辨識。康南海書品列之神品第二。謂與龔龍顏同體。渾金璞玉。皆師元常。實承中郎之正統。梁石闕所自出。又云靈廟碑陰。住絕其將軍。將鳥洛陵江高州等字。筆墨渾穆。大有石鼓。鄧瑯臺石經筆意。真正書之極則。

定庵題跋

寇君碑并碑陰跋

三十四

得其指甲。可無唐宋人矣。推崇甚至。然細玩其筆意。與碑文非出一手。似不及正文之佳。而康氏願極口讚之。得毋好奇競異之習耶。

暉福寺碑跋

此魏高祖孝文帝太和十二年。宕昌公王慶告所建寺碑。碑額書大代。與楊大眼及長秋承犯。允造像記。同洪氏願煩于高真碑。曾備論之。康南海稱其書法古茂。列之妙品。又云穆子容得暉福之豐厚。而加以雄渾。可知為北碑之佳品。此本大致猶完好。惜揭時。推墨稍輕。未能顯明。然全文幸尙可句讀。惟文中以冲漢為冲莫。孰能為熟。能以及慈液之液。穀喝之穀。淵熱之熱。遊空之空。皆不脫六朝沿謬襲謬之習。而北碑尤甚者也。

高真碑跋

此碑金石家皆未著錄。王氏嘗編僅有其目。而注正光四年四字於下。復云此碑新出。據本未備。故編中未錄。至孫伯淵官山左。始得之。衛河第三屯。遂樹德州學宮。故古家乃得摩挲讀之。王氏嘗編僅有其目。而注正光四年四字於下。復云此碑新出。據本未備。故編中未錄。至孫伯淵官山左。始得之。衛河第三屯。遂樹德州學宮。故古家乃得摩挲讀之。平原郡公高罕見。子太子洗馬。高真卒。今魏志書禮四真卒二字。作員外亡三字。傳寫之誤也。

碑云祖左光祿大夫渤海公。式誣文昭皇后是爲世宗武皇帝之外祖。按魏書外戚傳高
肇父。賜女卽文昭皇后。生世宗。景明初。贈左光祿大夫。賜爵渤海公。諡曰敬則。貞祖卽
也。碑又云。莊公卽后之第二兄。按傳有弟。假字仲游。太和十年卒。正始中。贈安東將軍。青
州刺史。諡曰莊侯。現爲高肇長兄。假爲次兄。卽通典所云高肇兄。而貞卽假之子。假
亦爲文昭皇后第二兄。皇后傳以假爲弟。弟者誤也。貞卽假之弟。亦見魏書。文昭。碑云。君姊有神
表淑問。非爲皇后。假傳。景明四年。世宗納其女爲貴姬。永平二年。立爲皇后。卽貞。貞弱冠
以外戚除祕書郎。遷太子洗馬。延昌三年卒。贈驃騎將軍。營州刺史。諡曰懿。碑言貞以四月
二十六日卒。而禮志及通典作七月。舊拓碑文僅闕十五字。此爲近拓。已缺數字。字矣。文中
載上下之上下。卽小雅載亦比于臺。碑執垂益而談上下分。正與此同。玉篇。暉作時。偏旁
從此。魏劉洛真遺像記。少者益。筆論語。八份篇。釋文作筆。皆卡下之省也。同類之類。與類同
借爲規。規字俗從。碑末載。矯作矯。可證。天柱山銘。禮義以成。類矩亦同。德州新出三碑。植
卽貞之從父昆弟。不見于史。字皆絕佳。南海康氏評書。尤重植。植稱若蒼崖。巨石森森
古容。湛若秋菊。春開。其豈艷逸。又稱。湛與劉。劉司馬昇。法生遺像。並祖鍾。風。積華。麗。美。植與

定庵題跋

高古碑跋

北齊趙郡王高歡碑跋

三十五

王假王假誠實爲運動質拙之宗。而於貞碑僅云爲北碑楊大眼始平公。郭長猷魏。較等
之法。高子張。孫龍。楊。軍。賈。思。伯。李。憲。張。玄。溫。泉。頭。等。爲。近。實。則。此。碑。奇。正。相。生。體。裁。合。度。能
有。植。滿。二。碑。之。長。而。其。文。多。足。補。史。傳。之。闕。故。余。得。此。本。頗。珍。之。碑。首。書。魏。碑。末。又。書。大
代。正。光。四。年。自。道。武。天。興。元。年。羣。臣。言。國。家。萬。世。相。承。啓。基。雲。代。應。以。爲。號。帝。下。詔。宜。仍。先
號。以。爲。魏。碑。乃。兩。碑。之。蓋。亦。習。慣。致。然。他。碑。亦。多。仍。稱。代。者。究。非。體。也。
請。改。代。事。見。魏。書。道。武。紀。又。北。史。崔。浩。傳。方。士。初。繼。請。改。代。爲。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
帝。應。期。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宜。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士。後。稱。爲。魏。故。代。魏。兼。用。齊。被。殷
商。國。家。積。德。著。在。國。史。當。享。萬。億。不。待。假。名。以。爲。益。也。帝。從。之。
北齊趙郡王高歡碑跋
碑出直隸靈壽縣。碑首大書天保八年歲次丁丑。元。天保八年。丁丑也。天保當文宣帝末年。淑
小名須拔。歡弟深之子。文宣從弟也。父子俱爲定州刺史。留心庶事。有惠于民。武成崩。上奏
和士開不宜居內坐。誅比丘僧。樹業。檢利。建廟。此其碑。文甚簡括。語出釋子。意兼禪宗。字則
平實。渾穆。無劍拔弩張之態。康氏評書。謂北齊書皆瘦勁。此獨厚。重。潤。達。于。北。魏。諸。碑。爲。近

樹卽樹之。謂音表也。魏書列傳。建旌淮南子。樹林。樹。柱。類也。趙郡并有范。樹。其人。造
像記中常見之。殆爾時習用之字也。
按。魏。輔。通。志。列。有。趙。郡。王。高。歡。造。釋。迦。象。記。造。阿。閻。象。記。修。定。國
寺。碑。建。塔。記。共。五。種。而。獨。無。此。碑。前。三。種。皆。天。保。七。年。後。二。種。天。保。八。年。寺。在。靈。壽
縣。西北。一。百。一。十。里。之。耶。林。山。山。有。耶。林。院。碑。皆。在。院。院。一。名。幽。居。寺。縣。志。北。齊。趙。郡。王
高。歡。歷。選。太。行。勝。概。得。米。山。之。場。建。耶。林。寺。碑。則。云。定。州。定。國。寺。禪。師。僧。樹。爲。禪。室。于。茲
廿。有。餘。年。則。寺。創。于。東。魏。天。平。初。及。寂。刺。定。州。復。拓。而。新。之。天。保。八。年。四。月。既。建。塔。僧。樹
及。弟。胡。明。達。定。國。寺。主。慧。照。主。僧。實。等。卽。捨。寺。爲。觀。及。亮。太。妃。立。碑。祈。福。其。地。名。寺。名。或
異。者。前。後。廢。與。沿。革。有。不。同。也。
晉故振威將軍趙郡王高歡碑跋
晉將軍職。多爲中軍將軍。領軍將軍等名。查萬斯同晉將相大臣年表。秦錫田。蒲。晉。異。姓。封
爵。表。周。濟。晉。略。之。方。鎮。表。秦。錫。圭。補。表。均。無。趙。姓。其。人。亦。無。振。威。將軍。之。號。惟。魏。寶。子。碑。首
書。晉。故。振。威。將軍。建。寧。太守。形式。與。此。全。同。此。爲。晉。林。太守。雲。爲。建。寧。太守。晉。時。邊。地。守

定庵題跋

晉故振威將軍趙郡王高歡碑跋

三十六

臣多冠以振威之名。以資鎮懾。耶此拓兩本。各僅官爵二十字。而大小不同。豈日久拓工有
修改添減處耶。字殊強。強若逸。爲晉石致佳之刻。以少勝多。正不必連編累幅也。
晉故陽府君神道碑跋
此晉安帝隆安三年己亥所立碑。安帝初以降安紀元。旋改元興。未一年仍復隆安。碑書三
年歲己亥。與史合。僅書名籍年月。寥寥四十餘字。此君行誼。無可徵。而康南海稱其書爲
正書鼻祖。又曰。枳陽府君。體出谷朗。豐茂。渾重。與今存鍾元常諸帖。體意絕似。以石本論。爲
元帝第一宗。傳太。祖。文。皇。帝。神。道。暉。福。寺。眞。其。法。嗣。定。國。寺。趙。芬。殘。石。王。輝。兒。造。像。其。苗。裔
也。李北海毫鋪紙上。亦源于是。石室記可見。後此能用。豐筆者。寡矣。其傾賞如此。余謂此碑
筆法之佳。固也。攷其體裁。可見隸楷之變。質其文義。絕無諛慕之詞。體與元常諸帖近。眞魏
晉之宗風也。晉碑字少。難得佳拓。惟此字較多。而攝復佳。當爲正書古石第一本。
王僧墓誌跋
滄州刺史王僧墓誌。寶字訪碑錄載其目。謂石藏滄州王國均家。通志謂道光二十二年。州
南王寺。鎮人張振廷。耕田始得之。咸豐二年。知州沈汝潮。爲立碑。以表其墓。四年。署知州沈

14303

曹自漢相國參以來世為著姓碑文歷敘其先世至二百餘言格為沛國諱人魏武之後官止諱郡太守而自太和至大統歷兩朝十一年至九十七歲子六人皆顯名第三子官至驃騎將軍漢陽太守第六子宣威將軍汾陽太守可謂福備九五非後世馮道王溥諸人可得比擬者矣卒後又二十餘年以天和五年武周始葬于夏禹城之西碑文云後魏大統初君齒班識知旨授本土諱郡太守是年七十膺斯職也後又云大統十年秋忽遭疾春秋九十有七終于臨民中間祇十年烏得有九十七歲豈殺次有謬誤耶君崇奉佛法嘗寫法華涅槃諸經齋戒誦讀固勞倦是實有得于無生之旨者惜碑陰刻蝕碑為何人所立已無可攷金石家亦鈔有著錄者葉綠髮語石云晚出諸碑以關勝程哲曹恪三碑為最古此外則永陵孝文山碑也書法精嚴古雅與程哲碑相伯仲而駿發奇逸處則又在三碑之上亦魏石中不可多得者也

魏程哲碑跋

碑前列三代官階姓名為墓碑通例惟碑末以頌作銘曰某某之頌文共三首皆其子所作一碑而有二銘三銘反以頌為銘皆是漢例如文烈侯楊公碑頌曰魏魏聖猷匪師不昭云

定題跋

魏曹恪碑跋 魏程哲碑跋

四十一

云以頌為銘也如蔡中郎陳太邱碑曹府君已遷掾刊石作銘又曰神府君重部大掾以成時銘而中郎又自為之銘是一碑而三銘矣大抵生平知舊哀而弔之故碑不一銘銘不一人若此碑則三頌皆其子息所作未免過床架屋有過中郎矣即如晉書載陳太邱碑云在碑與前碑敘文書法均極類似而敘先代世系較前碑尤繁本人則僅稱其文采孝義善善弓劍便騎射器量高遠而已別無位號功業可紀又稱享年不永春秋八十九卒于崇仁鄉孝義里隨終戒節諸子八九為七十二歲非年不永者又云主上悼心遂加褒錫追贈郡縣證以碑首為贈代郡太守而始終不言其本職殆即以其子之官贈之如後世封誥之例耶頌文明言誕生慈父而前有美哉休哲之語不諱其父之名六朝人北人往往如此不及南朝之謹嚴也碑出甚晚著錄者稀字則淵靜古穆有元常風範東魏至今亦千餘年古物也

魏魯普碑跋

魏官威將軍燕州刺史魯普墓誌 普為長平人北魏北州郡碑及五十始仕當高祖孝文帝時歷延興承明太和三紀元初任康城令繼以宣威將軍討平寇盜凱還疾卒以太和二

頗洞達微乏剛健之氣耳

魏陶翰妻劉氏墓誌跋

劉夫人諱惠芳中山人年十八歸陶翰翰官使持節安西大將軍碑稱惠芳博學擅才藻幼與季弟啟騎侍郎同學賦詩詞義兼美惜年不永以正光二年方二十一卒次年葬于洛陽碑文稱其與若蘭跨美中郎控勝皆擬不干倫其叔宗暉又比之孟母曹姑復涉過情之譽叙文後綴駢體數語為結頌故別無銘詞也書法茂美清雋時有錯簡

魏段峻德墓誌跋

碑文先叙其所歷之官職以正光四年正月卒亡其年歲葬于北芒始追叙其祖若父母之姓氏官階正光蓋孝明帝中葉也前已叙字克熙後復云中堅豈其別一字歟述官秩甚詳後陳學問功業祇渾括數語有云非得其門焉盡其美撰文者未深悉其政績也

魏周後墓誌跋

恆以神龜二年即授大將軍後始授雍州刺史蓋大將軍一職在曹魏西晉間極其崇重自拓跋氏以至隋唐已漸減殺其權貴非如漢代及後世之重要也正光末還京孝昌二年逝

定題跋

魏陶翰妻劉氏墓誌跋 魏周後墓誌跋

四十二

世歷官祇數年耳政績渺可稱述文亦僅以撫導黎元剛柔軌則數語括之書法與段峻德朱奇諸碑用筆相近其結筆密用筆厚意勢舒展皆其所長也

魏朱奇墓誌跋

右魏秦州刺史朱奇墓誌文稱其父舉秀才文成皇帝禮之不云壽之情之而云憚之何也下即接敘奇員外郎遷祕書郎加散騎常侍係指奇言似仍屬其父皆文法之疏也文成帝至孝明帝孝昌二年已及百年奇之被徵究在何時文未叙明故年歲亦無可攷中間始有闕文致不接連文僅叙次官階其功德于銘詞中頌稱之頗為簡潔察碑文體中良例也

魏賈瑾墓誌跋

右魏散騎常侍賈瑾墓誌碑額大楷書賈散騎之墓誌殊形簡率瑾有孝行瞻才思初為侍中散騎常侍後被帝兄抑為錄事參軍鬱鬱以終年僅三十無子以兄子昂為嗣亦年廿一不祿遂并塋一墓云末書普泰元年正當節閔帝時魏室不綱爾朱擅權上大夫不得行其志故騎李苗至發憤陷陣以死概可知已書法雄強茂密與張猛龍同體精品也

魏陽鄭文公碑跋

碑旁上下。上碑在平度州天柱山麓。碑末自記云直南四十里天柱山之陽。下碑在掖縣城南寒同山。以山之石最佳。故於此刊之。各高七尺六寸。廣二尺九寸。正書二十行。行五十字。字徑一寸五分。阮文達山左金石志云。上碑在平度州東北五十里。天柱山絕頂。其山竦立。如柱。昔有人訪之。未及幾。墜下。碑在掖縣城南十五里雲峯山之東。元管親至崖前。摩抄一過。其崖黃石。堅緻。筆墨深勁。惟後幅七八行。有石理。空起處。自右斜向左右。石處只就平。正處刻之。其文仍聯屬也。所記下碑。與前通志所載合。而上碑。不符。豈邑人以其所在險峻。攀涉不易。而移之山麓耶。按北史魏書。義本傳。均云。義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吝吝。民有禮餉者。皆不與。杯酒。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之。以李冲之親。法官不之糾也。險。策。令。鄭。伯。孫。鄴。城。令。董。騰。別。駕。賈。德。治。中。申。靈。度。並。在。任。廉。貞。勤。恤。百。姓。義。皆。申。表。稱。薦。時。論。多。之。云。云。魏。收。作。此。傳。本。屬。有。意。污。蔑。故。忽。抑。忽。揚。于。文。理。已。不。協。抑。或。以。爲。義。貪。且。吝。禮。餉。者。不。蒙。其。恩。廉。貞。者。乃。受。其。惠。以。見。其。性。情。之。有。所。反。覆。耶。詎。知。貪。人。門。下。必。無。廉。吏。鄭。伯。孫。等。既。廉。貞。矣。不。肯。以。衣。裾。擊。其。門。終。亦。無。緣。相。容。接。也。如。曰。賈。賈。以。邀。名。方。且。納。賄。又。復。邀。名。適。以。自。阻。其。苞。苴。之。路。而。禮。餉。者。不。再。來。矣。此。必。無。之。事。也。且。如。諡。法。傳。云。尚。書。奏。諡。曰。宣。詔。

定庵題跋

掖縣鄭文公碑跋

四十三

改曰文靈。碑則直書曰文道。昭賢者。詎敢專輒如是。諡法可改。則言行亦不盡實。當刊石之時。民必非笑之。今之爲官者。樹去思于道。左未及登車。而姓名新壞者有之矣。此碑何以閱千餘年。而常新乎。山東通志。爲別白之如此。洪氏平津讀碑記。僅書中書令鄭義碑。文靈名在在被縣寒同山。而未分別上下碑之各在一處。又疑本傳所載。政以賄成。性又吝吝。諸語。爲實。實則收之作傳。並未嘗廣徵文獻。不免意爲抑揚。以致語涉矛盾。即以本傳所敘。料常珍奇之陰謀。勸元石設備。策張超之賊守。勸堅定必克。成能動中肯綮。固不僅以文學優美見長。其或者以因緣李冲之故。時有求全之毀。收遂採以入傳。觀于義卒後。詔改其諡曰。雖宿有文業。而政關廉清。依諡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木官。加諡文靈。即可互見。至碑載其父。彞拜建威將軍。汝陰太守。而本傳云。父彞不仕。又載彞使于宋。宋主客郎孔道均。就邸設會。酒行樂作。均問樂其何如。答曰。哀楚有餘。而雅正不足。其細已甚矣。而能久乎。均嘿然移年。而肅氏滅宋。父彞注諸經。論語話林。又作孔顏孟憲嚴頌。及諸賦詠。詔策行于世。皆足補史傳之闕。益知傳文之率略矣。道昭僅稱其諡曰文。述鄭述祖。天柱山銘。又稱之曰文貞。此固子孫爲父祖諱。義固宜然。錢氏比之諸葛諡忠武。而後人止稱之曰武侯。舉

其美者。書之以云文靈。猶可以云忠武。豈忠字非美稱乎。錢氏于是爲失辭矣。至其書法得隸之道。則啓階之端緒。指長衆體。一點一畫。皆可爲書家取法。自包安吳。康南海。兩氏極口稱賞。李梅。李荃。董益。推尊之。顧包之碑。書雖亦溯源碑版。而側重在帖。故列鄭道昭于妙品。而贊之曰。巧妙俊麗。康氏尊碑。則稱爲高美峻宕。其言曰。北碑莫盛于魏。莫備于魏。蓋兼晉宋之末。運兼齊梁之流風。考其體裁。俊偉。筆氣深厚。恢恢乎有太平之象。雖泛指北魏諸碑。而茲碑實足以代表其言也。葉鞠裳氏語。石云。隋以前碑版。有書人名。可攷者。南朝以陶貞白爲第一。貝義淵次之。北朝以鄭道昭爲第一。趙文淵次之。又謂鄭道昭書中之聖也。文淵孝逸。雖險勁。尚未脫北書拙惡之習。視鄭父子。尚不在游夏之列。其推崇可謂至矣。觀茲碑及論經詩題。白雲。篆。諸刻。均上承分篆。化北方之喬野。如第路。藍。縷。進于文明。其筆之健。可以刺犀兕。搏龍蛇。而游于虛。全以神運。唐初。歐。虞。褚。薛。諸家。皆在籠罩之內。不獨北朝書第一。自有真書以來。一人而已。包氏曰。北碑多旁出。此碑字獨真正。而筆勢分韻。草情畢具。其中布日本乙瑛。指畫本石鼓。與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此本下碑所書。雖有草字。惟不言分者。體近易見也。尤爲獨具隻眼。隨括無遺。道昭官祕書監。司州大中正。平東將軍。光州刺史。孫

定庵題跋

鄭道昭東墟石室銘跋

四十四

述。北齊武成帝。至後主。溫公。緯時。官至使持節。都督。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光州刺史。兄敬祖。弟遵祖。俱有文譽。道昭諡文恭。述祖諡平。簡年至八十一。一家祖孫父子。俱善書。能文。而此碑尤覺然于古。義卒于太和十四年。碑立于永平四年。相距幾三十年。下碑較多三百餘字。較完善。可句讀。而道整尤過上碑。雲峯山。鄭刻共四十餘種。以此兩碑爲冠冕。以好之者日多。工人每拓全份。必多拓此碑數十本。磨損尤甚。故他碑尚多完好。此則筆筆非昔比矣。山木自寇。膏火自焚。此亦其類。近世南北學者。喜北派書。自字。文。而。道。昭。故。其。子。後。風。行。鄭書不脛而走。幾如覆地者。亦莫不侈口以談。顧鄭書且有細筋入骨之妙。學者乃于形似求之。即清道人所臨。已不免過求貌似。反遺神理。其他率爾操觚者。寧不貽買櫝之誦耶。

鄭道昭東墟石室銘跋

右天柱山上東墟石室銘。魏祕書監司州大中正平東將軍光州刺史樊陽鄭道昭作。其題字大書也。銘在平度州天柱山。據墨本。高四尺四寸。廣三尺四寸。正書十行。行十二字。或二字十五字不等。每字徑三寸。係道昭遊止之地。亦即段赤亭山左碑。目待訪類之鄭道昭勞

石口天柱山銘。當時出于傳聞。故未能徵確。其曰天柱山銘者。以銘詞有實曰天柱之語。而不知另有天柱山銘也。書體清拔。文亦高潔。與述祠銘後先輝映矣。

鄭道昭當門石坐題字跋

右鄭公之所當門石坐也。九字摩崖。在掖縣雲峯山之東峯西北。石高廣二尺強。正書三行。行四字。末行一字。字徑八寸許。仍帶隸體。然即爾時之正書楷字也。雲峯題字大概如是。與詩銘字不同。

鄭道昭登雲峯山觀海島詩刻跋

包氏慎伯云。鄭文公季子道昭。自稱中岳先生。有雲峯山五言詩及題名十餘處。字勢巧妙。俊麗。近南朝都超謝萬常。疑其父墓下碑經石略刁惠公誌出其手云。此五言詩九韻十二行。字徑四寸。首標題一行。字較小。右角上微缺。筆畫嚴整有力。詩多道家語。遇鄭公與道俗紀遊之作。按金石志所釋。沉仙駕當是現仙。鳴即觀海島之島。將山字底作山字旁。篆書本有作鳴者。蓋沿其例。靈童當是靈童。童字末一畫尙可見也。參金石錄

鄭道昭登雲峯山論經書詩刻跋

山東通志及馮氏金石索均未收錄。訪碑記有目。茲從丁氏福保所輯全魏詩彙錄于後。未應碑作來塵。塵作殖。口側係傾側。口力係十力。口口目係心識目。雅會係此會。口口自云云。係方象自云云。丁書是否據拓本未可知。此本則自調阻禽朝迷句起。已缺前數行矣。碑亦在掖縣雲峯山。題為與道俗十餘人出萊城東南九里。登雲峯山論經書。前題魏中書侍郎通直散騎常侍國子祭酒祕書監司州大中正。出為使持節督光州諸軍事。平東將軍光州刺史。司州榮陽鄭道昭作。結銜與魏書本傳歷官皆同。地形志光州治掖城。蓋獻文帝皇興四年。分青州置光州。領東萊等三郡。治掖。以鄭述祖天柱山銘證之。道昭以永平三年為光州刺史。此刻于永平四年。歲在辛卯。在到官後一年也。

鄭道昭登大基山石刻跋

在掖縣城東二十里大基山。詩題登青陽嶺大基山。殆嶺之支峯也。金石志云。首標題及銜名四行。詩十五韻。九行。字徑三寸。較前刻微小。前刻徑四寸餘。通志謂六尺九寸。廣五尺三寸。馮氏金石索謂高八尺。廣六尺。以字徑衡之。當以馮氏為正。通志謂係摩崖。非也。馮氏雲鶴謂曾親見之。乃刻石立于山頂。至今屹然不動。詩無年月。以中明壇歲在壬辰。攷之。蓋武

定庵題跋

鄭道昭登雲峯山觀海島詩刻跋

鄭道昭登大基山石刻跋

四十五

帝之延昌元年。即永平五年之後一年也。(馮氏謂係四年後之二年。非也。蓋永平五年後。始改元延昌。)通志不載。茲從金石索逐錄全詩于後。冷洽之間。鬱鬱之上。牧齊壇三字相離較遠。為山石泐痕所致也。正書三行。行九字。首二行皆低一格。鄭碑行款多如此。不僅書法超邁。即行款錯落古雅。亦多為後人效學焉。

鄭道昭羨門赤松道士遊息題辭跋

羨門子駕日栖崑崙之山十字。字徑四寸餘。碑高九寸。廣二尺二寸。正書五行。行二字。摩崖書。在掖縣雲峯山。史記封禪書。秦始皇使盧生求羨門子高。亦道家所謂仙人也。又赤松子駕月栖玄圃之山。亦在雲峯。字徑相同。惟碑高一尺八寸。廣一尺五寸。因正書三行。行三四字不等也。嗣字頂有刻痕。似草似行。疑後人所加。接列仙傳。赤松子者。神農時兩師。入火自燒。隨風雨上下。至高辛氏。復為兩師。駕月者。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既為兩師。則得乘太陰之精。而操施雨之本也。

道士題名曰。洛京道士太原郭靜和。字徑三四寸不等。碑高一尺一寸。廣一尺四寸。正書三行。行三字。在掖縣大基山。蓋道士郭靜和來遊大基山。而道昭為之大書題名也。近世大基

定庵題跋

鄭道昭羨門赤松道士遊息題辭跋

四十六

山之名甚隱。而道士谷之號卻顯。豈茲山因郭靜和而易稱歟。谷有古寺。在四山間。松柏鬱然。致為幽棲之境。而三五道士居之。皆村農耳。故知今之道士。不足與古道士相關係。則仍以書而顯也。參山東通志

右題名十三字曰。熒陽鄭道昭。上遊天柱。下息雲峯。在平度州天柱山。高廣各二尺。正書四行。行二三四字不等。字小。老徑五寸。大者徑八九寸。上下係以山勢言。不然掖縣似較平度為高也。南海評書列道昭書四十二種。為妙品第一。茲拓即其中之三。種。開展冲穆對之意。

鄭道昭雲峯山等題辭七種跋

(一) 雲峯之山四字。摩崖。在掖縣雲峯山。石高一尺八寸。廣六寸。正書一行四字。字徑四寸至六寸。極莊雅之致。
(二) 石匠于仙人五字。亦摩崖。高一尺三寸。廣三寸五。字正書。徑二寸許。殊甚草惡。道昭好仙。石匠亦以仙名。誕矣。不然則其所自為者也。有謂係匠人自刻題者
(三) 石匠于仙四字。摩崖。高一尺八寸。廣六寸。正書一行四字。字徑五寸。仍草惡。疑係不

識字人所為。然較之前刻為優。名仙兩字。頗有鄭書意味。殆朝夕磨礪薰染之所致耳。非道昭書也。

(四) 雙鉤白雲堂三字。字徑六寸許。一行三字。石高一尺。廣四寸。在掖縣大基山。惜鈎畫

鵝劣。刻工亦未能體會筆意。遂不免僅存形似。失却本來面目矣。

(五) 雲峯山之左闕也。七字。刻辭在東峯之西面。高一尺七寸。廣一尺。字徑五寸。不足

其二行。前行四字。後三字。均正書。而前行雲峯山三字。與前雲峯之山。幾于毫髮不爽。可見

其功候。此及右闕山門數種。向未經人遺。桂未谷攝被縣教諭。始親登山嶺。摩拓得之。

(六) 雲峯山之右闕也。在西峯面東。高二尺。廣二尺半。正書五行。行三四字不等。字徑四

寸至六寸。較前題闊大。各行以次而下。與大基銘告以次漸高者。迤邐相對。而諸書及他拓

皆作十五字。多柄息于此。鄭公手書八字。金石志亦闕後八字。與此本同。豈漏拓耶。

(七) 歲在壬辰。建五字。摩崖在掖縣大基山。高一尺五寸。廣二寸。正書二行。首行三字。

次行二字。字徑四寸至七寸不等。道昭刻其父上下碑。在永平四年。歲次辛卯。明年為壬辰。

改元延昌。其云歲在壬辰。建者。當是門壇堂。羣宮寺之類。故知此刻為道昭真迹。金石索則

謂此五字及白雲鄉青烟里十二字中。明壇十四字。皆中明嶠題字。但此刻即未谷亦未見。

字極縱橫。雄放僅云歲在壬辰。而無年號。翟云泉云。北魏文成帝與安元年。宣武帝延昌元

年。皆壬辰。道昭刺光州在武帝永平中。越四年改元延昌。當在是時。書刻特因移易。不知係

建造何種耳。

昭自號。仍道昭書也。筆致在前二者之間。

(四) 朱陽臺刻辭。在大基山。高一尺三寸。廣一尺。正書三行。行四五字不等。字徑三寸。強

與前題相對。字亦一律。

(五) 玄靈宮摩崖。在大基山。高一尺三寸。廣一尺。正書三行。行四五字不等。字徑三寸。雲

峯大基山諸石。刻均用圓筆。而玄靈宮十四字。尤浮穆不見展放之迹。

(六) 安期子駕龍刻辭。在掖縣雲峯山。摩崖高一尺。強廣一尺八寸。正書四行。行二三

不等。字徑三寸五分。錯落為章法。按列仙傳。安期先生者。賣藥于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

秦始皇東遊。與語。賜金璧數千萬。出阜鄉亭。皆置去。不習。惟留書以藥。寫一輪。為報。日後數

年來。我子蓬萊山。即遣徐芾。慮生入海。未至蓬萊山。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

云。漢書武帝紀。李少君見安期生。得食巨棗。大如瓜。亦是其人。又有謂蓬萊不可即。即此題

亦想像其地耳。理或然歟。

(七) 題云王子晉駕鳳樓太室之山。拓本倒柄字在前。摩崖在雲峯山。高一尺。廣一尺八

寸。正書五行。行二字。字徑二寸。至四寸。行款錯落。如古鼎彝銘之大小相間。自成章法。接列

定庵題跋 鄭道昭其居所等題辭八種跋 四十七

鄭道昭其居所等題辭八種跋

(一) 其居所白雲鄉號曰青烟里也。十二字。摩崖在掖縣大基山。據原搨樣。本高一尺五

寸。廣一尺。正書三行。行四字。字徑三寸。強氣清骨峻。瘦勁通神。摩鶴銘之亞也。

(二) 白雲堂摩崖。亦在大基山。石高一尺七寸。廣九寸。正書三行。行六字。末行二字。低二

格。寫字徑三寸。白雲堂為道昭任光州刺史時所作。刻辭山崖千餘年來。未遷移也。北齊書

乃謂在城南小山。光又作竟誤矣。昔人重碑版。金石謂可以正史籍。此類是也。書較前為肥

滯。而厚重過之。

(三) 青烟寺在大基山。摩崖。高一尺六寸。廣一寸二寸。正書三行。行四五字不等。字徑三

寸。強。文曰。中岳先生。榮陽鄭道昭青烟之寺也。有疑其語氣似後人所題者。中岳先生為道

訪碑錄。金石索。皆祇列雲峯山題字九種。而未列大基山題字。大基山題字。計玄靈宮(

中岳先生榮陽鄭道昭

昭五頭之也)朱陽臺(全上)其居所白雲堂堂名。即雙鉤白雲堂。中岳先生榮陽鄭道

青烟寺。大基山銘告。中明壇石人刻像題字。亦九種。見後。合計皆在鄭道昭四十二種之

內。北齊書載。鄭述祖除光州刺史。尋幼時。從其父遊息。舊迹得一破石。銘曰。中岳先生。榮

陽鄭道昭白雲之堂也。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寮。六朝時。雖南北喪亂。士大夫頗知禮教。

孝行如此。今則此風渺然矣。

定庵題跋 鄭道昭其居所等題辭八種跋 四十八

鄭道昭銘告題辭詩刻八種跋

(一) 大基山銘告摩崖在掖縣城東大基山高二尺三寸廣一尺四寸正書五行首行十一字次行九字三四行十字末行十三字字徑二寸餘每行高一格層累而上形如錯刀也山距城十五里形勢盤紆崖谷深遠頗供逸賞道昭于此置五處仙壇故銘告後人期共修奉慎勿侵犯入谷東趨南北石壁夾路而高瞻仰瞻北岸之上四方面黑者駢列若戶牖皆古刻也亦名道士谷亦不為郭靜和來遊而名也

(二) 中明嶼題字曰中岳先生樊陽鄭道昭中明之墳也與玄靈宮朱陽臺同在中明嶼為五處仙壇之一高一尺五寸通志謂一尺三寸廣八寸正書字徑二寸五分前兩行每行五字第三行四字金石志以為五仙壇皆不傳者未見此耳然此刻出世猶在白雲青烟之前

(三) 此仙壇南山門也七字高一尺六寸廣一尺一寸正書二行首行四字次行三字字徑四寸許參差錯落如前諸式

(四) 此仙壇北山門也蓋于中明壇特誌南北二門金石志金石錄俱未收石較前題高定庵題跋 鄭道昭銘告題辭詩刻八種跋 四十九

五寸其廣則減于前者六寸以字較大殆徑五寸壇門諸字直六寸許矣

(五) 狀伏奴從駕五字高六寸強廣一尺二寸正書二行行三字不等字徑三寸右畔有東字殆非一手所書耶伏奴當是道昭當時相隨之家僮從駕云者侍遊雲峯也主既因文以不朽奴亦隨主以得名附驥之誼充類盡矣據通志此五字在雲峯之陰比之碑陰附名之列也

(六) 樊陽鄭道昭之山門也於此遊止十三字在東峯面北字大小不等樊陽二字大五寸許山上二字二寸許共四行石高一尺四寸廣一尺七寸正書此與前狀伏奴題字皆桂未谷攝核縣教諭時訪得之者也

(七) 此山上有九仙之名八字在中峯面西字大三四寸不等共三行石高一尺三寸廣一尺五寸末筆名字以雙鉤法行之如漢嵩山太室闕名也亦桂未谷訪得之

(八) 詠飛仙詩刻石廣高各一尺五寸字徑二寸半正書五行在雲峯山與尋日一首筆意絕相類似蓋亦鄭偉伯道昭字所書也題為詠飛仙室詩四句云巖堂隱青霄遙駕雲飛鄭公乘烟至道七技霞歸鄭述祖登雲峯山云兩處石詩蓋指論經書觀海島二詩而言則

此刻亦述祖所未見矣

北齊鄭述祖天柱山銘跋

碑在平度州天柱山高四尺一寸廣五尺二寸隸書二十九行行二十三十字字徑二寸額高一尺三寸字徑五寸碑末題天統元年歲次乙酉五月壬午朔十八日己亥刊是述祖為光州刺史之四年也碑云凡諸身歷瀛趙冀懷及兗光十州刺史北豫州大中正三登常伯再履納言光祿太常頻居其任重登雲峯山記亦以歷司徒長史再履尚書三為侍中滄瀛冀趙懷兗行正得此十州刺史列銜北齊書本傳多失載所列只七州故洪氏頤煊平津讀碑記謂係七州諸家作十州者誤然碑文固明作十州也鄭氏父子書法冠代道昭長子楷述祖長于隸各竭所能流芳石墨道昭書弁寃北魏無待觀覽述祖隸法高古追蹤漢代碑額天柱山銘四字雄強俊偉自衡方都閣諸碑出銘亦樸質高韻加以奇宕以視北齊諸碑肥穠者失於媚麗瘦勁者不免偏枯風尚下趨去古日遠若標品曰斯亦爾時之藝獻也天統當溫公緯時國方多事登雲峯山題記多感慨語此乃備述恩榮何耶

拓本附有此天柱之山五大楷題字字大者徑八九寸小者徑五寸許仍係道昭書拓工定庵題跋 北齊鄭述祖天柱山銘跋 鄭述祖重登雲峯山記跋 五十一

不知附于天柱山銘後後人遂誤以為述祖書耳

鄭述祖重登雲峯山記跋

碑在掖縣雲峯山東述祖字恭文道昭之子道昭為光州刺史時有登雲峯山題辭諸刻永平四年壽諸石述祖為光州刺史重登雲峯山尋當年從遊舊蹟一一尚在因刻此記歷述其父作詩及題諸山諸仙壇左右石室諸石刻自書刻之凡五百餘字字徑寸許隸書整飾文亦俯仰今昔不勝悲感有云吾自幼遊此至今五十二年溯自永平四年下距五十二年當河清元年記稱河清三年五月廿四日是刻此記又在其到官後二年矣

東魏姚保造石塔記及北齊嶺地殘刻石人雲居館題字跋

右東魏孝靜帝武定六年姚保造石塔記在平度州天柱山上高一尺廣一尺一寸正書七行行六字字徑寸許書體與鄭道昭碑不同斷石為方局亦異蓋同時人所為已模糊就渾矣嶺地殘刻亦在天柱山鄭文公上碑之缺字七行行存一字至四字不等書體似述前二行下存嶺地各一字三行存石含煙三字餘四行存口鳳周旋肅口光堦倚嗽口口口口口又口號誦餘篇後人遂以首行字稱之曰嶺地殘刻其字句似有用韻之迹疑係述祖

祖所題詩或銘句也。祖碑父書。錫已詩于。跋有愛敬之道歟。石人題字在大基山高七寸廣六寸字徑二寸。隸書三行前二行五字末行三字。書甲申年。接武成帝河清三年歲次甲申明年即天統元年歲次乙酉。鄒述祖雲居館題字正在乙酉天統元年且隸法與重遊雲峯山記無異。知爲述祖所書。金石索以爲正書。道昭所書皆非也。翟文泉亦云。然通志以爲乙酉係魏宣武帝正始二年亦非。阮文達云。筆法堅勁。馮氏集軒云。以勢驚命名甚奇。蓋字係石人名勢驚甲申年造乙酉年成也。石龜內一石人危坐是仙是佛俱未可知。抑或本人自造像而自爲之名耶。雲居館題字亦在大基山石高八寸廣一尺八寸隸書十二行行六字年月末行三字。述祖自題雲居館之山門也。北史述祖傳云。前後行瀛股翼滄趙定六州事。正除懷光三州刺史。又云。重行股懷趙三州刺史。此碑題瀛滄翼懷光行正十州刺史。與前天柱山銘所題同。前題瀛滄翼懷光加殷定二州。合行正得十州刺史。可補史傳之闕也。據縣志度瀛滄州府。在山東之東。或說瀛滄州府在山東之東。或說瀛滄州府在山東之東。

吳九真太守谷朗碑跋

碑在來陽縣。歐趙及王象之輿地碑目。天一閣碑目。及孫淵如葉九來翁翠漢錢竹汀洪筠

定 題 跋 魏始平公孫秋生元詳北海王太妃尉遲一弗等造像記跋 五十一

軒諸家皆著于錄。隸法致佳。已近六朝楷則。惜刻工太劣。遂形呆笨。有云豫章府府君之曾孫公府君之孫公府君當是三公府之屬官。他碑未見此稱。明弱冠歷石職守陽安長守者如後世之著事。非授此官也。故升王府。除朗中尚書令。史郡中正。遷長沙劉陽令。與調任之制異矣。遷部廣州督軍校尉。吳志黃武五年分交州置廣州。復置廣州。此爲校尉。當在永安以後。碑云。獨與弟居翁氏釋居作展。非是。蓋居字極明晰也。參平碑。嚴氏鐵橋謂賜字作易。爲漢碑所未見。今此本賜字甚明。未嘗作易。豈舊揭固作易耶。然諦審又非添改者。南碑湖源子吳。吳碑之最著者四種。一封禪國山碑。一天發神識碑。一葛府君碑。一卽此碑。四碑皆爲篆隸真楷之極。而各朗特古厚。開郭休養寶子二碑之先。康氏評碑列入高品。有以也。夫。康氏元年四月。康氏元年四月。康氏元年四月。康氏元年四月。

魏始平公孫秋生元詳北海王太妃尉遲一弗等造像記跋

口大夫洛州刺史始平公魏書地形志洛州太宗置太和十七年改爲司州。此碑立于太和廿二年。其爲洛州刺史時當在十七年以前。又魏置始平君真君年中併入扶風郡。在太和前二十餘年。此所封當是扶風郡之始平縣。惜碑無姓名可攷。參平碑。祇碑末著朱義章書孟達文故包慎伯論書絕句云。朱楊張賈是梁宗。謂此記及楊大眼張猛龍賈思伯皆魏碑之尤也。

孫秋生等二百人造像記。在洛陽縣伊闕。上載爲孫秋生程道起等記造像之由。并孟廣達文蕭顯慶書。陸渾縣功曹魏靈藏。魏靈藏之下始列維那程道起等二百人爲下。載碑首稱太和七年。碑末題景明三年。歲在壬午五月戊子朔廿七日造訖。相距已廿年。魏書世宗紀是年間四月丁巳司空穆亮薨。若以五月戊子朔推之。閏四月不得有丁巳日。知史誤也。平法碑。爾時國號魏代兼用。故前記及此記高貞碑均稱大代。洪氏訛爲變例。殆未詳徵史籍耶。特書代爲伐。則俗體別字不能責之常人耳。碑後姓名皆依佛門式稱維那惟孫道務稱邑子。又所造係佛像而額題邑子像皆不可曉。魏北海王元詳爲太妃母子造彌勒像記詳字季裕高祖弟自太和八年高祖親率師旅南征。太妃隨行至洛汭伊川間。詳因發願造像

定 題 跋 魏始平公孫秋生元詳北海王太妃尉遲一弗等造像記跋 五十二

置此新求母子平安。至廿二年九月始告成。相距已十餘年。每書撰人姓名。字極開展。行逸魏北海王國太妃爲孫保造像記。太妃高氏以孫保早歲失鄉。揚越又年不永。爲之造像。新求脫苦。寥寥數行。書法不劣。魏長樂王丘穆陵亮夫人尉遲爲亡息牛。概造彌勒像記。後魏書官氏志。丘穆陵氏後改爲穆氏。孝文帝比干文。後列名自侍中丘目陵亮以下同姓者凡三人。字皆作目。而元和姓纂所書亦同。碑文駢偶。簡括精當。乃深于佛法者所作。字亦道宕有法度。康南海謂查元繁雜者。莫如魏之各造像記。此則適爲其反。真造像記中上品也。魏張元祖妻一弗爲其夫造像記。太和廿年造。碑上下皆有花紋。步躡郎未秩。一弗卽乙弗爲代北之姓。非婦人名也。又太和年都督關中遊激校尉司馬解伯達造像記。遊擊作遊激。沾浪猶沾懶。言悲憫之心。世人無不沾被也。古憫通閔。又作潛。兩記皆寥寥各二十餘字。却有剗金刻玉之妙。

魏元景爲孝文帝造像記跋

魏平東將軍營州刺史元景爲孝文帝造石窟一區。石窟云者。所造像甚多。太和廿三年。則文帝之末年也。長洲葉緣發語。石謂造像以始平公爲最早。此記後于始平僅十餘年。故文

之條達筆之峻宕亦約略相似太和造像記孫秋生司馬解伯達外寥寥可數大約造像始子顯貴其後民衆亦尤而效之而文筆書法之每況愈下固可睹也

魏富平造像記跋

前數行列錡氏一門羣從數十人後乃著大代正光二年北地郡富平縣錡亭城西二里合家大小一百廿九人造此石像上爲皇帝下爲一門祈禱禳災而中夾富平縣令王承祖一行王亦加入造像之人耶富平縣北魏有二一在南營州營邱郡一在雍州北地郡此已明言北地郡末又云皇帝西巡華山錡氏隨軍者數人即其時其所作也諸家皆未著錄書法樸厚有古意亦造像記中佳品也

魏楊大眼魏靈藏等造像共十三品跋

額題邑子像邑王仇池楊大眼爲孝文帝造石像無年月錢氏云當在宣武初年前叙大眼功績後述造像緣由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魏世宗初表叔業內附楊大眼與奚康生等先入以功封安成縣開國子除直閣將軍尋加輔國將軍游擊將軍出爲征虜將軍東荊州刺史後以圍鍾離與中山王英爭淮橋夜中奔退坐徙爲營州兵永平中追其前勛起官遞

定庵題跋

魏富平造像記跋 魏楊大眼魏靈藏等造像共十三品跋

五十三

進此云輔國將軍直閣將軍似加輔國在前又云梁州大中正史無此官或是試守中山內史之後之官而魏書北史俱遺之歟記云南樞即兩史所云南樞武虛谷指裴以質之似未然魏書稱准泗荆沔之間呼大眼至能止小兒之啼固緣其果勇過人又震于大眼二字之名故王肅弟子乘謂之曰聞君之名以爲限大如輪及見乃不異人惜其識字無多喜怒不常終致婦幽子叛馬上暴屍此刻崇奉如來其與奚康生舍宅建塔卒乃注刀刻趨相去幾何安成縣成作戎則寫時之訛又清作諍諍作勳旅作儻合作哈覽作覽皆別字末書一武字及前行爲下均向有闕文書勢最爲嶮卓非泛泛造像記可比張叔未題識謂首行九字下存咸駭二字此皆未有則其所載較余本爲舊矣又魏靈藏薛法紹造釋迦像在洛陽伊闕文蓋二人自爲祝釐之詞頗涉誕妄字體則似楊大眼記末行脫去陸渾縣功曹魏靈藏八字而孫秋生等造像記中有之豈工人誤爲移易耶靈藏訪碑錄作靈莊然藏字筆畫明晰固非莊也判條作聯條求作求家作家率作率轉作標標作標合作哈希作希希作希希作鹿作鐻皆爾時相沿之譌體也又魏景明二年鄭長猷造像 景明三年比丘惠感造像 景明三年廣州王祖母太妃侯造像 景明三年高樹等三十二人造像 景明四

年屬擬拜等三十四人造像 景明四年廣川王祖母侯太妃造像 上六品皆佳尤以廣川王賀蘭汗記爲最展放雄強寥寥五十字具有萬夫莫當之勢後一品太妃自造書法同體而筆勢瀟灑矣 又元變造像記按魏書安定王休傳云蠅蟻犯寒休身先士卒擊退之入爲內都大官遷太傅及開建五等食邑二千戶薨諡曰靖王即此記所謂太傅靖王也次子鑾除下大夫世宗初襲拜大中大夫除征虜將軍華州刺史官爵僅書大中大夫蓋在宣武帝正始四年時至永平四年造像記則并書征虜將軍華州刺史殆後除之官也王爲景穆帝第十三男孟椒房生碑所稱亡祖親太妃者即孟太妃也元作尤靖作靜其率忽如此

年屬擬拜等三十四人造像

又平乾虎造像無記文僅題識數語 又比邱道匠任與妙因造像記文前後爲駢體釋家語末至咸資來業止尙有闕文 又齊郡王祐造像記魏孝明帝熙平二年一月文稱體陸寔儀天縱淑茂蓋魏文成帝之孫齊郡王簡之子也北史作祐蓋傳刻之譌可以碑石正之其官征虜將軍史亦失載廣濟即廣濟叙文後綴以銘詞與他造像記不同書法作小楷整飭厚重非平爾操觚之比又比丘尼慈香慧政造窟窟即石窟中造佛像也康氏評其字云慈香造像體出夏承其爲章也龍蟠鳳舞縱橫相涉閭闔相生真章法之極軌也其用

定庵題跋

魏高悲法生等造像記二十品跋

五十四

筆頓挫沈著筋血俱露北碑書無不骨肉停勻筆鋒難驗惟此碑使轉折酣縱逸宕其結體飛揚綿密大開宋明之體在魏碑中可謂奇姿詭態矣 魏高悲法生等造像記二十品跋

魏高悲法生等造像記二十品跋

右魏太和廿二年高悲造像記悲作悲自稱佛弟子取大悲之意是悲字無疑後又書高靈遠等三人則同造者附名于後安樂之樂作洛別體字 又比丘法生爲孝文皇帝及北海王母子造像記在景明四年十二月文帝晏駕後事王即元詳字季豫孝文弟也其母高太妃太和九年詳封北海子見魏書王氏收入萃編而謂詳後獲罪暴斃爲求福無益之證泥矣 又魏真武帝景明三年尹愛姜等廿一人造像記前有婦女二字而無姓名後又列維那某某等蓋僧俗同作也 又魏正始元年十一月高思雍造像記正始爲宣武帝第二次改元雍作朔前書清信女高某爲亡子繼又列某妻楊保勝爲亡者亦兩人合作也 又大代正始三年宮內作大監寬法端造像其承祀長秋爲之建造祈禱者宮內作大監元從僕射皆當時女官或長秋係其承祀之男子皆未可知寬即寬犯即祀 又魏神龜元年邑師萬揚等廿三人造像記萬揚二字已剝蝕不甚明後又書口邊等字上不明即前列之社安

遷也。又孝明帝神龜三年趙阿歡等造像記在洛陽縣龍門碑下載有邑師惠感等題名。茲拓不見。洪氏筠軒云。訪碑錄邑師惠感等造彌勒像記。即此文。文明言三十三人。固不止趙阿歡。然關口趙阿歡。然列首。即有惠感等名。亦不應。而題。况碑文未見其人。耶。關口者。前記都箱關口遊激校尉司馬解伯遠。太平寰宇記。左氏傳。趙軼。納王使女寬守關。塞。杜預注洛陽西南伊關口也。俗名龍門。又云。造彌勒像一區。張相像造像記。僧實造像記。又作國皆區之魏文三年三字。甚明。王氏萃編作二字。蓋脫去。本。以。又正光三年七月十七日。王永世造觀世音像記。前逃爲父母造像。中列所造佛像。後書年月日。未有大字。蓋國號。關文也。王氏萃編載正光三年九月九日。比丘慧暢造像記。與此記文理形式完全相同。又大比丘慧榮造像記。無年月。首行口統寺。統字上一字。已泐。洛陽伽藍記。有胡統寺。大統寺。皆魏之外戚所立。訪碑錄作大統寺。比丘慧榮造像記。正光三年。在河南洛陽。則舊拓本大字尙存也。又正光六年。蘇胡仁等造像記。列名通稱。色。袁作。與正光三年。充等五十人。造像記同。充字下已泐。又哲通造像記。前爲佛像。後書清信佛弟子哲通。長供養佛門十二字。或謂殘缺不完。然語氣已足。殆止此矣。又魏強將軍趙振造像記。在洛

定庵題跋

魏高慈法師等造像記二十品跋

五十五

陽縣萃編載此記。謂高不知幾許。廣一尺五寸。五行四字。五字。六字。不等。行書。魏書官氏志。強弩將軍列從四品下。又只有掖庭監。無掖庭令。唐六典。魏晉並有掖庭令。而非官者。職。堪即龍字。說文。徐鉉注云。謂地穴中出。文云。強弩將軍掖庭令趙振。仰爲七世父母上。榜。敬造彌勒像一。他佛像稱區。彌勒佛亦稱。又魏延昌。元。年。劉洛真兄弟造像記。前後皆刻佛像。中刊記文。佛像已不明。而舉佛座之力。士。顯然可睹。又永平三年。翟僧。邑子等廿三人造像記。又永平三年。比丘尼惠智造像記。皆楷書小字。如出一手。後記之。未別列名。十三人。字較大。是否與惠智同。無從證知。又和寺造像記。在洛陽縣。洛陽。伽藍記。無此寺。當在一千三百六十七所之列。字無。或謂即企字。洪氏略造之。略字。亦不可。洛州。城。老人。碑。凡。清。信。女。皆。祇。著。姓。此。云。周。阿。足。則。并。著。其。名。也。文。曰。永。平。四。年。十。月。七。日。和。寺。尼。道。僧。略。造。後。云。清。信。女。周。阿。足。現。世。安。隱。云。云。僧。略。即。造。者。之。名。安。隱。萃。編。引。揚。子。法。言。隱。定。也。玉。簫。隱。安。也。佛。典。安。隱。皆。作。安。隱。又。劉。氏。殘。石。列。名。三。十。餘。人。前。數。行。內。隱。約。有。李。孟。謝。三。姓。人。餘。皆。劉。氏。一。門。女。子。爲。多。蓋。造。像。記。殘。餘。之。石。耳。又。永。安。帝。三。年。李。長。壽。等。造。像。口。飭。銘。記。在。河。南。洛。陽。縣。衙。列。大。中。大。夫。平。南。將。軍。南。面。大。

都督。齊州。縣。開。國。公。李。長。壽。妻。陳。暉。宿。爲。夫。及。子。造。像。祈。福。街。及。陳。名。均。特。異。史。籍。無。稽。又。涇。州。刺。史。齊。郡。王。祐。造。像。記。在。洛。陽。縣。祐。爲。齊。郡。王。簡。子。魏。書。有。傳。宣。武。帝。時。襲。封。造。像。則。在。孝。明。帝。熙。平。二。年。距。襲。封。已。八。十。八。年。街。題。持。節。督。涇。州。諸。軍。事。征。虜。將。軍。涇。州。刺。史。與。諸。碑。之。題。使。持。節。都。督。某。州。諸。軍。事。者。獨。有。省。文。文。中。異。字。如。希。作。希。儀。作。儀。逸。作。逸。極。作。極。跡。遠。千。塵。關。王。氏。萃。編。作。鹿。關。殊。誤。碑。末。年。月。釋。亦。不。全。余。共。有。兩。本。前。本。小。楷。圓。整。較。完。善。相。較。頗。有。增。減。或。因。前。後。刻。劍。之。故。而。書。法。則。迥。然。不。同。後。本。行。書。較。大。而。縱。放。駁。絕。非。可。爲。者。文。頗。茂。美。情。殘。闕。幾。不。可。讀。爲。合。諸。本。參。訂。之。又。永。熙。二。年。孝。武。帝。八。月。廿。日。造。像。記。姓。名。已。泐。蓋。廿。餘。人。所。作。後。有。邑。師。僧。智。尤。邑。王。鄒。天。意。等。十。六。人。或。云。即。智。尤。等。所。作。然。字。體。與。前。不。類。又。不。足。廿。人。中。有。殘。闕。矣。文。字。俱。佳。惜。不。能。盡。識。又。李。敬。任。伯。恭。等。數。十。人。姓。名。似。與。前。記。同。時。而。非。一。事。蓋。合。之。既。過。多。分。之。又。太。少。且。郭。珍。奇。一。名。復。出。殆。各。一。造。像。記。而。闕。佚。不。全。耳。以。上。所。存。皆。龍。門。石。刻。彙。而。存。之。藉。以。備。其。體。裁。博。其。神。趣。耳。

定庵題跋

魏桃樹等造像記十品跋

五十六

邑。主。魏。桃。樹。唯。那。王。方。等。造。像。前。一。佛。獨。立。後。二。佛。對。立。前。後。左。右。皆。列。姓。名。殆。數。十。人。無。年。月。可。攷。佛。像。衣。裝。眉。目。歷。歷。可。睹。又。比。丘。慧。政。等。造。像。記。其。二。百。五。十。餘。字。皆。造。像。人。姓。名。亦。無。年。月。無。佛。像。而。慧。政。名。已。見。于。前。之。佛。像。旁。豈。即。前。像。之。後。幅。題。名。耶。又。郭。萬。歲。等。造。像。記。無。佛。像。無。年。月。列。名。數。十。人。郭。姓。爲。多。又。比。丘。法。勝。造。像。記。亦。無。年。月。有。某。子。方。格。小。楷。極。勁。整。上。四。品。均。無。年。月。可。據。葉。氏。鞠。裳。云。造。像。唐。多。于。魏。隋。只。數。通。唐。多。方。格。小。楷。逸。秀。就。書。體。觀。之。當。仍。魏。作。又。比。丘。靜。度。願。造。像。記。書。普。泰。二。年。閏。月。廿。日。造。佛。像。四。尊。最。爲。顯。明。書。刻。堅。勁。不。失。北。碑。體。格。又。同。年。四。月。廿。四。日。清。信。士。路。僧。妙。爲。其。夫。造。像。似。路。姓。而。僧。妙。其。名。者。前。後。皆。有。佛。像。又。大。魏。孝。三。年。歲。次。癸。未。四。月。癸。巳。朔。八。日。庚。子。清。信。女。朱。某。等。景。起。爲。其。親。造。像。孝。字。下。脫。一。字。北。魏。只。孝。明。帝。有。孝。昌。紀。元。而。自。乙。巳。至。丙。午。共。三。年。並。無。癸。未。訪。碑。錄。亦。作。孝。昌。下。注。仁。和。趙。氏。拓。本。又。魏。武。泰。元。年。沙。門。白。雲。宗。造。像。記。武。泰。爲。臨。洮。王。劉。紀。元。草。書。奇。恣。筆。可。屈。鐵。又。正。光。二。年。造。像。記。中。有。比。丘。慧。英。數。字。可。識。殆。即。其。人。所。造。耶。小。楷。甚。整。飭。觀。他。記。爲。有。矩。度。矣。又。尼。僧。道。道。安。法。等。造。像。前。數。行。記。文。已。全。泐。後。列。都。維。那。尼。僧。道。道。安。法。以。後。泛。列。維。那。典。坐。香。火。等。屬。

並無姓名最後佛像六尊。尼僧道不似人名亦無年月。祇以字體佛像審之。知為北魏作品。又沙門惠若弟季興。為其父母造像。佛像六尊。與前種類。惟書法各別。未有建義元年七月十五日刊一行。知兩記皆在孝莊帝時也。訪碑錄只題沙門惠若等造像。知與前象各別。以上十品。多數為訪碑諸書所未錄。殆出土不久。諸人尚未及見也。

魏神龜天和天平造像記跋

右神龜三年四月八日清信士陳造像。全拓約高一尺五寸。橫一尺。佛像已剝蝕。座下書記文。即此可見爾時普通造像之式。陳字下已不可辨識。故題為清信士陳口造像。亦猶訪碑錄清信女劉造像清信女杜口造像之例也。又大代太和廿三年歲次己卯十二月壬申朔九日庚辰比丘僧欣造像。約高二尺。橫一尺餘。上為佛像。三下其記。文。文。居三之二。而書法奇逸。石門銘所自出。在後約二十餘年康南海書其法嗣也。又天平四年閏月八日寧朔將軍派口造觀世音石像一區。記在像前。橫約二尺。縱六寸許。

龍門造像九十九品跋成二册
南北朝時。干戈擾攘。人民驚然喪其樂生之心。相率造像以祈福祐。南朝自梁魏世期表諸禁。故樹碑者極稀少。龍門

定庵題跋

魏神龜天和天平造像記跋

龍門造像九十九品跋

五十七

當古輾轉之道。謂之關口。元魏以來。依山鑿佛。老君香山。寶陽洞。蓮宮紺宇。輝耀嚴扉。奚啻千百。今所拓者。僅印人跡所到之區。龍蟠可施。厥估以魏刻數十通。唐刻百餘。通謂之龍門。全份。實猶是虬龍之片甲。麒麟之一毛耳。大抵魏造者十之三。唐造者十之七。余此册有年。月者。為正光神龜。延昌。永平。正平。孝昌。皆北魏物。惟末一通。武定三年。為東魏孝靜帝紀元。其餘無年月者。其書法形式。亦皆相類。自非隋唐以下物。余祇一通。字體微近唐初。然其官名仍北朝也。康南海評魏碑。謂大要有三種。一曰龍門造像。一曰雲峯石刻。一曰閩方尖山。鐵山。摩崖。皆數十種。同一體者。龍門為方筆之極。雲峯為圓筆之極。軌二種爭盟。可謂極盛。四山摩崖。通隸楷備。方圓高渾。簡穆為摩崖之極。軌。余于四山無能為役。而有白駒谷題名。經石峪。均徑一尺以外。可備摩崖取法。至龍門雲峯。則大致該備。方圓均有。楷則矣。龍門通行二十品。已全收錄。就中法生數種。外率皆雄拔。如楊大眼。魏靈藏。一弗惠。感。道。匠。孫秋生。鄭長。猷。等品。沈著勁重。為一體。長樂王。廣川王。太妃。侯。高。樹。等品。端方峻潔。整為一體。解伯達。齊郡王。祐。等。峻骨妙。為一體。慈香。安定王。元。燮。等品。則峻蕩奇偉。為一體。皆可謂之龍門體也。南朝之說。南海又云。魏碑無不佳者。雖窮鄉兒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異

態。構字亦緊密非常。豈與晉世皆當書之會耶。何其工也。嘗江漢游女之工詩。漢魏兒童之謠。謬自能繡。蓄古雅。有後世學士大夫所不能為者。故能擇魏世造像記學之。亦自能書大約。孝文以前。碑版不著。石刻亦稀。太和之後。諸家角出。造像記亦隨而增盛。其式至為不一。有碑像上層佛龕。其下即為文字者。有于正面造像。而題字即在碑之陰側者。有深陷如龕。或平刻如畫。其旁仍題字者。有鑄于背或鑄于龕者。有刻于座下者。有刻于前或後面。或四面環刻者。有欹斜如環如葉者。有一人獨力鑄造。或合廿餘人。以至三百餘人共造者。其稱謂則男曰清信士。女曰清信女。曰象主。化主。齋主。通稱曰佛弟子。邑中之稱曰邑主。邑子。邑師。邑正。邑老。其人則道俗俱有。官民並行。如此册前為強弩將軍。後為趙大娘。形形色色。不但可為書家取則。好古者展册對之。其懷舊蓄念。思古幽情。有不禁油然而生者矣。

梁大悲菩薩石刻跋

此為友人所貽。原題梁代書。第余讀陋。尚未攷得其來歷。其形式係一直形。碑額大。楷正書。溫潤如璞。玉渾金。康南海云。六朝筆法。所以過絕後世者。結體之密。用筆之厚。最其顯著。而其筆畫意勢舒長。雖極小字。嚴整之中。無不縱筆勢之石。往自唐以後。局促偏急。若有不終。

定庵題跋

梁大悲菩薩石刻跋

五十八

日之勢語。此四字幾于充分表現而出。又曰得梁人一種勝齊隋十種。斯其可貴矣。梁大德州觀世音像。此或其類歟。

瘞鶴銘跋

余曾親至焦山摩崖古刻。得此本以歸。自梁世後。銘久摧落。宋淳熙中。出而復磨。康熙甲午。陳鵬年旅居京口。復挽出之。今搨本是也。汪退谷作攷其詳。前此書家舊說。紛如聚訟。諦觀此銘。正如董文敏評黃庭經。必出楊許諸人手。飄飄有仙氣。其為通明遺蹟無疑。或謂為右軍書者。蓋緣黃文節公有大字無過瘞鶴銘。小字無過遺教經之句。似兩書皆出右軍手。故後人多襲其說耳。阮文達論南北書派。專以帖法屬南。以南派有婉麗高渾之筆。寡雄奇方樸之遺。其意以王履渡江而南。虛誕越河而北。自茲之後。割若鴻溝。抑知南派中未嘗無雄樸之姿。如始興銘。如石門銘。北派中亦有陳逸之筆。如石門銘。特南書多圓筆。故近秀。北書多方筆。故近樸。如此銘與泰山經石峪。淵穆秀勁。如出一手。何嘗有南北割然之分。自尊碑崇魏之風。此碑乃不復經人道。何耶。康南海謂與王右軍碑。碑主觀之。保母誌皆疑而不一。故不復錄。

黃縣都鄉石羊里鞠彥雲墓志跋

魏正光四年歲次癸卯刻石立碑有志無銘敘彥雲行誼亦甚簡括詳列其所歷官階即抵志文幾許可爲志墓之法光緒初年黃縣農人掘井陷土穴中見圓頂屋壁有石門甚固門旁石几置古銘數事壁嵌此志并蓋農人欲竊賣之爲鄉人所執控官勸置學宮志并蓋均高七寸廣八寸志十四行行十三字字徑五六分小楷正書嚴整不苟蓋三行行四字字徑一寸四分文與字均簡古有法度蓋書尤縱宕奇逸石堅如玉魏碑中佳製也

晉房君墓誌跋 此志諸家皆未著錄大字隸書八行行七字字徑寸許某某官房府君之墓君諱宣字子宣和明人也璜君之子夫人王氏太康三年二月六日僅著其人官階姓名籍貫某之子妻某簡質有兩漢遺規其人其地均無可攷晉碑甚少任城孫夫人碑外即推此碑呂公望表劉翰墓志均在其後矣文法與韜志相似書法與孫夫人碑相似與魏東武王基碑用筆結體更如碑之新蓋均相距不遠也拓工精審爽朗可愛

定庵題跋 晉房君墓誌跋 魏揚州長史司馬景和妻孟氏墓誌銘跋 五十九

秦後漢呂憲墓表跋 其石之廣闊與前志相類其文尤簡橫額書墓表二字下文六行行六字字徑六七分體兼隸楷前書弘始四年十二月乙未朔廿七日辛酉秦故遼東太守略陽呂憲葬于常安北陵去城廿里弘始爲姚興年號諸家著錄不但無此碑并無後秦石刻此本真鳳毛麟角矣 魏揚州長史司馬景和妻孟氏墓誌銘跋 此碑與前志同出孟氏夫體同葬于此故也 碑在河南孟縣東北八里葛村乾隆二十五年始出土景和自有誌茲其妻誌以延昌二年卒于壽春三年歸葬于河內溫縣溫孟同屬懷慶府豈當時溫地廣闊包有孟縣地後始分界耶碑首題魏代揚州長史南梁郡太守宜陽子司馬景和妻不著其姓入文始云夫人姓孟氏景和從龍驤上佐遷揚州車騎大將軍府長史帶梁郡太守魏代兼稱碑刻屢見惟道壽封宜陽子長子元興襲爵景和爲元興子當然襲爵史雖未書自無疑也魏書地形志南梁郡屬譙州梁郡屬揚州梁郡揚州治景和爲揚州長史帶梁郡太守壽春亦屬揚州碑首結銜作南梁郡太守豈有誤耶文體似加九錫文縣志謂本司馬家風故以施于巾幗殊近滑稽後有乾隆己酉欽仲馮敏昌觀一行題名并跋云此碑初觀殊不可喜誦玩之乃知

其得書家三昧蓋已脫當時仿隸拙態而又不染唐人間架習氣正如山谷評楊風子書所謂敬僧入聖者實魏代石中僅見之蹟後有解人當不謬余言云此石書體誠如馮言後出之碑多類似者唐人仿其體而爲之遺其神而得其貌也景和誌亦同時出土惜余未得之 魏石門銘跋 碑文詳見王森文石門碑辭首云此門蓋漢永平中所穿將五百載至魏正始元年漢中獻地復議開鑿三年命泰山羊祉任梁秦二州刺史乃開路施功自四年訖永平二年畢功勒銘紀之別有魏永平碑崇記其事云後漢永平中開石門今大魏改正始五年爲永平元年至二年訖功起訖均爲永平異世同聞云云而王氏萃編乃謂楊孟文頌係在桓帝建和二年夫頌文明言永平四年孟文開道至建和二年太守武陽王升立頌何至相混如此耶碑文闕社字社鉅平人假節龍驤將軍復除平南將軍鉅平屬泰山歷時將五百載而前後永平迤邐相對誠佳話也無撰人姓氏碑末書王遠書石武阿口鑿字葉氏鞠裳謂此石之列右師鑿字與淵公塔銘之題金欄杜隆義雕書皆未見有第二石不著撰人則唐碑多有之而俗人乃添刻某某記某某撰轉成續貂如龍門奉先寺盧舍那象龕記後有進士都仲容

魏張猛龍清頌碑跋 記六字筆法凡近知是明人添刻耳文極暢達似有意規做楊孟文頌字亦託源孟文而飛逸奇渾分行疏宕翩翩欲仙矣康氏南海云鄭道昭摩鶴銘乃其法乳其他摹能傳之蓋仙人長生不食人間烟火可無傳嗣必不得已求之宋之山谷或嘗得大丹學飛升者但力薄終未能凌霄冲漢耳偶見端州石室有宋人劉起題記點畫奇逸真石門裔孫也不圖于宋人見之南海固喜學斯銘者是以能言之親切如此

魏張猛龍清頌碑跋 魏石門銘跋 六十

猛龍爲晉西平公軌之八世孫祖瑛魏西中郎將使持節平西將軍涼州刺史軌第三子素晉臨羌都尉平西將軍西海晉昌金城武威四郡太守皆晉書所未及而晉書載軌安定烏氏人茲碑云猛龍字神圖南陽白水人則以世次既遠當依史如正也猛龍爲魯郡太守郡人立碑頌之固讀呼骨切日出氣也王氏萃編謂似是困古淵字當莊老稍教佛教盛興之際猛龍獨能修學校修明禮樂之教宜人之崇奉之而列其碑于孔林也文多異體字萃編舉身楷句及裂錦句然上句分金沂道下句裂錦鄭方則裂實非裂明其錢氏大昕解萬仞之仞作刃猶常見者碑陰載人名至十一列可謂盛矣石墨鐫華云正書札健已開歐虞之

風碑首正書大字十二尤險勁。又蘭臺之所自出也。王氏璿云。清頌書雄秀俊偉。在魏石中應首屈一指。惟碑已橫裂。字經頻打剝損。日甚。福山王文敏鑿求。求多溫夏靖未損本三十餘年不得。而秦蘭雲所藏乃云。多溫夏靖外又多數十字。又鐵嶺李勤伯本亦四字未損。又多五十餘字。皆初拓佳本。余之此本。即方伯李君傳拓本也。道健險勁。明朗清晰。不惟北派弁冕。亦南派之先鋒。自包慎伯鑿之于前。康南海推挹于後。皆與貴思伯楊大眼諸碑並舉。稱爲精能之至。無懈可尋。故世人益重之。

魏蘇君神道跋

碑廣一尺二寸。高一尺。大字隸書。徑寸五分。文曰。魏故騎督平寇將軍關內侯廣平。梁蘇君之神道。共二十字。五行。行四字。殆神道碑額。或神道題字也。曲作。曲梁魏時屬司州廣平郡。

魏樂安王妃馮氏墓誌銘跋

前十餘行。備列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兄弟諸姊。所歷官爵。昭儀王妃至詳。誌文以乃霸乃王之盛。或相或公之美。固以史牒之所詳於斯。可得而略。數語括之。卒于正光五年。不言若

定題跋

魏樂安王妃馮氏墓誌銘跋

魏故廣州長史寇府君夫人姜氏墓誌銘跋

六十一

干歲。文中有訓誨諸子。成茲閭望。又父熙。和乎中。授冠軍將軍。以此推其年。當在中壽矣。楷書整齊。前數行殊率。與誌銘不一。律征作征。寢作寢。修作修。爽作爽。皆當時別體字。魏書皇后列傳。孝文廢皇后。孝文幽皇后。並馮熙女。即碑所載第二第三姊。並爲孝文皇帝后也。高祖幸洛陽。引后姊昭儀。至洛竟。奪后寵。即碑所載第四第五姊。並爲孝文皇帝昭儀。惟史云。后姊故有以年長。且前入宮掖之語。而碑云。第四第五則爲后妹。又兩后一賢。一否。否者不克令終。賢者亦以練行尼老。則馮氏爲較優矣。

魏宮內司楊氏墓誌跋

楊氏以文昭太皇太后時。選才人入宮。以才能選細。調小監。女工巧妙。又轉文繡大監。俄授宮內司。賜爵高唐縣君。所歷皆北魏之女官也。後云天道。芒昧。子長。昔慨。不幸早折。薨于洛陽宮。年七十年。音古稀。猶云早折。而以天道。芒昧。子長。昔慨。是其悲情過情之語。爾末紀正光三年。歲次星紀。十一月乙未朔三日丁酉。字作行楷。亦多俗體。如官作宦。宗祏之祏。作柘。依作倣。倣作倣。倣之類。其文可攷見爾時宮中女官之制。

魏故廣州長史寇府君夫人姜氏墓誌銘跋

首題魏故廣州長史襄城順陽二郡太守寇府君夫人。昌平郡君。子仕素。廣州司馬。以城陷殉難。贈博平縣開國男。夫人亦因之封昌平郡君。父子俱官廣州。故夫人隨任。終于廣州。當開皇元年。年八十。由前推之。則其父伯和官步兵校尉。諫議大夫。護河內郡太守。殆在西魏大統時。寇府君官二郡太守。亦在東魏時。故題銜冠以魏也。誌內已叙其子士素守城殉義。而銘後又列子仕素。廣州主簿。鎮遠將軍。都督廣州司馬。城垣陷沒。不免繁。前云士素。後云仕素。有弟仕璋。亦官廣州主簿。大都督。襄城德廣二郡太守。則前書士素。殊率忽矣。仕素無後。以弟仕璋子文超承襲。及仕璋歷官。不叙于誌內。銘前而叙之于銘後。亦文體之疏也。

魏唐使君墓誌銘跋

使君諱耀。字仲徽。魯郡鄒人。自正始中。出仕水曹參軍。至孝昌中。歷侍中。尚書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爲東平王所契。引爲宣威將軍。領門下錄事。轉游擊將軍。終持節左將軍。襄州刺史。封鄒縣男。以建義元年四月卒。于洛陽。年甫三十。有七湖。其出身中山王國中尉。時僅十餘歲。即除東秦州水曹參軍。時延昌末。亦僅弱冠之年耳。蓋其素賦典籍。文學風裕。故爲東平王傾軔。而早歲英達如此也。碑立于永安元年。小楷精整。有元常遺意。

定題跋

魏唐使君墓誌銘跋

六十二

魏太尉穆文獻公亮墓誌銘跋

碑整潔。書法雄健。椎拓精審。一字不遺。一筆不泐。展之奔奔。如新。魏碑中最佳之品。即以于餘年古物。而光彩動人。如是。亦難得而可貴者矣。街題太尉領司州牧。驃騎大將軍。頓丘郡開國公。穆文獻公亮墓誌銘。繼叙高祖崇曾祖。開國公。贈太尉。領司州牧。均與碑合。惟碑開尚書令。又亮曰。臣而碑稱文獻公。亦不知何據。叙文簡括。亮自弱冠登朝。暨于知命。僅以內贊百揆。外撫方服。宣道揚化。三十餘載。數語總結之。以景明三年。亮史官年五十二。亮既位高望重。歷世尊顯。則史傳自有記載。正不必多事綴飾。銘文中。又以一傳儲宮。再統征軒。籌語補

述其領太子太傅征吐谷渾陳顯達等事即以文論亦墓碑中佳製也

魏元引元定元遠元瑛墓誌銘跋

皆魏宗室碑出於河南洛陽者引碑立于正光四年定碑熙平二年遠碑景明元年瑛碑孝昌二年以宗枝貴盛無顯赫之功績而敘次文體各別引誌叙其歷官年冊有三卒于太和廿四年以正光四年乃葬蓋相去已二十餘年繼之以銘為誌銘常體定碑首云大魏景明元年景穆皇帝之孫使特節征南大將軍都督五州諸軍事青雍二州刺史京兆康王之第四子廣平內史前河間王元泰叔諱定君之墓誌銘下即銘並無誌文然以爵位顯即此已足銘中河間動飛廣平內光等空詞語頌揚之可矣瑛誌既題故左將軍將軍司徒屬贈持節督豫州諸軍事龍驤將軍豫州刺史河南元君墓誌銘又叙景穆皇帝之孫太傅大司馬黃鉞大將軍安定靖王第五子春秋三十三卒于孝昌二年七月即以是年十月葬後繫以銘其體裁略同元引而不及元定之隱括惟遺誌甚長歷叙其由下大夫遷散騎常侍武衛將軍轉北中郎將兼侍中景明初除平西將軍涇州刺史七兵尚書又兼中領軍又出任鎮南將軍征東征北大將軍征討淮泗河冀諸方加右光祿大夫終于熙平二年五月十一

定庵題跋

魏元引元定元遠元瑛墓誌銘跋

六十三

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無銜名開首即叙魏故右光祿大夫中護軍饒陽男姓名遙字脩遠云云幾六百餘言銘亦二百餘言為魏誌中最長者蓋由遙文武兼資著有勳績而史又無傳記則願碑以傳其人也數碑諸家皆未著錄而招工精製光采如新良堪寶玩遙誌小楷精整定誌稍縱宕有姿瑛誌駁發引誌圓滿正南海所謂奇姿百出各極其美者也

魏元瑛妻穆夫人墓誌銘跋

與前瑛誌文體書法如出一手僅題魏輕車將軍太尉中兵參軍元瑛妻穆夫人墓誌銘蓋殂時年僅廿七瑛尚歷官不多故祇書此穆為河南洛陽人與穆亮同一族亮祖崇本代人也叙安定靖王為景穆皇帝之子與前誌同繼乃叙為子瑛聘穆為妻惜年不永以神龜二年殂于河陰遵讓里前於瑛九年耳銘辭固頗揚無貶斥然竟以妍姿綺貌纖腰益媚豐肌弱骨等語力贊其姿貌之美亦殊可笑昔人謂六朝及唐人多有此習甚至以尊長貴卑幼或以卑幼褒尊長不述其德誼而嘆其姿貌恬不為怪而或者反以為可見古人之直道益儂矣六朝人良象文尤數見

馬鳴寺碑跋

寺正聰慧及佛弟子等為根法師建立是碑是塔因文有剝蝕未得審知願題魏故根法師之口之下當是碑字七字陽文凸起與始平公同後法師弟子口口口等亦不可辨識或曰聰慧一時道器斯爾聰慧係文辭非人名寺曰馬鳴蓋崇奉馬鳴菩薩者菩薩為中天竺人在佛滅後六百年出世世智辯聰屈于長老騰之辯論化為弟子嘗向俄馬七匹說法馬垂淚聽法無食草念故稱曰馬鳴著毘婆沙論十二年始成後世又謂其為化作蠶蟲後人嗣為養蠶之神諸家皆未著錄山東通志只有此碑題名法師以正光四年二月圓寂正北魏佛教盛行之際碑文盛稱其德化銘辭三段每段下注其一其二文體形式與後之與寶寺碑全同字亦偃背康南海列之能品下與張黑女誌並稱為峻宕實則齊齊遺屬楷書正則蓋無如此碑者溯其源流則谷邱郭休鑿寶子伊陽府君鞠彥雲靈廟碑由隸變楷者也暉福寺石門銘鄒道昭張猛龍隸而幾于楷者也此碑則開周齊峻峻之緒收梁陳綿麗之風隋唐楷則於此濫觴與寶寺碑殆其嫡嗣矣

朔州刺史何卓碑跋

定庵題跋

朔州刺史何卓碑跋

六十四

碑無題首先叙皇魏延昌元年五月建威將軍朔州刺史何君諱卓字伯超春秋三十有二卒于官署次年葬于洛陽為銘以誌之蓋即墓銘也一切功德行誼皆于銘詞中詳叙之前人亦有此體稱為墓碑良例銘辭後又列曾祖考妣妻及子息某某是又墓銘之變例矣書法宕逸莊雅與元引誌類似同時代之流派也

齊州刺史高湛墓誌銘跋

碑在德州封氏湛字子潛渤海滄人冀州刺史渤海公颯之孫侍中尚書司徒公攀之子湛以元象末薨年元正月廿四日卒春秋四十三溯其父在延昌四年死湛方二十尚未為官史書攀有子植而不書湛者湛以熙平間始起家為司空參軍轉揚烈將軍羽林監天平之始假驩驪將軍行襄城郡事尋除使持節都督南荊州諸軍事鎮南荊州刺史復除大都督行廣州事卒贈假節都督齊州諸軍事輔國將軍齊州刺史碑云天平之始襄城阻命又云於時偽賊陳慶率卒攻圍孤城獨守載離寒暑終能剋保邊陲云云攻孝靜帝紀天平二年二月肅衍司州刺史陳慶之寇豫州刺史堯雄擊走之正其行襄城郡事史作陳慶之碑作陳慶是省文也魏書地形志無南荊州錢氏大昕謂放通鑑東魏時尚有東荊州西

荆州爲志所不載然蠻傳云延興中帝考文大陽蠻酋桓誕擁衆內屬高祖嘉之拜東荆州刺史治則陵是東荆州北魏早有不始于東魏也又永平初東荆州表以太守桓叔與前後招慰大陽蠻歸附者一萬七百戶請置郡十六縣五十延昌元年拜南荆州刺史居安昌隸于東荆後六鎮秦隴所在反叛寇盜至于襄城蕭衍侵圍廣陵樊城諸蠻附之連年攻討散而復合漢之爲南荆州刺史正在斯時洪氏補蓋其時干戈擾攘備置州名時有與廢史家不能具詳也漢卒後詔曰高子澄臨難殉軀奄從非命而碑乃云終于家錢氏謂史傳無漢名因不幸與齊文襄武成同名故諱之錢氏又謂本紀是年十一月癸亥改元而碑建于十月故猶稱元象通鑑則改元與和在十月癸亥以目錄考之是歲十月辛巳朔不得有癸亥十一月辛亥朔其月十三日爲癸亥則通鑑所書誤矣余攷李氏兆洛紀元編與和己未十月改元以天平甲寅元推之至武定元年始爲癸亥又不知係何書之誤矣錢氏記乾隆己巳秋德州衛第三屯運河決東岸崩得此石文字尙全朱家泉編修搨以見胎是錢所見已爲最初之本而趙保邊障全口民境全字下已蝕余本則爲全帖民境帖字完全豈後人所填補耶是碑文字均作與高貞高慎諸誌並重而植碑出在前唐中特同一地耳古條條俗滌

定 州 題 跋

齊州刺史高慎諸誌並重而植碑出在前唐中特同一地耳古條條俗滌

六十五

字多通用故植碑作條此碑又書作滌周禮凡酒脩醕鄭氏讀作滌灌之滌爾雅釋艸條滌上音他離反下音他的反則此碑之滌卽讀爲他離他的二音無不可也

懷令李超墓誌

碑在假師縣學宮小楷整肅以銘繼文文叙其歷官年齡籍貫銘頌其德業顧起訖不分殊垂體製超以正光五年八月十八卒于洛陽縣之永年里宅時年六十一越六年正月丙午朔葬于洛陽縣覆舟山之東南卽接云玄壤難窮陵谷時異等文銘與文殊難判別又魏書地形志洛州太和十七年改爲司州超時年三十卽于是年舉秀才亦不得稱爲弱冠冠舉在改司州之前其後始追書之歟銘辭之衆實區蓋金石志引說文序云是非無正巧說妄辭使天下學者疑蓋則蓋者不定之意耳李君諱超字景昇本字景宗後與在江左之族叔同復乃易其字銘後備書妻及子女女書作息女女子書作息他誌亦有如是書者武康谷氏以爲息生也猶言生女生子引史記漢高祖本紀臣有息女又東觀漢記蓋我子息也誌蓋本此惟書女而並書及婿則啓矣超以正光五年卒碑書越六年而始葬中間屢經改元歷孝昌武泰建義永安皆略而不書計其時當是永安二年己酉非但從略亦實不便書也

年月下忽作又族作族總作總質作質蠻作蠻皆異文也

隋青州舍利塔下銘跋

右隋仁壽元年于青州逢山縣勝福寺內造塔奉安舍利鑄銘于塔下曰爲太神皇帝皇后太子諸皇子并內外羣官民庶六道三塗人非人等值佛聞法永離苦海同升妙果云云孟覽書八分大徑寸許後正書別名三行一行僧一行勅使一行長史司馬參軍等文與同州塔銘岐州塔銘等並同蓋是年命沙門三十人並散官各一人薰香備馬送舍利分往三十處建塔奉安均刻同式銘詞此則爲逢山縣塔銘也地在隋屬臨朐齊乘云漢置臨朐縣屬齊郡以縣東朐山取名晉省入昌國縣隋開皇六年改爲逢山縣大業初仍改臨朐銘曰逢山卽臨朐也今隸益都而鄧州舍利塔下銘在河南布政司庫王郡舍利感應記帝后于京師法界尼寺建連基浮圖開皇十五年季秋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右繞露盤于是親以七寶箱奉舍利更盛以瓊瑤金瓶選三十州同于十月十五日入于銅函石函同時起塔至仁壽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復出舍利分布五十一州建塔期用四月八日午時同下舍利石函鄧州其一也是元二年皆有舍利塔之舉銘文依據佛法志願可謂宏大願以帝位之尊亦

定 州 題 跋

隋陳倉縣令曹君及張主簿墓誌銘跋

六十六

與齊民同發誓願值佛聞法非深有著提心者不能須知出世之佛尚願迴入娑婆普渡衆生而今以帝位握可爲之權值可爲之時不力行樂善救濟諸苦徒願犧牲皇位值佛聞法且以生子同州般若尼寺故手經行之四十五州皆造大興國寺耗費衆生財力與南朝之蕭衍同一顛倒我見此遠摩祖師所以呵之爲人夫小果有漏之因文帝亦猶斯弊也因跋此銘而備論之銘文頗雅馴字體勁健古意王阮亭探入居易錄論書者咸謂非篆非隸眞正八分諦審其書特正書稍兼隸法耳非古所謂八分也

隋陳倉縣令曹君及張主簿墓誌銘跋

曹君諱海凝燕郡臨潁人以陰釋褐南光州長流參軍事猶是宇文周朝至隋受命乃勅授定州安遠縣丞以惠政遷襄州總管府司曹參軍又以籌策有功遷扶風郡陳倉縣令竟刑緩獄治盜化民有五衣之謠兩德之端以疾薨于縣治年七十有一依碑文是爲循吏史不具載正賴誌以傳矣臨洮卽臨潁也張君諱濟字洪遠南陽白水張氏人祖父歷事魏齊父天保二年授東宮舍人生二子洪遠然遠不言其名而舉其字便行文耳君子聞皇七年補潁州東垣主簿禮賢下士有古豪士風文符淹靡愜然物外蓋謂久不遷擢亦恬然自得

也。愷即簡字。春秋五十有一終于家。以大業十二年丙子葬于東都城北之靈淵鄉安川里。曹君以大業十年七月卒。以十一年乙亥六月壬戌朔遷葬于芒山之原。翟村之南。兩君不惟行誼相似。卒年葬期皆相去不遠。惟曹以祖資金紫。光祿大夫父仁州都主簿。得蔭釋褐。故以縣令而有主上痛此股肱之語。張則先世清德。身又僅以主簿終。而碑文叙次。如出一轍。長短亦不其相懸。小楷精嚴。康氏有為。稱陷碑風。神疏朗。體格峻整。大開唐風。唐世歐虞及王行滿李懷琳諸家。皆是隋人。學者與其草唐而淺薄。古莫如取隋書之近唐。而古意未盡。清者效之。故有取隋卑唐之論。二碑與唐人諸碑無別。殆亦歐虞儕輩所為。上承周齊梁陳峻整。綿麗之餘。緒簡要。清通。匯成一局。淳樸未除。精能不露。賢之駢文之有彥昇休文詩家之有元暉。蘭成皆奇萃六朝之美。成其風氣。所以可取。不然。隋無佳碑。又無以書名冠世者。斤斤道之。何為者耶。

安平公蘇使君墓誌銘跋

碑題使持節大將軍工兵二部尚書司農大府卿太子左右衛率右庶子洪吉江度饒袁撫七州諸軍事洪州總管安平公故蘇使君之墓誌銘。皆係生前所歷之官。卒後無贈。惟定庵題跋。安平公蘇使君墓誌銘跋。

六十七

諡曰安。故稱安公文。內書總管洪吉江等七州諸軍事。而題銜脫總管二字。語意遂不明。又其最後授交州道行軍總管。薨于州治。而題銜僅書洪州亦殊不合。慈隋書有傳。作蘇孝慈。豈爾時係以字行。如房玄齡之輩耶。碑書蘇慈。字孝慈。始知其名為慈。又慈歷仕三朝。皆至顯位。如碑文所叙。後魏初起家。右侍中。十三年加曠野將軍。北齊未顯。至周初仍授中侍。右侍。十四年授都督。充使聘齊。五年治大都督。領前侍兵。六年授正大都督。以奉使稱職。而遷也。重使于齊。還授宣納。十七年授左勳衛都上。建德元年。授夏官府都上。十六年遂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五年周武帝治兵。關隴用兵。滄鄴軍事有功。齊。又受詔慰納。齊相高阿那肱。已下數百人。并授高隆。還授開府儀同大將軍。封瀛州文安縣開國公。宣政元年。授前侍伯中大夫。是年周宣帝即位。復授右少司衛中大夫。開皇元年。授大府卿。改封澤州安平郡開國公。尋轉司農卿。二年授兵部尚書。兼授太子右衛率。四年詔知清渠總副監事。七年兼太子右庶子。尋改授太子右衛率。八年判工部尚書。又判民部刑部尚書。其年授大將軍。衛率。封如故。十八年授浙州諸軍事。浙州刺史。仁壽元年。授使持節總管洪吉江等七州諸軍事。洪州刺史。時桂部侵擾。詔授交州道行軍總管。薨于州治。春秋六十。

有四三年。遷葬于同州。並及縣常德鄉樂邑里之山。本傳僅敘聘齊授官。以功進位。歷天和建德。遷徙各官職。皆略而不書。賴碑文詳敘以補之。然史為隋代。則隋以前從略。亦史例然也。史書其決渭水為渠。以屬河。百寮供費不足。臺省府寺。咸置解錢。息慈。以為官民爭利。上表請罷。皆與利除弊之事。深合政體。後世不但官民爭利。而假藉權力。官奪民利之事。乃恬然不以為怪。視慈殆遠不可及矣。是碑以光緒十三年始出土。故諸家皆未見。碑稱遷葬于同州。是否在同州出土。已未可知。小楷精整。無一字破壞。則以出世日淺。推拓不多。石未損蝕也。康氏南海云。此碑初出人間。已得盛名。以其端整妍美。足為干祿之資。而筆畫完好。較屢翻之歐碑易學。於是習卷摺者。輒手置一本。期月而紙黃。洛陽然氣勢。薄弱無皮。密雄強之氣。沈子培刑部以為贗作。然時人能書者。比之未能迫近。無從作贗。子培曰。筆法不易。膺古刀法。易做。古廠肆優為之。黃仲弢編修以其中敘葬處樂邑里數字。行氣不接。字體不類。為後來填上。若贗作則必手筆一律也。因尊信之。觀之梁吳平忠侯貞觀時吳孝顯碑。勻淨相近。蓋梁隋間有是書體。好古從長。信以傳信可也。至姚辯志雖為率更書。以石本不傳。僅有宋人翻本。視此益眩乎後矣。

定庵題跋

安平公蘇使君墓誌銘跋

六十八

北齊李文靜公碑跋

北齊李文靜公碑跋。此碑已見孫氏訪碑錄。題北齊天保六年造報德象碑。而不著明碑之所在。清同治九年辛未七月間。趙州段村居民掘井得一碑。此碑求其舊碑。而碑文與碑錄所載。以爲石。李共傳世。一為定州刺史李憲墓誌銘。憲即文靜公。係東魏孝靜帝元象元年戊午十二月立。今存于趙州書院。在此碑前幾二十年。與此碑是否即同在一地。殊未可知。此碑則係李清為李皇后之祖。文靜公李憲父文簡公李希宗所立。碑中云。二公父子。以禮待清。得奉朝請。故造此報德象碑。憲附其祖。李順傳。魏書北史皆作趙郡平棘人。碑文云。今皇后趙國柏仁。今順德府唐山縣西。里人也。李后為憲孫女。希宗為憲次子。父子同一碑。領耳。平棘即柏仁。今順德府唐山縣西。李后為憲孫女。希宗為憲次子。父子同一碑。領耳。平棘即柏仁。後又云。祖儀同文靜公。即謂憲也。憲誌云。大父大尉宣公。順本傳官終四部尚書。散騎常侍。安西將軍。爵高平公。追贈侍中。鎮西大將軍。太尉公。高平王。諡曰宣王。碑文均從關略。據傳憲因女壻安樂王鑿。據相州反。靈太后詔賜憲死。時孝昌三年。年五十八。碑皆不載。本係生前造碑。頌德。前之歷官。已不必多敘。後之死事。更無從紀載。諸家謂碑省文。且為之諱者。猶

非是也。憲誌載子希遠希宗希仁希義。（後改希憲。憲字子希以希字為名。希字希義之改。母亦有規避耶。）希禮五人。有謂憲子實不僅五碑。僅舉其大略耳。然此碑亦云。產子十人。五男五女。則只五也。憲第五女稚媛。適青州刺史鄭瓊。道邕之父也。文宣后諱祖娥。希宗之次女。生廢帝。殷宗初仕東魏。後又為齊獻武王所寵。任故歷官顯達。不僅以後父外戚所關。自來碑誌可以證史。傳者十不獲一二。惟憲志敘述甚詳。多足補史傳之闕。此碑敘希宗曰。司空文簡公。而希宗字景元。官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亦見憲誌。中文甚宏暢。字亦端雅。書家稱其與楊暉賈思伯高貞溫泉頌等。為衛觀（後改）法嗣。惟多別體。如天保六年歲次乙亥乙作工。後又書庚辰。則廢帝乾明初矣。前既書李清。後又書清作青。尾闕作涓。潤朽作朽。補作補。皆率意為之。希宗作希案。後有借宋小字宙。知宋為宗。非宋也。末列燕州釋仙書。殆清自撰文。而方外人書之者也。

唐孔子廟堂碑跋

共和廿五年五月李君子厚歸自秣陵。以此碑見貽。殊損本。後有嘉慶十二年丁卯春二月翁方綱跋。跋前有公博李宗瀚翁方綱蘇齋墨緣麓村周氏白島曹南吳主一等小方印。又道光丙戌李宗瀚跋。道光壬午宗瀚題七古一首。臨川桂嵩慶兩跋。以百一璽金石叢書內

定庵題跋

唐孔子廟堂碑跋

六十九

聖溪雙鉤摹存之百二十餘。唐本殘字相較。則纖悉畢肖。存剝相同。蓋皆自元康里氏舊藏本摹傳者。而此本經春湖侍郎于道光年間摹刻一通。復由桂君嵩慶于光緒九年假之小湖廷尉之文孫博孫孝廉就原石洗陳篋。雙鉤上石。與聖溪本同一來源。故相似如此。而春湖摹刻本已不可得見。所謂西安本。（乃劉宗素所刻。其石在西安。無刻。亦謂之陝本。重摹之。後後元人所得之定庵河若即此。）又曲阜本。饒州之錦江書院本。則均失傳矣。此本翁跋與唐本殘字之翁跋均係嘉慶十二年丁卯。而此本為春二月殘字本。為夏四月。而各不同。亦無一語相涉何也。永興親受筆法于永禪師。當時進呈石本。唐太宗以右軍黃玉印賜之。可知其書之貴重。且虞書較歐書傳世為少。此本唐時已不完全。王彥超重刻及五代時翻刻本。（王彥超刻本也。亦多殘缺。漫漶故黃魯直有孔廟虞碑真觀刻千兩黃金那易得之語。歐陽文忠自謂得此碑以學書。閱二十年即殘泐不完。因感而有集古錄之作。自宋以來。傳有兩翻本。肥本在長安。瘦本在城武。互有得失。余惜未得見。而覃溪所見之唐拓殘本。謂以肥瘦二本較之。天壤懸絕。原本之不可及如此。讀魏隋諸碑後。觀此又別開一境界。渾穆端凝。猶

是山陰矩矱也。碑本太宗立之。相王且（即齊宗）書額。加大同二字。蓋武后時書也。宣宗大中五年。國子祭酒馮審奏請琢去偽號。改從大唐。僅存司徒并州牧太子左率千口率。兼檢校安北大都護相王且書碑額。此非完本。故相王書銜及朝議郎鍾紹京撰額。鑄字人兩款。均失之矣。

王居士塔銘跋

此碑向存西安府城南百塔寺。明末出土時。石已裂而為三。首行大唐王居士塔銘之銘。上半截五行已無存。其靈芝製與敬客書。下半截五行又裂而為四。其幣求彼岸十一行裂而為三。下截亡十五字。又因石不甚大。（高廣約三尺。）遂為墨客取去。傳于世者。翻本甚多。（金州云。不下一十餘種。而清中葉長洲鄭廷嘯。峇吳縣錢湘思贊。臨摹之本最佳。鄭娟秀。錢瘦勁。李王氏。道光中海鹽錢祚溪。黃椒升。皆有藏本。秀水沈景湖有翻裝本。與張叔未本同。稱完善。顧原石裂而為七。已亡去百二十餘字。諸本亦只得三之二耳。邵陽五石搨者甚多。初貯內府庫中。旋入康氏家藏。後復入庫。大抵完善者皆重摹之本。余此本風格道峻。瘦勁處大類褚公。雖亦摹本。而精妙為可珍矣。居士姓王名公。製文者上官靈芝。按碑刻于顯慶三年。唐書上官儀

定庵題跋

王居士塔銘跋

七十

傳有子庭芝。則靈芝其伯仲行。正其時也。敬客書。敬氏為河東石炭。與居士同鄉。土其人事跡無可攷。唐書列傳。有敬暉敬括。敬君弘。諸人。或其宗族歟。不曰貞諸石。而曰介于石。亦故為立異之辭耳。

處士程玄景墓誌銘跋

碑題大周故處士墓誌銘。處士以長壽三年甲午卒于草賢里。卽以其年卒于龍首原。處士名玄景。字師郎。京兆長安人。祖恭。父敬遠。均未顯達。故事蹟無徵。長安志。龍首鄉在萬年縣東十五里。龍首原者。龍首鄉之原也。敬遠官大丞相府朝散大夫。下云。義旗肇建。云云。猶是高祖未受禪之前。然自武德至長壽。幾已八十年。處士卒時僅五十一歲。若是金石文編所言之猶未也。文云。道契儒林。秀口騰芳。於漢因後漢書儒林傳。程竹字季升。南昌人。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傳本多作秀升。或作季孫。余此本季升二字極明。可知猶是舊拓矣。又云。贈絹傷離。○子仰先生之德。陸氏（細細）謂子上是夫字。或是孔字。朝散大夫。從五品下階。文散官。故曰散職。平梁即平涼。是時武后所造新字已行。故地作塞。日作宅。月作天。天作正。正作正。皆新字。而所猶是篆文。處士飯依釋氏。故有夙崇三業。妙洞一乘。諸語。文既清暢。字尤瘦

勁唐代之佳石也

開皇石刻及總章碣跋

石高尺許。正楷五行。後題名三行。曰開皇十六年孟夏吉晨。南唐許由材高煥章。因母患瘵疾。刻石祈禱。兩不同姓之人。以同時母疾致禱。書皇為黃。文曰天地無私。神明鑒察。文理難亂。俚俗蓋鄉愚無知之所為。而書法在隋唐間。未脫北派展放之迹。自有一種風氣。碣則并無姓名。祇書總章三年七月廿日。歸於蒿里。春秋七十有二。以咸亨元年十月庚午朔四日。葬于河陽縣東北四十七里平原禮也。俄推于丈。徒懷肅肅之音。及銘詞三章。有松風警蹙。霜月凝瑩等語。均雅鍊不俗。乃始終不著其人之姓名。其疏如此。與明清大老為人作表墓銘。墓之文。而始終不著其籍貫者。往往有之。皆不謹于行文之義法也。碣于光緒十有五年出土。後有儀徵張丙炎購藏。培園八分書一行。知自張氏傳拓而來也。字兼行楷。唐中葉以後。無此體矣。

哥舒季通葬馬銘跋

題大唐左監門衛副率哥舒季通葬馬銘。刻石高一尺二寸。廣一尺五寸。連前銜名兩行。共

定庵題跋

開皇石刻及總章碣跋

七十一

十九行。行十六字。小楷瘦勁。尚逸文。尤雅潔。次行題太子中允王知敬製并書。前敘馬號靈花。武德中賜越州刺史。督都諸軍事。哥舒府君者也。府君既已就義。馬亦隨殲。子左監門衛副率季通。懷罔極之恩。廣推恩之義。乃圖馬形。葬之墳隅。而洗王君為之銘焉。其事頗具風義。惜哥舒名氏無稽。哥舒翰傳敘其祖若父。示與季通不同。僅云哥舒係突騎施哥舒西戎族。銘有矯矯精忠。垂光丹史。嗣嗣者。雖揚華驥尾。諸語。馬以人傳。人亦以馬傳。而人與馬均以斯文傳矣。

文林郎夫人張氏墓誌跋

有誌有銘。而題曰墓誌。附注并序。豈以銘即誌。而敘文為序乎。唐誌中常有此式。不知敘文即誌。後為銘。更無所謂序也。碑高廣尺許。小楷徑二分。共二十三行。行二十四字。其祖任房州至成府果毅。父任同州萬翼縣令。皆不著其名。年十六。適於呂氏之門。亦不著其夫之名。而題曰大唐文林郎夫人張氏。夫人之稱。殆從通俗之稱謂。非必有封贈者。唐誌中常有之。夫人名須序。字彥宿。南陽人也。凡語悅意曰西摩。阿彌陀佛所居國曰須摩提。文殊師利所居城曰蘇摩那。西須蘇一音之轉。釋意皆同。蓋夫人夙崇佛教。故命名如是。文有孀素與玉

鏡以爭輝。性節。銀金波而競。則及崇經造像。設會修禪。語語知其早年。婦節。繡佛長齋。以永徽六年三月四日。逝于長安義成里。春秋八十有三。卽以其月葬于昆明之所。蓋昆明池畔也。故有墳臨清沼。墓迴神泉之言。夫人壽登大壽。身歷兩朝。故銘文曰。彌闡斯起。曰。徽流兩國。皆以年壽所關。而及之不然。一無名位之婦人。何與國家事。而溯及兩朝之遠耶。

王府君夫人祿氏墓誌銘跋

碑式與前相同。題大唐故大都督王府君夫人祿氏墓誌銘。并序。題銜似只祿氏之誌。而文中並序。夫婦。實則合葬之誌銘也。夫人諱下名字皆缺。嫡于太原王善相之妻。文有芳苗盛。代襲簪裾之語。是固世家而徵次節略。敘善相亦祇云少事戎行。久陪營陣。歷官如何。都未敘及。善相早婚。而以痼疾先卒。夫人以永隆元年十一月廿七日。卒于崇賢之里。以二年二月九日。合葬于京城南洪固鄉界草曲之禮也。草曲之下。似有脫字。年七十有七。距其夫之死。殆已多年矣。書法瘦逸多姿。是登善流派。

鄭府君墓誌銘跋

此亦與妻元氏合葬。而僅題夫銜曰大唐故右衛中郎將兼右金吾將軍。同安郡開國公鄭

定庵題跋

王府君夫人祿氏墓誌銘跋

七十二

府君墓誌銘。府君諱玄果。榮陽開封人。鄭氏自後魏卽顯達。此僅敘其祖先有名于魏。而不著其名。其祖德通。隋平州諸軍事。平州刺史。父仁泰。少好奇。諸術數。隨高祖文皇。建義有功。除靈州都督。左武衛將軍。右武衛大將軍。進爵同安郡開國公。卒于涼州都督。諡曰襄公。玄果起家。文德皇后挽。即釋褐。曹王府兵曹。趙王府法曹。遷伊州長史。代州司馬。左率府郎將。除右衛中郎將。仍兼右金吾將軍。襲爵同安郡公。以垂拱元年六月十九日。卒于位。年六十有三。舊唐書鄭善果。鄭元璠。均有傳。善果。祖孝穆。父誠。元璠。製其父沛國公。爵改封。幸國公。大業中。由文成郡。以河東來降。玄果。始其再從兄弟。行矣。史無傳。賴碑文以傳。其夫人元氏。為魏景穆皇帝第九子南安王。禎七代孫。右驍衛郎將。備之女。以永淳元年二月十四日。終于京師龍首里。以開元二年十二月。合葬于承平里之原。是夫人卒于玄果之前二年。至開元初。合葬。則去逝世時三十餘年矣。長子同安郡開國公。行閩州晉安縣令。口嗣等。改下而葬。刻石以紀文約一千餘言。殊無實績可紀。以存其世家風範可也。

故正義大夫李府君及清河張府君墓誌銘跋

首云君字開禮。諱才仁。先書字而後書名。殊乖通例。隴西天水人。叙曾祖字。啓諱。開祖字。信

諱僧在周隨時仕至儀同三司直園將軍及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父字宏諱壯唐銀青光祿大夫皆先書字後諱名且名字皆一字至君乃兩字亦殊罕見官止正議大夫文有不趨榮利知止不忘之褒始性情恬退故古子壽至八十有三以永淳元年六月廿六日卒于乾封縣待賢坊之私第即以其年葬于高陽之原事跡既渺叙述亦簡小楷共第十八行極秀整張府君誌題曰大唐清河張府君墓誌之銘并序。下列奉義節前行儀王府兵曹參軍張晏撰此為周末以後款式或并書某書以前不如是也君諱敬字承宗河東武城人曾祖淵隋開府儀同三司行軍總管衛尉卿上大將軍文安縣開國公諡曰莊祖孝雄唐南贛直長湘原縣令都府司馬考敬之侍御史司勳郎中漢州刺史太府卿禮部侍郎君以宿衛出身授秦州參軍事以神龍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終于東京溫柔里年參拾有陸接叙夫人瑯琊王氏方茂方慶之裔以開元拾柒年柒月貳拾伍日終于東京壽安縣嗣子恆等以天寶十二載同歸附于京兆府金城縣三陂鄉蓋亦二十餘年後合葬之銘而碑首祇題張府君古人行文簡括今則合葬者必書德配某氏否則譏為不合式矣惟數目字間用參貳陸拾柒等字殊俗俚書法圓秀微不整齊別體字少蓋已脫魏隋古樸之風而漸染時流氣習矣書

定庵題跋

故正議大夫李府君清河張府君墓誌銘跋

七十三

有言壹貳叁等字自明始者觀此知唐已用之矣。

張延賞墓誌跋

延賞父嘉貞子弘靖三世作相故長安有三相張氏之稱唐書本傳甚詳此碑僅叙祖義府贈秦州都督父嘉貞中書令延賞由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文甚簡括以有史傳詳載之也延賞以貞元三年正月入相七月即薨年六十一歲在位七月妻祁國夫人太師苗首卿女均與傳符惟卒後贈太保諡成肅子弘靖碑文均不載而書長子調次子諱肅肅道命百度從儉云云豈弘靖係其子後之易名歟碑高廣二尺餘十七行行十九字字徑八分以頌為銘末一行已損碑文肅括宏深八分書茂密奇偉有天發神識筆意碑之矩矱文體可為後世法焉。

田佚墓誌銘跋

碑高廣各一尺六寸共二十三行行二十二字字約四分體兼行楷前二行題唐故淮南節度討擊副使光祿大夫試殿中監兼泗州長史上柱國北平縣開國伯田府君墓誌銘并序。次題左衛率府騎曹參軍桑叔文撰次題右金吾兵曹參軍儲彥琛書第二行有道光壬寅

江都鄉貢士梅植之護石行書小字一行後又有光緒壬午儀徵張丙炎購藏榕園隸書一行佚浮陽人佚初入淮南節度幕累官至斯職以貞元三年七月終于江都三賢賢坊第春秋五十有一即以其年八月葬于江都之山光寺原文有衛霍關張之比又稱其孝德純深史書無攷碑文有徵其人功績內行固可傳也。

崔府君夫人獨孤氏墓誌銘跋

首題大唐故奉義節行洪州高安縣令護軍崔府君夫人河南獨孤氏墓誌獨孤氏先世三代為后妃而夫人乃無名識繼室于崔故謂前室有女鞠育情深卒後以歲時不便未得遷祔夫塋又恐存者生疑權於塋之西北厝焉至通年擇日再行遷祔夫人以天寶二年卒其時已迷信星日如是宜後世遂有停柩多年不葬者此風之由來舊矣末一行書長子朝議郎通事舍人李梁修并書則撰文及書者皆其子也。

會昌寶梁經跋

右唐會昌中所書寶梁經沙門品第一比丘品第二比丘品祇半幅共八十七行行三十六字約共二千七百字六朝人亦多寫經而點畫波磔猶不脫八分及魏晉人體至唐人寫經

定庵題跋

崔府君夫人獨孤氏墓誌銘跋 會昌寶梁經跋

七十四

益多中葉以後直是歐虞小楷遺則古樸之貌已脫盡無遺較之元和楊氏所藏藏經六帖殘字尤秀整有法度故知是會昌中作品也劉石庵氏云唐人寫經有經生書有士大夫書香光謂宋思陵於經生書不收入內府亦不取院書之意耳然經生書亦有師承有學太博者有學率更者此本以率更為體而參有虞褚筆法雖是拓本而精采如新經文箴破沙門比丘就中三十七垢八法尤足為近世不肖比丘之警鐘榷斯石所在當有吉祥雲湧護之矣。

隴西李顯墓誌銘跋

碑首唐故鄉貢學究李公墓誌銘文中叙春官氏每歲取能明一經者謂之學究不日明經而日學究殆僅習一經而次于明經之稱李君尚未就薦遽丁憂旋受風痺不起以乾符四年卒于鄭州榮陽縣而歸葬于老塋李君隴西成紀人夫人清河崔氏卒于鄭州者母為榮陽鄭夫人殆寓居母族之別墅而仍歸葬于隴西也雖未就舉仍藉稱學究本涼武昭王靈之裔而姑城公支之所自出衣冠世族就式微矣第二行題表姪鄉貢進士裴璆撰可見表姪之稱其來甚久文始叙帝高陽之苗裔皇陶為大理因官命氏木作理裔孫日徵事紉得

罪其妻携子利貞逃難食李得生因改理為李此則不知所據何書抑其家相沿有是說耳
以上十四種皆推拓精審筆法纖悉可見於北平裝池整潔平淨展之如新方今神州陸
沉北方古物咸就淪喪石刻已不易得况多前人未錄者耶故為略加放證什襲存之
唐楊孝直等墓誌銘共九種跋

有唐以來造像題名紛紛鑿石印編戶男婦之誌銘籍徒塔廟之碑碣大率荒蕪鄙俚李越
縵所謂祇足入骨董小販之行釘村塾驅鳥之壁者茲附存其文字一故山南東道節度押衙光
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前行鄧州長史兼侍御史弘農縣開國男楊孝直下題試太常寺
奉禮郎潘津撰孝直本將家子世仕盧龍軍幼屬王武俊為將立功河朔開元和十二年至
十四年權攝深州冀州刺史會武俊移鎮漢南遂遷鄧州長史碑文所謂脫身河朔移家漢
陰者也元和九年遷疾終于襄州襄陽縣春秋八十有五夏四月還葬于通泉鄉招賢里夫
人男氏成德軍衙前左廂步射兵馬使檢校國子祭酒承嗣之女即田承嗣而書田作男別
體字也夫人前卒葬于鎮州子瞻亦先歿次子選以充鎮州衙前兵馬使道遠不能如期赴
葬乃以孫方立成禮焉一為朝散大夫檢校太子詹事襄州節度押衙兼管內諸州營田都

定 題 跋 唐楊孝直等墓誌銘共九種跋 七十五

知兵馬使及車坊使卜確志下題鄉貢進士盧子政撰確自貞元末歷于嚴高李孟五錄均
在漢南任軍職及蔡州平以功授諸職當五十餘歲即告其妻子以生死之理預營生殯于
襄陽縣清平鄉以長慶二年卒年六十六是亦達觀有素者 一為信州玉山縣令范陽盧
公則志下題內表兄將仕郎守涪州司法參軍鄭愨撰愨即總字公則初受知于牛相僧孺
愨薦未果終于斯職以大中十三年夏四月感氣疾終于襄陽故里上言范陽人此言襄陽
故里殆其第二故鄉矣春秋甲子十有一為六十一歲前娶太原王氏續娶姑城李氏乃復
啓王氏之禮歸而合祔焉 一故朝散大夫唐州長史兼監察御史彭城劉密誌密字實夫
祖姑為睿宗皇帝正后讓讓皇及唐昌公主密雖枝附赫奔能自奮初舉孝廉旋東遊濟漢
受知于漢南節度使潭子頤裴均嘗使淮寧有功授斯職元和十一年退休以太和五年八
月卒于宜城縣年七十先娶高陽齊氏後娶博陵崔氏有二女未叙其子次年與崔氏合葬
于襄陽之東臺鄉無撰文人姓名而崔氏另有誌銘則題外甥鄉貢進士辛劭撰崔為劭之
從母故稱之曰姨而自稱曰外甥與後世不同矣書崔年四十有七卒有二子曰可復弘復
有女三人與前密誌殊異蓋一女為齊氏所生其二子不叙于密誌其疏也 一故山南東

道節度總管元溥原防秋馬步都虞候正議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上柱國趙夫人譙郡夏侯
氏誌初本譙郡人後遷貫深州樂壽縣以開成五年六月卒于襄陽縣即以其年十一月葬
于鄧城縣子四宗立宗本宗元宗式均任文武職文為鄉貢進士唐正辭撰不書其年只云
年始知命蓋五十也 一故山南東道節度右廂步軍使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
員試殿中監上柱國食邑二千戶王大劍誌大劍太原郡人考祖考均上柱國大劍以勇略
薦拜驍騎大將軍仍封太原郡開國公題銜均未列亦無撰人姓名以元和四年八月卒于
襄陽縣娶安氏安即妾也盧氏皆先卒又娶曹氏兒女六人嗣子義溫次子洵仲子惟明季
子惟能殆崔氏出也 一故朝散大夫金州西城縣令息梁嘉運誌嘉運安定人方從父亨
鮮學遊以疾卒春秋三十四配陳氏以長安四年八月十五日卒距嘉運卒時總章三年殆
守節四十餘年矣又數年景龍三年始合葬于襄州安養縣亦無撰人姓氏此碑與前夏侯
氏碑皆道光元年襄水漲北岸塚塋海豐吳武芬氏所訪得乃移置于鹿門書院吳君號謙
孫好古敏求曾補覽字訪碑錄著撰古錄及金石錄目分編其訪碑蓋任湖北學政時事也
一故騎都尉李緯誌緯隴西成紀人父舉官王府參軍緯紹承先業從事戎律補斯職未竟

定 題 跋 唐楊孝直等墓誌銘共九種跋 七十六

九通皆漢陽文貞王張柬之之家墓誌也茲參越縵堂攷證列之于下(一)為益州功曹
參軍玄弼字神臣及其妻邱氏文貞之父母也司元大夫李行廉撰銘詞而文貞自為之序
雖閱閣遊宦之資自云已詳別傳傳文然叙次簡括不尚浮飾猶存古道焉(一)為孝廉
慶之字仲遠功曹之第三子以咸亨四年以大周天授三年與妻杜氏改遷於安養縣西相
城里天授作庚隆年作承正作五月作等日作乙皆武后新造字蓋在文貞未舉義前所立
也(一)為處士景之字仲陽功曹之第二子卒舉與仲遠同年授又作貞(一)為將仕
郎敬之字叔齊功曹之第五子年十一中書舍人王德本試以城上烏詩勸歸飛二字韻七
步成篇詞義斐然遂拜舉首惜年僅廿五亦于咸亨四年卒以上三志無撰書人姓名蓋皆
文貞自撰自書者文簡雅有法字以篆隸法行之據功曹志序言改卜新塋均在安養相成

定 題 跋 襄陽近出唐碑九種跋 七十六

里之平原時惟與晦僅存。又處士志言。改下先榮。與諸兄弟並。可知諸志同時所作。養晦藏鋒。初未嘗自異於人。及事會所至。投袂急赴。回天返日之功。唾手而就。古大臣之沈幾觀變如此。一。大中大夫新定郡太守。冊字冊。即文貞弟晦之子。先以文貞奏授職。天寶十二載。與其配李氏合葬于臨漢縣平原。無誤。書人姓名是時。文貞大功已成。故書伯父東之中書令漢陽郡王較前諸誌規模稍擴矣。一。郟城縣丞。字孟信。文貞之孫。朝故大夫著作郎。濟之子。其配呼延氏。志不載葬之年。月。日。但言嗣子。洵早逝。孫迪承其祀。題銜下有姪。繹述三字。一。河南府恭軍。字季心。亦洵之子。即繹之父也。以開元廿一年十月。耐葬相城。里。呂巖說撰文。繹尚有弟。紹均。能文。蓋以母氏宿願。早為沙門。旋遊太學。以進士甲科拜參軍。義方之訓有素也。一。名點。字子敬。亦文貞孫。嶧之子。志言其卒年十七。而額題曰。故秀士張君。亦以開元廿一年十月。耐於先榮。此石最小。方廣僅尺許。未冠而夭。少可稱述。而文自雅鍊。其兄。駕部郎中。恩所撰也。三志皆不載何人書。字點兩志。殆皆恩筆也。一。穀城縣令。曠。字繼明。即恩之子。文貞曾孫。志言恩歷官。曹參等十一州判。史。吳郡太守。兼江南東道。廿四州采訪。黜陟。曠以門陰補奉禮郎。貞元中。推恩。文貞子。孫。由武衛。

定庵題跋

七十七

兵曹參軍。調右神武軍錄事參軍。抗表為文貞請諡。遂下宰臣集議。五王同時得諡。特授曠襄州穀城縣令。元和八年六月。朔。十一月。耐於大塋。其婿。鄉貢進士。崔歸美。讓文節度討擊副使。屈貢書。文貞再造唐室。事功赫然。其文章學術。亦高視一代。所謂諸私志。輟唐文者。未嘗得見。自宜有神物護持。玄弼志題。李行廉撰。而後序言。司元大夫。李行廉撰。銘東之等。不敢改易。乃知行廉僅撰銘詞。而序文仍東之自撰也。為其父母作誌序。而系以他人之銘詞。此亦變例。為言金石例者。所未及。五王得諡。由文貞曾孫。曠所請。新舊唐書。皆未載。尤足補史文之闕。額皆大字。徑寸許。惟穀城令著作郎。諸額。篆字甚佳。餘兼隸楷。殊涉。率。越。縵。云。道光二十二年。於樊城。長豐洲。田間。出三石。又於臨漢門外。出二石。後次第。續出。共十餘石。皆由襄水。詔岸。邱墓。已無復存。而碑志猶得出現于世。在吳君所得三石之後。又二十餘年。金石家未得。錄。深可寶也。

褚河南聖教序跋

世傳聖教序共有六本。據古石琅玕所記。一為懷仁集右軍書。一為王行滿正書。此二本外。皆褚登善所書也。一序記。分刻二碑者。龜置慈恩寺塔下。世稱為雁塔本。一序記。并為一碑。

者。刻于同州。梓廳。看潤軒帖跋。有褚公行書聖教序。刻於咸亨三年。又宋端拱三年。沙門雲勝。分書新譯聖教序。計褚書行一楷。又觀妙齋所得本。字形又不同。是併雲勝分書為六本矣。或曰。河南真書二本。均依慈恩寺雁塔門東西。而傍風雨。樞牧俱不能及。是以歷久。猶能完好。惟原書序右行。記左行。序字差小。記字差大。以非一時書之故。今本字之大小。頗合。但并作左行。作右行者。輕弱不足觀。當是重摹本。此本即雁塔本。最為完善。序記皆左行。前稱中書令。後稱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冠以尚書右僕射。遂良以永徽元年。能中書令。與史不合。王元美以為出于後人附益。孫退谷云。稱臣者。以御製文。非奉勅書也。或以世字不闕。筆為疑。按通典。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宮。總萬機。下今日。依禮二名。不偏諱。有世及民二字。連讀者。並不須諱。避惟褚公。以顯慶三年卒。碑立于龍朔三年。或謂依雁塔者。褚公手書。上石在同州者。以褚公嘗刺同州。依雁塔本。更刻一石。以誌甘棠之意也。然記內第一行。能字。及中間顯字。皆雁塔本。雁塔本大而同州本小。其非重摹可見。且同州後款。但記立碑年月。不稱官爵。至大唐等十一字。更明示其為臨本。或又謂同州本。質厚不泯。此正顯其臨摹著力之疑跡。不如此本。虛和圓健。純任自然。王虛舟云。如鐵綫。稍成。無一筆不似曹全。

定庵題跋

七十八

碑。王元美云。婉媚適逸。波拂如鐵線。善書狀此碑之美者也。薛少師書陳思王七啓跋。少師名稷。字嗣通。河東人。官至太子少保。外祖魏做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迹。銳意摹擬。學褚尤綺麗。妍好筆態。膺肉。體纖得中。當時無能及之者。是本寫陳思王七啓。有風驚花雪。壓山柏之姿。惟時難入。武后時。新字殊欠雅觀。未署延載元年。歲在甲午。武后以長壽三年五月改元。書在秋九月。則改元後也。後又列李愚羅紹威。邵周王。銘諸人。校閱。校定。紹威為弘信子。字端已。工筆札。嗜書翰。封鄴王。蓋在太祖時。而李愚。署貞明二年。丙子。已在末帝時。至紹周。王。銘。署昇元四年二月。則又為南唐李昇。紀元。當石晉天福三年。去紹威時。二十餘年矣。二紀之間。時勢更易。南北遷徙。如是。遑論久遠。梁唐諸主。皆不過以武力。篡。僥倖一時。豈知文治。經國久遠之圖者。如紹威。輩。自知。謙。附。要。結。羅。隱。以。偷。江。東。名。集。其。臣。如。此。其。主。可知。然則。斯。帖。猶。得。保。存。于。盜。賊。兵。火。縱。橫。熾。燼。之餘。不。誠。難。得。可。貴。者。耶。少。師。書。除。香。冥。君。碑。昇。仙。太子。碑。及。龍。門。涅槃。經。七十五字外。惟。信。行。禪。師。碑。為。最。得。褚。法。此。為。其。少年。時。作。故。古。質。老。到。不。及。信。行。碑。亦。似。登。善。合。意。之。作。也。

知河南聖教序跋

薛少師書陳思王七啓跋

薛少師信行禪師碑跋

此宋拓河羅版覆印本前有何煖叟手書宋拓薛書信行禪師碑九字煖叟既以千二百金購得此碑即以寶薛名軒後有己丑歲王鐸跋語三行最後有吳榮光跋語五行年月二行題道光丙甲九月廿有八日南海吳榮光借觀并記時年六十有四蓋從何氏藏本傳印者也煖斯跋云是碑用筆渾融靜逸煥然古質無後代習氣吳跋云薛書字甚少此乃得一千九百餘字用筆之妙雖青瑣瑤臺合意之作不是過也可云買薛得禿矣

李陽冰三墳記跋

元吾邱衍謂陽冰名潮即杜市之甥楊用修嘗辨其非王氏萃編謂陽冰祖郡人太白從叔工篆書潮工八分陽冰書為謙卦城隍神詞記忘歸臺銘孔子廟記先塋記三墳記等潮書為慧義寺彌勒像碑彭元曜墓志等其非一人明矣三墳者李季卿述葬其兄曜卿叔卿春卿三墳而陽冰書之碑在西安學宮叔卿之叔春卿之春碑字已泐金石錄寶刻叢編有之碑文高當作崇劇當用勳猶當作備此本禮當作禮微當作微以及弟焯藝冲等字多不合於六書至運筆命格矩法森嚴純自李斯碑山石刻而來斯翁之後直至小生宜陽冰之自

定庵題跋

薛少師信行禪師碑跋

七十九

大小字麻姑仙壇記跋

負不淺也

大小字麻姑仙壇記跋

碑在江西南城縣西南二十二里山頂有古壇相傳麻姑得道于此魯公為作記書之向傳有大小二本如羊祜峴山之例顧小字本遠遜何子貞謂山谷云係宋初一僧所書者不為無因徐仲絲縣人亦謂見鞭著背小字本見字有作具字者謬也是小字本深不可信大字本余共有三一為豐樂堂藏原石本一為新安程氏宋拓河羅版重印本一為宋拓唐晏雲雙鈎本蓋此碑宋末元季迭經圯毀明永樂中復為雷豫謝士元收拾置置亦幾幾不保王氏萃編謂兩至江西竟無從訪得也徐氏謂所見三本一蔣春承舊藏本蔣同里羅氏清吟閣整張本似較勝一在海昌長安鎮寓目一即程氏木庵本皆未詳其由來茲以唐鈎本較覆印宋拓本已不如其精彩以較豐樂本僅牽經鞭之牽字不及覆宋本完全而壇東南有池等字反較覆宋本為明晰生動則知豐樂本為最善最佳之本蓋唐本亦本宋拓藏文節謂係龍翰臣雙鈎本所祖道光二十五年新化李君舜卿屬唐君晏雲同摹勒上石所摹即何子貞藏宋拓本何本不可得見得見程本不惟宋拓且宋庫棧如新精神飽綻

已歎世所希及見豐樂本則不食人間烟火仙書九百二字開宋四家至清中葉錢南園侍御得其衣鉢至翁松禪氏茶陵譚昆仲則新盡火傳可知其衣被之廣矣

元結墓碑跋

碑在魯山縣城北青嶺即俗呼青條嶺也大楷正書與麻姑仙壇記感懷恪碑宋廣平碑用筆各別而與顏勤禮碑筆法一致與家廟碑亦相同蓋顏勤禮書于大曆十四年此碑書于七年相距只七年家廟碑立于建中元年相距祇一年耳余前後共得三本一為黃文潔藏本文潔自記道光丙戌得於都門琉璃廠書肆中後歸華君九三余復得之於九三者一為北京隆福寺所得本裝成四冊一冊一為山東帖買所售者三本合校仍以後者為佳點畫既極分明劍鉤亦甚稀少隆福本次之二本顯晦處相差不無次惟黃本凌亂剝脫不及後得之本册首有文潔手書舊拓次山元結碑七字老成厚重轉可寶貴矣按唐書列傳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世孫而碑與元氏家錄序皆云十二世蓋史之誤又碑與元和姓纂云結高祖名善禕而家錄作善禕未知孰是也王弇州云文忠為元結山書中與頌歿又為撰碑文而自書之所以推許次山者至矣其忠義才術略相當然次山于文非真能古者何至

定庵題跋

元結墓碑跋

八十

中興頌摩崖碑跋

云竭蹶步趨其後耶碑文與唐書互異處甚多詳見金石萃編及錢氏金石文跋尾次山循吏其賦退示官吏詩仁言獨如不獨文佳也議者嘗其中興頌噫嘻前朝二語為不得體因并輕其文非古魯公豈過譽者耶

顏勤禮碑跋

此碑傳世頗少蓋自宋時出土未久即被埋沒經元明清數百年始復出世為魯公極經意之作觀妙齋云風稜秀出精采注射勁氣直節隱隱筆畫間是時魯公已年逾古稀猶精神奕奕如此真天人也歐陽公集古錄跋於唐世諸賢以字行者深為致疑如房玄齡高士廉顏師古何者為名何者為字均不可知後世習於一字為名兩字為字遂謂古人皆以字行殊未足信如此碑名勤禮字敬是即一字之字房高之類也云云此外于碑文字法未及敘述殆爾時碑猶完好無闕可致疑者少至近時復出其經過見碑後宋伯魯跋語極詳昔人謂魯公書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莊尊重初見敬而畏之愈久愈可愛觀于斯碑益信

中興頌摩崖碑跋

在祁陽涇溪石崖上俗謂之摩崖碑元結撰顏真卿書大楷正書字徑二寸餘前書大唐中興之頌尚書水部員外郎兼荆南節度判官某撰金紫光祿大夫魯郡開國公某書略序天寶十三年安祿山反明年陷長安太子即位靈武明年天子移軍鳳翔復兩京上皇還京師因作頌曰云云四言韻共三百字後書上元二年秋八月撰大曆六年夏六月刻文辭既奇古踔厲字亦瑰璋沈雄其筆畫方正平穩不露筋骨惟模打既多石亦殘闕以兩人皆唐代名賢而石刻在邊地不易得故中州士大夫恆寶之潘溪之名亦因以大著過往者必迂道登覽亦世歌詠不絕有謂頌詞開首曰噫噫前朝為嘆息失體全文亦非奇奧者則耳食次求之論也

臧懷恪碑跋

此碑無年月以撰書人真卿所歷及懷恪贈官攷之當在大歷三年與其第六子希晏碑同時並立蓋距懷恪薨時開元十二年已四十餘年矣前書唐故右武衛將軍贈工部尚書上柱國上蔡縣開國侯臧公神道碑銘顏真卿撰并書下翰林待詔光祿卿李秀巖題額等字錯落與全碑不一殊不雅觀懷恪一門貴盛史書不為立傳賴碑猶可攷見有子七人皆

定庵題跋

臧懷恪碑跋

八十一

顏氏家廟碑跋

自書告身及竹山堂聯句合册跋

顯仕第七子希讓官至尚書節度使魯國公曾子也而知為不朽計為其父兄立碑誠有過人者王元美所以稱之也真卿與其兄子謙交契故叙之詳盡乃爾書法亦偉勁不減家廟茅山碑在三原縣完善無泐尤為可喜前有南園錢澠翁方綱等宋文印記後有明吳文定書跋知經諸公手眼并為此碑生色矣

顏氏家廟碑跋

此真卿為其父惟貞撰書之廟碑文惟貞仕至薛王友真卿其第七子也文中述其祖稱羣從官爵甚詳真卿銜名上冠第七子三字及稱其父曰顏君皆罕見後注中踵之亦稱其父子墓表曰汪君稱他人之父曰公自稱曰君究嫌不恭魯公他文筆甚弱此碑文獨茂美陸士龍云文以述祖德為美豈魯公之謂乎前顏氏家廟之碑篆書六大大字為李陽冰筆兩皆奇絕好古之士所以重如球璧也碑在西安經亂幾毀滅宋太平興國七年都院孔自官李廷襲告于上官移入文廟後又有師顏李準重立兩行銜名皆其時共事者也碑文萃編考訂甚詳

自書告身及竹山堂聯句合册跋

有內府秘書省府圖書諸印記并有米友仁董其昌兩跋蓋宋內府本迭經傳拓鉤摹已漸失真相然奇古篆若大體具存米元暉蔡君謨均極口稱贊後之學者各得一體均足自立吾泐錢南園侍御臨寫有年尤個儻出奇非他書家所能比擬也竹山堂聯句不載魯公集與水堂送諸文士戲贈潘承聯句極相類潘承皎然皆竹山同人書法則與告身一致故合裝一册便觀覽焉

論坐位書跋

魯公與郭僕射英又論坐位書之草稿也書中塗抹添註處如謹寓書改為謹奉書不其盛矣改為吁足畏也可見魯公斟酌詳盡之意自宋以來摹刻者共七種而米元章袁清谷皆別有摹本比較關中本流傳最多余所藏兩本戲鴻堂較弱其一亦關中摹本但未審係安氏原石所自抑永興重摹者昔人謂忠義之氣橫溢行間而點畫所至處便自奇勁熟玩當自得之

送劉太冲叙跋

此滋蕙堂本鬱屈瑰奇於二王外別有異趣宋四家出于爭坐位而未得此叙遺意豈當時

定庵題跋

論坐位書跋

八十二

定庵題跋

古柏行跋

八十二

流傳不多耶迨清中葉以後學者益多米元章謂如龍蛇生動見者目驚洵不虛也

古柏行跋

此本為黃君文叔自東方傳拓而來後有蔡子布氏一跋略謂時值黨論紛爭外侮日亟國步之艱甚于魯公時蓋方民國肇興其言已如此今則東夷肆虐略我神州古書法帖被其掠奪者又不知凡幾展此喟然幾不欲觀然以書法之沈動古鬱與魯公之浩氣儼然俱存存之正足以感發興起不第作玩物觀也

三表及祭伯祭姪文跋

三表及祭伯文論者多言係贗品故世罕重之墨林快事至謂祭伯文字無一佳文多鄙俚而祭姪文之奇偉自不可掩云云諦審祭姪文用筆迴別諸家盛稱之余訪求多日始得一舊拓真本其佳處如陳深氏所云縱筆浩放一瀉千里時出道勁難以流麗或若篆籀或若鐫刻其妙解處殆出天造數語盡之矣上六種皆係魯公行草書合之楷法觀其奇變相生而法度備存端勁莊持隨處可見望之知為盛德大節人也

東方曼倩畫像碑讚跋

石刻在陵縣陵即古平原郡也。此本雖非原石舊拓。然峭骨遺氣。滄鬱奮張。亦自可見。魯公忠義人而好神仙小說。此讀與麻姑仙壇記皆然。然東方生該詭奇。公之書亦峭拔奇偉。是以世人並重之。東坡筆法全出於此。而褚登善善。楊黃庭經又與此同。乃知公深得晉人筆法。故能圭角混融。而光精燦然如是也。

干祿字書跋

唐朝議大夫。祿沂濠三州刺史。上柱國。贈祿書監。顏元孫撰。顏魯公書。明宋雷云。真卿於湖州刺史宅東廳書有二碑。一在墨妙亭。今不存。一在魯公祠。開成四年。刺史楊漢公重摹。今所傳者蜀本及揚本。蓋在開成間。石本已有剝缺。歐陽公集古錄云。揚摹本並多漫漶。此蜀本勒石于紹興壬戌。其去歐公時又百餘年。於歐公所稱精隱勁媚處。尚未散失。且馬曰。謂宋葉翻刻本於序文。伯祖故祿書監本指師古。而陳蘭孫誤謂伯祖係指真卿。改伯祖為元孫。以就之。曰。略亦承其謬。且誤以序文為元孫作。不知魯公集中。明載序文。何致混淆如此。曰。干祿者。唐以書判取士。故云。然書中所列。雖未必折衝至當。盡合六書之義。如兒古貌字。而云貌正兒通。非之作。非。蜀之作。莖直是俗字。而以爲通用。均干虛之失。然唐承

定庵題跋

干祿字書跋

八十三

六代之後。書體僞謬百出。是書酌古準今。綜其大凡。實足以輔翼經史。津逮後學。且其時三蒼字林。凡將勸學。飛龍諸書。尚存。采擇既博。說或不同。未可概以許氏說文律之也。魯公小楷甚少。麻姑壇記外。此書小注。筆力精勁。尤不易得。全書下筆精嚴。幾無一筆縱放。最足爲臨池者法。

河東州刺史王仁求碑跋

碑在今安寧縣(舊三泊縣)南二十里石樺村。金石萃編雲南通志均載之。楊範師範並有詩跋。碑高八尺四寸。廣三尺二寸。三十四行。行五十三字。正書。額大楷。書大周故河東州刺史之碑。餘均小楷。首行書唐朝故使持節河東州刺史。東州刺史。上護軍王府君。碑銘有序。次行書成都閭丘均。文接書長子雲。應將軍行左。應揚衛朔府中郎將使持節河東州諸軍事。兼河東州刺史。上輕車都尉。新昌縣開國子。公士王善寶。自書全文一千六百三十餘字。末書聖曆元年正月十七日葬。其年十月十日立。皆爾時新字。滇南自漢建元開通往來。至唐而始盛。仁求當高宗時任河東州刺史。奏置姚府以西。廿餘州。南詔之見于史傳者。實自高宗始。志引年傳之言。稱以其正式與內地。厥功甚偉。碑在三泊縣。縣爲元置。昆陽州所領。

縣北有河東故城遺蹟。皆今安寧縣近地。仁求即安寧人。以本地人任職。卒於高宗咸亨五年。其子善寶。襲職蓋猶是會長。沿襲故習。至武后聖曆元年。樹碑。相距已二十五年。仁求固唐臣。非周臣也。故額書周而銜首仍稱唐。碑文爲閭丘均撰。均即杜詩所稱世傳閭丘筆。峻極逾崑崙者也。舊唐書陳子昂傳云。子昂卒後。成都人閭丘均亦以文章著稱。景龍中以安樂公主之處。起家拜太常博士。公主被誅。坐貶爲循州司倉。此碑立于聖曆元年。其時尚未授官。故無銜也。善寶仰其文名。故屬之撰著。亦猶今之某某諸公。在海上負碑版盛名。求索者徧海內。顧其文乃冗泛不佳。讀者當自得之。碑已半泐。茲從萃編錄于拓本後。

豆沙關袁滋題名摩崖跋

志作册南詔碑。在大關縣城西一百八十里。豆沙關。危巖壁立。摩崖刊大唐貞元十年九月二十三日。雲南宣慰使內給事俱文珍。劉幽巖。小使吐突承瑞。持節册南詔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郁。少尹龐頊。字不成。文理。判官監察御史崔佐。時同奉恩命。赴雲南册蒙異牟尋爲南詔。其時節度使尙書右僕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韋皋。左巡官監察御史馬益。統行營兵馬。開路置驛。故刊石紀之。末署袁滋題三篆字。大逾寸。文右行。雲南諸石多如是。始以尊國

定庵題跋

豆沙關袁滋題名摩崖跋

八十四

號于前。且便書寫也。滋唐書有傳。稱其強學博記。少依道州刺史元結。結書後。又稱其工篆隸。有古法。字深。蔡州胡山人。韋皋招來西南夷。異牟尋內屬。德宗選郎吏可撫循者。皆憚行至。滋不辭。德宗嘉之。擢祠部郎中。唐書以爲唐書所載。即史。兼御史中丞。賜金紫。持節往。驗年還。而備徵志引通鑑書。矣。牟尋爲南詔王。不知夷語。稱詔即王。前已稱雲南王。崔佐時勸斬吐蕃使。仍復舊名。茲因異牟尋復併五詔。求封爲南詔。故因而册封之。資滂雲南別錄曰。詔袁滋册封異牟尋爲南詔是也。其時南詔都今之大理。其子孫世守。而滋等皆自蜀健爲至。漢當越東部諸地。(即今之昭通。東川。昆明。德雄等處。)而始至。又崔佐時俱文珍等。前後亦非一時。迫使命畢。乃相偕同行。覆命中朝。於此題名以紀。因是時自越雋。邛都。蜻蛉。一路。爲吐蕃所阻。不能行也。滋別有軒轅鑄鼎原銘。金石家多見收錄。此題名則見者甚稀。筆法蒼老。惜稍侵蝕。不甚清晰耳。袁不獨方。諸君均有攷證。尙未見也。

南詔德化碑跋

在大理縣南十里草帽街。余嘗親至。碑下諦觀。鬼裝豎立。巨製也。高一丈三尺。廣六尺三寸。

共三十七行。行約九十字。全碑文約三千六百餘字。碑陰段忠國等銜名四十餘行。鄭回撰文。杜光庭書。已剝落過半。王氏金石萃編。錢氏金石文跋尾。阮福古金石錄。桂馥札。均有攷證。萃編所見。祇存八百字。雲南舊志。所載較完全。新志取而參攷。補注。庶幾文順可讀矣。唐天寶九載。雲南太守張虔陀。與雲南王閣羅鳳。互劾于朝。使中官賈奇俊詳覆。初閣羅鳳循故事。率妻子謁都督虔陀。私之又多徵求。由是怨憤。而奇俊入虔陀。賈奇俊。虔陀。遂反。發兵攻姚州。虔陀戰不利。飲敵自殺。遂陷姚州。拔補州。虜西瀘令鄭回。以歸風優禮之。號為王蠻利。唐再遣南劍度使鮮于節。節通三面。出師討鳳。鳳懼謝罪。請歸命。節通不許。大戰于西洱河。官軍大敗。死三之二。六萬人。因降吐蕃。冊鳳為東帝。給金印。號贊普。鍾者。夷語弟也。乃立碑。國門。叙其功績。并明已不得已之意。鄭回為之撰文。故又有書清平官王蠻利之文者。實即同也。舊志謂有二碑。一曰南詔碑。一曰家國大詔碑。王氏倪氏皆從之。王氏并謂前碑朱子系其事于天寶十一年。載後碑在大歷元年。即此碑實則風于九載。叛十一載。降吐蕃。而樹碑則在代宗永泰元年。故碑稱贊普。鍾南國大詔十四年。蓋自天寶十一年。載降吐蕃。風遂改正。期至永泰元年。恰十四年。實即一碑。並無一事而立二碑之理。蠻書唐書均不

定 應 題 跋
與寶寺碑跋
八十五

言有二。新志辨之是也。碑出于乾隆五十三年。王蘭泉宦滇時得之。至嘉慶初年。碑已半沒於土。迨西道李亨特因加三跌。俾得側臥。復覆瓦亭。以蔽風雨。并撰刻碑亭記其事。此碑亭記。即石氏注。乾隆間知府李亨特撰。與碑說小有異同。今益無沒劍。餘所辨者。六百餘字耳。字正書茂。美文叙斯。從甚詳。大可補史書志乘之不足。夫夷狄雖兇悍。而於官吏之廉污賢否。辨之既明。故漢益州從事楊潛舉劾。官吏九十餘人。而諸郡皆平。隋梁毗為西寧州刺史。諸酋長以金遺毗。毗一無所納。毗在朝時十一年。初諸酋長以金多者為賞。相攻者。無所不取。毗之所禁。而謂之。所納。此物不可食。塞不可衣。故等以此相。今將此來殺我。之。謂之。不相攻。而。而蠻夷感。悟。自張虔陀。置食淫。遂召兵戎。死亡枕藉。白骨如莽。今下關之萬人塚。儼然尚在。過者莫不歎。嗟。誰為為之。而至於此。乃後之人。不引為炯戒。反循其覆轍。沿邊官吏。靡不以搜括聚斂為能事。於是移界石入外籍者。紛紛不已。國家之事。敗壞於無形者久矣。撫我則后。虐我則仇。豈獨嗜昔之人。內地之民。作如是想哉。何吾國官吏之冥頑不悟也。因叙此碑之往蹟。不禁慨然而縱論及之。

興寶寺碑跋

雲南通志載姚州有興寶寺。碑在城西十八里。段智興元亨二年立。實宋淳熙十三年。見古

蹟類。又寺觀卷載興寶寺在姚州城西十五里。元宣光間建。元無宣光年號。其誤顯然。據碑則寺為大業建。極年知軍事布燮楊楨之所創。蓋建于蒙氏建極之元。當唐宣宗大中十三年。碑云元宣光者。或是唐宣宗之詔。碑首題大理國上公高踰城光再建。弄棟華府陽派那興寶寺德化銘。自初建至是。閱三百四十餘年。宜乎再建也。高踰城光曾祖。即高泰明。祖高明。清考高踰城光。生高泰明。即大中國王高昇泰之子。宋紹聖四年。昇泰臨死。遺命還國。段氏。段正淳立。以昇泰為相。王氏萃編原文按正淳立。應以高昇泰為相。自昇泰死。段正淳段正嚴。遞立。皆避位為僧。而高泰明高泰運弟兄。遞為相。至元世祖滅段氏。高泰祥終能殉國。此碑蓋紀興寶寺興建之由。因述高氏之世德。謂之德化者。猶言功德也。褒州陽派首題。弄棟華府。陽派那。唐書地理志。哀州本弄棟地方。輿紀要。姚州唐天寶末。沒于南詔。為弄棟府治。大理段氏仍置姚州。據此碑則段氏尚稱弄棟。未改姚州。然謂之華府。又以陽派為陽派郡。其建置諸書皆無可攷。碑繼題皇都崇聖寺粉圍侍郎。賞米黃繡手披釋儒才。照僧錄。閣黎楊才。照奉命撰。釋儒才。照之法名。僧錄閣梨才。照之僧官。粉圍侍郎。才。照之官職。賞米黃繡手披。似即袈裟之屬。爾時重釋教政。故有是結銜。文右行。駢散兼行。政教並舉。頗見才情。

定 應 題 跋
興寶寺碑跋
八十六

銘詞十四章。章各四句。又一體也。千頃作千傾。百城作百成。考繁作考盤。皆借用。王氏謂陽派郡無可攷。按今姚安尚有陽派。蓋原作片地。不過一鄉鎮比耳。爾時六詔幅員。僅迤西數十縣。而號稱一國。宜其一鄉一鎮。皆可建為郡縣。且蒙段以前。六詔即六國。金馬碧雞。分封五獄。昆明舊境。亦號東都。區區陽派一隅。宜書缺有間矣。書法峻整。瘦勁。有北齊風。規填與唐初歐虞抗衡。非宋以後諸家所能及也。銘後有褒州陽派縣粉圍靈峯明帝記。亦才。照撰。年月俱同。蓋明帝之記。書于一碑耳。

按甘雨姚州志古蹟類。列興寶寺碑在州西十七里。段智興元亨二年立。實宋紹興十三年。等注語。按紹興十三年。當智興父正與永貞初年。歷大寶龍興。盛明。至智興。又歷利貞。盛德。嘉會。始至元亨二年。實當宋孝宗淳熙十三年。志書錯誤。又兩案碑在寺中。上刻楊才。照稽肅靈峯明帝記。及修建興寶寺序銘云。碑文前書興寶寺德化銘。并。前段之。蓋闡率性之謂道。至乃揖儒流。粗陳風烈。即其序文。序之初。粗于布燮楊楨。再建于高踰城光。後為銘詞。銘後另行接題稽肅靈峯明帝記。述寺中所奉明帝。為一方之靈祐。而靈峯為其地之鎮山。記末仍書時元亨二年。敦祥歲。徂暑月。哉生明。試郎楊才。照奉命記。

雲南通志載姚州有興寶寺。碑在城西十八里。段智興元亨二年立。實宋淳熙十三年。見古

蓋一事一碑而有序有銘復有記耳志書太略且含混姚州碑碣無多如此碑之文字俱佳局不全載其文以資後之攷證耶又志列稽肅碑在州西七里陽派稽肅山上有天福二字是另一碑又在石晉時益復可寶而文俱不載亦略無攷核致可惜也奉編誤以天福二字之碑即稽肅靈峯明帝記而謂今此碑無此二字係所搨未全非也今碑存拓片具在可證也

段氏會盟碑跋

王氏金石萃編作石城碑通志作段氏會盟碑金石目作段氏三十七部會盟碑在曲靖縣奎開康熙十八年於城北二里許石城舊址營兵掘土得之石城者唐貞觀四年置莊州領縣七石城其一也自天復二年唐昭宗清平官鄭買嗣名顯如宰相試其主舜化真而自立號大長和國改元安國蒙氏遂絕傳至其孫隆寶東川節度使楊干貞弑鄭隆寶而立侍中趙善政南唐天德三年當改國號曰大天興改元曰興源楊干貞奪唐元帝孫昭宗傳位於天德三年貞自立改國號曰大義寧改元曰尊聖昭宗李茂元傳位於天德三年改元天德三年楊干貞自立改國號曰大義寧改元曰尊聖相繼李茂元傳位於天德三年改元天德三年楊干貞自立改國號曰大義寧改元曰尊聖相繼李茂元傳位於天德三年改元天德三年楊干貞自立改國號曰大義寧改元曰尊聖日繼身三年買嗣死其子委立其孫其故從李書會德千月初元日尊聖國號曰大天興改元曰興源日繼身三年買嗣死其子委立其孫其故從李書會德千月初元日尊聖國號曰大天興改元曰興源

定庵題跋

段氏會盟碑跋

八十七

晉天福元年通海節度使段思平合三十七蠻部討之干貞敗死次年思平自立號大理國改元文德此碑即紀其在石城會盟出師之事也碑高四尺四寸廣二尺六寸五分上下兩截行書十一行行十三字左行上截叙會合三十七部共約盟誓下截八行皆人名其文字多別體費解首即書明政三年歲次辛未已傳四代至段素順當宋建隆四年此碑作書而置年段素順立元正統思平初立元正統三年歲次辛未也改元明正殆追叙其祖績而立碑以永之後銜名首行三軍都統下空二格即為思平避其諱也奉編謂素順之立史既不載即碑所載明政三年集三十七部討賊約盟之事演放野史亦不詳云云倪蛻翁歷年傳諸書皆在後出故王氏未見然亦不盡吻合蓋五代天下喪亂奸雄踞乘時竊據比比而然即神州禹域易姓紛更如翻蒸餅紀載家或且不屑乘筆矧邊隅之地更無足論乎惟書法葉鞠裳語石稱其精采飛動以得見為平生幸事則其價值可知也

高景成德運碑跋

碑係摩崖行書在楚雄城西四十里紫溪山胡孫箐王氏金石萃編已著錄惟因地僻崖險推拓不易故世罕傳本民國廿一年四月余友鄧君子琴授教中學休沐之暇約同事數人

襄糶而往次晨始達知距城實不遠四十里且危崖壁立荊榛礙道雇土人搭高梁二丈餘孫升而上親施氈帷乃得一完本寄余余感鄧君好古敏求之意且余故鄉文獻所闕爰為詳徵始末趨錄全文時曲石李前部長印泉居蘇州有雲南金石錄之役以稿質之而未錄副本未幾倭寇入蘇稿遂散失茲為補記大略未能如前稿之詳盡也當宋元豐三年大理國王段廉義為其臣楊義貞所弑岳侯高智昇命子昇泰起東方兵誅之而立廉義之姪壽輝以靖難功加智昇太保封德侯子昇泰封郡關侯代智昇為相于楚雄築外城號德江城以其姪子景成後壽輝避位為僧思廉孫正明立正明又避位國人擁立高昇泰號大中國昇泰疾篤遣命還國段氏子泰明遵遺命立正明之弟正淳改稱後理國泰明相之正淳傳子正嚴當徽宗政和七年泰明卒追封國師以其弟泰運為相至紹興十七年正嚴避位子正興嗣次年六月三十七蠻部叛景成討平之以其姪壽貞為中國布變自號中國公退居楚雄即此碑所紀之事實也以上係萃編根據倪蛻翁雲歷年傳紀載之詞茲據碑文以補正之碑首云大理國高相國公仲子之孫號曰景成按高氏族譜稱始祖隨諸葛武侯南征至滇九世至子進仕唐封象大將軍職世襲其始祖及九世暨子進後之名字俱闕略

高景成德運碑跋

不載可知者備此然則高氏已世顯達萃編于智昇封德侯下注云此高氏之始者非也量成爲相國公仲子之孫相國係謂昇泰昇泰之子泰明其姪泰運是量成即泰運之孫特不知係于進爲何代何支系之子孫耳碑文又明載勅號曰護法公公在位九年乃讓位與其姪中國公是中國公乃其姪壽貞之號萃編因錄歷年傳之文以姪壽貞爲中國布變自號中國公似中國公爲量成自號者後已辨言中國公乃其姪壽貞之號非量成自號矣後又于政和三年高正嚴向臺中國與國主高景成謀入貢之文疑歷年傳謂國主爲攝主之非而云此碑所謂國主者即中國公之稱又以中國公屬之量成故稱之爲國主游移恍惚幾莫衷一是要知謀入貢事係在政和五年量成猶稱政至紹興十八年而始讓政于其姪則其時壽貞烏得有中國公之稱量成既封號曰護法明且高氏世尚政柄自高泰明作相封侯即已有高國主之稱沿及于量成者自然之勢也至昇泰之立歷年傳大書遂其君段正明而自立僭號大中國改元上治萃編據諸書作正明避位爲僧國人奉高昇泰立之其族譜則載國人推戴再三義不容辭始正位焉族譜雖其後人所撰述然觀昇泰遺命還國段氏可證其非有心篡竊殆積勞使然不然何必囑其子及還諸段氏耶觀于高氏屢平叛

定庵題跋

高景成德運碑跋

八十八